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六
民國六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復禮堂文集

(一)

清、曹元弼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六
民國六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復禮堂文集

（二）

清、曹元弼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復禮堂文集序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吳縣曹元弼撰

道之大原出乎天生乎人心覺乎聖率由乎民達乎天下其本三綱其序五倫其全體大用因人愛親敬親與生俱生之天良而擴充之使天下尊卑上下親疏長幼外內各循其分各盡其情各竭其力合敬同愛以相生相養相保而不相殺自伏羲至於周公其爲道也一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大聖兼綜條貫經綸六經仁覆萬世凡聖君賢相忠臣孝子立德立功撥

亂反正禦災捍患備物致用以利天下使四海之內各安其日用飲食之質而免於疾苦顚連之患者皆自順此生凡亂臣賊子飾邪說文姦言蕩衆心犯上作亂窮凶極惡覆家亡身而陷天下於積血暴骨之敗者皆自反此作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不可得與民變革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由孔子而來漢之注唐之疏宋之闡發性理我

朝

列聖之迪彝敷教裁定義疏以及諸儒 臣之表章古
學詁釋經文會歸有極其道無二而俗儒鄙夫遺本
逐末不求聞道不務躬行或失之破碎或失之空寂
或失之迂怪道術分裂莫知根源罕覩儒效由是學
非而博言僞而辯包藏禍心之徒遂乘閒而起惑世
誣民非聖無法反易天常決裂人紀而生民之禍不
可問矣悲夫元弼讀聖人書深愧受

國厚恩無尺寸效惟是治經三十餘年粗識天經地

義至德要道先聖元意所在作十四經學以發明之復第錄平日說經大義之文都爲一編其餘雜著義足相成亦附存之昔孔子論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孔子之道不著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正人心息邪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守先王之道待天下之淸拯圓顱方趾直題横目之民於獸蹄鳥跡之中以復天地之性願與天下志士仁人勉之而已

宣統九年歲在丁巳十月中旬序

復禮堂文集凡例

一集中字體恭遇

列聖廟諱

皇上御名敬謹缺筆

一集中說經之文以經分他文以類分

一是集所錄皆說經大義之文其考據之文俟他日輯存

一文後多注明年月俾後之人有所考

一是集刊刻出入三年蒿目世患精神遐漂體例文

字閒有參錯未盡校改達者自能理而董之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曹元弼撰

卷一

原道

天降下民作之君以生養保全其身家性命故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謂民爲赤子我

國家受命於天

聖

聖相承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德厚侔天地利澤溥四海民得離於明季逆闖之威虐流賊之荼毒以休養生息和親安平康樂者二百數十年天運周流否泰相乘无平不陂自道光之季外侮漸至日甚一日以

迄於今滄海橫流烈火燎原中國元氣剝蝕殆盡我
皇太后
皇上不忍數萬萬赤子離慈父母之懷中而入於水
火鼎鑊也乾惕震厲力圖自强特設學部
詔各省廣立學堂造就人才以濟時艱
皇仁惻隱訓辭愷切士之入堂而學者宜如何感奮
精專以仰副
朝廷爲民禦災捍患之心而拯我同類萬萬族一命朝
不及夕之禍耶嗚呼今日之學非他爲

君父而學也爲萬萬生靈而學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聖人之仁天下萬世也以學故論語首章言學次章三章即言仁仁天下以學此自古帝王立政立教之大原而作經之本心也嗚呼經學至今日或幾乎息矣然而剝極思復天理無或息之時人心有將轉之機經學至今日乃可得而明矣夫經者豈別有深文奧旨哉亦人心之所同然而已

矣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生人相生相養相保之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莫不好生而惡死而未知所以遂生所以救死聖人先知先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知人之相生必由於相愛相敬而相愛相敬之本出於父母之愛其子與子之愛敬其父母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因嚴可以教敬因親可以教愛故人道自父子始然必人類有定偶而後人人知父之爲父子之爲子於是乎爲之夫婦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陰從陽婦從夫

天地之大義也夫婦有別而後父子有親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且必人類有會歸而後人人得父其父子其子於是乎爲之君臣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乾爲天爲父爲君坤爲地爲臣乾元統天坤順承天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君臣有義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父子世世相保永無弱肉强食死亡危苦之患故君爲臣綱有父子則有兄弟乾坤三索以序長少而愛敬篤於家有君臣則有朋友六爻發揮旁通以行典禮而愛敬達於天下三綱五倫

王政之始聖教之本易知易能極萬世之變易而歸於不易此易之大義也三綱五常禮之大體有父子則有慈孝而冠禮喪禮祭禮行焉有君臣則有仁敬忠順而覲禮聘禮行焉有夫婦則有廉恥貞信而昏禮行焉有兄弟則有友恭弟長而鄉飲酒鄉射之禮行焉有朋友則有忠信辭讓而士相見禮行焉禮之所尊尊其義親親尊尊長長賢賢男女有別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此禮之大義也有人倫則有王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

盡臣道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人倫之至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愛敬之至也爲天下得人合天下愛敬之心力以平地成天禦大災捍大患使四海之內遂其飲食男女之欲而無死亡貧苦之患知人以安民立事以永年良法美意利濟萬世於是乎有書及周官王道本於人情忠臣孝子弟弟信友貞婦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論功頌德刺過譏失爲法彰顯爲戒著明聖人無

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先王懼四海之內有一人不被其愛敬不遂其生養悖於倫逆於理故設采詩之官以通下情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怨曠各言其志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上下一體君民如家人父子於是乎有詩先王懼為人上者或惡慢於人以失生養之理設之史官為之聳善而抑惡以怵懼其動昭明德而廢幽昏君舉必書善惡吉凶炳若日月百世不改降及後世良史直筆以鋤凶銷逆聖人垂法以撥亂反正於是乎有春

秋蓋六經者聖人因生人愛敬之本心而擴充之以爲相生相養相保之實政易者人倫之始愛敬之本也書者愛敬之事也詩者愛敬之情也禮者愛敬之極則也春秋者愛敬之大法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孔子直揭其本原而爲之總會於是乎有孝經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論語之所謂學所謂仁所謂勝殘去殺所謂教民即戎孟子之所謂性善所謂推恩足以保四海所謂仁者無敵皆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夫天下

者生人心力之所為也人非人不濟愛敬則相濟惡慢則相害愛敬則相生惡慢則相殺愛敬則聚惡慢則散聚則智散則愚聚則强散則弱聚則屈物散則屈於物聖人求所以聚之之道而得之愛敬求所以教之愛敬之道而得之人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此人心之大可用者於是使婦從夫以正其本君師臣以統其類故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三綱既立五倫既備天下尊卑貴賤長幼賢愚各盡其愛敬以效其能合天下之智以為智

合天下之力以爲力合天下之財以爲財合天下之巧以爲巧莫大災患無不弭平莫大功業無不興立此伏羲而下草昧所以變文明三代之世中國所以服夷狄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生民之初草木榛榛鹿豕狉狉茹毛飲血與禽獸爭旦夕之命至危苦也伏羲因民父子相愛之心爲之別男女以爲夫婦正人倫而作易有人倫則有是非利害於是乎有吉凶悔吝消息有否泰剝復有君子小人有人倫則家有家教國有國政於是乎有盛德大業有人倫則

合衆智衆力以相生相養相保於是乎有綱罟耒耜十二蓋取相繼而作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萬世之法於是而興治始於伏羲而成於堯禹平水土稷降播種契教人倫而愛敬生養之能事畢故刪書斷堯典夏殷相繼因時制宜以利生民及紂之身天下大亂諸侯不朝文王懼彝倫之斁而生人愛敬之道息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因伏羲之易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成王之初管蔡流言周公遭人倫之變立人臣之極卒成周道其制禮也以尊尊統親

親上下相安君臣不亂民用和睦頌聲洋溢是以深根固本可大可久周禮未改晉知勤王猶秉周禮齊不動魯及五霸之末篡弒相仍人道絕滅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謂周天子也春秋發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奉王以治天下而後有是非有功罪有誅賞亂臣賊子無不伏其辜尊親之分可得而定愛敬之情可得而合富教之事可得而興伏義正人倫之始以立愛敬之本孔子正人倫之變以塞惡慢之原聖人人倫之至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伏羲以來

之道備於孔子六經之義歸於孝經是故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爲道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朋友之義耳可極天下之聰目可極天下之明親親之仁長長之義可達之天下乾吾父也坤吾母也大君者吾宗子也凡天下疲癃殘疾不得其所者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痛癢不相關則不仁不仁則非人仁者人也此人之所以爲人也聖人因人之所以爲人導其愛敬之原而爲之倫理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人

人樂其樂利其利而天下安聖人愛敬萬世之心無窮不能豫爲萬世興治遏亂而能爲萬世豫立有治無亂撥亂反正之本天不變道亦不變經之所以爲經也知經之所以爲經而存諸心修諸身爲子則孝爲弟則弟爲臣則忠爲友則信無不愛無不敬溫故知新凡有益民生日用之事無不學學無不精博文約禮學顏子之所學堯舜君民志伊尹之所志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師仲尼之所師博物多能會其有極百家羣言必衷諸聖學之所以爲學也先王生養

萬民之實政井田軍賦學校宗法至秦而盡滅更二千年遂成爲今日渙散愚弱之中國幸而孔子刪述六經於前以仁萬世六經存則三綱五常存而人心之愛敬可得而用人心之愛敬用則愚者可使明弱者可使强散者可使聚今日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累卵積薪未足以喻其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惟有確明宗旨激發忠義萬衆一心知人爲

大淸人學爲

大淸學畢智竭慮通達萬變不離其宗上紓

君父之憂下濟蒼生之厄前答先聖愛敬萬世之仁今日學堂之所以為教所以為學也合是四者經明行修通經致用夫是之謂經學嗚呼經之不明久矣俗儒鄙夫攀帨是工科第是求懷利以事其君平日父子兄弟之閒且不可問更何望其愛國愛民其於綱常大義聖學本原茫然不知物既腐而蟲生之是以邪說詖行橫行無忌犯上作亂非聖無法充塞仁義率獸食人荼毒靡已俗士之痿痺不仁如彼是使民無生氣者也賊民之悖逆無道如此是使民陷死

地者也大經不正而世禍亟矣元𤾅學識檮昧何足振興經學惟是世受

國恩讀聖賢書沈潛於先師鄭君朱子之說以仰窺經旨者二十餘年求識忠孝二字求識周孔諸數人愚心頗有所覺不敢爲諸君子隱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顧亭林先生曰孔子删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湖漢間英傑忠義智勇出於天性恢張志氣研精學術尊聞行知高明廣大正經興民立功立事撲燎湮洪扶屯濟否大儒之效豈異人

任哉

述學

愛敬天下之道在經則治經者不可不審所從入以確得其旨苟誤解經文是誤天下蒼生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自七十子後學以至今日凡說經之家其篤信好學平心實事以求是者皆任重道遠扶植綱常膠固王道以愛敬聖人之所愛敬者也其矜奇炫異不求眞是不顧流弊好爲大言博辯以求勝者皆欺世盜名將釀天下離經叛道莫大之禍以惡慢聖人之所愛敬者也治醫者欲活千萬人必先審方書

之得失治經者欲道濟天下必先知經說之是非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往者元弼嘗舉各經傳述源流定治經者不易之途徑以告兩湖書院之士今重爲此堂同學言之其辭曰學莫大乎經經之所重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辭也所以成其辭者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也局於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而不求道者陋也求道而不由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入者亦非也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延及於今二千餘年卽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亦

已聚訟紛紜莫可究詰師法淆亂古義淪亡茍不審別是非確明宗旨好學深思之士亦何由致力於其閒哉然則如之何而審別之曰得孔氏之傳者爲是背孔氏之傳者爲非易自商瞿傳至田王孫而有施孟梁邱之學京氏出於孟氏費氏獨傳古文施孟梁邱京費得孔氏之傳者也虞氏傳孟氏學荀氏傳費氏學而出入孟氏鄭君先通京氏後傳費氏則鄭荀虞亦得孔氏之傳者也唐李氏集解以荀虞爲主

國朝惠氏棟周易述精發古義張氏惠言獨攻虞學

又於鄭荀各通其要姚氏配中會通諸家據象推義尤多至理名言李氏惠氏張氏姚氏紹孔氏之傳於旣絕者也王弼以老莊言易背孔氏之傳者也今治易當由李惠張姚以達鄭荀虞書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得孔氏之傳者也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古文有衞賈馬鄭之學皆孔氏之傳也僞孔氏臆造經傳虛言亂實背孔氏之傳者也宋吳才老朱子元吳氏澄明梅氏鷟

國朝閻氏若璩惠氏棟辯而闢之江氏聲段氏玉裁

治古文孫氏星衍兼治今古文陳氏壽祺父子專治今文胡氏渭獨精禹貢皆紹孔氏之傳於既絕者也今治書當由胡江王段孫陳以達伏孔鄭氏道光咸豐之閒治今文學者往往蔑棄古文家因而蔑棄經文猖狂怪誕流毒無窮惟陳氏爲善詩齊魯韓毛皆孔氏之傳而毛義尤正鄭箋宗毛爲主而兼采三家又能溯四家之說所自來善推明孔氏之傳者也王肅名爲申毛實以私意難鄭背孔氏之傳者也幸鄭學之徒辭而闢之孔沖遠兼疏毛鄭不爲邪說所惑

善守孔氏之傳者也其書廣大精微沈懿雅麗後之學者莫之能尙

國朝陳氏啟源戴氏震段氏玉裁之書發疑正讀亦信多善陳氏奐訓詁致精而言禮多誤夫禮是鄭學言禮不本鄭非孔氏之傳也當分別觀之胡氏承珙馬氏瑞辰瑜不揜瑕陳氏喬樅則存亡繼絕有功矣今治詩當以孔正義爲主以各家輔之周禮杜子春創通大誼先後鄭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紹孔氏之絕學者也賈疏確守鄭氏家法

國朝江氏永戴氏震鄭氏珍之書雖非訓釋全經而剖疑析惑發揮旁通可謂能致其精今治周禮當以疏爲主輔以諸家他若沈氏彤之考祿田甚難而非王氏鳴盛之說軍賦墨守而誤而程氏瑤田攷工創物小記故與鄭立異尤失平心求是之旨以子尹之法箴其膏肓可也儀禮禮記注疏孔氏之正傳也賈擇精而孔語詳

國朝張氏爾岐江氏永淩氏廷堪張氏惠言胡氏匡衷培翬之學精且博矣當與注疏並治元弼亦嘗不

揣固陋覃精研思爲十七篇校釋於初學不無小補其他通說三禮之書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氏永禮書綱目徐氏乾學讀禮通攷秦氏蕙田五禮通考金氏榜禮箋孔氏廣森禮學卮言及段氏攷周禮儀禮漢讀胡氏承珙疏儀禮今古文諸書皆當玩索服膺者也春秋左氏公羊穀梁皆本孔氏之傳張蒼賈誼得左氏正傳者也後漢賈景伯服子慎治之尤精服注半本鄭注杜預因賈服而增損之雖有更定大恉不殊觀各書所引賈服舊義多與杜同洪氏亮吉

左傳詁輯賈服注每云杜本此可證也孔氏正義發揮詳明杜注時有乖謬光伯規過多見正義

國朝顧氏炎武惠氏棟沈氏欽韓劉氏文淇李氏貽德辨正尤多今治左氏宜以注疏爲主而以各家疏通證明之公羊漢世最盛何氏解詁雖病專己要其大義得孔氏之傳者也

國朝孔氏廣森通義推而廣之約而精之有功經傳甚大陳氏立以禮說公羊尤爲平實今治公羊當以注疏孔陳爲主

國朝爲公羊學者惟二家無弊餘率詆訶周禮讖詘康成侮慢宋賢目無法紀羣不逞之徒或借漢人推衍依託黜周王魯等語文其姦言冒上無等非聖無法蓋經學之敗類

聖世之賊民而已今宜一切屏絕之穀梁尹更始麋信等注久亡范書是非互見要其立心甚公可師也近鍾氏文烝補注雖淺近亦復名家可並及之他若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網羅羣言體大物博雖家法不甚謹嚴而議論多正且可推以致用惠氏士奇春

秋說發揮經義亦多心得通說春秋之書斯爲善矣孝經有今古文許君爲古文說鄭君爲今文注皆孔氏之傳也鄭注久亡近儒左右采獲十得五六惟羣書治要所載不足信明黃氏道周有孝經集傳國朝阮氏元論孝經多創通大義其子福補疏采輯古說亦畧可觀論語包氏鄭氏注孟子趙氏注得孔孟之傳者也朱子注本古注而益致其精尤學者所當深信篤好論語近有劉氏寶楠正義孟子近有焦氏循正義勝於舊疏爾雅孔子門人所記漢魏人訓

詁至精景純之注不滅樊孫

國朝邵氏晉涵正義郝氏懿行義疏逵勝叔明當依據說文所載字多本孔子壁中書段氏注體大思精讀段注而後可以通字例之條而後可以讀經而後可以讀周秦漢古書王桂兩家皆未逮也此外通說羣經之書若顧氏炎武之日知錄首數卷維持名教通達治道經學如此方爲有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深通文字假借因聲得義之源學者知此方能徧讀古書陳氏澧東塾讀書記提要鉤元指說

各經要領囊括大典義據深通立心純粹立言矜慎讀書如此方可守先待後永無流弊經學源流大致如此總而論之則漢之許鄭宋之程朱得孔氏之傳者也背許鄭程朱者背孔氏者也由許鄭程朱以通孔孟之大義實事求是身體力行爲子則孝爲弟則弟爲臣則忠爲友則信儒者之能事畢而宇宙之患氣無不可消矣

此篇第二葉第十八行江氏聲下脫王氏鳴盛四字

守約

元弼所以告兩湖書院之士者如此經學淵深非博稽載籍旁推交通無以究極古義精發聖言即以易論前所舉外漢儒書有楊子太元準易者也微言大義往往而在焦氏易林京氏易傳易之支流也魏氏周易參同契借易以爲說而其所借之義固漢易古義也唐儒書孔正義外有史氏周易口訣義閒存古說宋儒書自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說理精純立文顯白人人誦習外朱氏漢上易傳多采舊訓楊氏誠

齋易傳善言政治

國朝先儒如胡氏渭易圖明辨考論圖書甚詳惠氏士奇易說名言尤多焦氏循易學雖穿鑿附會破壞家法幾於不可究詰而其深造獨得之處實能發先儒所未發孫氏星衍周易集解網羅放失舊聞尤備其他輯錄校勘之學皆有功經訓各經皆然今悉畧之而每經限以最切要之數書歸於永無流弊之一途不復使人理璞取瑜探山鑄銅固已畢要不求備矣然時局之危朝不謀夕需材之亟刻不容緩前畢

各書徧讀盡通巳非十餘年不爲功今日之學如理
軍市如救水火如醫急證如求亡子風雨漂搖危急
存亡之秋豈能從容待此善乎南皮張相國之勸學
篇設治經簡易之法爲守約之說孟子曰博學而詳
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夫
約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易六十四卦約之以
成既濟詩三百約之以一言書百篇約之以七觀禮
三百三千約之以誠敬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孔子
褒善貶惡約之以禮鄭君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

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總會之者約之也趙邠卿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錧鎋喉衿者約之也且子以四教文約之以行行約之以忠信多學而識約之以一貫顏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克己復禮又約之以視聽言動此皆博學反約之說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約也惟其孝弟是以能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爲天下得人以平地成天施博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約也惟其忠恕是

以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溫良恭儉讓而所至必聞其政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可行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而教澤咸孚萬世永賴施博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約也東漢人倫之厚氣節之重皆由於此施博也漢世儒者無論治何經皆先通孝經論語約也由此經學昌明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正士在朝卓操緩其逆節人心思漢昭烈資以中興施博也此

皆守約施博之說也蓋約者博之會歸博之宗旨竊嘗考古者治經之法有二一爲畧舉大要之學一爲究極經義之學盧子幹不守章句謂治經有卓識不若守文之徒滯固所稟也諸葛武侯讀書觀大畧謂通經致用知其大要觀其會通也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謂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韓昌黎讀儀禮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太史公爲治國聞者要删之法也此皆畧舉大要之學也淄川田生以下諸儒之易濟南伏生以下諸儒之書齊魯韓

毛之詩高堂生后氏戴氏之禮胡毋生董子之春秋皆專精一經竭畢生之力治之孟子長詩書通五經荀子善於禮而漢初五經多出其傳授董子精春秋兼通五經許君說文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鄭君三禮之學與經義相輔囊括大典各經皆有注說程子專力在易朱子專力在四書而論撰羣經亦皆扶植綱常足爲後世法此皆究極經義之學也由前之說以約爲博之本由後之說以博盡約之趣今欲強中國自勸習中西各學

始欲學之專學之精學之成學之爲國用而不爲敵用學之爲民出死入生而不自陷其身於死以陷天下自正人心始欲正人心自發明聖經大義始大義必易必簡則守約爲至要孝達先生之守約篇取國朝經師之說約之以每經讀最簡而能賅之一書又約之以提要鉤元之法立明例要旨圖表會通解紛闕疑流別七條目以統之往者以此事屬元弼元弼不自量力素不敢辭名教綱常之責疾邪說詖行如寇讎每讀韓昌黎語苟斯道由愈而粗明雖滅死

萬萬無所恨未嘗不壯其志而慕其風況先生公忠體國博學爲政安社稷爲悅扶人倫爲心每論學術謬附同志用敢謹諾不辭閉戶研精於今九年季長之目瞑意倦猶解周官邠卿之形瘵心勞仍注孟子下筆躊躇惴惴其慄惟恐去取稍有不愼以負愛敬本心成書過半又承先生命兼習存古學堂經學教事夫存古卽守約也新政新藝約之以古學古學子史百家約之以經學經學漢宋以來聚訟紛紜約之以所定各書各書卷帙巳多約之以人習一大經一

中小經餘祗誦經文識大畧治經之法約之以勸學篇所舉七事奏定學堂章程所列經學研究法七條中均能檃括當隨時爲諸君子指說之禮之所尊尊其義七事又約之以要旨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約之以時刻年數傳習約之以忠信聽言約之以觀行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漢儒申之曰夫博而不約必畔道也彼學非而博言僞而辯誦六經以文姦言設淫辭以倡暴行者蕩檢踰閑壞法亂紀正坐不約之病不約則博非所博誣衊聖賢排毀六經而大禍至矣孝

達先生曰有經義千餘條以開其性識養其根本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彼邪說詖行除一二匪首外大都隨聲附和陷於大戾夫豈其性惡哉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不讀書不知禮初不識六經爲何語堯舜周孔爲何如人孝弟忠信爲何如事中無所主遂爲邪說所誘赤子匍匐而入井冥行索塗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不知避苟平日稍知經義何至如此故先聖垂典文褒厲學者之功篤矣今願發明經義多聞守約與諸君子共勉以此修身則孝弟

忠信敬讓以此讀書則求有用之學不誦無益之言為天下國家愛惜光陰愛惜精力以此治西學則畢智竭慮以效其長精進神速以備國用擇善而從不為所蔽以此處鄉里則謹守　國法以為民倡敦善行而不怠使人望之若祥麟威鳳他日以此服官則本所學以施之政事竭忠盡智尊

主隆民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廉以持身仁以恤下勇以任事開誠布公以得人心集思廣益以濟艱大其在周易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剝極於上復生於下是

用君子道長利有攸往臨大泰亨成既濟定昔羅忠節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諸公砥道礪德講學論政思患豫防深籌天下大計卒能攘除姦凶光輔王室湖南人才之盛爲前古所未有後胡文忠公撫鄂銳意欲造就湖北人材而干戈未定庠序未遑及相國張公以文忠高第弟子演贊師志光大其道囊括古今網羅中外原本忠孝激厲智勇教訓二十年方伯梁公提學黃公主持勸率實左右之而兩湖子弟蔚然皆成德達材湖北學堂爲各省所取法而存

古學堂尤爲各學之標準他日學成各本經義施政
立教勸相
國家師道立則善人多人才盛則國勢昌周斡商霖
楨藩流衍俾全國臣民人識綱常家敦道義士農工
商兵凡習聲光化電各學者皆有與國爲體忠愛利
濟之心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
皇祚固於億禩華種尊於環球而聲教所被孔孟之
道且徧行於五大洲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原泉混
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

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區區此心不勝以
施博望諸君子也
光緒甲辰爲吾鄉後進說此三篇刊行之丁未主
講鄂存古學堂稍潤色以授楚士區區勸學之心
豈料世變至於今日然斯道之在天下無中絕之
時天不變道亦不變存之以待天下之清
宣統九年二月記

經學文鈔序

六經之道與文至矣易彖象繫辭文言詩序春秋傳禮七十子後學之記皆所以發明前聖制作精意其文章之懿淸明象天廣大象地窮高極遠而盡精微溥博淵泉而道中庸見天地之心著人情之實是用六經之道昭炳光明夫子之文章永億萬世可得而聞所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者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孟荀二儒吐辭爲經追乎漢師賈董許鄭以王道聖法羣經精理爲文微言大義不絕不乖魏晉而下

斯道稍衰儒風淩替文薄之弊意爲辭掩幸有言明
且淸之義疏出於其閒雖辭訓古質或傷煩瑣而淸
深透達實開昌黎起衰之先唐宋至今學術文體悉
以此爲大路之椎輪雲門之土鼓
國朝稽古右文崇尙經學風氣精博超軼漢唐名儒
蔚起著作極盛道咸以來考據之學漸流破碎小言
害義耗心絕氣於一名一物旣於先王大道經世之
務扞格不入迷惑無聞而巧說騁辭變本加厲遂以
猖狂怪誕之言蕩衆心而召世禍近復雜以支離鄙

倍之名詞奇衺不衷生於其心發於其言文義亂則古訓亡經術晦是非無正三綱五常無不可横决倒懸揆厥由來未始非分文析字說不急之言不能使學者因文見道明體達用階之厲也光緒戊戌元鄉應閣師南皮張相國聘主講兩湖書院經學與執友梁節盦先生慨論此事不勝斯文墜地之懼節盦以爲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造就人才自正人心始正人心自明經術始明經術自深通文義好之樂之始因撰集自漢以來經師指說大義之文足以羽翼聖經

扶持名教感發人之善心者彙爲一編淺閻一得亦蒙采錄復屬元弼更加蒐補其明年元弼以南皮師命編十三經學辭講席歸杜門著書去年又以師命總教湖北存古學堂至鄂與節盦商量舊學重將此編審定今年我省中丞陳公先各省放立存古朱竹石師主持其事以紹吳中鄉先輩之絕學挽近來士習之披猖元弼復承乏爲總教因將此編就蘇學印行印成以授鄂學俾吳楚英髦咸誦習焉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又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延叔堅之說讀書曰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芬芬欣欣兮其獨樂也因文辭之美以歆動其慕尚經術希聖希賢之心覃精研思優柔饜飫仁義禮智生於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聖道之明人才之盛將於是基之文辭云乎哉

光緒戊申九月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曹元弼撰

卷二

讀易繫辭知道器元始說

論十翼

易象見春秋傳頗詳至其所以爲象則絕無文蓋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始發凡起例創通大義以示萬世前此微言奧義湮絕無傳失其義陳其數以爲卜筮之用已耳故繫辭明之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卜筮其一又諸章屢以易之爲書發端明易者聖人之大道而卜筮其一隅

易之爲易不明於天下者久故爲之反覆提撕以著明之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之情見乎辭而其辭文其旨遠如傳所稱三才六位中正變應互據承乘消息上下之等求之經文雖觸處皆是而未嘗一質言之藉非聰明睿知之聖加以好古敏求之功安能於人亡道息之後據至簡至奧至變之文推明義例批郤導窾使萬象一貫昭昭揭日月而行乎居今日而言易例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當孔子時則如羲和之測天行往

歷法未建之時大禹之辨地脈在洪水懷山之日雖天縱之聖猶必韋編三絕而後彬彬焉後人或疑十翼非夫子作其妄固不待辯近焦氏循又謂如先儒舊解則易道初無難明韋編何待三絕此尤大謬之說不顧是非不知難易深淺徒欲以私智穿鑿聖文破壞古義大爲經學風氣之害且啟人心不靖之憂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之謂矣

周易鄭氏義序

鄭君易注久亡然亡而可復存其義例存也其家法存也鄭君治費氏學者也費氏以彖象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者也然則凡以十篇說易者皆費學也即皆鄭學也荀慈明亦治費學其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義然則凡爲費學者無不以十篇說易也十篇說易之大義若消息若變通若往來升降上下考諸荀傳靡不彰著而鄭注顧畧不言又不能明辨以晳說者遂謂鄭未得消

息之用不知此數事者非虞仲翔所謂祕說乃聖傳明文易之大經大緯鄭君無容不知此而不知則費氏所據以解經者盡失其守矣何以注爲且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君易論實述之是鄭未嘗不言消息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謂陰陽六爻上下鄭駁五經異義實言之是鄭未嘗不言升降也六龍謂六陽而鄭兼陰陽言陰陽各六爻升降於六位之中卽乾坤十二爻成兩旣濟此與荀虞之說何異又鄭易論及易贊云易一名而函三義易

簡也變易也不易也皆引繫辭證之夫易簡者其德也元亨利貞是也變易者其氣也用九用六往來上下變通趣時以成既濟是也不易者其位也太極之本象既濟之定位是也論贊既具列三義經注乃得其一而失其二有是理乎然則消息變通往來上下之略不見於鄭注何也曰非不見鄭注不見於今所存之鄭注耳蓋鄭注說此數事與荀虞大同李氏鼎祚集解以荀虞爲主鄭說與荀虞同者既引荀虞不復引鄭其引鄭者又多彖下之注彖者言乎象宜其

據本象說卦德而不及變也他如陸氏釋文僅列異字孔賈疏義惟徵禮象而禮象多本爻辰後儒輯鄭注者從此數書左右采獲故以爲鄭氏之易卦德焉而已耳爻辰焉而已耳禮象焉而已耳至於變通消息之義皆以爲鄭所本無而不知其爲闕又從而議之嗚呼讀書論世而不能遊心千載深考源流徒執殘缺之文以蔽古人之是非難矣必若所云則孟氏章句引見集解釋文者甚微豈孟氏之易如斯而已乎要之鄭君治費氏學則必以十篇說經凡諸家以

十篇說經者皆可以補鄭今輯鄭注輔以羣言以漢書費直傳一語爲家法以定條例引伸觸類演贊其志同殊塗之歸一百慮之致坐井觀天日月有明儻亦見容光之照乎

周易鄭氏大義在爻辰說

爻辰者乾坤十二畫成兩既濟之事也先儒謂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既濟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經惟既濟一卦言剛柔正而位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兼三才而兩之乾用九坤用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也然則易之本在乾坤而乾坤之用在既濟六十四卦皆本乾坤無不以成既濟爲義易之義莫大乎既濟明矣漢儒說易一義貫通全經各有師法殊

途同歸蓋其說異而所以爲說者不異皆本夫子既濟傳之旨也何以明之漢易僅存者鄭荀虞三家荀氏言升降乾二四上之坤坤初三五之乾乾位貞五坤位貞二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下平六十四卦皆有此義則荀氏之大義在既濟也虞氏言消息乾陽爲息坤陰爲消乾成既濟坤取息乾出震成泰以成既濟餘卦消息視乾坤則虞氏之大義在既濟也鄭氏言爻辰爻辰者乾坤十二畫值十二辰乾爻就陽位始於子終於戌坤爻就陰位始於未終於巳一

陰一陽相間十二畫則成兩既濟定正傳所謂六位
時成剛柔正而位當者六十四卦皆本乾坤則陽爻
就乾位陰爻就坤位皆有成既濟之道易最重當位
執爻辰以定三百八十四爻而夫子所謂當位不當
位灼然明矣且爻辰之義與消息相表裏十二消息
陰陽相連與剛柔立本之旨合乾坤之體也十二爻
辰陰陽相間與參天兩地之數合既濟之位也鄭氏
說爻變無明文然既以辰定爻則辰正者當位不變
辰不正者不當位宜變與荀虞之正成既濟之說理

賁相通則鄭氏之大義在既濟而其既濟之說在爻辰也坤經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先儒惠氏以爻辰說之乃發千古未發之蘊又其說用九用六之意及引周語伶州鳩之語而說之謂樂出於易易之乾坤十二爻卽樂之十二律皆於鄭義能見其大者惜乎陳其數尚未究其原故於鄭易猶有未滿之詞張氏亦然余因二家所述溯鄭氏本旨知鄭與荀虞皆以成既濟之義貫通全經而其所以言既濟者則荀氏在升降虞氏在消息鄭氏在爻辰也爻辰之位見於

經其義出孔氏微言其取象尤得包犧氏仰觀俯察之旨後人可妄議乎自王弼不知成既濟之義而漢易師法棄如弁髦乾坤毀無以見易矣荀虞之義見李氏集解

國朝諸儒興滅繼絶尚能傳之爻辰僅散見各書徵引殘缺尤甚雖惠張以下諸儒遞有發明而終未得其本故略論之至於爻辰條例諸家已詳不復贅云此係少作尚未深探鄭易本原特發明爻辰一義耳

易學別例序

傳易者如傳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其傳春秋莫不有例其例各於經有合有不合於他傳有同有不同其同焉者微言未息大義未乖師師相傳無異說固春秋之例也其不同而一傳之例於經獨有密合顯據無參錯牴牾同事相違之失協諸義而協施諸行事而足以爲教爲治若然者亦可確然定其爲春秋之例若夫傳家既各乖離經文難可折衷則其孰爲春秋本例與否當從蓋闕而以各傳之例歸之各

傳故治春秋者求經例於傳尤當別傳例於經經例傳例劃然區別而後專就經例以求經義則爲功甚易而聖人所以明王道正人倫撥亂世反之正者固已具在其中卽此已足治身心治家國治天下萬世而有餘矣微特春秋治易亦然漢儒傳易皆以例爲主亡闕之餘據李氏集解畧可見者十餘家其較著者鄭荀虞三家今考其說有確知爲易例者有未敢斷以爲易之本例者如乾元也三才也六位也互體也旁通也反卦也消息往來上下也時也中也正也

應也據承乘也變化成既濟也此易例也十翼有明文也諸家所同也虞之以消息序六十四卦也荀之乾升坤降也鄭之禮象也此易例也十翼有明文也諸家說有詳畧而無不同也鄭之爻辰也虞之半象權變兩象易也京氏荀氏之游歸世伏也猶易例也易含萬象經文時一及之諸家有說有不說當並存之也凡此今皆定爲通例若夫鄭之爻辰取象虞之以納甲說太極生次八卦方位荀之以卦世說象爻辭皆各自爲法無以觀其會通而二篇十翼又無灼

然徵驗年代縣流師資道喪零文墜簡不可得詳今且以鄭例歸諸鄭荀例歸諸荀虞例歸諸虞謂之別例劉更生有言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畧同今觀鄭荀虞之說大同如彼小異如此以此別諸鄭荀虞則可以此譏短鄭荀虞則不可張氏惠言之治易也宗虞而於鄭荀通其要於諸家論其畧蓋因惠氏易例易漢學而修明之今刪著其說并以所出別例若干事附焉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凡先儒經說其通焉者易且簡者也童蒙之流一覽而悟

也其別焉者繁且難者也老師大儒窮年累壽聚訟莫之能決也近世經學家好爲苟難舍通同之定論而惟別異之是攻或力申或力駁或盡棄古義別生異論是皆志不在經志不在天下國家而惟求勝求名之爲務是以口說愈勝躬行愈薄經解愈多儒效愈寡天下既通患不學無術而一二學者其術又如是何怪道之不明人才之少國無與守而敵無與禦乎今別其所別俾學者專力以通其所通因例以求其義反之身心措之事業則六十四象所謂君子以

繫傳所謂開物成務崇盛德而廣大業者庶幾有道

可履有階可升也夫

論王弼注例

晉范武子以爲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浮於桀紂近儒朱氏彝尊錢氏大昕陳氏澧皆謂其疾之已甚愚謂王弼有變亂聖經之罪有變亂名教之罪其變亂聖經也舉商瞿以來師師相傳之古義一切屏棄甚至顯悖十翼而不顧使後之人不復知易之所以爲易考繫辭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而王弼乃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孔子方欲盡之而王弼欲忘之豈王弼聖於孔子乎程子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

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如之何其忘言也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顧今不可考則姑闕之是欲求象而不可得也非得象而忘之也王弼所以持忘象之說者以爲卦與象不相應如乾爲馬而卦或有馬無乾先儒案文責卦求之互體求之卦變求之五行皆失其本也考說卦云乾爲馬坤爲牛又震坎皆有馬象則經言馬者非乾卽震坎也言牛者坤也說卦明云乾爲馬坤爲牛而王弼乃曰何必乾乃爲馬坤乃爲牛非顯駁聖傳乎易者惟變

所適各指所之有馬無乾正以馬指乾凡有是象無是卦者皆以此象指此卦故說卦備列其象以通釋之若必卦體有乾而後見馬象卦體有坤而後見牛象則雖愚者可推而知說卦不已贅乎且卦象皆膠於一定所謂變所謂往來上下者於何見之乎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繫辭曰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皆謂互體象象傳言往來上下發動皆謂卦變曾謂易無互變乎繫辭天數五地數五及天一地二云云明言五行漢儒據說卦以定象據象以推變而

後所謂位當位不當中正承應一一若合符節至於互體則本象自明至於五行則偶一及之而已王弼所譏舛謬殊甚易有三才六位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既濟彖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六十四卦六爻陰陽之位準此而王弼以爲初上無陰陽定位果爾則漸蹇家人皆剛柔正而位當矣孔子何獨於既濟釋之乾之上曰貴而无位謂失位也非陽无位陰亦无位也需之上曰雖不當位謂三人來則上六變爲上九謂九失位非謂六本失位也凡得位者吉失位

者凶失位而吉者言乎變者也得位而凶者因乎時者也故乾二利見而三厲王弼不知變故有陰處陽陽處陰爲善之說其謬甚矣凡此皆其變亂聖經之大者畧例昌言之故其注盡棄漢師之法而并棄繫辭以下置之不論自時厥後易象遂廢而聖人贊化育寡過之大義幾乎息矣其變亂名教卽在乎此而又有甚者王弼以空虛之言說易當時風尚翕然宗之人尚元虛家習放曠莊老之說奉爲師祖周孔之教棄若土苴浸淫不巳朝野同風菲薄名教則篡竊

視爲固然絶滅禮學則荒淫無所不至綱紀敗壞萬事失正人類爲禽獸之行中國召夷狄之禍雖非王弼一人所致而作俑階厲伊誰之咎嗚呼聰明才辯之士其趨向議論足以轉移風會一或不愼天下蒼生誤於其手近世言公羊學者好古好異取漢儒有爲言之之說如黜周王魯素王改制之等力爲申述張大以競勝於鄭學朱子而不覺其言之有弊數傳以後遂爲姦人藉口成犯上作亂糜爛生民之禍以今況古於王弼不能有恕辭矣至其訓詁猶往往本

於漢儒其名理之言非無一二可采如困學紀聞所引分別觀之可也

論李氏周易集解例

陳氏澧曰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又曰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鄭康成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漸卦惟采干寶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專重虞氏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自爲說純似虞氏可見李本虞學元弼

謂集解序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三十餘家中獨舉虞荀且虞在荀後而以先荀則其專重虞氏可知刊者削去其非補者增成其是漢儒說易大義畧同虞荀與鄭本不相遠故以相補至王弼以老莊說易始大相刺謬故取此則刊彼晁公武謂李氏刊王存鄭補鄭郎以存鄭也李氏密於求象故不郎采鄭而以虞荀代之且當時鄭義猶頗行於代不若虞荀之垂絕或李氏意在闡幽表微歟

李氏集解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使千載下得以考見商田以來古義厥功甚偉顧其書雜引諸家似不貫穿考李氏作注又作索隱索隱即釋例其去取離合之故必於索隱見之惜今不可考以意求之約有數端一李書以虞爲主輔以荀氏又輔以諸家一李氏於象多采荀虞於卦之大義多采鄭與蓋鄭之取象與荀虞大同而荀虞尤詳荀虞之說義亦與鄭大同而鄭尤精一鄭氏爻辰之說李皆從闕虞氏好易經字李不據以改經皆其愼一漢儒說易各有師法大同

小異每並存之相反相成往往而有一兩說不同多以前一說爲主一諸家異義分附彖辭象辭彖傳象傳之下多移易合併使一家之言一條中首尾完具張氏多就一諸家說得失相參則刪著之或象取此中分析之而義取彼其有未當則辨正之總之李氏博采諸家悉以己意斟酌融貫學者潛心玩索條理自見初非强彼附此鑿枘相戾也若其解經大義如消息升降比應互變之等則一以師師相傳之例爲例云

論程傳例

六經而下經師大儒之書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三一曰鄭君三禮注一曰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一曰程子周易傳易自王弼注行聖道爲異學所亂孔沖遠始返之於儒然明而未融程子奮自千載之後以閑邪存誠敬義夾持之功身體力行本其所得依經立傳平實說理而後聖人窮理盡性開物成務之道復明於世顧氏炎武謂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其說義之精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自天

命民彝聖教王政物理世變無不言之深切著明日可見之行事學者觀象玩辭通經致用莫近於此至其訓釋辭旨愼思明辨不必求同於漢儒而自能合其眞是不必求異於王弼而自不淆於積非愚嘗取程傳與漢儒遺說王弼注逐條比勘有王弼之謬程傳辭而闢之者如一陰五陽之卦王弼謂一陰爲之主程子謂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陰爲陽主之等是也有漢儒之說待程傳而明者如虞氏說貞有二義失位者以之正爲貞得位者以不動爲貞程子

謂經言貞吉有貞正而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義與虞同虞注履卦謂與謙旁通以坤藉乾以柔履剛又謂謙坤爲虎艮爲尾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坤履乾乾履坤二義糾纏若矛盾之甚程傳曰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分履爲二義虞義乃明以坤藉乾以乾踐坤是也有程傳密合經旨獨勝古今諸儒者如遘言防小人卽言用君子張皋文謂諸儒並言防陰惟程傳言求賢與象爲脗合之等是也有經中難義程傳沈潛反覆得其本旨足以豫闢後世邪說者

如彖傳三言柔進而上行虞例不能畫一遂使焦氏緣隙奮筆破壞古義程傳一言以蔽之曰凡卦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皆曰柔進而上行足以豫執巧說褒辭之口是也此類致多姑舉一二爲例學者知此可以破除漢宋門戶之見而專心致力以求精義利用矣

論朱子本義例

易之大義程傳已備故朱子惟以尚占爲教使讀經者知如何則吉如何則凶不待卜筮而敬吉怠滅義從欲凶善慶惡殃不啻羲文周孔耳提面命龜象蓍數日出其兆所謂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雖欲不改過遷善去邪存誠而有所不能易者聖人贊化育寡過之書而其明得失以濟民行則存乎卜筮其書在周時不列於樂正四術而掌於太卜故朱子以占言易而名其書曰本義本義篇次復孔門十二篇之舊

國朝諸儒興復古學皆由朱子開之此其一端也

論惠氏易學例

王弼注行而易象亡李氏存之易理亂孔氏稍正之至程子而易理明至惠氏而易象明其興滅繼絕振衰起廢之功當與聖經並垂不朽其書曰易漢學曰周易述曰易微言曰易例易例易微言未成然易漢學敍述漢師家法表章古義條舉件繫郎無異釋例微言大義則周易述具矣謂之述者述漢師之義以荀虞爲主而參以鄭宋諸家其例一準漢師之例其大義在正乾元以立中和之本乾坤相通以陰從陽

成兩既濟六爻和會剛柔位當所謂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易備三才聖人以至誠無息參天地故六十四象皆言君子時有否泰位有失得君子因時以求中閑邪以正己正人故學易無大過陽息陰消往來上下變通趣時歸於既濟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其精言要旨多融會羣經周秦漢古籍而出足以明道立教學者讀之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蓋自李氏集解而後千餘年僅見此書閒有千慮之失如箕子之明夷用趙賓說繫辭說卦中或以聖傳爲後師之說改易

經字不盡確據徵引禮象或乖鄭義業已宗尚虞學則求象不免過密凡此數端皆其小疵要不足以掩大醕也

論張氏易學例

張氏易學本惠氏而修明之其虞氏義虞氏消息專中一家之學視惠氏研覈尤精鄭荀義易義別錄本易漢學而加詳又以爲易者禮象易家言禮惟鄭氏其原文本質使周家一代之制損益具備後有王者監儀在時惜殘闕不盡存故以虞注推禮以補鄭闕爲虞氏易禮孟氏說易本于氣而以人事明之虞氏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畧不貫穿蓋易道廣大象无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故漢儒說人事多

爲舉隅之辭爻象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窒而不能騁於是悉舉而廢之而相辨以浮辭夫理者無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無所據以辯言正辭況多歧之說乎故因虞氏之象推說人事比類合誼爲易事易言易本于氣爲虞氏易候六經之緯原出七十子之徒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游夏之徒口受其傳悟益增附推闡以相傳授秦漢閒師儒第而錄之亦有技能之士以其所能推說于篇參錯閒出故其書雜而不能醕易緯自乾坤

鑿度僞書乾元序制記出宋人鈔撮而成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多亡佚不可指說外稽覽圖通卦驗存孟京氏學乾鑿度論乾坤消息始于一變而七進而九一陰一陽相並而合于十五統于一元正于六位通天意理人倫明王度蓋易之大義條理畢貫諸儒莫能外之其爲夫子之緒論田楊以來先師所傳習較然無疑故條而次之通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爲易緯略義宋以後易圖晚出最多爲易圖條辨張氏易學精密該貫如此蓋大義已盡創通于惠氏繼

起者易爲力也張氏深于禮故闡發禮象至精易事易言多通達治體之論其辨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國家安危存亡之故足爲從政者蓍蔡惟虞氏義求象太密於經文似爲碎義不急恐學者苦其難而不知其益故姚仲虞變通其法云

論姚氏易學例

漢易自惠氏創通大義後張氏繼之姚氏又繼之惠張主虞氏姚主鄭氏虞氏逸象最多故李氏以補康成夫易者象也舍象而言易非易也然象由義出義因象著忘象而言義則義非其義王弼是也略義而論象則象亦瑣碎無用之象虞學固不若是而其流失或將至於是張氏知其弊故爲易事易言推卦象以極論人事然其虞氏義終苦求象太密有乖易簡理得之旨竊考之說卦八卦之象實者多虛者少然

則經文當實事有象虛辭無象舉一隅言之乾之六爻稱龍象也其潛見惕躍飛亢則以爻位上下言可取象可不取象至用九之見羣龍羣龍卽六龍六位時成卽見羣龍更不當論見字何象羣字何象而張氏必一一象之若夫孔子十翼所以發明卦象似不當於卦爻之外別自取象猶注家之用訓詁所以發明經中古字古義更不當於注中多用古字以待後人之訓釋且夫子談經亦猶後世屬文若字字有象何以成辭繫辭諸篇縱橫變化其不牽窒於象可知

顧氏炎武於文言同聲相應一節深譏荀虞然此等實處不得謂無象且所取象明白易曉惟文言日可見之行虞於日字取离象繫辭居則觀其象一節虞因自天右之二句附合于大有象若此之類頗涉迂曲鄭注而在當不其然姚氏由虞荀以通鄭涵泳經傳本文以定諸家之得失而去取之依象以說義不泥象以窒義又師惠氏之法博采漢以前古說足證發經義裨補政教者以己意推演之當道光之季經術已衰邪說方興世變將作凡今日內憂外患當時

皆已萌兆姚氏見微知著憂深思遠故其書于倫理治化是非得失之故辯之早辯合于作易憂患之旨其說經之例與惠張大同惟據乾鑿度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之文於爻變外推出晝變一義爲理藏于古而得之于今然主持太過據以說經處太多又以乾元爲在坤元中係歸藏首坤之義非周易首乾之旨且未免義涉老氏學者分别觀之可也

易學圖表序

六藝者圖所生也伏羲畫卦卦卽圖也惠張氏之圖易根據古義其審察消息原始要終足以識天人之故性命之理否泰倚伏之機殃慶由來之漸而得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心撥亂反正之用時止時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蓋七十子之遺學漢師之精義於是爲蓍然生蓍立卦生爻諸事考之十翼之文其次序猶有倒置者愚旣據聖傳正之語在明例復刺取諸圖刪蓍於篇圖例相應如枝枝相直葉葉相

當雖童蒙之流可一覽而悟也

周易會通大義論略

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易道於六藝無所不貫今舉其文義相表裏尤顯白者條列以爲會通篇以下每經條列事證今不錄錄其通說大義者

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契之興遠矣伏羲畫卦文字之本政教之原也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教佃漁以贍民用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萬世治法由是開焉歷神農黃帝至堯舜而治道大備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易者變易也不易也伏羲教佃漁神農教耒耨交易黃帝作舟車弧矢宮室書契等九事堯舜禹平地成天湯武行大義平殘賊變通趣時所謂變易也堯舜稽古文武之道同伏羲（荀子語）

所謂不易也易本天道以訓人事聖人德合乾元故
書堯典之稽古師說以爲同天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所謂乾元用九時乘六龍以御天無爲而治也乾道
主敬故典以欽始謨以欽終帝舜之戒慢遊周公之
作無逸自强不息也坤道主順書謂之若故曰欽若
昊天順者理也物各有理故曰若予采若予工若予
草木鳥獸所謂順天理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故易
辨陰消陽息君子小人之别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故易辨有應无應得衆失衆之象也允執其中時中

之義也皇建有極三極之道也平地成天旣濟之事也洪範之徵休咎吉凶失得之應也召誥之言性命乾道變化之功也王位在德元天命不易小人難保有天德而後能保天位故必乾五之大人乃位乎天德也唐虞禪讓故乾二升坤五殷周放伐故師二成比五易者吉凶存亡之所以然也書詩者吉凶存亡已然之迹也春秋者因吉凶存亡已然之迹以推所以然之故而爲之制斷也殷周興亡之事易與書尤相發明後王之蓍龜也經義宏深不可殫述述事證

若干條云爾

詩

善乎鄭君之言曰孔子錄詩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違而弗用則被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此易與詩相表裏之大義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易以吉凶憂虞示人而其得失之迹莫明於詩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故易首乾坤詩始關雎家人之卦思齊之詩爲王化之基易有否泰濟濟多士文王以

盛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泰也滃滃訿訿亦孔之
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所以否也君子小人不並立
故雨雪漂漂見晛曰消卽消息之消也陽與君子之
道不可亡故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所謂碩果不食也
三百八十四爻吉少而凶多三百五篇美少而刺多
自古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觀於殷周先後興衰之
故積善積不善殃慶之應豈不彰明較著哉若夫文
武周公之聖學以及烝民抑戒之作皆易之微言十
五國之民風卽易之情僞而二篇十翼用韻與詩音

條理合一不紊亦攷古者所當知也

周禮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昔庖犧氏象天法地作易名官君臣初建人倫實始自時厥後聖作明述通變神化立功立事至周而大備吾於周官見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心而歎其爲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旣濟之極功庖犧氏通德類情之能事於是畢矣古者凡治天下之道通謂之禮故周官謂之周禮易者開物成務備物致用之書而禮

則其所成之務所備之物易禮象也禮易事也惟王
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易之太極乾元統天也大
宰掌六典以佐王治坤元承天也六官分天地四時
兩儀四象之位也官屬三百六十當期之數也自格
心匡德用人理財禮樂兵刑以及天文地理工事算
數下而鳥獸草木蟲魚雜物奇怪凡有利者無不興
有害者無不除以至於養欲給求人無所憾所謂吉
凶生大業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也昔文王憂患生民而作易周公監之以爲禮

經三百威儀三千是故八卦方位井田之法也地中有水軍政之象也雷震百里康侯錫馬封建之制也享帝用禴祀典之準也此類繁多不可殫述嗚呼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上皇象天以作物後聖稽古以同天自伏羲而下由周公而上其閒易姓改物因時制宜胡可勝數而大經大法則未之有易故六經之文其爲道也一此我中國所以爲普天大地中至富至强至治之國也自秦政不道奮其私智盡去前

聖爲民經營數千載之法而中國浸以衰微封建井田學校宗法爲先王養民教民足食足兵莫善之政悠悠千載卒不可復其愚弱黔首之禍不效於當時而效於後世寇賊姦宄殊俗異類遂得以肆其陵虐此作易者所不勝憂患者哉秦焚書滅禮學易以卜筮之用未燔然禮廢而易之大用亡矣傳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天下之事無不始於幾由幾而象由象而事業以至於動天地成世運故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

所爲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此易禮相通之消息也世有好學深思深識治本欲紓君父之憂拯生民之禍者當於此求之若夫事證其一隅耳舉之以備考省

禮

易曰有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此易之大本卽禮之大本也又曰亨者嘉之會也嘉

會足以合禮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易之大用卽禮之大用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爲道也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故人之生生於羣羣必有所統故有君臣凡統其羣者必能仁愛其羣者也仁愛之心有所自來統必有所本故有父子本不可以不正故有夫婦伏羲別男女以爲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父子則有兄弟有君臣則有朋友伏羲之

畫卦也首乾次坤次六子夫爲妻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長少有序羣居和洽也有夫婦則有昏禮有父子則有冠禮喪禮祭禮有君臣則有覲禮聘禮有兄弟長幼朋友則有飲食會聚次序之禮家有家敎國有國政相生相養相衞之道日以益備八卦重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有父子則有慈孝有君臣則有忠敬有夫婦則有廉恥貞信有兄弟則有友恭有朋友則有信義所謂元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各盡其忠敬慈孝貞信友恭道義以相

接而典禮行焉所謂亨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父養其子君養其民子衞其父臣衞其君上下內外各竭其聰明材力以相生相養害至爲備患生爲弭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民用和睦國以安寍所謂利貞也故易者伏羲之禮經也禮者周公之易傳也禮經正八倫周官立王事王事出於八倫皆易之所包也若夫泰歸妹咸恒可以見昏禮觀可以見鄉飲酒禮旅可以見聘禮豐可以見覲禮損可以見饋食禮取象所及遠數難終矣

禮記

易禮相表裏如此故二戴禮記不啻皆易傳也易貴中禮亦貴中易貴時禮時爲大易貴誠禮三百三千皆由誠中庸繫辭之義疏而禮運樂記哀公問孔子閒居等篇則中庸之類也月令說卦之外傳而夏小正盛德記易本命等篇則月令之類也天尊地卑之文見於樂記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文本於踐阼記六龍御天之義釋於盛德記其精微廣大非學貫天人者其孰能與於斯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人有禮

則安无禮則危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動乎四體故觀其敬肆而知其人之吉凶捷於影響昭若蓍蔡國家亦然覘其敬怠義欲之孰勝而吉滅凶從先事可決此又易禮一貫之精義也因述其事證以示學者

春秋

聖人人倫之至也治辯之極也天下之治治于人倫人倫辯則治不辯則亂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易與春秋皆聖人辯人倫撥亂反正之書也方生民之初天下未知父之爲父君之爲君而伏羲氏爲之父子焉爲之君臣焉辯之也及殷之末世君虐於上民散於下天命既訖億萬離心諸侯背叛彝倫之不斁者幾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彌縫其闕匡救其違爲臣止敬立萬世人倫之極躬行以辯之也其作易也專以明人倫不

取連山之首艮不取歸藏之首坤而從伏羲之首乾
乾天也其於人也爲父爲君爲夫故父者子之天也
君者臣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次乾者坤坤地也其
於人也臣道也妻道也猶地之順承天也乾坤生六
子六子與雜卦並列子莫敢比擬於父也開宗明義
而辯之已如日中天矣其繫辭也於乾曰見羣龍无
首吉明君父至尊莫之與先也於坤曰利牝馬之貞
戒臣子當至順也六五坤德至盛而其辭曰黃裳元
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明當降乾二乾元位五

坤元位二天尊地卑而乾坤定聖人於上下名分之際辯之若是其嚴也易重消息陰消陽則凶息陽則吉故坤先迷後得主復小而辯於物聖人於消長順逆之際辯之若是其精也周公卒其業本之以致太平制典法而刑措四十餘年享國八百餘載故韓宣子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謂其正名定分深根固本至德要道可大可久也及周之衰天子微諸侯强大夫侈夷狄橫名分寖以不正甚至弒逆大惡史不絕書孔子以大聖不見用欲變

魯至道以興周室而不可得懼人倫之滅絕而乾坤或幾乎息也於是作春秋以討亂賊何以討之以辯討之也明其爲賊賊乃可服春秋之討亂賊辯其爲亂也辯其爲賊也亂臣賊子雖窮凶極悍未有不懼天下之一旦致討者故諱其弒莫如深飾其弒莫如工冀天下之惛然而莫辯也晉太史書趙盾弒君而盾自解之懼其辯也齊太史書崔杼弒君而杼殺之懼其辯也襄昭以後禍變日多良史罕聞凶德逆節習不爲怪孔子請討陳恒而爲權臣所阻不得已而

以天經地義萬世人倫寄之春秋春秋之討亂賊也正名以辯之比事以辯之充類盡義以辯之探本窮原以辯之曷謂正名以辯之當時政在大夫君弱臣强魯昭公伐季氏而至自謂弑季氏名之不正至此而極春秋凡君殺其臣曰殺臣弑其君曰弑弑君二十六同辭周禮凡賊殺其親者焚之放弑其君者殘之書弑者春秋所以焚之殘之也當時史例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凡弑君者罪皆在臣夫父子無獄君臣無獄君已被

弑而猶論其有道無道則凡弑君者皆以其君爲無道者也是亂臣賊子皆可以解免而弑逆將公行無忌也君果無道其可弑乎史文之謬莫此爲甚春秋斷以義不以稱君稱臣爲分別曲直之辭而惟以書弑爲正名定罪之辭而後亂賊無所逃於天下萬世之誅後世之爲亂賊者無所恃以藉口藏身此正名以辯之也曷謂比事以辯之趙盾弑君董狐書之崔杼弑君南史書之然盾也杼也弑君而未簒國故南董得而懼之其弑君而簒國者南董所不能懼惟春

秋能懼之春秋凡公薨必地必葬而隱公不地不葬辯其爲弒也繼弒君子不言卽位而桓公書卽位辯弒隱者卽桓也此比事以辯之也曷謂充類盡義以辯之趙盾不弒君而加之弒君許止不弒父而加之弒父以爲盾也止也雖無弒父與君之心而充類至義之盡則與弒無異苟盾也止也可以解免則天下之亂賊將有所藉口以行其逆惡而弒禍不可止矣故明正其罪以大爲之坊而後天下懍然於君臣父子之義辯之早辯也曷爲探本窮原以辯之春秋深

塞亂源齊崔杼弒君而豫書齊崔氏來奔以譏世卿公子翬弒隱公而豫書翬帥師以誅專命宋宣公舍子立弟當時君子以爲知人而春秋大居正謂與夷之禍宣公爲之辯之早辯也故春秋者辯當時之亂賊以杜萬世亂賊之漸辯已亂已賊之爲亂爲賊以推所由亂所由賊之漸所以保全萬世之君臣父子也所以保全萬世生民也人非父不生亦非君不生天下君君臣臣而後人人得父其父子其子上下各思永保其父子而後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君臣

父子生人之大本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道之大本出于天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所以爲心卽易之元也王者以一人生養保全萬萬生靈恃此而已春秋以天治人以人治人以王治人發首書元乾元也書王正月王者位乎天德體元者也書公卽位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屯建侯之繼乾坤也王者爲天下正人倫而後有逆順有是非有功罪賞善罰惡命德討罪乾元正而後分陰陽出消息序六位明吉

凶生大業也王者大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百官得宜萬事得序備物致用以利天下也諸侯不專封大夫無遂事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坤之凝陽訟之救遯益之傾否无妄之明乾元也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明王道之本坤之言積臨遯之戒浸復之辯於物見天地之心也於春每月書王以通三統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八月有凶之戒也監於夏殷變通趣時之準也八事浹王道備終於獲

麟旣濟定也當時諸侯無王故亂臣賊子得而橫行春秋奉王以正天下所謂乾元用九而天下治王法立則亂賊無不伏其辜人倫正而朝廷百官萬民四海無不一於正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謂周天子也周天子守府於當時而當陽大一統於春秋此卽孔子之爲臣止敬以至順討至不順也周之法度本於文王後王亦猶行文王之道故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春秋本文王作易大義以撥亂反正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文王憂患而作易孔子懼而作春

秋易首乾坤扶陽抑陰以至於旣濟春秋尊王討亂賊而終於獲麟皆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事子思作中庸易與春秋之通義也三傳說春秋各有得失三傳之源流不明則春秋不明而與易相表裏之大義亦不明故各論而列之

左傳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左氏所傳魯春秋之事與文也公羊穀梁所傳孔子春秋

之義也昔孔子與左邱明觀史記以百二十國寶書參考魯春秋筆削之以爲經而以史書舊文本事屬邱明論之昔人謂不見魯春秋與百二十國寶書終不可以見春秋筆削之旨不知是二者已備著于左傳左傳所書朝聘會盟征伐之等皆舊史之事也所舉五十凡及所釋書法皆舊史本文之例也所謂禮者當時之禮所謂君子曰者當時君子之言皆其事其文之類也春秋因其事其文而辯之以義而後君臣父子之道立舊史之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

臣臣之罪春秋辯之凡弒君者罪皆在臣無有道無道之別公羊傳謂大夫弒君稱名氏微者窮諸人衆弒君賊無主名稱國雖未盡得春秋本義然卽此可見孔子口授弟子之義與魯史舊例不同然則春秋本義宜如何曰春秋之文史也史文實事不能從百年後追改然仍其文於經而詳著其事之本末於傳賊在傳與在經無異則凡弒君者名氏無一得隱於千載此亂賊所以懼也此春秋本義也且弒君者雖歸惡於君而赴告他國必舉弒者之名或諉罪微者或託言衆叛春秋正因其書人書國以見其當國脅衆歸罪他人而卒不免於萬世之公討此義中之義也穀梁說此止一語疑後師失其本義而用左氏說補之魯昭公出奔當時論者以爲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春秋辯之書公居于鄆公在乾侯以存公誅季氏凡左氏說與公羊

穀梁異者皆魯春秋失義而孔子辯之聖人之用莫大乎義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六十四卦一卦有一卦之義故彖傳每云某之時義象傳云其義吉其義凶孔子之作春秋猶孔子之傳易也義以辯而明春秋於舊史或因或革革者固辯因者亦辯辯其失義以歸於義藉非左氏論其本事何由見聖人辯義之精哉左傳敘述典禮足以明易之禮象紀邦國成敗足以爲吉凶失得之驗而占事知來受命如響雖與易之本義不盡符合亦懲惡勸善使人順天知命

之道也國語亦如之春秋分傳附經漢末已然許君說文引春秋經皆繫之傳今用其例左氏事證較多先列之

公羊

春秋辯義若此其精也而公羊家有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之說又有孔子爲素王改周制之說無乃與辯上下定民志之旨大相剌謬乎曰此漢世爲公羊學者援春秋尊周之例以尊漢推經文以合世用有爲言之也非春秋之本意也然其說亦有所自來

蓋易與春秋皆聖人治萬世之書也文王憂患而作易孔子懼而作春秋所以爲萬世慮至深遠也其爲書也本天以求其端正人倫以立其本定吉凶正褒貶以明失得之報極深研幾推見至隱萬變不離百物不廢以示化裁通變引伸觸類之準是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易之乾元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尊尊而親親善善而惡惡大德而小刑易之扶陽抑陰各正性命也仁以安人義

以正我貴禮而重信易之中正正己正人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也聖人之用莫大乎義易之吉凶其義吉其義凶也雖更萬世歷萬變而如是則吉如是則凶歷歷不爽也春秋之予奪於禮雖明而裁之以義其義當與其義不與其義實與而文不與化裁推行時措之宜雖更萬世歷萬變而物來可順應事來可不惑也六經皆聖人治天下之書而易與春秋爲憂懼生民不得已而作操心危而慮患深尤主乎辯義以前民用易斷吉凶以待後人之用春秋正褒貶以示

後人運用之準所謂先知先覺神以知來者此也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春秋之亂爲唐虞以來所未有聖人吉凶與民同患逆知萬世禍變之未有窮已故因事明義以存王法六經之道備在春秋孔子經論六經以前聖之道示萬世也制作春秋用前聖之道以治萬世也是以周歷旣終秦政凶暴盡滅聖法而漢興猶得修先王之道以治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生相養相保歷唐宋元明屢亂而卒屢治人類緜延以至今日者皆夫子天覆地載之仁也

漢儒當秦糜爛生民創鉅痛深之後喜天下之有王急欲以孔子之道活夷滅創殘之餘民賈生董子之徒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盪亡秦之毒螫復三代之善治董子治公羊春秋以爲春秋孔子爲萬世而作漢爲繼周而王萬世之始則春秋即爲漢作故推衍春秋以備時王制禮作樂興太平之用大史公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可謂知言春秋尊周故公羊家推以尊漢所謂黜周王魯者黜周王漢也以漢繼周不以漢繼秦也所謂以春秋當新王者以春秋

當漢也所謂素王者謂孔子有王德已爲漢立王法猶孟子所謂王者師班孟堅所謂孔佐也所謂改制者春秋爲漢制作則漢當準之以作禮樂興太平也春秋通三統周存夏殷之後在漢則當存殷周故曰黜杞新周故宋春秋杞書侯書伯書子蓋當時杞甚微非宋比觀左傳可見其爵之遞降蓋自貶以事大國如邾滕屬齊宋之比公羊桓公二年杞侯來朝杞誤紀後師因謂春秋黜杞爲小國果爾則滕薛始稱侯繼稱伯子何耶新周故宋史記作親周蓋親親敬故之義魯周之懿親而孔子故宋也史公說亦本董子疑公羊家舊有二說作親者爲本義作新者爲推說之義王迹熄于周衰而興于春秋春秋尊周則中興之象也漢儒謂春

秋爲漢作則易姓之象也於時漢未興不可云王漢以春秋魯史故假魯爲受命王當漢處春秋繁露於改制之事皆曰宜宜者當如此而未如此者也若春秋本已據魯改制何待云宜魯宜如此實漢宜如此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漢儒欲其君之本春秋以盡撥秦亂也故董子之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自古以來未有以亂繼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其餘毒遺烈至今未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此言漢當盡掃秦迹也又曰孔子作春

秋見素王之文此言漢掃秦迹當法春秋春秋已豫爲漢立法也又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云云言漢天子正行春秋之八也又曰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忠質皆所以救文弊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漢則宜然然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以治漢之法託之春秋哉公羊子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漢誅無道秦出

民水火中儒者以爲孔子所俟之後聖卽漢故班孟堅之典引曰天將授漢先命玄聖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雖皋夔衡旦比玆褊矣何邵公公羊解詁於西狩獲麟之傳極言春秋爲聖漢作邵公又以春秋駁正漢事六百餘條蓋自董子以訖邵公皆欲推春秋爲漢制法以興太平凡春秋繁露公羊解詁中所言新王受命改制等事可分別輯錄之春秋以爲漢禮一書當時帝者雖以霸王道雜之未能盡用其說然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引經斷獄正名定分

詔令奏議引據大義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吏治士節三代同風是以滅而再興歷年永久豈非用春秋之效乎傳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春秋之義莫著乎中庸中庸曰爲下不倍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春秋之謹嚴如此故素王也王魯也以春秋當新王也漢儒始言之春秋絕無是義也公羊亦無是文也周人皆無是說也顏淵

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路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魯禮也周魯皆用周正行夏令觀周禮正月之吉與正歲則文及七月詩可見明堂位魯君乘大路戴冕藻周用六代之樂魯用四代首韶舞孔子舉魯禮之盡善者以爲萬世法也周末文勝人習奢僞孔子憂之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章歧說最多今從朱子義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從先進卽從周也孔子以周初之文救當時之文卽救文反質也若立乎漢世而論則以魯禮推

之損益百王以求盡善可也以從先進推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可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文王三分服事爲臣止敬而周既克紂尊文王爲太祖禮樂制度悉推本之後世遂傳於文王受命稱王之言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魯郊禘如天子禮魯人遂傳於魯王禮之言而漢儒以託之春秋孔子作春秋尊天王奉周正大一統正君臣父子之義以示萬世初非爲一代制而漢儒推尊周之義以尊漢謂春秋爲漢作是以傳於以春秋當新王之言春秋憲章

文武王道燦然分明而有德無位者自古有玄聖素王之稱（見莊子）漢儒尊孔子以爲漢帝興太平之法是以傳於孔子爲素王之言凡此數者雖乖事實然其失不過爲尊崇太過孰意千八百年後乃有元惡大憝竊其說而反其道始爲誣衊春秋決裂三綱犯上作亂之言而後突如其來爲大逆不道之事其禍蔓延輾轉爲天下大患臣子所不忍言嗚呼孔子以君臣父子之道垂示萬世故自漢以來得相生相養人類不絕以至今日我　國家尊行孔子之道如天之

仁覆育萬物作人養士二百餘年方今中原多故士之感憤報禮宜何如而彼賊臣者乃乘國步艱難之際挾其無厭叵測之亂心拔本塞源狂猜反噬先變亂聖經淆惑人心而後公然致難於　君父姦詐逆惡至此而極此春秋所當首誅之亂臣賊子也嗚呼君子小人處心之不同其順逆相去豈止霄壤耶文王不稱王而周人推尊以爲王是周人尊周也魯實諸侯而魯之儒者以成王賜魯重祭謂魯爲王禮是魯人尊魯也孔子爲萬世明王法而漢人以爲爲漢

作以春秋當新王且因孔子豫爲漢立法而謂孔子爲素王是漢人尊漢也雖其說不合於春秋不合於公羊而其意則懃懃至忠以尊其君是固春秋尊周之義也古人推春秋以尊君賊臣乃巧借以誣春秋以叛

國家是賊臣者非惟我孔子之罪人春秋之罪人公羊之罪人乃尊周之周人尊魯之魯人尊漢之漢人之罪人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暴行必以邪說爲先驅夫天下之所以尊尊親親者以孔子六經三綱之教深入人心也賊臣欲致難於

國家必先搖惑人心決裂三綱欲搖惑人心決裂三綱必先廢六經排孔子春秋專爲正人倫而作尤賊臣所深忌而欲去其籍者適有公羊家有爲言之之說可以巧借而倒持之賊臣以爲誘毀孔子以激衆怒不如誣譏孔子以惑人心於是騰其姦言以誣公羊以誣春秋以誣孔子使漢儒抱無窮之憾於千載之上其餘六經與春秋相表裏足以破其姦言者概斥以爲僞而豈知春秋之文具在公羊之文具在漢儒之說其意昭然萬萬非賊臣之所得而誣借者乎

亂臣賊子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漢儒推春秋以尊君君子嘉其志善其用而惜其稍失之不辯今不得已爲漢儒辯爲公羊辯爲春秋辯春秋明而後亂賊無所逃于天下萬世之誅無所藉口以文其姦而易與春秋相表裏之大義明矣公羊穀梁說春秋其精義多與易通而文句顯證頗鮮姑列一二以備參考

穀梁

春秋辯義之精莫著于穀梁發首正隱治桓二義治

桓辯之也正隱辯之早辯也隱不自正而書正以正隱以正君臣父子兄弟之倫正其本萬事理也桓無王而書王以治桓由是書王以正與夷之卒書王以正終生之卒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乾元正而後三百八十四爻陰陽之失正者靡不正也易道貴正反正爲邪傳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道者中也易貴中和傳曰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獨天不生元亨利貞所以爲成旣濟也君子惡惡疾其始故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善善樂其終故夬利有攸往

剛長乃終也荀子治穀梁其言曰易曰復自道何其

咎春秋賢穆公以其能變也公傳無是義其諸穀梁

佚說歟夫穀梁非求合易也春秋之義得而易之道

通焉耳鄭君有言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

於經古者凡治天下之道皆謂之禮禮樂刑法政俗

備物典策君舉必書無非禮也左氏備載以見褒貶

之旨存筆削之迹是春秋前之春秋也讖者知來之

別名聖人知萬世禍變之未有已故爲之正人倫明

順道塞逆源以立其本決嫌疑明是非因義起禮權

時制變以逹其用公羊家竊見其旨會秦滅漢興遂推以輔世立事當其可之謂時漢人尊漢不覺其言之過是春秋後之春秋也惟善於經者就經解經專守七十子遺說蓋穀梁近孔子其說上不及魯史下不及漢事以春秋爲春秋故其義爲純三傳各有後師增續穀梁雖少過亦不能盡合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春秋立教之旨明而所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者傳易作春秋同條共理一以貫之後人或疑十翼或詆春秋多見其無知妄作而已穀梁事證亦有一

二可迷列之

孝經

六經之有孝經猶六十四卦之有乾元也六經皆聖人愛人敬人之道而孝經者其愛敬之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命之謂性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人性莫不好生而惡殺然自太極未分之先陰陽已相並俱生陽爲生陰爲成陽爲生陰爲殺故人之性雖莫不好生而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其勢必至於相殺以自殺而生生之道窮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哀

殺機之日熾而人無以全其生也以其聰明睿知察於民之故知人之相殺由於惡慢而其相生由於愛敬人性莫不好生而惡死則固可道之以愛敬而止其惡慢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吉凶生定之以吉凶則人莫不趨吉而避凶此作易之大權也相生之道由於愛敬而愛敬之心本於生生之始親生之膝下骨肉相連屬愛莫重焉以養父母日嚴敬莫隆焉此人之最初之心得於天而非强爲聖凡知愚無不同者所謂元也由是聖人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

愛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所謂享
也天子愛敬四海之內則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諸侯愛敬一國之人則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
君卿大夫士庶人愛敬其家則得人之歡心以事其
親生則親安祭則鬼享近之身體髮膚無毀傷遠之
立身行道可傳後世天子則事天明事地察大孝尊
親嚴父配天庶人則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不愧不怍
無忝所生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天下若一家中國若
一人尊其尊親其親樂其樂利其利智其智勇其勇

雖有桀惡強寇莫之能害所謂利貞也人之相愛敬本於父子父子正於夫婦故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人非父不生非君不治所以人人能父其父子其子者以有君也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則忠有父子則有兄弟有君臣則有長屬兄愛其弟長仁其下故孩提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以敬事長則順人之大倫定於聖人本於天經地義是故乾爲天爲君爲父爲聖人坤爲地爲母天地者萬物之元也君者國之元也父母者家之元也聖人者人倫之

元也身者家國天下後世之元也孝弟忠順愛敬者
人心之元人類相生相養之元也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忠順愛敬百行之元也六十四卦各
有元而實本於一元故曰夫孝德之本也帝出乎震
震長子繼世復初所以爲乾元也乾元資始坤元資
生人人保其元而相愛相敬生意盈於天地之閒致
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既濟定自天右之吉无不利此
禮樂所由作也亂臣賊子絕其元要君無上非聖無
法非孝無親自絕其生理以殘天下之生聖人不得

已而誅之以殺全生以陰佐陽救否遯明乾元撥亂世反之正此春秋所以作也書者明王之孝治愛敬之實政也詩者賢人君子愛敬之發乎情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易簡之善配至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與孝經皆本天道以順人心爲通其大義而以事證附焉

論語

孝經言先王以愛敬順天下之大道是之謂仁易之

元也孔子合德乾元故論語言仁尤詳仁者人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與人相人偶之謂仁易之旁通也時行也承應也乾元往來上下生爻成六十四卦定既濟也皆仁之用也仁者與人相接而盡其敬禮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使臣則以禮事君則以忠與朋友交則以信保民則以富以敎使民則以時以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六十四卦各有一元皆乾元也愛人敬人本於愛親敬親天地之大德曰生孝弟之心與生俱生易出復初

見天地心生生之本元之元也愛敬皆出於誠所謂肫肫其仁易之忠信進德存誠立誠也故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仁者其言也訒色取仁而行違鄉原亂德利口覆邦家則不仁之甚易論語所以辨君子小人也仁以孝弟忠信爲本則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是之謂禮禮者愛敬之極則故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心志百體皆由順正履信思順而愛不可勝用敬不可勝用故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不欲勿

施邦家無怨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德博而化品物咸亨也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元發爲亨仁著爲禮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敎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故曰嘉會足以合禮極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則剛健中正純粹精發揮旁通大生廣生而元無所不周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立人達人仁之各

得其宜愛親以愛人敬親以敬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好仁惡不仁無非義也禮之所以爲禮也禮以義起義者因時鄉黨一篇言孔子行禮要節之妙而終以時哉所謂孔子聖之時君子而時中中元也禮所以制中也時者元之行也義所以隨時也乾純陽坤純陰未合中和故乾二曰時舍三曰因時曰與時偕行四曰及時上曰與時偕極坤三曰時發皆謂成既濟陽宜升陰宜承象其物宜宜者義也時中者正

己正人蒙九二養五使正謂之時中乾元亨坤成六十四卦各有所以爲旣濟故曰某之時義聖人之用莫利乎義從心所欲不踰矩變化云爲無非義也仕止久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無非義也教人因材無行不與應問無窮無非義也故曰義之與比曰徙義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成己成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之至也舍義以爲利則不仁矣君子弗利也故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信者貞

也故曰民無信不立貞兼信與智二義君子貞而不諒不諒知也生生之謂易生生者仁也生生而條理者禮也其所以爲條理者義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者知之極知者仁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知天知人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矣成旣濟也君子行此四德者四德一元而已仁義禮智信一仁而已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子曰未知焉得仁又曰仁者必

有勇夫天下之所以强者以人人一心親其親君其君相愛相敬各竭其智力以相生相養相保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也所以人人能相生相養者以眞知相愛相敬之爲利而離心離德之爲害且知所以爲生養之道也所以眞知利害之機若此者以聖人因其固有之明道其本然之善心使其德慧術知觸類而長以養欲給求禦災捍患也是故勇出於仁仁出於智智出於學乾九二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問辯

卽知也君德本於學所以仁天下也乾知大始大明終始所以剛健中正貞固幹事也三代以下民生日蹙愚闇渙散不能相人偶以自卽於弱從政者或不學無術遂以不知重禍天下迷復之凶何不仁甚耶孔子以學仁萬世故論語以學而時習發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乾元時行聖人時習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仁其身以仁天下萬世日進无疆與時偕行所以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崇德廣業開物成務必由於學博學篤志温故知新

自先王大道以及世間人事有關國家治亂民生休戚者無不學也聖人生知知學也學所以正己正人正萬事故乾坤之後屯以經論蒙以養正乾九三九四皆言修修者學也凡陰陽失正者皆須學問以養成之乾元正而後引伸觸類發揮旁通有朋自遠方來誨人不倦君子以教思無窮也七十子之徒傳業不絕三綱五常六經之教萬世永賴教思無窮所以容保民无疆也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强敬義立而德不孤仁天下仁萬世皆必賴人才以

共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因才設敎各正性命所以扶衰周弱魯於大過未濟之時而開萬世之旣濟也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千萬世之心故質直好義達於邦家恭寬信敏惠行於天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此心此理同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乾元旁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吾道一以貫之也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誠不忍生民之瀕於死也故管仲之器小不知禮而一匡九合不以兵車則

大其仁以其活萬萬生靈也雖未足以反泰而能救否遯則與之雖未足以定既濟而能息陽則與之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吉凶與民同患也知其不可而爲之懼乾坤之或幾乎息也若夫有恒無大過思不出其位則示人學易之方論語二十篇六十四象無一義不相表裏也

孟子

論語言仁而戰國時諸侯放恣處士横議重以不仁禍天下邪說賊道至以仁義爲非人情故孟子格君

心正人心正本淸源首明仁義之爲性性善之說實伏羲以來則天順民開物成務以人治人以心度心施政立敎之本孔子始顯白言之著在易傳孝經論語子思作中庸述之以授孟子孟子言性易傳之義疏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乾元坤元也成之者性萬物資始資生也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元善之長也天地以元氣生人生物人物各資之以爲性而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故人之性善人者天地之

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口知味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心知理義皆性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耳目鼻口統於心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心知理義以節於內俾百體皆效其用所欲不違其則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凡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性皆據性之理言易言繼善爲成性之本而繼之曰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仁知善也又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不但曰性命而曰性命之理繼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善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

善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慈子孝善也論語曰性相近孟子所謂理義心之所同然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惟以性之理言故率之而爲道又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性之德故善也夫天命之謂性性命一而已而世衰道微知德者鮮歧性命而二之專以性之欲爲己性不可須臾離而以性之理性之德諉之天若行不行有命存者其說與孔子子思之旨大悖勢將滅天理窮人欲率獸食人人相食而後已孟子救之曰仁義禮智之於父子

君臣賓主賢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口鼻耳目之於味色聲臭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夫然故道性善蓋口鼻耳目之於味色聲臭人與物之性雖不同而皆有其欲皆有其覺惟德理在心則人性所獨而絕於物是謂善德理節於內而耳目百體之欲皆順其則則欲亦無不善孟子所謂性善非謂人人之性純乎德理也謂人人之性皆有德理也易六十四卦皆受始於乾元惟旣濟一卦剛柔正而位當聖人之性純乎善也其餘諸卦

各有得位之爻凡人之性皆有善也未濟六爻失正而剛柔相應其情仍可以爲善陽猶是陽陰猶是陰陽性欲升陰性欲承爲不善非才之罪反之卽可以成旣濟惡人之性亦有善也故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性善之本乾元之出復初也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性善之發見消卦之仍有乾元也求其放心剝之反復擴而充之反復道之利有攸往也

孟子言性善又言擴充性善元也擴充亨也惟性善
故能擴充易有太極爲乾元性善也生兩儀生四象
生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擴充也易出復初見天地心
性善也乾坤十二畫剛柔相推成消息十二卦十二
消息剛柔相易覆成六十四卦擴充也一陰一陽之
謂道太極之本體性善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窮理
盡性六十四卦皆成既濟擴充也故曰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類者人物之大別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親上親下各從其類聖人之於民類也

先知先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道性善稱堯舜惟性善故親親親親故可擴充之以立三綱正五倫使民相愛敬生養協習同力因時制宜興利除害自佃漁農商舟楫弓矢以及平水土制井田立學校班爵祿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易之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天下之業也惟性善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心則好仁惡不仁而羞惡是非出焉易吉凶失得之辨也有不忍人之心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不敢爭不敢慢而恭敬辭讓出焉易會通典禮

之準也有不忍人之心則可擴充之以爲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好樂與民同好貨與民同好色與民同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解民倒懸救民水火易之吉凶與民同患也惟性善故可擴充之以學問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師文王學孔子深造自得博學反約知言集義養氣盡心知性知天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窮則獨善達則兼善守先王待後學息邪說閑聖道易之初九乾元九二學問九三成德直方而大德無不利所以教

思無窮也惟性善而擴充之以學問故仁不可勝用以道覺民恥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悲天憫人懼邪說暴行亂臣賊子之作距詖放淫懼仁義之充塞聖道之不著道濟天下作易之憂患也義不可勝用非道非義天下弗顧一介不取不以三公易其介不枉尺直尋以求利不同流合汚以媚世進以禮退以義辭受取與各當其可或遠或近歸潔其身精義入神利用崇德學易之大方也蓋自古聖人所以仁其身仁天下仁萬世者其本性善而已爲高必因邱陵

爲下必因川澤惟性善故因嚴敎敬因親敎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相生相養相保之道發揮旁通與時偕行日進无疆此堯舜三代所以愛民之深養民之厚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而其民亦孝弟忠信親上死長與國爲體無事則順治有事則無敵也世之衰也在上者率土地而食人肉靈明大過之人見善治之無望於天下欲舉善惡而悉空之以歸於尙寐無覺大虛無爲不覺其言之過刻薄怪誕之徒遂以人性爲本不善而仁義不足以治民決綱常斁彝倫

舉伏羲以及孔子順天下之至德要道悉反而逆行之商鞅李斯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民强秦終以亡秦无魚起凶炕龍絕氣其本由於性善之義不明卒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否傾於彼而泰成於此善不善殃慶之效豈不著哉大抵大亂之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乾元出而萬國盡列國之世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其亡其亡而乾元常存皆仁也昔人謂孔子言仁而孟子輔之以義夫義者仁之利用各得其宜也禮者仁之著於尊尊親親長

長賢賢仁民愛物物來順應可法可則也知者眞知此信者實踐此仁義禮智信一仁而已故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其本由於乾元亨坤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元亨利貞一元而已是謂性善性善元也擴充亨也以言乎德行人皆可以爲堯舜以言乎治道推恩足以保四海利貞也易六十四卦統於乾元孟子七篇統於性善良知良能達之天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夜氣平旦之氣由坤息陽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消息之大義也諸所稱王政

既濟之事也守先王之道碩果不食也曰時曰義曰中曰權皆易義也說詩不以辭害志武成取二三策周公施四事有不合思而得之變通趣時之準也故者以利爲本易之所謂利也易之利利貞也何必曰利不貞之利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不言所利而利大矣孟子之書無述易明文而其義之相應如此聖賢所言所行何一非易哉更徵文句以備考詳

爾雅

伏羲作八卦以立天下之道作結繩以立天下之文

道并文不顯八卦卽文字之肇端與結繩并有二義八卦之義卽萬世訓詁義理之肇端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者謂書形也言音也意義也凡文字有義有形有音乾爲天坤爲地六子爲雷風水火山澤乾爲健坤爲順六子爲動入陷麗止說義也畫之爲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卦形也讀之爲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名音也合是三者卽萬世訓詁之學之祖說卦所釋八卦之義序卦所釋六十四卦之義皆訓詁也說卦所釋八卦之象亦皆訓詁也子曰聖人立

象以盡意象者意所引申雖有遠近大小其歸則一猶爾雅初哉首基之同爲始林烝天帝皇王之同爲君漢丁將軍說易訓詁舉大義非不言象也象亦訓詁也八卦爲萬世教道政治之祖必訓詁而後明訓詁明而後文辭達而後義理明政教行故周公制禮又作爾雅孔子曰必也正名皆本伏羲之教也訓詁者經蓺之本王政之始未有不得其辭而得其義者未有語言文字支離乖晦而道術不滅裂心術不邪僻治術不悖亂者故爾雅觀政辯言與易辯物正言

其道一也

讀易繫辭知道器元始說

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說者謂三代以上道器合三代以下道器分不知自古無外道之器亦無離器之道器之不精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器之不立也易不曰上者爲道下者爲器而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蓋道器皆易之所形易者元也自太易動而有氣陰陽相並俱生合於一元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由是而天地而三才而萬物一元氣之所流形日月懸天成八卦太極之氣出陽入

陰變化消息在天成象元之形而上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五行氣行於天而質藏於地天有六氣降生五材民並用之在地成形元之形而下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器亦道也故曰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元道也形器也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道也萬物資始於乾元而受形於坤元器也元之始發爲幾易以乾元旁行三百八十四爻周流上下往來不窮而吉之先見起於復初復其見天地之心元也幾也天下之事無不始於幾由幾而象由

象而事業以至於動天地成世運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聖人之治天下也以道其利天下也以器而道器皆出於幾方上古之世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飲食器用之利聖人躬明哲之性以爲天地草昧必賴人以開闢也人必賴人以相濟也於是深探其幾知人之相濟必由於相愛且敬而愛敬之本出於父母之愛其子與子之愛敬其父母此人心之元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所從出之幾故人道自父子始然必人類有定偶而後人人知父其父子其子而愛

敬之本立故爲之夫婦且必人類有會歸而後人人得父其父子其子而愛敬之道行故爲之君臣有父子則有兄弟而愛敬篤於家有君臣則有朋友而愛敬達於天下由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行焉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器立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道者天下之達道相生相養相保之道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天下一器未備則害有不除而利有不興害不除利不興則孝子無以安其親忠臣無以保其君故聖人道濟天下

莫不以制器爲急務器者所以行道也伏犧象法乾坤作八卦制嫁娶定人倫使天下不知有夫婦者知有夫婦不知有父子者知有父子君臣以經之長幼朋友以緯之而人人知相愛相敬作罔罟教田漁以贍民用而人人得遂其相愛相敬神農黃帝堯舜通變神化因時制宜耒耨弧矢等九事次第繼作三代之隆利用益備夫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器非伏犧之器而其道則伏犧之道道不變器因時而變伏犧之器至神農時已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神農

已後而仍守伏犧之器必無以行伏犧之道神農已下諸聖人惟能行伏犧之道故能繼伏犧而爲當時利用之器天下之變無窮聖人不能爲萬世豫制其器而能爲萬世豫立其道道存則器雖先王未之有可以智力起也器出於道道出於人心人心之元道之幾也道器之幾也伏犧因人心之幾爲之君臣父子相生相養相保之道以開萬世制器之幾器者君臣父子相生相養相保之具也善乎禮射義記之言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

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夫射於君臣父子之道何與而記云然者古者兵器莫利於弧矢君父所以保全其臣子臣子所以翼戴其君父皆必由此夫苟君父思保全其臣子臣子人人思翼戴其君父則其制器也必精其習器也必專其變通趣時以利其器也必神必速合天下之力以爲力合天下之財以爲財合天下之智以爲智何器之不成何用之不利何弱之不能强何貧之不能富三代以上人人以相生相養相保爲心故鼎彝戈戟之等其銘必曰祖

某父某子某孫某明乎生人種類必賴器以生養保全也考工之記於輪輿輈弓矢等職言之尤精且詳將以禦灾捍患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可以不致精詳乎是故器者行道之實也道者制器之本也今日東西洋各國器械日精所以然者人人有自奮之心各爲其主各爲其民也中國習西器三十餘年而無一器能及西人所以然者自秦愚弱黔首以來大率視君父之憂生民之禍漠不關心莫肯殫精竭力以求之也夫道也者純則王襍則霸咸無

爲則亡三代以上之中國純則王者也今日之東西洋襍則霸者也若今日中國之人心貧國殃民安危利菑本實先撥何器之能制器者聰明材力所成也有心而後有聰明材力有道而後有器道器同原天人一理古今一理中外一理也且道器之形而上下者不必其劃然區分也萬物之形質皆形下之器其分理皆形上之道分理之見端則幾也聖人不能豫制萬世之器而能豫見萬事之幾因幾示象以待後人之變通故神農黃帝堯舜制器之象皆見於伏犧

之卦而坤元之直方大即點線體面之理二濟之曳其輪即以輪行水運以火力之理千世絕域之遠而幾象先如此事物之理古今同也西人制器之初往往於至微之物一人偶觸其幾殫心積久以擴其理又集衆智衆力以發明之遂成天下莫利之器此人心之幾與事物之幾相迎即一物而可見道器之本原者其理皆涵於易引伸觸類利用出入無時而窮其如幾發於古而窒於今明於西而昧於中何雖然□人心之元天地之元也人心之幾天地之幾也天

地之元無時或息天地之幾泰極反否否極反泰虞仲翔之說備物致用曰民多否閉否四之初耕稼之利否五之初市井之利否上之初牛馬之利古之聖人制器利民亦因否極而使之反泰乾坤無或息之理人心有可轉之幾賢士大夫誠能以至誠惻怛之意感動天下忠愛之心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俾各竭智力以講求實事原本聖道窮究西器善幾一開積誠生明積明成强安見道之不古若器之不西若哉

此篇爲友人作多推廣之義要與本恉不背自記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曹元弼撰

卷三

書象刑周禮刑象解

象刑猶刑象也大司寇正月之吉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刑者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故必圖畫其象以憲禁而明示之使萬民觸目警心畏威寡罪唐虞時刑象蓋以幪帛表墨以赭衣表劓以墨幪臏處表臏以布衣無領表大辟皆畫而懸之示犯者當依此施刑書曰方施象刑惟明易言刑之卦皆有離離爲明蓋必使天下人人知法而

後可誅其犯法後世循吏或摘錄刑條或圖繪刑象按戶分授剴切曉諭即古象刑惟明之意先王既以象刑明民及其犯法又有三宥三赦之條議其老幼過失惷愚夫然故刑罰所加民皆知上之求其生而不得而非以死懼我是以殺之不怨曰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象刑爲古教戒良法與肉刑不相妨但唐虞時人不犯法則祇有象刑無肉刑周公制禮太平刑措是亦象刑而已象刑以言刑措非謂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亦非謂先有象刑後乃有肉刑也

五刑所從來遠矣堯舜禹三聖相繼刑措不用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此非常之事書傳說禹見罪人下車泣之亦偶然之事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肉刑之繁當自夏之衰始是以傳於夏后肉辟之言

前護理江蘇巡撫黃公彭年摘錄刑條布告鄉愚即古象刑惟明之意

書周禮從坐法辨

孟子言文王治岐罪人不孥而周禮有司隸之職尙書有孥戮之文蓋罪人不孥者國刑也予則孥戮者軍刑也孥戮有殺其身奴其妻子者以治叛逆書大傳說踐奄曰殺其身執其家是也有止奴其身者以治盜賊先鄭說司厲奴男女是也有奴其身并盡奴其家者以治乏軍興者書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鄭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斷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是也無餘刑非殺說者失其辭氣夫

軍令尙嚴言非殺則非威衆之辭且旣云無餘刑則非殺可知何必別云非殺竊謂此係倒句法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猶云汝非殺則有無餘刑言乏軍興者非殺卽奴重則殺之輕亦并其身家奴之甘誓不用命戮于社謂殺也予則孥戮汝謂無餘刑也無餘刑旣貸其死其妻子非身自得罪入罪隸舂槀當有寬免之期或如罷民役司空者以期九月以下爲限且更有原情贖免之法歟

書康誥周禮族師異義辨

春秋傳曰季引康誥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苑何忌引康誥父子兄弟辠不相及周官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鄭志趙商問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禮孰錯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共相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孔沖遠云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辠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

法故相連獲辠今之律令大功以上得相容隱鄰保辠有相及是也黃先生以周曰康誥之不相及爲其父子兄弟之不同惡者言周官之相及爲其族聯之相保受者言且至親有相隱之道有辠而匿理以情屈郤芮與呂甥謀弑文公依秦漢法當族而其子缺未聞從坐後爲卿羊舌虎既誅叔向爲之奴而祁奚卒救而免焉漢宣帝詔云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是漢法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

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相隱也
論語父爲子隱皇疏云今王法許期親以上得相爲
隱不問其辠期親以上者父子兄弟也緐則司厲有
奴男女者先鄭以爲坐爲盜賊而爲奴者引書奴戮
汝及論語箕子春秋傳斐豹爲證以明奴者辠隸其
身是也康成謂從坐沒入縣官父子同坐殆謂身與
其事而同惡者歟元彌謂先生說善矣父子兄弟天
性之恩苟非同惡即相容隱罪不相及此天理人情
之至百王通義康誥周官豈有異哉但父子兄弟不

相及康誥之義可通於周官族聯相及周官之義不可通於康誥何則族聯相及爲其相保受爲逋逃主也當教化大行民志久定之時人人遵道得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其有奇袤不衷之民生其閒將貽君親憂而爲鄉里禍誰肯保之誰肯受之於此而私有保之受之者是好惡拂性知法而故犯之不可不小懲大誡以謹無良故罰及之（刑罰相及非與首惡同罪但威懲之耳）所以嚴淸姦宄深塞亂源保民固國之本也若大亂初平人心未定姦慝蹤跡所在而有但當決誅首惡其

餘概置勿問令反側子自安荀子云犯亂之法輕犯治之法重蓋謂此也鄭志謂三監新誅務尙寬以安天下眞通達時勢之言與刑亂國用重典之文各有所當非相妨也且族聯保受刑罰相及與秦漢連坐之法絕殊秦漢之法連坐其同產無罪者此則專罰其族聯中主保受之者罪由自取名爲相及而實非相及也

呂刑周官刑典輕重論

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較呂刑輕刑少重刑多蓋刑亂國之重典其平國則較輕焉新國則又較輕焉司寇三典據國言呂刑世輕世重據世言穆王之世天下皆平國當悉用中典周公之世有新國有平國有亂國當三典並用司刑獨據重典言者欲令後世無以加若曰雖刑亂國之重典其條不得過此此聖人預防濫刑之深意也當周公時凡周所新立之國皆新國夏商以來故國皆平國蒲姑商奄伐滅之餘

皆亂國衞居殷墟當用重典而周公之告康叔切切以慎罰爲誡且元惡大憝刑茲無赦而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則寬猛相濟自有權衡所謂用重典者聖人固以哀矜勿喜罪在朕躬之心用之豈後世酷吏所得藉口哉

二南分風說

鄭君說二南分風之義曰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其言本詩大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此數語義理精微淵源深遠非子夏親受聖恉不能爲孔疏巳極詳明而近儒胡氏承珙朱氏右曾陳氏奐不達斯恉輒謂二南以地分不以化分且强序就之今案二公分陝在武王時而周召之詩皆

文王時作當時二公總施教而已並無分屬之國安得以地分詩如謂據後分前則二南同風王侯不別顯與序背序惟以王侯之風分別周召故周南序自關雎至芣苢皆言后妃無言夫人者天子之妃曰后經文無后妃而序歷言之非確知其爲王者之風而云然乎召南序鵲巢采蘩小星皆言夫人無言后妃者諸侯曰夫人經文無夫人而序歷言之非確知其爲諸侯之風而云然乎於是毛公本其義而作傳曰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也師說相傳

有自來矣且周南之詩序每以天下言之關雎序云所以風天下葛覃云化天下以婦道卽昏義所云王后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也芣苢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謂天下和政教平也麟趾云天下無犯非禮諸所稱天下非卽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天下乎召南惟騶虞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騶虞總殿二南則取王道成之意與關雎終始相成讀關雎傳可見他詩未有言天下者明其爲諸侯之風也二南皆文王之化自武王追王後書傳通稱文王雖文王之爲世

子亦稱文王故召南諸侯之風而序稱文王無異辭然鵲巢序特變文言國君則已明著其例矣以序證序明白如此夫邶鄘衛以下詩以地分當國自明序未嘗釋之釋之者以其詩不以周召所治之地爲區域也二南地本不分故別其化而繫之詩譜分而國之之云郎序兩繫之之義若地先自分則從其國本而異之可矣爲用繫周公聖人繫以王者之風召公賢人繫以諸侯之風則分詩之意主在二公故召南有美召伯之詩行露作於文王時以召伯聽訟而屬

之召南非以召公陝內所得而屬之召南也召公陝內詩與周公所主劃分者惟甘棠一篇武王時所作不得以例其餘文王以諸侯行王道受命序云王者之風言王者則文王自明又云諸侯之風諸侯不獨謂文王故申之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南先王所以教之風周南則文王教成之風也序於周召分風之閒總釋南義云化自北而南不云自周而南自召而南所謂北者岐也所謂南者非周之南召之南乃岐之南也經傳言南皆謂荆揚二州及豫之南境文王雖

兼有六州詩作多在江漢之域禹貢沱潛旣道荆梁同文召南江沱何知非荆州夏水韓詩序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是二南同在荆豫魯詩以行露爲召南申女作申不在梁境明矣凡二南統言之曰南曰南國詩南有樛木南有喬木序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是也偏言之曰周南曰召南毛詩記篇章都數曰周南之國召南之國及序云召南之國召南之大夫是也太史公留滯周南猶云留滯南鄭因下論周事用詩題成文耳若謂陜東爲周南

書傳何以無謂陝西爲召南者分陝論東西不論南北二南論南北不論東西截然兩事非可牽合也詩序注曰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鄉射禮注曰昔大王王季文王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段氏玉裁云文王未三分有二未受命爲王（文王受命別有說）亦居岐山之陽行召南之教亦諸侯之風也召南詩序四言文王兩言召伯固與周南皆文王之詩云先王之所以教者本其流風善政之所由來起於大王王季

緜之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其意一也因是言之周南言后妃之德者謂文王受命以後之大姒也召南言夫人之德者周姜大任文王未受命時之大姒皆是也文王一人而兼王者諸侯之風故大姒一人而兼后妃夫人之稱序分王者諸侯之風鄭注禮作詩譜則曰仁賢之風聖人之風此非有異說也有聖人之德宜爲王者有仁賢之德宜爲諸侯文王之德至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極盛矣宜乎受命作周矣周南召南其地皆由岐下而南國也其君皆主文

王也其風之氣象有大小焉大師陳詩非分之於地非分之於人於其詩之氣象分之而已矣案段說至精二南之別不以地而以風焚阮以來管弦久絕聲音之道曠世無傳然愚嘗據序譜之說推繹經文則見夫躬仁好禮章志貞教修絜百物示民軌儀者召南之風也履中蹈和正己物正德廣所及合敬同愛者周南之風也以禮況之則召南履之爲賢周南體之爲聖也以易況之則召南由否反泰周南由泰而成既濟也以孝經況之則召南諸侯之孝周南天子

之孝也德之行有久速民之感有淺深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堯舜三代之治未有不始於召南之教而成於周南之教者此謂其道同耳非謂周以前有二南之目以意逆志神遊目想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藉非序譜發明于前其孰從而求之經之氣象不同序之辭氣亦異信乎其能闡樂知德也序云王者諸侯譜以聖人賢人申之其義至精蓋文王以諸侯行王道王道者聖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非陰行善事以弋殷命之道也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

有君民之心其文王之謂與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爲人臣止於敬天命之諸侯王之而文不自王故風雅作於文王時者皆不稱文爲王兎罝汝墳在周南而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此可見文之不自王也王其風不王其號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吾於周南見之王者諸侯之分實聖賢德教之差耳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學者誠由先賢成訓而推索焉以變化氣質陶養性情則安

處善樂循理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江蘇存古學堂經學策程說二南備禮教大義

問禮之大義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又加之以賢賢卽天下之達道五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大傳曰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合以上文舉賢使能卽中庸所謂天下之達道五親親父子之倫也尊尊君臣之倫也長長昆弟長幼之倫也男女有別夫婦之倫也賢賢朋友之倫也此中國開闢以來神聖相傳之至教禮之大本伏羲所以開

物成務堯舜所以平地成天孔子所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百世可知孟子所謂經正則庶民興董子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者天下由之則治不由則亂人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故謂之達道昔殷道衰禮壞樂崩邪說暴行作文王爲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修而明之包五帝德監二代法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養欲給求人無所憾而大義不外此五者其法在禮其情在詩其成功在雅頌而根本在二南

其義皆見於詩二南

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關雎爲文王風教之始毛傳說其興義曰摯而有別又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蓋夫婦之道主乎有別上古之世有男女而無定偶則人道不定伏羲氏因人父子相愛之心爲之別男女以爲夫婦而後人人知父之爲父子之爲子故禮厚男女之別女有家男有室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敬愼重正而後親之類族辨物有

親可久以立人道之本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惟別所以爲夫婦惟別故能久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取於異姓附遠厚別必告父母匪媒不得此別之於始也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正家道以篤孝慈無相瀆也此別之於旣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之大欲莫不有天之正理主宰乎其中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非若禽獸牝牡苟合而已將以事先祖繼後世宜室家寧父母而可以不敬愼重正乎禮昏經

自同牢以前明男女之別夫婦之禮見舅姑以下明婦禮詩關雎首章及鵲巢言夫婦之禮也關雎下二章及采蘩采蘋言婦禮也婦道本於女道內外之別禮之大節女子十年不出婦學之法諭教有素父母戒女夙夜無違故葛覃陳后妃之本尊敬師傅歸安父母采蘋能循法度草蟲以禮自防是以躬行四教非禮不動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示後世而螽斯麟趾豐子孫之祥故曰國風之好色也其辭可施於金石其聲

可薦於郊廟蓋言正夫婦以篤父子一出於天命民彛之正爲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本也內治旣正婦順明章是以化行俗美桃夭男女以正漢廣無思犯禮行露貞信敎興摽有梅男女及時野有死麕惡無禮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於是畢張此男女有別之大義也文王爲人子止於孝見世子篇及祭義固已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董子說孝經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曰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

凡父所爲子奉承而敬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漢平子思曰周公旣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此言蓋得文王之志而猶未盡昔太王王季躬行召南之敎以興王業至文王三分有二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所謂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故孝經首章卽引文王之詩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所謂世德作求聿追來孝也且二南首關雎

爲風敎之始大雅云刑于寡妻又云太姒嗣徽音

供荇采蘩以奉祭祀所謂請君之玉女共事宗廟

社稷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周公制昏禮父醮子

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先妣之嗣

文王之敎也此親親之大義也文王爲人臣止於

敬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爲至德當

時諸侯背叛文王率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彌縫其

闕匡救其災小雅出車諸詩言文王以天子之命

命將帥遣戍役汝墳曰王室如燬王室謂商也兎

置曰公侯干城采蘩曰公侯之事公侯謂文也於此可以知武王此可以斷文王必無稱王之事於此可以知武王之達孝牧野之事實迫於天命人心萬不得已傳曰屨雖新不加於首冠雖敝不以苴屨苟非窮凶極暴民不聊生人與爲讎家與爲敵天命旣訖倒懸待解則上下定分萬萬無易置文王曰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實文王爲之祈天永命觀殷其靁之大夫遠行從征其室家勸以義則周人之事殷皆以文之心爲心可知

故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此尊尊之大義也古者立宗以聯兄弟序長幼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所以通有無長和睦也公劉君之宗之爲周人宗法之始麟之趾篇曰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此宗法也禮公子有宗道士大夫之庶者宗士大夫之適者故首章稱公子公子爲別子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小宗有四有父宗親昆弟宗之有祖宗從父昆弟宗之有曾祖宗

從祖昆弟宗之有高祖宗族昆弟宗之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庶姓別於上而大宗正姓不別故次章曰公姓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大宗者收族者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繫之以姓綴之以食燕毛序齒誼美恩明故三章曰公族族統於宗古之將嫁女者必先敎之於宗室故采蘋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君以統宗宗以統族無事則敎之以孝弟忠信有事則率之以同仇敵愾東遷以後七姓從王九宗迎翼

其明效也此長長之大義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昔文王未居位時與友生伐木山巖以道相切正其後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四友故曰文王能官人且詩教尤重好賢子夏之序關雎曰憂在進賢曰思賢才自夫婦居室之閒必以德爲主則其志氣清明中心純白無有邪氣干乎其閒故卷耳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是以中林之夫有肅敬之容羔羊之人厲正直之

操而騶虞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
官子夏曰賢賢易色說者以爲指夫婦言所謂周
南召南感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質則
必如是而後眞能好賢子夏蓋推關雎以通說二
南及諸詩好賢之誠此賢賢之大義也
文王立人倫之極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敬序
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五者五倫之道而統之以三綱序說詩之大用曰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經夫婦者男女有別夫婦

有義夫爲妻綱也成孝敬者爲子止孝爲臣止敬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也經夫婦而天下之父子定
則成孝矣成孝而上下各思永保其父子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上下相安君臣
不亂則成敬矣孝則必友必弟敬則必順必信而
人倫厚矣
汝墳勸孝殷其靁勸忠實本文王之身敎
聖人人倫之至文王立臣子之極孝敬之敎深入
人心是以汝墳之婦人勉君子以孝則其能盡婦

道順於舅姑而爲之君子者斷無孝衰於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可知殷其靁之婦人勉君子以忠則其深明乎君民一體棟折則榱崩巢覆則卵破孝子事君必忠之義而相夫教子世篤忠貞以持國家於不敝可知蓋至是而倫理之教盡人皆知所以周公制禮遂致刑措善乎鄭君禮注之說二南必以躬行言之蓋知二南之化起於文王之身教身教恕也鄭箋關雎有中心恕之之言禮主敬詩主恕此孔門微言大義也聖人之敎所以信於天

下萬世者在恕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有者有諸己恕也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至誠而不動者亦未之有也

試會通經文條理終始敷暢厥旨

儒者誦法聖賢敦德厲行示民軌儀六經之道同歸果能身體力行則一卷之書而全經之義具一經之文而羣經之義具修身齊家尊　王隆民

撥亂反正其必有效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三綱以爲之經五倫以爲之緯五倫以爲之經百行庶事立功立言以爲之緯條理終始一以貫之是故孝於親者必友於兄弟而睦於父母之黨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尊長敬老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忠於君者必循分守法貴貴嚴上以杜逆亂之漸友賢樂善留心天下之人才以備國家之用砥礪學問道義懇懇教誨成己成物以儲濟時之器推此以往百行皆然傳曰亂之所

生惟禮可以已之幽風居變詩之終二雅多中興之作事父事君授政能達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邶鄘衞分地分風說

邶鄘衞之說班鄭不同而皆以爲盡殷畿千里之地此古說相傳不可易也史記衞世家稱武王以殷餘民封武庚比諸侯殷及周初諸侯大者不過百里鄭云以紂京師封武庚京師謂紂城耳武庚居紂故城因以紂城目其國其國仍號曰殷殷國以內武庚自治之與三監之分理殷民同故說者或以武庚亦爲一監其殷國以北盡故殷畿北境謂之邶以南盡殷畿南境謂之鄘蔡叔霍叔分尹之周書作雒解曰建

蔡叔霍叔於殷是也以東盡殷畿東境謂之衞管叔尹之作雒解曰建管叔於東是也古史互文見義於管叔言東則蔡霍叔在朔南可知於蔡霍言殷則管叔亦在殷可知管叔所建在東其後康叔封於衞康誥謂之東土桑中帝邱皆衞地即兗州桑土之野則東謂之衞信矣管叔所監爲衞則蔡霍所監爲邶鄘可知是謂三監逸書明言於東班鄭皆言分尹則三監與殷必不同城先儒皆云古邶城在今衞輝府東北古鄘城在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三監各自有城

此其明驗但三監所尹地甚廣而其城皆去殷不遠者古書稱監殷有二義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史記曰武王令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其民此監殷國內君民王朝大夫施政令於四方之事所以彌縫其闕而匡救其違也班志鄭譜皆言尹殷民此監殷畿內之民欲盡掃殷紂沈酗暴德之迹更修教化而崇起之也監殷畿故各自有城并監殷國故城皆近殷三國之界卽自殷國三面分之殷自殷也三監自三監也卽三監之中邶自邶也鄘自鄘也衞自衞

也武王巡狩殷於天子爲客不陳其詩若三監與殷同城而其邑總屬於殷則何詩可陳陳詩於國不於邑邶鄘衞若非國其名何由列於太師惟於殷外各自爲國故得各陳其監內之詩詩旣各陳則不待審音而先自殊別非若周南召南之同地而須以化分後世衞詩之同國而須以地分也且夫邶鄘衞之分國也蓋有道矣武王知殷民草竊姦宄之俗非一日所能革也而其幅隕廣遠又非一人所能攝制也殷俗不革則周無以勝殘去殺而兆民之安否不可知

欲革殷俗而不分建親賢疆理鎭撫則敎化之行風俗之成期諸何日不可知於是分其土立其監俾各施政敎悉心勞來地分故政分政分則俗分俗分則詩分審詩知俗則民之孰有格心孰有遯心可見也審俗知政則監之治民勞治民逸可見也王敎以設民功以勸保大定功安民和衆之事於是爲急然則周初陳誦諸詩二南外莫重於邶鄘衞矣二南六州之詩也文王所以咸和萬民也邶鄘衞殷畿之詩也武王所以憂勞天下也二南別以化著周道之漸隆

邶鄘衞氏以國冀殷民之漸格邶鄘衞之風一有未移則武王之心尙皇皇然若天下之未定也然則今詩邶國鄘國衞國之題及三國之次二南乃當日大師所謹而立之者而豈秦漢師儒之所爲哉及三監與殷以叛誅棄其詩地名猶如故成王更於此三國廣建屏藩而康叔以孟侯封於衞書序曰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據康誥言在茲東土與作雒解稱管叔所尹地同則所因者管叔之國作雒解又云俾康叔宇於

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康叔因管叔國在東土宜言於東東殷二字當互易辭次亦當先東後殷與上文相應東卽上建管叔之東衞也殷卽上建蔡霍之殷邶鄘也邶鄘中旄父實宇康叔何得兼之周公制禮侯四百里史記說康叔之封正與禮合春秋傳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衞之疆域於是乎著封畛土略者謂於管叔所尹地內取方四百里短長相覆更爲封畛則非盡以故衞地與之也武父在今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武父以南正朝歌之東

則西不兼殷國故鄭注酒誥謂沫邦屬鄘不屬衛康
叔但爲其連屬之監也圃田鄭藪與武父不相當言
北境者謂其東北遙繼藪而言耳傳文明白如此合
諸桑中帝邱之語衛之四境昭然如見職方之圖矣
其東西境盡衛故地南北境則否故封畛言南北不
言東西南北境旣狹或又有他國犬牙相錯其閒衛
故地且不盡得而謂兼殷國且兼邶鄘乎康叔不盡
得衛故地中旄父必不兼邶鄘地字於殷者謂於邶
鄘地內啟宇耳邶鄘地建國不一中旄父與康叔同

時封故特言之其國何名不可知康叔宇於衞旣稱衞則宇於邶鄘之邦必有稱邶鄘者後封之鄘南境蓋狹故北得兼殷詩稱鄘爲沫鄉是其明徵然其國固名鄘不名殷也邶鄘衞之國非復三監之國其名猶是三監之名三監國亡而名並存則邶鄘與衞並建可知三國並建則大師當各陳其詩如故三監時而今邶鄘篇章皆述衞政則後世并於衞可知旣并於衞而故國之名與衞並題分風則從其國本而異之可知王制稱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曲禮稱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其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則邶鄘入衞舊俗不變固事理之宜且剛柔遲速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三國東南北劃分邶之北境鄘之南境衞之東境土音必不能同非鄁鄘唐魏之比且鄁魏自有詩邶鄘之亡或在懿王之前變風未作夷厲之世大師陳詩見其詩皆衞詩而音不盡衞音從其國本而分題之猶晉詩稱唐之意也三國之詩每國自爲終始如小大雅之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明是大師據地分編若謂漢初經師以詩多

析題則其君世當合三國爲次如雅頌之什之比豈容割裂分配上下無常進退失據大違删定之舊且經師所分當各家殊次鄭君先通三家沖遠元朗皆見韓詩何無一語及其同異左傳吳公子札來聘爲之歌邶鄘衞殊題其文與上周南召南同例以所詠事同連舉之耳季札觀之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是其殊别之辭題有三邦而風惟一國故别白言之若曰此無與於邶鄘也者惟邶鄘初與衞並建故云然若三監之地盡與康叔更無後

封之邶鄘徒以一衞而兼三名如荆楚殷商之比吳雖遠僻不容不知況以札之多聞而爲此贅辭乎康叔之國曰衞見於書春秋者章矣曷嘗與邶鄘連文若成王周公旣有命名而大師以亡國下都之稱累加其上是何理歟蕩之殷商殷武之荆楚累字以足句非正名以標題尙書稱殷稱商春秋書荆書楚固未嘗連舉也奚獨於詩有此創例或謂衞後世遷於楚邱言邶鄘衞以別於楚邱衞不知鄘衞有徙楚邱後詩安必無楚邱人所爲言衞則足以該言邶鄘衞

反不足以該且楚邱亦邶鄘衞之地何別之有然則三國之題可分而不可合而其所以分者則從其國本而異之也夫班說本魯鄭說本毛固未可交譏而互誚然毛學獨得子夏之傳鄭君又先讀班書審別得失以定從違故其義爲精後人不能平心探索徒取正義巳駮之文鑿以巧說變易成訓惡知其甚難而實非乎問者曰邶鄘衞分風之義既得而聞之矣傳稱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今三國無康叔之詩武公詩亦止淇澳一篇季札何以證諸所聞

而知三國之同風曰康叔初爲連屬之監施教於所職之國猶召伯之教明於南國也邶鄘初建國時已感康叔之化不數世入衞其時去康叔未遠衞政未衰餘烈猶存及武公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感化尤深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康叔武公之德蓋於禮義之澤見之試舉一隅以言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以仁存心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以禮存心也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也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不同流而合汙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不背死而忘生也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也邶詩如此鄘衛皆然凱風孝子北門忠臣柏舟貞婦二子乘舟兄弟爭死尤爲奇節至行非賢聖之後有道之國而能然歟夫然故州吁宣惠之世肆虐窮淫紂惡復播政散民流而陳古刺今據禮砭俗之詩不絕及文公以道化其民即禮教勃然而興衛多君子其來遠矣凡變風之作達事變而

懷舊俗往往因一事之失時一人之失所而長言咏歎嘯歌傷懷以寄其昔是今非之感憂深思遠之情所謂作者各有所傷也其詩因禮義廢而作故文皆應禮良法美意至理名言往往而在子曰詩三百思無邪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班孟堅曰王竭澤而詩不作先王先公之遺澤未湮故人心尙有是非天下尙有淸議禮樂刑法政令亂於上名教綱常持乎下也因衞詩爲變風之首故終說此義

衞武公弑兄事辨

孔沖遠詩譜正義謂衞武公弑兄自立此承史記之誤前人多辨之史記索隱云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誡於國恭恪於朝作抑自儆至於沒身謂之睿聖又詩著衞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以爲訓而形之於國史乎蓋大史公採雜說而爲此記耳姜氏詩序廣義曰此正當宣王之世宣王能討魯伯御豈容武公之弑君篡國今卽以詩考之曰髧彼兩髦

知共伯之卒在釐侯未薨之前序曰世子知未立爲君也史遷之說誣矣顧氏虞東學詩曰序言共姜自誓而下稱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云云索隱據之以正子長之失序不獨有功於經抑且有補於史范氏詩瀋曰共伯長於武公其死時必年近五十何云蚤死共姜年必相仿非少艾也父母何尙欲奪而嫁之髦者垂髮至眉被於兩旁幼小之飾若父母見在雖長不去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脫髦是也當共伯之

死釐公已葬何得仍以兩髦稱之此皆誤也竊意共伯立爲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爲太子共姜無倚大歸於齊其父母父字今增欲奪其志故指共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髧彼兩髦也今案諸家據序正史是也春秋之義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今序稱世子則君在也凡書傳言世子早死者皆謂父在未立而死柏舟箋中傳云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則鄭固謂共伯之死在僖侯未薨時注序云共伯僖侯之世子蓋自顧其譜文

而言譜當以柏舟詩屬僖侯世也孔所見本誤耳淇澳正義又以武公爲逆取順守比之齊桓晉文不知湯武逆取順守謂以兵定天下不如揖讓之行所無事耳非以臣伐君之謂齊桓因無知之難而入篡者無知非桓公也晉文在外未嘗一日爲懷公之臣豈推刃於其君兄之比哉晉文曰君父之命不校子犯曰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何以導民晉文聽其言遂辭秦使所以他日能敎民以禮以信以義霸者尙知父子兄弟之

大義而謂睿聖不知乎若如史文當創鉅痛深之時爲劫奪篡弒之事天理滅矣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將滅亡是虞何盛德至善之有夫史公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未及論定之事沖遠此說則殊失言意者其爲太宗諱乎然事類又不盡同大義所關不得不辨

江蘇存古學堂經學策程說先君之思 戊申十月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邶鄘衛詩言思最多而思之最正最深充此一念能令昏者覺能令懦者奮能令麻木不仁者痛癢相關能令見小自私者惻隱汎愛莫如先君之思一語嗚呼頌不云乎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前王所以不忘也人人親其親而尊其尊人人智其智而勇其勇此報禮之士戴德之民所以不忘前王也大學引

衞詩有斐君子終不可諼於烈文之前而釋之曰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所以衞多君子享國永久然考諸左傳自石碏甯俞外從容坐論則有餘曷其君以轉弱爲强如齊之管仲鄭之子產晉之狐偃濟國隆民爲可久可大之計則不足將何如匍匐黽勉而可無愧於良士之職思其居職思其憂歟通經致用懷忠體國之士其致思焉

嗚呼吾讀詩至邶風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未嘗不流

涕嗚咽掩卷深長思也夫詩三百篇皆賢聖發憤之所爲作故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其思之最正最深可以警覺昏頑振作委靡惕以同舟遇風協力相救之勢破去營私自利同氣畛域之見俾各懷忠良與國爲體者莫如此言之發人深省闢之心骨爲悲也夫人縱陷溺其心天良卒不可沒疾痛慘怛之境當乎前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而況於天高地厚受恩深重者乎傳曰入宗廟之中仰觀榱

棟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而不聞之周頌乎曰於戲前王不忘天下創鉅痛深之時凡有血氣之倫一惻然自念自頂至踵自少至長生殖長育無死亡危苦弱肉強食之患上念祖父舊德名氏先疇畎畝何一非前王德澤之所涵濡乎環顧同類自一家極於天下之人下至一樹一獸何一非前王德澤之所留遺乎夫君之於臣民猶父母之於子也門戶凋落之日父母顛覆拮据歷百苦以保其後家室粗完墓木已拱此尤人子所惻怛痛疾至

死不窮者也四方多故之秋君上宵衣旰食憂勤惕厲以保乂拯救將入水火鼎鑊之赤子事機稍轉過密遽悲此尤臣民所呼號悲痛抱憾無窮者也先王違世猶遺之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當棄羣臣之日尙惓惓不忘天下而臣民獨何以爲心乎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是言前王之所以不可忘也而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其所以不忘前王者將何在哉自來國家德澤深厚人心固結其歷年必久其人才必多衞詩曰有

斐君子終不可諼傳釋之曰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所以衞多君子文公中興徙而能富享國九百數過於周蓋衆賢扶助之力然考之春秋傳自石碏甯俞外卿士大夫彬彬儒雅語其蘊藉可也求其智深勇沈立功立事可大可久如管仲狐偃子產之倫扶其君以轉弱爲强謀及子孫蓋未有聞嗚呼以是爲不忘吾未見其不忘以是爲思吾未見其思然則士民之所以思且不忘者果何在哉而不又聞之衞詩乎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國猶家也曰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凡民且然況於所天而不聞之憂深思遠之唐風乎曰職思其居職思其憂思其居者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也思其憂者悲天命而憫人窮思患豫防先天下之憂而憂也春秋晉呂甥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其言雖未能實踐而其思悲乎壯哉周公曰若涉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此大臣之言也而羣臣百姓亦不可無此思諸葛武侯曰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智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德欲報之於陛下也苟薄

海臣民皆有此思則磐石苞桑萬年有道矣昔
文宗顯皇帝升遐曾文正公方督師勦粵匪其恭慰
穆宗大孝摺深以克復安慶不獲早奏捷音溥
玉几末命之歡爲憾恪遵竭誠盡職之
旨削平禍亂光贊
神功可謂職思其居矣而其所以能撥亂反正者則
由平日公忠體國與羅左胡諸公講求實學豫籌天
下大計故能臨敵不惑好謀而成其素所蓄積然也
可謂職思其憂矣愚嘗愛唐風此二言以爲思其居

者其思正思其憂者其思深思其居思其憂而皆曰職者君子思不出其位勿位卑言高以蕩衆心勿侵官離局以虛憍誤天下蒼生政如農功日夜以思思無越畔也善乎南皮張相國之勸學篇其首章曰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

無能傾覆之者所謂職思其憂者如此又曰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强尊
朝廷衞
社稷爲第一義執政以啟沃
上心集思廣益爲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爲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爲事將帥以明恥敎戰爲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爲事士林以通達時務爲事所謂職思其居者如此昔春秋時齊晉雖强而易亂魯衞茍安而積弱孔子作孝經春秋尊君父討亂賊與弟子講求兵農

禮樂故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使魯能用之則文武周公之盛可復此萬世教育英才以備國用之大法而我輩職之所當思者扶植綱常名教通達經世之務人人親其親尊其尊則天下無犯上作亂之患人人智其智勇其勇則國家收作人養士之效耿耿孤忠共盟天日願與諸君子各就所職思之

申考槃鄭箋義

衞風考槃首章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箋云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二章永矢弗過箋云不復入君之朝三章永矢弗告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後人疑其說之害於義夫豈不義而鄭君言之竊嘗反覆推求考槃詩鄭蓋以毛義爲正而用魯詩說附之意以此詩爲憂時傷世與國同休戚之人見君荒政謬正直不容極陳賢者孤憤之懷以危言聳君聽也蓋善人國之紀也無善人則國從之今賢者自

誓如此則君已孤立無助敗亡之至何日之有而其本皆由於莊公之舉枉錯直悅佞讐忠觀乎州吁好兵石子苦諫而不用則其餘諸臣忠而被謗信而見疑概可想見後果大亂數世荒淫相繼政散民流至懿而滅武公之烈忽諸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人豫見及此故直陳下情以動上聽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變風之作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君臣人之大倫也禮義由賢者出賢者而自誓不忘君惡終處不仕則君臣之義廢

矣故詩人重傷之且讀詩者當論其世子曰詩可以觀武公之有道也其詩曰終不可諼言盛德至善之不可忘也今則惡不可忘矣頃公之無道也其詩曰不能奮飛言不遇而猶不忍去也今則不復過其朝矣胡能有定俾也可忘家禍所以作也獨寐寤言永矢勿諼國政所以荒也至于碩人之處心積慮則忠之至而變爲憤厚之至而流爲激隕涕墜心而長往不顧卒以魚鳥爲朋林草爲樂斯可悲矣其後獻公之世子鮮爲甯氏故奔晉其言與碩人之誓正相似

謂非臣道之窮乎自來國家將亡必先遺棄忠良東漢桓靈之際高名善士悉坐流放芝焚蘭灼聞者寒心自時厥後炕龍絕氣棟橈无輔申屠管邴之流或遁迹山林或避居海外鄭君生當其世親見其人知天地閉賢人隱衰亂之由古今一轍故據魯說以附毛義感傷時事情見乎辭君子覩于此蓋歎魯詩之切於諷諫而悲命世大儒之生不逢辰也

中鴟鴞鄭箋義

鄭君說周公事考之經而合揆之理而安先儒演贊厥誼信多善矣惟罪人斯得注以罪人爲周公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說者猶疑之愚竊謂無可疑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將攝政管蔡流不利之言成王當日將誰信耶信周公則當如漢昭帝之於霍光邠風無由作矣信管蔡則王之視公幾勢不兩立公雖避位釋嫌而王怒未怠讒夫方張屬官觸罪何足以疑史記周公世家嘗恬列

傳皆有賊臣譖周公成王大怒周公奔楚之文藉非

屬官實有出奔何由傳於此言據此以推足知當日

危亂之情形矣易蒙初六用說桎梏干寶謂此成王

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誅宜釋周公之黨

先儒引以證此注夫鄭說之有本不待言也鄭義之

不可誣亦不假旁搜他證也以詩書證之可矣書曰

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詩序

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故爲詩以貽王未知周公之

志者未知其將攝政之志也攝政與不利志相反也

迹相似也不知其志而疑其迹王不幾謂公爲罪人乎何有於屬官詩序未知公志與書罪人斯得文正相當彼此互證作詩之由可想見矣罪人斯得不即爲詩貽王於後乃貽之者欲俟王意稍解也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則王與公有隙可知詩序一則曰遭變再則曰救亂而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至於再則周公之難不滅於文王明夷矣而謂屬官得咎必無其事索隱鉤深恐有所未盡也且禍亂不極則聖人不顯善哉乎狼跋之序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凡周公所爲者極難耳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哀痛之言傷心之語當深長思也蓋先王以孺子天下付周公周公在朝則天下莫敢起而致難於成王今王疑公矣避則國命誰寄不避則內患將作身不免而國從之避而設備則有據土以叛之嫌適以證流言而益王疑避而不設備則敵人乘我亡無日矣此先王在天之靈時怨時恫而不可奈何者也於是深計熟慮陽託釋位待罪之迹而陰爲保聚禦侮之謀歷二

年之久而商人不敢竊發則公之苦心經營思患豫防爲何如哉於是時也公蓋日夜以冀王心之悟也又日夜以冀管蔡之悔禍將更設善法以保全之也孰意讒說未巳王怒不衰四國方虎視眈眈狡焉思逞而王乃囚執賢臣幾於助敵自攻公以孤危之身寄億兆之命內外交迫計無所施於是遲回審顧作歌告哀以廣主上之意而其事不可以正言也偏言之以見正不可以深論也淺言之而愈深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諸臣父祖勤勞王家

以致官位土地今縱誅其子孫毋絶其爵祿因以見先王積德累仁以有天下今縱不能保全二子不可自毀周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謂先臣殷勤於王王當哀閔之因以見先王之靈日監在茲王當顧忩之也二章三章言先臣非有席寵及文武未定天下時盡瘁宣力固有此位祿不欲見其絶奪因以見民之初生未有家室拔山通道締造艱難閒於憂虞不敢謀樂勤恤愛民以集大命不忍見丕基之顚覆也卒章言先臣積功至苦今子孫不肖使家道危憂

懼號呼不知所出因以見先王造周至勤後王毋越厥命以自覆致神靈悽愴悼痛也詩辭不及邦國大故以避嫌而撥亂憂禍之心隱然可見蓋借端以曉王鴟鴞小鳥也以小鳥喻周大鳥喻殷書稱小邦周大國殷是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爾知寧王若勤哉風雨漂搖無毀我室故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也書稱若考作室子弗肯堂厥父菑子弗肯播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此詩所以惓惓於諸臣之父祖乎人情非甚相遠天下之理一也公

惟以先王之心爲心故能忖度先臣之心王苟諒先臣之心有不惕然以念先王之隱痛乎漢昭帝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王苟因此追念先王則執書以泣不待啟金縢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蓋欲以告我先王之心施及成王所請者屬臣而所以請者不獨爲屬臣乃大懼社稷之不靈長也故序逆其志曰周公救亂文立乎此而意見乎彼王而悟國之福也卽不悟言不及政不至攖忌其辭遜以說其思危以深其義隱而顯迂回曲折求之而其趣無

蓋詩序說風之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鴟鴞風之極則也至公之秉心不回亦於此可明正義曰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黨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爲臣諂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爲害此言是也苟有邪心事已暴露屬黨將誅君怒方甚自絕俱全之望豈費無益之辭惟心本無他故志在相救此理之是非易明情之虛實不爽者也王得詩反欲誚公蓋倉卒未達故耳以公之聖不患更無轉移之方然公之窮至是極

矣是以上天震怒雷風動威精誠之所致也夫周公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也有大功位冢宰禮樂征伐政由己出望莫隆焉權莫重焉成王屬則兄子年則沖人而流言之難避位逡巡負罪引慝屬臣無辜横被大讒義當規諫而不敢直言惟取至誠懇惻式感王心小心畏忌柔順謹敬如此此可以定萬世君臣之分矣蓋公之心純乎天理懍懍乎見大義之尊嚴而不知己身之親貴且勳也皇皇汲汲乎憂王室之艱危而不知己身之榮悴生死與

是非也吾於是見臣道之極而信聖人人倫之至也夫分親生嫌功高震主罪人斯得之時以他人處此稍不以將順爲匡救則大事決裂禍起蕭牆王室分崩敵人乘敝身陷國喪先王何賴即或相忍爲國而君心疑憚驂乘芒刺苟安之爲多何太平德洽之有惟其逆來順受出於至誠故風雷彰德之後成王歷思往事深信不疑攝政七年惟所施行伯禽抗法卒成盛德明文昭定武烈揚頌聲虛囹圄後人知周道之成在誕保受命時而不知其所以能成者在罪人

斯得時也其後周公歸政北面就臣位無伐矜之色周公且薨曰必葬我成周明我臣於王蓋公於王純乎臣者也周公居人臣之極地遭人臣之至變而於至變中垂萬世之至常書大傳曰忠孝之道盡在成王周公之問可謂知言矣問者曰周公遭變救亂則然矣其初之欲攝政何也曰以成周道也且成王之志也成王免喪年十三耳詩敬之述王答羣臣之辭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始有居攝之志蓋不得已而爲之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況迂其身以善其君者乎居攝本王求助之心王初無所疑不利之言出王乃疑耳曰鄭以罪人爲與知居攝者何也曰此明其無罪也居攝王與羣臣靡不知不獨屬臣知之與知居攝何罪之有罪之者誤以爲與知不利耳曰此人本無罪而經書罪人何也曰鄭注云史書成王意此言乎其初也初既據王意書之後當據王意改之然而不改者此周公之志也蓋天下無不是之君親鄭注居東云出處東國待罪是公且身自引罪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禮大夫去不說人以無罪孔子去魯人曰夫子則非罪孔子但曰我歌可夫不自言非罪也鴟鴞之詩曰予室翹翹以喻子孫不肖使家道危言不肖以順王意此罪人之文所以仍而不改也夫以周公之聖德通神明道濟四海天下萬世莫不見其心而公於此猶若負疚然所以爲事君之小心也所以正名教敘彝倫示大順也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余亦曰事君自知不足者其周公乎詩序雖出子夏本事當傳自太師序兩言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

廷不言刺成王抑亦大迹公志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式周公之典也曰是皆然矣罪人斯得古說不一皆失實歟曰年代渺遠典籍散亡鄭蓋於古書中擇取一說何可舉一廢百但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所由公之防亂較易以罪人斯得爲得公屬臣公之蒙難乃更難耳鄭君蓋欲極觀聖人處變之道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書注一則曰待罪以俟君之察己再則曰不敢正言其辭氣之順可謂得公之心矣鄭意若曰以周公之貴之親之勳之忠而被誣如彼而

其心其事如此則大乘勢竊柄貶主專國跋扈不臣者其罪上通於天矣蓋伯夷叔齊爲仁賢則衛輒爲逆惡事以對證而明也鄭君當漢綱絕紐賊臣干位之時懼後世之無人倫也極明順道以深塞逆源是仁人憂世之志也卽所據書稍未得實亦足以明教矣爲鄭學者心知其意不必泥成王之果失刑但當知周公之善處變王而不罪公黨則已如其罪之公之挽回補救必如此萬世人臣當大任事弱主者皆當如此如此爲聖皇甫義眞諸葛孔明知大道矣不

如此爲賊曹操袁紹輩是也若就成王而論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茍能有終哀職不廢太甲顚覆湯之典刑思庸復辟爲殷太宗王卽有是過舉王年少賊臣誤王也豈遽爲盛德累哉

壹

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上

聖人人倫之至也聖人之事萬世所取法也不知聖人之心不可以定聖人之事不論聖人之世不可以得聖人之心不博稽六藝傳記不可以論聖人之世文王受命改元稱王古今之大疑也疑之者謂受命爲受西伯之命而改元稱王皆誣信之者謂受命後實改元而身自稱王愚謂文王受天命見於經經確乎其可信也改元稱王見於傳傳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請備論之書康誥天乃大命文王天命連文洛誥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文武同稱受命詩文王有聲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卽申之曰帝命不時帝命則天命也書大傳說受命之義曰天之命文王非諄諄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史記說受命之事曰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然則受命者當時諸侯之

公言也自此至崩凡七年故曰受命七年而崩夫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殷紂無道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民散而欲安之至於日昃不暇食故天命去殷而歸周凡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春秋傳稱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紂四文王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率服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如此而謂非受命乎孔子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天下大半爲文王所有而非紂之有矣故鄭注詩序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王者諸侯王之也諸侯以爲受命則王之矣呂覽古樂篇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是諸侯不王殷而王周也夫衆所歸往謂之王封建之世與郡縣不同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故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而朝諸侯卽爲有天下虞芮質成諸侯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德廣所及六州咸附非王而何

當是時也文王改正朔易服色布王號於天下可也行大義平殘賊以應天順人可也祖伊之言曰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與時日曷喪之言何異殷之卽喪斯文之當王明矣然而文王以王之德處王之時天下羣奉以王之名而始終不敢有自王之心蓋天下之所王者文也文之所王者紂也天命文王文王猶欲爲殷祈天永命也諸侯歸文王文王欲其奉勤於商也四牡曰王事靡盬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采薇曰王事靡盬序

曰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出車曰王命南仲傳曰王殷王也汝墳曰王室如燬箋云是時紂存尾置曰公侯干城謂文王然則文不自王明矣書傳說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四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詩正義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已稱王改正紂當興之爲敵非寶可釋書序云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愚案若

已稱王則不復事紂紂安得四之受命既未稱王焉
用改元應天當以實不以文也受命之初既未稱王
其後焉用更稱作邑于豐在六年七年閒詩曰作豐
伊匹箋云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於
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自足者事君之小心也大於
諸侯以爲伯也小於天子不自王也故孔子曰下之
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其舜禹
文王周公之謂與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當時諸侯亦曰此其君

亦讓以天下而不爲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此武王追文王之志猶望紂有悛心故須之五年若先已稱王則紂雖未亡已非多方民主矣文王崩後猶須之則生不稱王更可知也而史記輒用魯詩說云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書大傳輒云六年伐崇而稱王先儒輒云受命明年改元愚或疑焉抑此三者皆有似乎諸侯叛殷而王周是以傳於稱王之言諸侯王周自質虞芮之年始而武王伐紂本文王受命之年以起數是以傳於改

元之言伐崇爲受命後大事詩稱帝謂文王伐崇墉
旣伐崇四方無拂作豐以應天命旋作靈臺後世以
爲天子之制是以傳於伐崇後稱王之言惟毛詩但
言受命而不言改元稱王獨得事實鄭箋多采三家
惟此事專申毛義其識卓矣葢命降於天聖人所不
敢逆王稱於人聖人所不敢居惟其受天命而不自
王故謂之至德若但受西伯之命則本不當王豈必
文王始能服事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以已
所有事殷非以殷所有事殷也以文王之德當紂之

亂天命人心如此而爲臣止敬蒙大難而增修柔順故周公作樂以歌其道爲後世法周之衰也齊桓晉文尊事天子天下莫敢窺守府焉蓋自有文王之服事而萬世之爲君臣者定逆順之勢率土皆知裂冠毁冕衆所不容矣後世賊臣簒子遭罹厄會暴蔑弱主妄託聖迹以文姦言者我知文王作罰必刑玆無赦也問者曰黎殷畿內國也文王服事殷而戡黎何也曰文王紂之三公也得治畿內黎爲不道討而歸其地於紂何不可之有故祖伊但陳天命無一語及

西伯而紂亦不以爲意也曰武王卽位不改元而上接受命之年何也曰非不改元也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古文家謂武王改元之十一年今文家謂文王受命改元之十一年實則武王改元之四年而文王受命後之十一年也武王踰年改元依卽位之常本無伐紂之心及紂惡益稔天人交迫乃觀兵孟津以天命受自文王故載木主以行更稱太子而以文王受命之年開元建始俾若文王親定天下然晉文公反國距獻公薨已久而受王命設桑主此其比

也武王奉文王以伐託元受命而引其年故文王爲周太祖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子云善則稱親則民作孝引太誓爲證周公作文王之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以商孫服周繫之文王蓋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墨子引太誓曰文王若日若月則觀兵時卽追王蓋弔伐之師旣起暴君卽爲獨夫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文王此時固當追王矣惟於此追王故大傳與太王王季並敘於

牧野既事之後而鄭辨之曰文王稱王早也因而後世記事記言敘文王受命後事多稱王文王世子篇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鄭注曰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謂記者以受命後事例追稱王故此言君王非武王當時實稱君王也曰文王不稱王則然矣設享國至甲子之朝伐紂否乎曰伐之昔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黃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此文王之服事也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此武王之征誅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當是時文王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但非所論於服事時耳緯候多有文王改元稱王之說鄭君雖隨文注之而解經絕不稱引此可見鄭學之純有功於名教者大也旣不以解經而注之者戊午部可以校歷赤雀可以明瑞應傳述有本不無取焉赤雀止戶猶赤烏流屋適在虞芮質成之年後世因以爲瑞應實則受命初不係乎此此等事苟無害於義即不必深疑惟衛書拜命則怪誕不足道耳後漢光武好讖故鄭君作注不敢輕破以遵時制惟注經則區別綦嚴學者當心知其意

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中

文王受天命天下諸侯王之而文不自王竭忠盡誠爲殷延巳訖之天命挽巳去之人心此孔子所以稱爲至德而春秋討亂賊孝經教忠孝所以皆推本於文王也或有問予曰文王不稱王經傳明證盡於此而巳乎曰何爲其然也文王作易繫庖義於乾五而自居乾三三三公位也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自居三公危懼如是而謂稱王乎其證一也於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謂受西伯之命也稱王

則非康侯矣於明夷曰利艱貞明夷羑里之難也周公於六五繫之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孔子釋之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蓋六五變則成旣濟文王蒙難猶望箕子之貞非身之憂而殷宗之恤忠愛如此而忍稱王乎其證二也繫辭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下三陳九卦九家易曰明西伯之於紂不失上下九卦中之困卽蒙難之事其下有井以辨義巽以行權辨義卽乾九三文言所謂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終守臣節所以辨君臣之義行權如獻洛西以除炮烙

苟可以稍減獨夫之惡暫息天怒人怨者必委曲爲之故繫辭又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文王服事之心惟孔子能深知之其證三也書多方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此武王繼文王之志也蓋文王始終望紂之作聖永保天下聖人之心天心所視爲轉移故須暇至於五年若先稱王則是利紂之狂貪天之不暇與書文大相戾矣其證四也詩二南及小雅諸文王詩皆文王生時

作其所謂王皆指紂而稱文皆曰公侯大雅陳王者之禮以文王一篇冠首顯舉謚號且其下有商之孫子侯于周服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文明以下各篇皆成王時追尊之辭此周公辨言正名之法昭昭揭日月而行或者以棫樸靈臺兩篇但稱王不稱文疑爲文王生時作不知諸篇兼述太王王季以及武王故必稱文以別之此二篇專美文王故不舉謚文王爲大雅始諸篇旣同蒙首篇則皆爲身後作凡說詩者當以意逆志通其大例若泥其辭而失其意則皇

矣言王季王此大邦豈王季身自稱王乎小雅大雅劃然區別大雅文王身後詩如此小雅文王生前詩如彼用樂等差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亦因此而判文不自王經文昭然其證五也禮記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稱君王者從後追書如左傳石碏稱陳桓公方有寵公羊傳羽父稱我爲子口隱史記太公家令稱高祖雖子人君也之比皆從後書之非當時實稱且武王稱撫西方九國正是西伯之事於此見武王亦初無取天下之心若稱王豈特

撫西方諸侯而已其證六也大傳言武王牧野旣事而退始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易服色變商家宗法中庸亦言武王尊爲天子始以郊事上帝樂記言祀明堂朝覲耕藉諸天子之禮皆武王克商始行之絕不及文王則文王終守侯度未嘗稱王可知其證七也大戴禮記孔子稱文王憲事天子憲敬也敬事天子而稱王乎其證八也左傳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又衞北宮文子言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稱紂囚文王及文王伐崇諸事

絕不言改正朔易服色布王號蓋文王設施如文子所言而止且所謂蠻夷率服卽采薇出車之事正以爲殷禦亂若稱王則服事不終非臣有臣之威儀矣其證九也孟子言以齊王由反手而公孫丑以文王之德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爲疑孟子亦援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爲說是必德洽天下諸侯盡朝然後爲王又言紂久而後失之又言取之而民弗悅則勿取文王行之又嘗引孔子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比類斷義明紂未失則文未王故述太公伯夷之歸周皆

在文王晚年伯夷又在文王將崩時而皆稱曰西伯不稱周王其證十也莊子史記皆言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至則西伯已崩是夷齊往歸乃文王末年事彼義人也斥伐紂爲以暴易暴若文王先已稱王將避之若浼而又何歸武王伐紂夷齊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若已稱王則非復君臣而夷齊亦豈肯安於其國於此見伐紂以前武王亦未稱王而況文王乎其證十一也逸周書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商王用讒震怒無疆諸侯欲推文王爲王

文王不忍命以三忠此文王教諸侯以忠不稱王之明文其證十二也呂氏春秋言紂囚文王文王曰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其證十三也呂覽又稱武王事紂夙夜不懈孟津觀兵以前武王亦猶行文王之道則文不稱王更可知其證十四也竊意史傳言文王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又言伐崇則稱王其說雖傳誤而實有所自來所謂稱王者蓋本謂稱殷王虞芮質成文王稱王命以斷之猶晉文公踐土之盟稱王若曰以臨諸侯崇侯虎之

譖紂自告文王故文王以王命伐之方伯代天子出征故有是類是禡之禮文王不自王正於此可見其證十五也或曰文王不稱王信矣既不稱王則受命安必非受西伯專征之命乎曰此有二說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此受爲西伯之命也詩書所言受命書大傳史記所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天命也詩文王受命既伐于崇此去受西伯之命爲日已久文與文王皇矣兩篇推原天命相承書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曰在昔上帝

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寧王即文王又說文王受有殷命詩書相證非受天命而何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此受殷王嗣位之命別一義不相涉惟受天命而猶不稱王勞心補救以冀萬一之挽回此所以爲人倫之至否則服事自循臣道之常何遽與泰伯之三讓同稱至德乎曰是皆然矣子謂武王即位改元而孟津觀兵追稱文王之年以虞芮質成之歲起數有確證乎曰有逸周書惟王元祀此武王即位改元也其下有二祀三祀而無四祀蓋武王四年克紂觀兵時先稱文王受

命九年此時當以受命十一年布告天下不得復稱

四祀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或以爲武王

四年觀兵六年克紂觀兵時稱受命十一年克紂爲

十三年故書序稱十一年洪範稱十三祀其說雖異

而追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之則同逸周書三祀下直

接十有三祀十有二祀武王之年一祀二祀三祀見

於逸書九年見於今文泰誓十有一年見於書序十

有二祀見於逸書十有三祀見於洪範逸書自四年

至八年書傳絕無文蓋二年卽受命九年四年卽受

命十一年當時天下皆稱十一年不稱四年此合校
經傳可推見者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之崩武王八
十三矣若又越十一年而伐殷克殷後又數年而崩
則與禮記九十三而終之數不符以此知武王追稱
文王之年決非虛語葢武王卽位依諸侯繼世常禮
踰年改元至孟津之役奉文王木主以東伐始追本
虞芮質成之年數之今古文說觀兵九年十一年克
紂十一年十三年雖異然自受命七年數至十一年
或自八年數至十二年皆得五年故多方曰天惟五

年須暇之子孫此周公之言確然無疑觀禮記引大誓稱惟朕文考無罪非朕文考有罪墨子引大誓文王若日若月則應天順人歸功於親可知伯夷叔齊諫武王父死不葬可謂孝乎此史記列傳引舊傳之言必出自周人記載如伯夷言則奉木主以伐去文王崩未遠又可知故淮南子有武王大祥觀兵之說錢氏塘謂三統歷始誤以武王卽位改元爲文王受命改元不知三統歷之誤在不言武王改元不識受命之年出於觀兵時追本不在以武王之年爲文王

之年若書序十一年係武王卽位後實年則多方之文不可通淮南子史記豈盡妄言乎且考古者當斷之以義文王改元稱王於義不可也武王追尊紀元於義無不可也在文王爲忠在武王爲孝羣言淆亂亦折諸忠孝而已矣或曰漢儒皆言文王稱王何也曰此激於無道秦而云然也蓋天下之怨秦極矣高祖撥亂人慶更生賈生過秦賈山至言痛定猶有餘痛以秦例紂以漢例文則如紂之醢鬼侯脯鄂侯暴虐百姓姦宄商邑天命既訖聖人急當應天順人救

民水火故漢初伏生之說書三家之說詩董子之說春秋無不謂文王稱王者此非爲國諱乃習於所見而云然且爲後王殷鑒之意其後光武即帝位在更始未亡之先故東京諸儒亦同此說綜核古書周人皆不言文王稱王漢人皆言文王稱王毛公六國時人故詩傳無稱王之說獨得事實鄭君深察名義故箋詩雖多用三家而於此獨確守毛訓至於緯候之注不過順文解說非采入經注者本不以爲典要孔冲遠多引以釋箋失鄭恉矣大凡有爲言之之說當

時有益後世往往有弊漢儒言文王稱王孔子改制其意本皆爲尊漢而意有偏重不審實事不防流失久假成眞幾使古聖受誣千載何邵公之說春秋此弊尤甚惟鄭君純粹深通網羅衆家擇善而從詩箋禮注中絕無此等異說閒有覽文如詭者好學深思之士一經推求卽可怡然理順此鄭學之所以有功名教晉干令升善承鄭學其說乾九三曰文王返國大釐其政增修柔順以懷多福又說坤上六曰文王之忠于殷抑參二之强以事獨夫之紂蓋欲彌縫其

闕匡救其違以祈殷命以救生民也漢儒說文王之事惟鄭君最正得于氏而其恉益明卓乎聖經之功臣矣近世道衰學雜奸人往往借端誣聖以亂名敎惑人心故備論之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下

羣言淆亂折諸聖文王不稱王余旣以論語孔子之言爲斷博采經傳以證明之或者曰春秋繁露據棫樸之詩言文王郊而伐崇何也曰此漢儒有爲言之之說詩意本不若是是說也以爲文王儼然用王禮矣我請以孔子七十子之論禮正之中庸孔子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有天下尊爲天子以尊爲天子專屬武王殊別於大王王季文王而言明文王未爲王與大王王季同旣言武王爲天子乃言制禮

之事所謂非天子不議禮下章言武王周公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武王始用事於郊則文王未郊可知繁露言王者將行王事必先郊文王未郊則未稱王又可知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禘卽郊也其下言武王牧野既事而退然後柴於上帝所謂不王不禘逸周書言武王克殷用事于天于稷卽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此禮至武王始行則文王守不王不禘之禮可知大傳設奠於牧室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夫武王

克殷未返卽行追王之禮以文王之孝若已稱王必先追王其父祖何待武王大傳又言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及周家宗法昏姻百世不通異於殷禮與中庸期之喪云云爲周公創制之禮義類正同蓋承上文武王既事而退爲文於此可以知史記言文王改正朔服色之誤於此可以知文王並未改元（王者改正朔不必改元惟周家尊文王爲太祖正朔服色皆推本之後世遂謂文王改正與改元之說適相成改正之誤明則改元之誤亦明矣）王者必改正武王始改正朔則文未稱王於此可以知公羊以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出於

後世之推本而稱王改正皆非文王生時事於此可以知周人損益殷禮自武王以來若文王則自守諸侯制節謹度不敢作禮樂之義而後世以作武歸文王者誤樂記武王克商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皆天子之禮武王始行之文王時絕未聞有此則不稱王斷可知凡此皆孔子七十子論禮之言文武閒事劃然分別如此而猶謂文王用王禮臚郊祀乎猶謂文王稱王乎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此惟

天子得行其禮惟聖人爲天子能盡其義君臣之分須臾不可假借天命有一日之未改未可稱王而遽行郊祀是誣天也以其祖配是誣祖也天命既改既稱王而不卽用事於郊是慢天也不能使四海之內惟天惟祖宗所全付者無一物不得其所以稱尊祖嚴父配天之禮是忝祖也故中庸纘緒達孝兩章言天子大孝尊親斷自武王以來所謂繼志述事者爲能積德累仁光熙前緒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凡所以尊崇先祖達禮於下者皆文王處此時志之

所欲爲事之所當爲惟其善於繼述是以周人尊文王爲六祖以爲始受命王惟其出於繼述是以知周家王禮實始於武王而文王斷未稱王由前之說春秋春王正月所以推本文王也由後之說孝經述文王之德而嚴父配天之禮所以特稱周公不能上溯文王也父子之道君臣之分於此而兩盡此中庸所以爲禮之權衡孝經春秋之通義也中庸此章極論武周之孝而卽此可以見文王之全乎臣與論語三分服事之言若合符節君臣之義禮之大經藉非聖

人論定於前則秦襄之作西畤齊桓之議封禪幾何
不以誣文王而改元稱王不將蒙千古不白之寃而
滋萬世倫常之惑乎曰是則然矣詩天保云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此周禮且稱先王而見於文王之詩何
也曰子夏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文武並言則小雅文王諸詩雖皆文王生前作
亦閒有武王以後追述者此序所以大有功於經也
曰易臨彖辭至于八月有凶用周月何也曰非周月
也正朔三而改起於上古此言殷能大亨則利貞成

旣濟否則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有德者當代之蓋
痛殷正之將改而已初不與焉也明夷曰利艱貞文
雖蒙難猶望殷能用箕子則艱可貞夷可明難可濟
羑里演易危懼之不暇豈有貪天之心乎讀書所以
當觀其會通也曰非天子不議禮而呂氏春秋言文
王爲經禮三百威儀三千何也曰殷道衰禮壞樂崩
文王整齊而精詳之非殊徽號異器械之謂殷能用
之則卽殷禮也殷不能用其後周公乃本之以爲周
禮若制度文章周公制禮以前猶多沿殷禮豈文王

而已改制乎文王受命爲周初大事經傳多相牽連知此而周易彖辭文王屯以下爻辭周公可以定知此而書商周閒事可以明知此而詩二南小雅與大雅頌分別之例可以得知此而禮之名分可以嚴知此而春秋書王謂文王與孝經郊祀宗祀但據周公之旨可以觀其通而借聖經以文姦言之禍息

答存古學堂肄業生宋翰飛書

文王受命九年見逸周書蓋斷自受命爲西伯之年始受命七年見史記書大傳斷自虞芮質成諸侯稱爲受命之年始文王崩武王卽位依諸侯繼世常禮踰年改元並不稱王至孟津之役奉文王木主以東伐始追本虞芮質成之年數之稱受命九年或云十一年是年還師居二年乃克商爲受命十一年或云十三年自七年數至十一年或自八年數至十二年皆得五年故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此周公

之言確然無疑觀禮記引大誓稱惟朕文考無罪非朕文考有罪墨子引大誓文王若日若月則應天順人歸功於親可知伯夷叔齊諫武王父死不葬可謂孝乎此史記列傳引舊傳之言必出自周人記載如伯夷言則奉木主以伐去文王崩未遠又可知故淮南子有武王大祥觀兵之說周漢人論文武閒事並不誤惟或以爲武王初未改元則失事實乖禮制錢溉亭據逸周書惟王元祀諸文正之甚是實亦本孔晁注舊說我師黄元同先生卽位改元禮通故引之

以見人君卽位無不改元天子諸侯禮同讀書當以意逆志師意但以明武王之改元餘說非所重故㶚亭之說甚詳而師引之甚畧也㶚亭謂書序十一年洪範十三祀係武王卽位後實年與多方經不合實難據依彼不信易緯以爲哀平以後所爲而不知史記伯夷之言出周時舊傳淮南子之言出漢初書說證以多方若合符節豈皆誣乎然㶚亭之意不過謂易緯及三統歷誤以武王卽位改元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之年而改元與稱王並未混誤其失在

歷年而不在典禮來書謂以受命稱王直歸武王夫武之受命稱王誰不知之初何待歸其引黃師之說以惟王元祀爲武王受命之年尤誤師謂武王卽位之年非謂受命之年若云受命則仍當受嗣爲西伯之命耳此時未伐紂不得言受天命也來書又謂自古無一代興王不十年而兩行改元之禮者義殊蒙混文王並未改元武王惟卽位踰年改元受命伐紂稱王後亦並未改元鄙人著論辨之詳矣經傳言文武事固多通稱然改元之說推其致誤之由本未確

然可考絕非散文通稱之比至謂經傳言文武周公往往連舉惟制禮一事但及武王不及文王據中庸纘緒達孝兩章以爲王者必制禮文王未制禮則未稱王意非不善而取義稍迂曲立說又霾晦不明必欲以此爲據則僕請爲之說曰中庸禮書也禮莫大乎分分莫大乎名非天子不議禮孔子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有天下尊爲天子其下乃言武周制禮終以郊社禘嘗郊禘皆天子之禮自武王始行之大傳於牧野既事而退云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

於牧室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其下因極言制禮之事
樂記武王既克商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而諸侯
知臣耕藉而諸侯知敬義皆與中庸同蓋中庸此章
爲禮經提綱與孝經嚴父配天之旨正同而制禮必
出自天子斷自武王有天下以後而不及文王正以
文王終於服事未稱王未制天子禮故此明武周之
孝而文王之忠卽於此可見後人謂文王稱王改正
朔易服色其謬不待辨而明如此豈不明白曉暢乎
然質而言之不過謂王者必制禮記言制禮但稱武

周不稱文王足徵文未稱王數語足以盡之是特文
不稱王之一證耳且此說但足以證文之不稱王不
足以證文之不改元也大凡一經有一經之例義類
不容相混詩書猶後世史家紀傳類也禮經猶後世
史家典志類也文王改元稱王與否自當求諸詩書
不當但求諸禮經鄙人得力在孝經禮經羣經大義
皆由此旁通執事能於此注意固鄙心之所深許但
言非一端各有所當治經自各有經緯途徑不得其
門而入則如前人所謂治絲而棼之楚北轅非惟勞

而少功且恐去之愈遠即如孔子言文王武王周公事論語三分服事章自論文王之忠中庸纘緒達孝兩章自論武周之孝義雖互通意各有屬說文王事當以論語爲主而以詩書傳記證之中庸尊爲天子句可以爲一證制禮則其餘義論語中庸皆孔子之言而義不相蒙即此可以悟治經途徑必須一字一句皆得其本意彼此可互證而不可互易也且互證之例亦有不同纘緒達孝兩章以證孝經嚴父配天可以同條共貫以證論語三分服事不過因此識彼

學問之道有條理有統會非條理分之極明不能得其統會又非眞得統會者不能確知條理之毫髮不可混執事欲得經之統會乎則請每經每章每句辨其條理他日學成觀其會通而條理愈益分明屆時當信鄙說之不謬也譬如人身四支百體皆統於心而視聽言動各有所用可以互濟而不可互易也正心誠意其統會也目當閱何書耳當聽何言手足當營何事其條理門徑也此後覺者所以必效先覺所爲而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若師心自用冥行索途恐

非高明所宜出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前列數卷確有心得相觀而善謂之摩試平心觀之鄙人有擬作三篇亦請觀之傳曰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分數之多少爲事至小學問之進退爲事至大執事倘有志於立身行道通經致用乎幸守朱子之訓大立志向而細下工夫勿見小勿自是以日進乎高明是所深望鄙人愛人以德出於至誠重執事才以任道相期不敢不直言惟深察焉

書馮林一復陳詩議後

昔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作七月以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既又作無逸之書以戒之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成王守其教以致太平故小雅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言成王率王后世子巡行田野省耕省斂與周官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義同蓋人主及貴戚生於深宮之中長於保阿之手不知民閒疾苦則驕泰易生而誅求日肆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逌至財盡而怨力盡而叛四海困窮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載舟覆舟虎尾春冰未足以喻其危故先王治天下務在周知民隱雖里巷歌謠愚夫愚婦之辭必好問而好察之凡以同好惡而救亂亡懼眉睫之難見也今之從政者皆知遊歷外國矣盍亦遊歷中國窮鄉瘠土乎皆知攷察四國之爲矣盍亦攷察中土郡國之利病民力之所勝乎每使車所至歡而迎者商人也軍人也學人也他國之旅人也奔走供億而不遑者官吏也行所朝夕土木被錦繡珍錯羅山

壹

海殆於旣庶且富娛樂無疆財賦處於不涸之源矣而亦知半菽不飽裋褐不完弱爲道殣强爲伏莽者不知其幾乎以僕寡陋足不出戶庭然就所聞言之邊省之民有處極苦寒之地而以單衣卒歲者矣有婦女終其身自出嫁及生子日外未嘗食一肉者矣卽中州內地有終歲不食穀而食柹皮者矣民貧而悍人命之獄往往以數錢極多至千錢爭鬬殺傷遂至陷於大辟者矣卽江南中人之家斷炊忍飢將伯莫助者比比也江皋湖濱窮無聊賴不得已而以寇

掠爲生者比比也此皆變風變雅之所不勝悲者天下幾如是而不危殆使遊歷外國之大臣微服而親歷之目擊飢寒之狀耳聞號啼之聲當無不怵惕惻隱戰懼於心而審爲國之緩急矣

朝廷視民如傷一遇水旱偏災立霈

恩施而猶下情不能達

上德不能宣如此嗚呼其爲蒙蔽甚矣雖然蒙蔽而聽其自生自息猶可言也若蒙蔽如此困苦如此而又擾之則禍且不測矣今奉

明詔縮短國會期限勵精圖治甚盛德事愚以爲宣統五年以前立憲所急宜豫備者莫如籌民生計宜詔各督撫飭所屬問民疾苦因地制宜廣興實業勸稼穡樹藝課畜牧勞來工商西北興水利東南戒淫侈庶幾民生遂而國家得其力若不此之務根枯何希於實遂源竭何望於流長議立憲者固多忠義發憤之士萬一各省議員中有安危利菑之徒三數人竄乎其閒借義務以圖私利罔上虐下爲國斂怨不知輕重取貧不聊生怨憤嗟痛之民而剝其膚鹽其

腦吮其血勢必鋌而走險激成闖獻洪楊之亂四方輻裂神州鼎沸他族從而乘之天下尚可問乎然則馮氏陳詩一議未始非今日豫備立憲者所急宜究省也昔

聖祖

高宗疊次南巡以觀民風

世宗舊勞於外洞悉民隱

高宗有御製擬白居易樂府謂其爲君臣民物而作非爲文詞而作蓋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之盛惟我

列聖能繼之立憲之要卽在其中蓋立憲者上知民之情民任國之務欲民任務必厚其力欲厚其力必知其情力者普天率土耕田鑿井萬衆之力也非一二空論者之力也情者亦普天率土耕田鑿井萬衆之情也非一二空論者之情也夫惟知萬衆之情度萬衆之力所能勝使其力有餘於任而後可以有治無亂轉弱爲强故立憲必自知民疾苦始立憲者陰陽爭死生分不可以不愼善則億萬年有道之長也不善則岌岌乎不能一朝居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

豈有他哉視萬衆之情得與不得而已矣或曰閱報非即陳詩類乎曰報之探訪有限詩之陳述無窮報得之耳聞詩詳其目見且學古者師其意無所施而不當苟以陳詩之法閱報審其是非別其眞僞而折衷之由報所及達之於其所不及奚不可哉雖然詩者學士大夫所述民情土風也報者無論其言是非亦出於士人之筆若古學廢棄不講則天下將無能詩之人并能報者而亦鮮民情愈抑塞而數千年文明淪爲長夜矣嗚呼此吾所以惓惓於存古也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曹元弼撰

卷四

書周官祿田考周禮軍賦說後

周官先王政典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其綱紀法度布在諸職往往一官不能獨舉衆官聯事舉之治此經者必錯綜參伍類聚羣分原始要終旁通午貫然後可以見其措正施行之敘以爲後王取法之資鄭君作注說一事必貫通全經六朝諸儒義疏及唐賈氏因其法前此班孟堅漢書諸志後此杜君卿馬貴與之書述周官制度皆能兼綜條貫觀其會通　國朝江愼修疑義舉要文約而理博金輔之

禮箋孔撝約卮言亦信多善而其專考一事條分縷析莫詳於沈果堂王西莊之論祿田軍賦傳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不聚則不能辯是二書者其聚而辯之之準式歟雖然吾有譏焉周官有井田有溝洫有祿田有采地不相蒙也沈氏胥天下之田而井之於經乖且胥天下之井田而祿之不知祿與采之分如此則萬民九正之貢公家所入幾何設有軍旅及非常興作經費於何取之哉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載師所謂無過十二云者包雜稅言之王氏不知

此又從十二層累加之至於十而取三十而取四噫是以後世業主之法論周官正供也何以異於秦人太半之賦且何解於無過之文哉取民之厚如此將旦夕叛亂之不暇而何有於頌聲作囹圄虛長治久安奠八百年之祚哉由沈之說不可爲國由王之說不可爲民國民交病謂周公之制然乎哉沈氏駁鄭王氏申鄭要其爲未探碩意一也夫言而出於常人不必辯言而出於經師且二書分類考核之法足以示學者津梁恐習焉而誤信其說故亟辯之俾後之

君子得以去瑕取玖且知窮經務以達政考古必求致用沾沾文句致遠恐泥精義利用擇善而從乃爲通儒之學爾

書孫氏周禮正義後

孫氏周禮正義博采故書雅記疏通證明雖於高密碩意閒有差池而囊括網羅言富理博自賈氏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其序篇論周禮政教案時勢以立言意文中子所謂如有用我持此以往乎雖然孟子有言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周官立政有所以為政之本其立敎有所以為敎之本得其本則古今中外雖時有隆汚道有純駁而此心此理皆同舉而措之裕如也失其本則安漢荆舒覆車可鑒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先聖其如後狂何夫周官之立政也務與民同好惡故大司徒三年大比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而小司寇外朝詢萬民凡國危國遷立君皆與衆議之洪範所謂女則有大疑謀及庶人也然以萬民之衆庶人之賤而皆可使與國家大政者豈築室而道謀哉其本在王建有極以厚民生正民德故六篇序官之首皆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萬民司市以下之經商遂人以下之勸農休養生

息既庶且富而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之等皆躬行以率先之九兩之法牧長師儒各率其職勞來匡直惠訓不倦故民人安居樂業習於善行賢其賢能其能是非有正好惡無偏而君民一體相繫之故與天下治亂安危大勢人人皆知國有大疑仁足以忠主智足以圖事勇足以爲股肱爪牙故衆議可得而取決也苟爲無本蚩蚩之氓渙散愚陋諭敎無素强而使之興賢興能勢必賢非所賢能非所能世惡土豪以賄賂勢力脅衆欺愚經營

選舉過而使之出長入治勢必憑權作威朘民脂膏
剝膚椎髓爲國斂怨以釀覆舟沸鼎之禍爲寇賊蠻
夷之先驅卽有一二賢良偶被推擇而孤正衆邪勢
不相敵至於國步艱難聚膠膠擾擾素不解事之徒
而詢之既無益而蕘言亂政利口覆邦熒惑上聽萬
一不慎聚九牧之金鑄成大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
尤可寒心此立政不務其本之失也周官之立敎也
廣育賢才以備國用故國有大學小學鄉遂則有鄉
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其餘

立學之數更不可勝計然其所以爲學之本則自太宰輔王格心匡德而師氏詔王媺敎國子以德保氏諫王惡養國子以道自王躬尊師典學而貴戚子弟莫不漸摩於仁義其爲敎德行爲先藝能爲後故師氏旣敎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復以道審諭之乃敎之六藝大司徒敎萬民以六德六行先於六藝由是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能其不肖者又以鄉八刑糾

之不孝不弟以及造言亂民皆有專條故經正民興邪慝不作立學愈多倫理愈明人才愈盛故其爲士則孝弟忠順其爲吏則政平訟理其爲將則師武臣力好謀而成則學之道得焉耳苟爲無本不惟其道惟其藝雖羿逢蒙之弓㫒之策班之斧於天下理亂何與況三綱五常大義不明有邪說以牽之簧鼓雷動蜩螗沸羹無論其藝之不精卽精矣莫邪干將適爲反戈之用立學愈多倫理愈晦人才盡爲不義是徧地皆敵國而導民以相殺養虎貽患豈不殆哉譬

之樹藝種菽粟則生八種鳥附則殺八雨露之滋壅培之力一也菽粟如水火其利大矣鳥附偏阡陌其害甚矣且先王之世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民力充而事易集費不煩而國不病焉用竭蹶以圖形似甚且剝民脂膏轉以梏亡民之良心而重患乎哉此立教不務其本之失也夫達民情善政也廣立學善教也而一失其本則適以壅民情病民生敗人才誤國事是豈周禮之咎哉匪直此也周禮之財政至善也得其本則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否則侵欲崇侈聚斂積實長國家而務財用菑害並至矣周禮之市政至善也得其本則利者使阜害者使無而商日以通否則剝削侵漁情暌信爽而商日以窮甚或息肩他人而國愈困矣周禮之軍政至善也得其本則衆志成城舉國皆兵否則救亂不暇舉國皆敵養千百萬虎狠而無以飲食之譬之縱火將不戢而自焚矣今之言治者動云西法或云西法合於古法不知苟得其本則師古法可采西法亦可不得其本則無論用古法用西法同歸於亂

往者　先師張文襄公作勸學篇籌富強之策而端本於敎忠明綱宗經余望通經者之致用勿以無本之說貽誤家國也取孫氏序義引而伸之以告世之治周禮者

田稅輕重辨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注曰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朱子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卽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是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并穕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江氏永曰國語載孔

子之言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禹貢甸服五百里近者貢粗而且服遠者貢精而不服是虞夏砥遠邇之法也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取民固不過十一然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使可一概而施則禹時何不以粟米責之三百里內以總秷秸服均之三百里外乎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此爲法制外橫征者言之若

通融遠近以立均平之法乃王政也非横歛也如後世徵糧之法地有不便納本色者許納折色而正供外量加解費亦民所樂從後人多疑周官亦未深思之耳今案朱子江氏說極是此經所言爲畿內田稅簿書之總綱園廛二十而一者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約稅四分畝之一積至百畝則稅五畝當百畝田稅之半此文在國宅下近郊上則據國中至近郊之園廛言不兼遠郊以外近郊十一者田稅也遠郊二十而三者以園廛并入田稅據地相當總計之蓋園

廛百畝當田稅之半幷入田稅則爲十一有半不可言十一有半故言二十而三若就一家所受五畝之宅計則止十一四十分十之一其田稅仍十一也近郊以園廛與田稅分言遠郊合言其實則同以同在六鄉之內不容異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此以園廛及力役之征及襍稅皆倂入田稅而各就其家計之計一家田稅十一園廛之稅無幾力役之征有算錢軍賦二者算錢與田稅皆在太宰九賦中遠近皆有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

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但征其力者不征其財郊內役多則征財者少故畧不計郊外役少則征財者多故計之又野自六尺即征六十五乃免管子書算錢終歲十錢以上農食九人計可任者不下三四人約加一老一幼未及六十五已滿六尺凡算錢六十據李悝盡地力法十一之稅米十五石石三十錢則算錢六十當米二石爲田稅三十分之四其軍賦鄉遂家出一人不出車都鄙六十四井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干戈備具公邑役少當亦如之計八家

同井二而當一六十四井凡二百五十六家公邑雖不爲井或亦計家出車其費一家若干不可考大分言之不過當錢圜廛二者爲錢不過當米一石有奇合之算錢圜廛二者爲錢不過百餘古權量錢法與後世大異今但就書傳成文計之漢法算錢八百二十或放古一家圜廛力役之征爲之百二十得米四石爲田稅十五分之四尙遠不及十二之數則十二必兼稞稅言稞稅者何牧地之征山物澤物之征也凡田不耕者曰牧六遂上地亦有萊五十畝其地可牧受上地者又人多而力勤必有農而兼牧者六

遂以外山林川澤多又必有農而兼占山澤之利者故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掌葛徵絺綌之材於山農草貢之材於澤農言農則是耕㽕若非兼占山澤之利何以得徵其材正稅外有襍稅此其明文以襍稅合園廛力役之征其數當與田稅相等并歸田稅計之則十二矣十二之稅惟甸稍縣都有之曰無過者算錢多少不定襍稅多少有無不定其最多者無過十二耳農人兼占山澤之利不能過多與虞衡專職有別故其稅合正稅不過十二　十二中襍稅乃餘利

非加賦惟力役之征重於郊內則以郊內役多郊外役少鄭君朱子江氏言之詳矣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園廛即布縷之征算錢軍賦即力役之征十一之稅則粟米之征十一者天下之中正遠郊二十而三田稅仍止十一其餘則布縷之征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田稅仍止十一其餘則布縷力役之征與襍稅也曰諸稅之悉歸田稅計何也曰取其都數易得也當時賦斂之事蓋每事別之得其準數而後總歸田稅計之此經則又畿內田稅之

總數也其近郊田稅與園廛別言遠郊合言遠郊以園廛幷歸田稅據地相當計甸稍縣都以各稅幷歸田稅各就其家計皆當時各處要會之法不同此因其成法總計之耳此經爲周禮中第一大疑然以經文反覆求之實無可疑非惟田稅不過什一幷布縷力役之征亦藉此可得大數足見先王恤民之深優民之至據經文近郊遠郊以下稅數遞增則總合諸稅輕近重遠甚明據近郊遠郊甸稍縣都與上文諸田所任之地字字相應則諸稅以田爲主甚明據下

文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爲襍稅之一於襍稅中別出其最重者則十二中兼有襍稅甚明十二不專據田稅則二十而三亦非專據田稅而田稅止於十一餘皆以他稅并入甚明據遠近輕重以役多少則所重惟力役之財征而近郊遠郊稅法文異實同又甚明鄭君朱子江氏之說相兼乃具作者之聖述者之明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釋調人文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按此數語爲全職綱領凡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殺人傷人罪也玆不曰罪而曰難罪則當治難則當和謂之難者以其殺傷人者誤也非故也過殺傷人於刑書自有治之之法而必和之者法以義起情或不能以義止也又曰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難之大者也過而殺傷人

於法當減等貸其死刑而在子弟痛其父兄則無論
其過與否必傳刃於讎人之腹中而後已此人之至
情法之所不能防故旣斷其獄而又必使之辟蓋恐
孝子悌弟奮不顧身盜觸國法以亢其讎是相殺無
已也且國法已貸其死刑而讎家仍殺傷之不治則
是王法有所不行何以爲法治之則孝子悌弟將不
免於誅何以爲教故惟辟之之法爲兩全無害若命
之辟而不辟則是冥頑不靈違王命而召亂也故執
之治其罪所以弭亂也又曰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

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此難之小者也鬬怒未麗于法王者不遽刑之而成之若可成則改行悔禍未嘗不可爲講信修睦之民若不可成則書以記之先動者誅如是則雖欲更爲鬬怒而莫敢先發亦所以已亂也此先王以教官佐刑官之良法經文本明白易曉而說者妄生疑難自成詰詘今特據鄭義發明之

釋條狼氏文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御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小史曰墨注曰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案此職文說者多誤惟先後鄭去古未遠得其本義蓋軍旅祭祀皆有誓以勑戒士衆自特作誓外如甘誓大誓等是特作之誓當有常用成文其中有分誓御右大夫等之辭條狼氏於有

司讀誓時遇刑殺之字則大言以警衆誓僕右曰殺者誓僕右辭中有殺字特大聲呼之誓御曰車轘者誓御辭中有車轘二字特大聲呼之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者誓大夫辭中有敢不關一語又有鞭五百一語遇此二語則大聲呼之誓師大史小史皆然蓋右主兵兵以殺人御主車車可轘人大夫主官刑官刑用鞭故誓辭中有此等字其誓師辭中有三百字誓大史小史辭中有殺字墨字原文上下若何不可得知鄭注謂言其刑以警所誓所誓汎指從行徒

衆言非謂右之刑殺御之刑轘大夫之刑鞭也天子御右皆大夫爲之其刑不當殊車轘之刑據春秋傳惟弒逆之罪用之此誓當爲行刺犯蹕者言決非施之御者刑不上大夫鞭作官刑謂庶人在官者之刑非大夫之刑鄭注曰前謂所誓衆之行前卽繼之曰言其刑以警所誓則所誓指衆不卽指御右大夫甚明御右大夫爲人無多不得言衆誓大夫辭敢不關鞭五百二語亦不當連讀敢不關爲大夫言鞭五百不爲大夫言誓辭中二語當不同處但均是誓大夫

之辭故并言之傳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諸家解此經及鄭注不得其意宜乎說之難通且有流弊也

禮經校釋序

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遇有不合日夜以思至於待旦監於二代優游五年然後制禮威儀三千曲爲之防夫以聖人之德多材多藝猶復博覩詳擇覃思積年故其所制之禮條理密緻經緯相宣養欲給求人無所憾孔子學而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弟子論禮參伍錯綜窮源竟委自衛反魯親定經文嘗曰無輕議禮聖人之於禮若此其慎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各撰所聞以爲傳記雖當戰國嫚

秦齊魯之閒經業不廢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五傳至戴氏立於學官是謂今文而古文禮五十六篇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以絕無師說謂之逸禮先師鄭君本習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依經立注述先聖元意天秩人綱不墜于地齊黃氏慶隋李氏孟悊作爲章疏由繹其旨唐賈氏公彥據二家爲本兼增己義爲疏五十卷況實精博多得經注本意學者舍是無以窺聖作明述之原惜唐中葉後治此經者鮮疏文譌

舛日滋朱景德間邢昺爲之等校定賈疏其書見于今最稱古本然錯譌衍脫已非一端至明監本更不可讀矣

聖清之興右文稽古通人達士應運而生張氏爾岐創通禮經大義依鄭注作句讀據唐石經校監本其後名儒接踵而出考正疑譌闡發誼理專門名家之學粲然可觀而阮氏元儀禮校勘記胡氏培翬儀禮正義集其大成但阮氏校各本異同而衆本並譌則未及讀正學者於疏文仍不免隔閡難通胡氏依注

解經而於注之曲尋道意迴異俗說者或反以爲違
失而易之又多采元敖繼公明郝敬兩妄人說而引
賈疏特少時議其非皆其千慮之失也元弼年十五
初治是經十七　先妣倪太恭人授以胡氏正義沈
研鑽極葢亦有年憫賈氏之書條理詳整而剝蝕叢
殘沈薶千載平心讀之順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譌補
脫乙衍改錯不下千餘處爲賈疏後校而後賈免於
誣又以胡氏之書體大思精深恐小疵或累大純取
其所引各說異於注者推其致誤之由爲正義訂誤

而後經義不爲異說所淆亂之爲訂誤也非敢與胡氏立異祛其疑所以堅其信糾其違所以成其美且胡氏之訂注非求勝注也於注義偶有未達耳後人苟能達其所未達固胡氏之所取也校訂既有端緒欲刪合賈胡之書貫穿經傳捃摭祕逸撰禮經纂疏先爲十七篇釋疑自喪服始詳考博辨覃思研精未及成而　先太恭人抱恙日夜嘗藥輟釋禮業天禍不肖　太恭人踰年棄養春暉永謝燧火再更讀禮之下檢視舊稿以正義之書　太恭人所手授考正

已得十九乃取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編之補其闕畧去其未安寫成二十二卷名禮經校釋以呈
家君　家君以爲近得其正命授梓入至今年正月刊成校者校經注疏之譌文釋者釋經注疏之隱義務求按之經而合問之心而安先儒說已是者不復繁文凡所辨證皆于義難明者也其中稱此本者張氏敦仁所刊注疏往時從管氏禮耕叚讀其書爲注疏本之最善者胡氏正義嘗兩稱之而世不顯傳故據焉其稱號古人之例先師稱鄭君各經先師皆

稱君宋朱子稱朱文公餘皆稱某氏某其說之謬者去氏以示貶唯王肅敖繼公郝敬邪說誣民非聖無法放距不遺餘力削其姓以絕之是書也發疑正讀探賾索隱十年心力盡在於斯其盡思竭慮之處自謂畧窺損益之迹湣符制作之心學者茍合校勘記正義觀之經注疏之義當無不可通矣元弼護惜古書愛敬先儒惜道之味欲與當世好學之士共甘之庶因是而思其義踐而行之視聽言動悉範乎禮進德修業卓乎入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其諸君子亦

有樂於是與

光緒壬辰正月

禮經纂疏序

粵若稽古周文公攝政踐阼誕保文武受命大平德洽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立萬世人倫之極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上承天明下則地義中理人情監於二代損益制中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吉凶賓軍嘉以經之冠昏喪祭朝聘射鄉以緯之自大經大法以至一名一物莫不加聖心焉於

是尊親之義達於四海孝友睦婣任恤比戶可封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成王康王率由其道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後王稍更陵遲夷身失禮至厲大壞故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然而東遷之難諸侯同日興師以扞王艱平桓以降齊桓晉文旣賢尙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窺守府者豈非逆順之勢率土皆知裂冠毁冕衆所不容禮敎之所維繫者大且遠哉迨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綱絕紐大經將墜上天不忍斯人之淪於禽獸也於是篤生大聖孔

子於秉禮之國爲萬世制作禮樂孔子以天縱之德生而知之嬉戲卽設禮容從心所欲不踰矩適周問禮教弟子雅言執禮思以周公之道易春秋之天下至形夢寐嘗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天下旣莫能用乃親定禮樂昭示來世贊周易删詩書與禮相表裏作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據魯史成文立素王之法約之以禮作孝經以明禮之始稱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舉周公之事以明之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至周公制禮而大備周公之禮敎至孔子而垂法無窮孔子旣經論禮經極言其義天下復知有君臣父子之綱仁義忠信之道天經地義民行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卜子子夏親受聖指爲喪服經作傳曾子有子言子諸賢相與論撰微言大義傳諸其人子思子述聖祖之德明中和之爲用立坊表之常經七十子後學之徒各記所聞變禮逸文補二禮闕遺以光贊大道雖當諸侯去籍之日道墨名法異端並起之時而服儒

服行儒行則古昔稱先王敍彝倫一制度近聖人之居者以時講禮鄉飲大射於夫子冢延及孟子孫卿正人心明王道立言爲百世法禮之大綱不墜于地秦政滔天不道絕滅聖典特疾惡禮書搜求焚燒之殆盡勢至暴也然而伏生浮邱伯叔孫通之徒傳授弟子不絕著書述遠代禮文甚詳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項籍既亡漢高帝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於是高帝以爲守節禮義之國於戲

聖人之禮教深入人心乃至於此乎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蓋當時士大夫通習之禮而古文禮五十六篇及記百三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及河閒獻王所得其十七篇經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多三十九篇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獻王又得周官五篇缺事官以考工記足之周官後出者六典本天子所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不在樂正四術之內孔子問禮之後儒者始得聞然後學或未通習故今禮記雖兼記經曲而除雜記贊大行朝

事儀迹典命諸職外皆說威儀三千爲多蓋焚坑之後其傳泯焉尚有孤本出於山巖屋壁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古文禮記及周官初出禮家蓋未有傳之者高堂生之業歷蕭奮孟卿至后蒼當孝宣世最明校書曲臺傳古禮十七篇與其本業相似者然仍以今文爲主餘三十九篇以絕無師說付書館名爲逸禮又傳記百三十一篇益以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自著曲臺記九篇共百八十篇爲后氏學疑皆寫以今文以授大戴延君小戴次君二戴經文

篇次不同互有脩短而皆未得其本大戴删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小戴又删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大戴又著喪服變除小戴以博士論石渠今其遺說尚可攷見禮學之興於是爲盛小戴授橋仁季卿著禮記章句四十九卷號曰橋君學先儒以爲益以明堂陰陽記之月令明堂位二篇及樂記也於時后氏戴氏之經立於學官孝成時達才通人劉子政校中古文條錄十七篇目次尊卑吉凶倫叙及其子歆孝哀時欲建立逸禮周官名儒龔勝師丹

皆非之譏西京儒者保殘守闕不敢出入師法抑亦以振興禮教歆非其人與自高堂生以後二百餘年傳學至今存者授受源流如此外又有慶氏學當時與二戴並顯其餘名德大儒兼通五經者若賈誼董仲舒王吉之倫皆議制禮作樂以化天下著書立言有功禮道云王莽之亂禮樂分崩聖文殘落光武中興愛好經術立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禮用大小戴又修起大學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聽經義式古典又令天下誦孝經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講

五經同異命史臣班固著爲通義皆先王之法言禮師之典訓又詔高才生受古學廣業甄微崇化厲賢東漢士大夫敦氣節重禮義其風世篤蓋由於此於時英儒贍聞之士務欲興滅繼絕故周官自杜子春通讀後鄭大夫司農及賈侍中咸遵其業而潤色之作爲解詁而二戴之禮爲博士之業傳授不絕然未有顯于儒林者後世薄於埶文敦學之道寖衰學者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黨禁之世賤儒或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各經皆譌雜而禮

尤甚是以熹平四年立大學石經正五經文字時通儒盧君子幹上書言今之禮記特多回穴欲考其失得刋正碑文卒不果行夫以聖道之深若彼歷年之久如此科斗篆隸轉寫失眞發疑正讀差忒難免經師各立其義學徒務習其師推士禮以致天子執常法以議變禮縱令博學洽聞不能無誤是以鄉飲燕禮之服皮弁與朝服雜糅東房西室之文宗廟與居室不別大宗可絕聞人之議乖長子五世季長之解誤以及三虞卒哭之異說折俎肵俎之殊文繁訟紛

紜不可勝數又況守文之徒滯固所禀不務尋求其
理徒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非所謂章
句小儒破碎大道者耶且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漢重經術實事求是民得離於戰國之苦者四百年
炎運既衰天下將有處士橫議四夷割據之憂不有
亞聖命世之儒出而刋正聖典撰敘人倫文武之道
將誰屬乎夫子在天之靈知非其人之道不虛行也
乃於近聖人之居生先師鄭君康成鄭君好學實懷
明德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初從東郡張師受周官禮

記與盧君相善從馬融參考同異鄭但與融考論同異非融弟子詳鄭所爲鄭君非馬融弟子攷遭時否塞隱修經業守死善道盛德之容至使黃巾望而皆拜作六經注義窮理盡性而三禮之學尤集大成卽以十七篇注論今文古文各求其是二戴別錄必從其長本周禮以提其綱引戴記以闡其義參之易書詩春秋論語孝經以觀其會通考訓詁捃秘逸轉相證明發一義而全經貫起一例而衆篇明吉凶常變各止其科辭所不及通之以指辨傳記之譌正舊讀之失案圖立文舉今曉古若綱

在綱如晦見明其正人倫也唯君專惠詳於燕禮之篇臣無作威著於鄉射之記明正體之重而尊禰之義彰推高祖之服而正本之道著於繼父同居達從一之本意於他邦加等顯大功之自親略舉一端餘可隅反古昔聖人所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者無不昭然備見仁之至義之盡深而通約而明故范武子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特是鄭君於易書詩春秋皆先通今文後注古文於禮亦本習小戴之學後不專注古文者以盧子幹等

皆治小戴小戴學旣最精而古文自前世以來傳其書未有名家不敢以一己之見盡改先儒之舊故但參取二本擇善而從鄭注存卽今古文皆存然則禮之兼注古文實自鄭君創通大義也於是鄭氏三禮各經之學爲天下儒者宗魏有亂人王肅者妄思奪而易之僞造家語孔叢子據之作聖證論以難鄭夫君子有三畏畏聖人之言小人侮聖人之言肅不難於侮孔子何有於鄭君哉幸當時去鄭未遠馬昭之等辭而闢之聖道不至爲邪說所亂嗣有干令升注

周禮雷次宗注喪服孫叔然注禮記雖別立注要皆以鄭義爲宗其爲義疏者禮經有黃慶李孟悊二家禮記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又有李軌劉昌宗徐邈射慈以下諸人作三禮音當時南國淸談墮壞名教北郊戎馬蕩覆典文八臣反顏事讎習爲故事文章綺靡階厲淫昏三綱淪九法斁矣而守道諸君子說經鏗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以緜絕學於一綫其餘儒者議禮之文亦根據經注酌理準情足爲

典要先儒謂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唯鄭氏禮學是賴豈不信哉唐儒承六朝義疏之學陸氏德明撰經典釋文三禮以鄭爲主孔氏穎達奉勅撰五經正義禮記據皇熊爲本賈氏公彥撰周禮儀禮疏儀禮據黃李爲本又旁摭各家貫穿經傳鄭學之徒遺言奧義多賴以存雖不免小有乖違而發揮旁通言富理博後有作者監儀在時非可輕議也特正義以禮記配易書詩春秋爲五經而禮之本經反居後唐制以禮記爲大經儀禮爲中經經記分習

始變后氏以來治經舊法是以禮經傳習者少賈氏之疏譌舛日滋唐人實貴文章薄於經術孔賈以後禮學名儒未有著者唯杜氏佑作通典薈萃歷代禮制漢儒佚說六朝禮議學者取則焉又開成二年石刻九經至今存關中校勘家奉爲高曾規矩儀禮十七篇尤賴以見古今之遺五季之衰民彝泯亂儒者之風或幾乎息宋初聶氏崇義作三禮圖據舊圖爲本考正疑譌申釋隱滯猶近唐儒精實之學景德元年呂蒙正等上邢昺孫奭等所校定儀禮疏其書見

於今爲疏本之最古者其後儒臣多敦崇古學橫遭憸人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非聖無法天下憤之南渡後張氏湻據當時所存各本校嚴州所刊儀禮經注作識誤有功此經而朱文公以上賢純德紹鄭君於百世之上知治天下之必本於禮而儀禮爲禮之本經周官其綱領禮記乃其義疏深忿安石遺本宗末博士諸生於儀法度數之實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上疏乞修三禮不果行晚乃與弟子編儀禮經傳通解取十七篇經文分章附記全錄鄭注節引賈

疏經所不具以記補之別立門目以類相從凡各經傳記史志有及於禮者靡不畢載自定家鄉學邦國王朝諸禮而以喪祭二禮屬弟子黃氏榦黃氏成喪禮於祭禮未及精專修改復以其書授弟子楊氏復楊氏別成祭禮通解蓋禮書若此之難也文公弟子又有李氏如圭與修通解別撰儀禮集釋闡發亦多自文公作通解後鄭氏禮學復興文公嘗稱鄭注三禮大有功歎爲大儒又於宋孝宗之喪得鄭注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一條深服鄭君以爲其說足

以補經定制蓋高密紫陽易地則皆然嗣有岳氏珂刋三禮鄭注魏氏了翁撰九經要義儀禮疏卽據景德本字閒有異元明之際經術荒蕪學者名宗文公而於文公所深信篤好之禮經束之不讀妄人敖繼公襲王肅故智務與鄭立異或隱竊疏義而小變之卽成巨謬改竄經文以就其私郝敬繼之重惶貤謬狂妄之極至於詆經當時無有能正言力辨之者蓋聖經雖存若亡矣夫六經同歸其指在禮禮者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書曰天敍有典天秩有禮傳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聖人承天之道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敎之孝弟忠順睦友子愛習之進退容止觀之揖讓酬酢範之服物采章使尊卑上下外內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放心邪氣不使得接臻仁壽而去鄙夭天地位萬物育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言禮者三章論語言禮者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敎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謂禮皆指周公

所制曲禮正篇也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今十七篇雖於先聖所定才十之一而諸禮具在其中則先王所以綱紀人倫使人日徙善遠罪者猶可舉而措之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壞國喪家亡

人必先去其禮末世棄舊禮不用至於賊民興而蠹
害之舉其所以通者而充塞之而莫知其非何怪乎
事無其治動失其宜刑肅俗敝民無所措手足哉
聖清龍興承天建極
列聖道德純備同符堯舜周孔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
欽定諸經兼收自漢以來經義而三禮以鄭氏康成
冠百代師儒之首褒而不名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案表章鄭氏羽翼聖經之功至矣古經晦於千載而明於我
朝先賢不得行道於當日而論定於百世
聖人於是四方好學樂道之士莫不鑽研經術誦法注疏詁釋聖言精發古義禮經自張氏爾岐創通大義後婺源大儒江氏永繼之作禮書綱目成朱文公之志又作儀禮釋宮增注儀禮釋例弟子達者戴氏震金氏榜戴氏校儀禮識誤儀禮集釋
武英殿刊板行世又爲學禮篇未成以其學授段氏

玉裁孔氏廣森段氏以六書聲音訓詁攷儀禮漢讀未成後胡氏承珙作儀禮古今文疏義足以補之孔氏作禮學巵言金氏著禮箋九篇以授張氏惠言張氏作儀禮圖詳審精密勝於宋楊氏書淩氏廷堪承江戴之學作禮經釋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作復禮三篇闡明禮敎以授胡氏培翬胡氏本承其祖匡衷之學又從淩氏問爲學深通洽熟作儀禮正義其餘專精此經之儒吳中有沈氏彤作儀禮小疏江氏筠作讀儀禮私記說多精確褚氏寅亮作儀禮管見斥

繼公敬邪說尤爲有功其爲校勘者盧氏文弨有儀禮詳校金氏曰追有儀禮經注疏正譌而阮氏元徧校十三經注疏於儀禮尤詳集諸本異同以唐石經宋嚴州本注景德本疏爲主又有黃氏丕烈影刊嚴本經注張氏敦仁合嚴本景德本刊注疏景德本缺卷依要義補編汪氏士鍾影刊景德疏顧氏廣圻爲之讎校皆有功此經者也夫此經自宋末以後晦盲否塞三百餘年矣而

國朝諸儒闡明絕學如此其博且精非

聖治之盛而能然與綜核諸家校勘以阮氏爲宗解詁以胡氏爲備二家之業集羣儒之大成視唐陸氏釋文賈氏疏非但無不及而已第張氏江氏以來雖皆推尊鄭學而一二異同時所不免三復思之皆不如鄭義之當近百數十年閒有金氏鶚等博聞強識而好變亂是非繁稱博引多非其本穿鑿附會不可究詰充其類必至盡改古義人用其私使天下學者日馳騁於巧說衺辭而不暇致力於身心倫物之閒忠厚敬文之道考據至此不可復問未始非先儒不

能拔本塞源大爲之坊之過也元弼躬逢
聖世生長儒門幼及見　先祖考雲洲公公博稽六蓺藏書極富年七十餘猶朗誦經傳承　曾祖考敬堂公之學研精醫理專以濟人全活無算周恤貧乏若不能及至今鄉里誦德不衰四歲教之方名既卒業　家大人授以聖
經賢傳課讀甚嚴　先妣倪太恭人以仁孝恭儉淑
德懿行著于宗族鄉黨事詳行述及北堂立言記佐　家大人示
以禮法稍長從兩昆後不令有燕朋昵友年十一從
舅氏倪先生濤學先生教以多讀經史詳爲指示
勗以古大儒之業年十三受知於　座主督學瑞安

黃先生體芳時先生以經學提倡江南示諸生以通經致用之方元彌得聞緒論日將經文尋誦不敢廢倦年十五讀毛詩注疏大好之日夜研求幾忘寢食以餘力略涉各經注疏見儀禮經文古懋淵懿向所未習慕而讀之似有所會潛與讀詩所得合記之是時私心已向往鄭學讀後漢書鄭君傳想見其爲人不勝悠然千載之情嗣見陳氏毛詩稽古編及惠氏易江氏孫氏書孔氏公羊江氏淩氏禮段氏說文郝氏爾雅之學粗明各經師法而專力在詩十六家

大人授以陳氏奐毛詩傳疏謹受而讀之見其舍箋疏傳於文字聲音訓詁詳矣而言禮多與鄭異疑其說之不合於經非毛公本意也取鄭箋孔正義反覆求之竊思鄭君以禮箋詩必專精三禮乃能通箋以三禮之中儀禮爲本又用力差多乃取十七篇經注熟讀深思詳繹疏義疏文脫譌不可讀則求之校勘記所載各本又不得則就其原文旁推互勘以義讀正日有常課以餘力讀周禮疏禮記正義其年　黃

先生選拔以備貢士因謁先生先生勗以學問經濟

氣節責以名臣之學有體有用因益深自奮于學十七問學於定海黃先生以周又得交婁君子張氏錫恭論禮甚相得以學行交勉歸就吳名儒管氏禮耕質諸疑義多有所授於時校讀禮經時有闡發而疑難百出憤悱相尋　先太恭人授以胡氏正義受讀之下積疑多釋中心好之乃取賈氏疏與正義互相參證日有所得誦讀考辨每至中夜嚴寒盛暑未嘗廢離竊以胡氏之書融會全經旁通午貫參稽衆說擇精語詳自訓故名物儀節器數微言大義以及傳

記之參錯同事相違注義之深微言不盡意莫不廣
尋道意條貫科分其盡思窮神之處實能洞見本原
不墜周公之遺法自　國初以來禮學之業未有盛
於先生者也惜士昏鄉飲鄉射燕大射五篇未及寫
定弟子楊大堉取其叢殘之稿率爾付刊脫爛錯誤至
不可讀又多引謬說而無案語蓋先生未及辨正者
也㪺初欲取五篇正義理而董之使就繩墨繼以先
生之例有未可盡遵者蓋先生之疏以鄭義爲宗而
旁采各家以解經誼於後儒說之異於鄭而義似可

從者附錄之謂之附注於鄭義之深遠難見覽文如詭者或以爲違失而訂之謂之訂注夫注本以解經治經爲經也非爲注也苟後人之說果是鄭君之說果未是何必唯鄭之從且從善服義者君子之心也屈經以就傳學者之惑也鄭君之意在經義之明不在己說之申苟其說果有未合于經者方深望後人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違又何必反爲之曲護然今就先生所訂所附一一考之多與經不合附旣不必附而訂又非所訂尤可見者喪服爲人後之禮持重

于大宗者降其小宗小宗有四經舉父宗有定者以爲例而此外凡屬小宗者皆可準之爲服鄭於姊妹適人下補姑服以舉一隅使經文降等若子兩服不相互之旨豁然而解可謂抉經之心而先生從繼公之說謂除經所見一體之外悉以所後親疏爲服斯降其小宗之義不可通矣舉此一端餘可推見蓋鄭君時去古未遠師傳未失邪說未興先秦傳記曲臺石渠劉氏五經通義許君異義盧氏三禮解詁等書完然具存足以取證而又重之以上哲之姿純賢之

德博極淵深之學洗靜精妙之思神與古會心與道一宜其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無一字一句不得乎先聖之元意也以胡氏之學而猶未盡得其所以然大哉淵乎未易窺測已胡氏又多采繼公敖兩妄人說而引賈疏特少夫賈氏之書誠不能無誤然以𪊺觀之誤者十之二不誤者猶十之八皆平實精確得經注本意蓋承爲鄭學者相傳古義非賈氏一人之私言也特唐中葉後治此經者鮮故其文衍脫誤錯多非其舊學者當依文剖裂以雪

其誣不得遂以爲非李氏如圭張氏爾岐取其文而刪節之飲水思源義固猶賈義也至繼公敬則離經叛道喪心病狂其是者皆隱竊注疏之義其非者至於改經詆經而無忌憚學者所當鳴鼓而攻屏之不齒不得反有取焉以此而論胡氏之書盡美矣未盡善也於是竊取鄭君讚辨二鄭之義有重疏禮經之志然未敢遽作也仍取疏正義反覆推求條錄所得積二年得若干條爲儀禮正義訂誤又從曾氏禮耕叚張氏敦仁所刊注疏本其書阮氏以配十三經注

疏而阮本與此又有小異張多得之實此經注疏本之最善者據以爲本正其一二譌文合前所讀正錄之爲儀禮注疏後校於是專治禮經三年矣校賈疏之譌十得七八正胡氏所引諸家之誤十得五六確然知鄭注之萬不可易而自量竭畢生之力尚足以發明之乃於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初吉定禮疏條例依鄭注解經文據賈氏胡氏爲本備載其是刋去其非隱惡揚善增簡削繁屛絕肅繼公敬邪說以正人心閑聖道自周官二戴易書詩春秋三傳國語論

語孝經孟子荀子爾雅說文鄭志禘祫議以及緯
逸書周秦兩漢至唐以前古籍列代禮書禮樂志通
典玉海等篇實可據之書有涉此經一字一義爲賈
氏胡氏所未及引者搜輯靡遺以經證經以注證注
補淩氏之例正張氏之圖博采通人稽譔其說於經
之正例變例注之曲達經意迴異俗說之處精思而
詳辨之一器物陳設一行禮節次必推求其義以合
乎人心之所同然由訓詁名物以達聖人作述之原
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以

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故俾學者知禮之所尊尊其義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而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不可得與民變革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眞積力久以行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一以貫之也大意既定乃先爲十七篇釋疑備引各家之說別其是非爲禮疏長編以喪服一篇五禮之本聖人精義之學彝倫攸敘於是乎在賈胡疏義亦最精詳首從事焉於是沈研鑽極積精覃思詳考博辨兼及後世變禮脊則莊誦各篇經

注誦之既久恍然如見當日升降獻酬之儀惻然自動其孝敬子亙之心依注義求經文不啻周公孔子臨上質旁耳提而面命之卓爾如有所立確乎可以持循乃益知禮之協於天地之性而為斯人所固有不可斯須去身也如是者一期有半而　先太恭人抱恙輟禮疏業不意侍奉無狀天降鞠凶又越一年餘　太恭人竟棄養苫塊餘生心摧氣絕日征月邁及將再朞乃於讀祭禮外粗理舊稿竊念儀禮正義為　太恭人手澤所存元彌歷年考正粗有端緒謹

取往時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而編之補其闕漏刊其乖違勒成一書名爲禮經校釋寫成清本以呈 家君 家君以爲近得其正命授梓人以質當世達於禮者又與兩昆詳論可否無所疑滯乃鋟諸板元弼嘗於先聖前自誓願爲禮疏孝經纂疏歷代經儒法則篇三書闡明聖道於萬一以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古之君子盡愛敬於事親而後推以及人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謂之有禮後儒不務躬行孝弟之道寖薄禮俗日壞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故撰集前言往行輔翼聖經三書者殊塗而同歸而禮疏尤繁密今校釋已刊將專心纂輯禮疏博學詳說以反說約務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道學者修身克己之功實有小補不敢說不急之言以炫奇矜博欺世盜名元弼之於禮沒身而已矣禮經校釋始於光緒九年成於十七

年十有一月禮經纂疏始於十三年二月其成與否則先聖先師在天之靈實主之非小子之所敢知也

光緒壬辰正月

禮學圖表序

戴東原論治經之難若干事其一曰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愚謂聘禮肆儀爲壝壇畫階此卽治禮必先明宮室之義宮室明則各篇行禮方位依注疏求之如指示以掌中物雖不盡圖可推知矣喪服記言端衣之制禮記有深衣篇玉藻辨冠服用等尤詳蓋不學襍服不能安禮今錄張氏宮室衣服圖校訛改錯以示學者儀節圖惟著尤繁難明數事餘略之喪服條理

精密特考正張表附胡氏說明人親大義焉

喪服一篇五禮之要聖人精義之學所以敘彝倫出政教尊尊親親稱情立文人之所以自別於禽獸者在此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以相生相養相保者亦在此故十六篇皆孝敬之準式而喪服其根源總會十六篇禮意皆萬世作則而禮文行於後世者寡唯喪服由周而來中國禮俗刑律永以爲高曾規矩天不變道亦不變其在今日正人心息邪說塞亂源開治本尤爲救時急務其文非表不顯今錄張氏胡氏兩

表考校是正以明制服義例焉

禮經名目篇次辨

儀禮古祇稱禮張氏湇云漢時未有儀禮之名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方氏體云案漢藝文志曰禮古經儒林傳曰士禮六藝論曰古文禮論衡曰佚禮隋經籍志曰古經釋文序錄曰古禮儀禮之名始見後漢書鄭康成傳其爲魏晉間人所加可知胡氏云儀禮古祇謂之禮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所謂禮卽儀禮也其篇次賈疏云戴德

戴聖與劉向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第三自茲以下則異其別錄卽此十七篇之次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敍故鄭用 至於大戴卽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

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君皆不從之矣今案禮經篇以類次類以吉凶次以禮記考之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禮運曰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御皆當爲鄉（邵氏懿辰說）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四文或先喪祭或先冠昏或先射鄉或先朝聘要皆兩事類舉以考十七篇則士冠士昏士相見冠

昏相見也（相見自爲一類附冠昏）鄉飲酒鄉射燕大射四篇大分言之射鄉也（鄉飲鄉射皆曰鄉鄉射大射皆曰射燕之於大射猶鄉飲之於鄉射故合爲一類）聘禮公食覲三篇朝聘也（公食食小聘大夫附聘禮爲一類）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七篇喪祭也（喪服分之則別爲一類合之則與喪禮爲一類）凡十七篇爲四類此篇以類次也冠義以下七篇皆說經之義其次先冠義昏義冠昏類也次鄉飲酒義射義燕義射鄉類也次聘義朝聘類也次喪服四制喪祭類也喪服四制曰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此喪祭所以在後記次本經次孝

經喪親章居末蓋取法禮經此類以吉凶次也冠義以下七篇相承不隔蓋記百三十一篇中舊次小戴仍之別錄篇次類次皆與記合大戴篇次合類次未合小戴篇類次皆未合鄭君從別錄至當邵氏懿辰謂當從大戴非也又案禮經古當有二本一全經一約編王制曰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專言禮則禮之全經惟士學之天子諸侯之禮備在其中王制又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周禮曰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敎讓以陰禮敎親於禮之中別其數與其

類則禮之約編凡民皆習之禮不下庶人制禮自士始凡民所習蓋士大夫禮居多今十七篇所以稱士禮而天子諸侯禮亦閒存一二以明君臣之義孔子定禮蓋兼定此二本冠昏諸義就士冠士昏諸篇爲說蓋據約編言祭義多說天子諸侯祭禮則據全經言故部居分別不相次秦火而後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與約編爲近淹中所得五十六篇與全經爲近曲禮三千度其篇數不下百餘五十六篇固非全編即十七篇以經記考之亦非完本何則公食禮云設洗如饗則完

本當有饗禮鄉飲酒義兼說黨飲則完本當有黨飲禮而今皆無之知非完書但冠昏喪祭朝聘射鄉諸禮具在則所缺當無幾耳邵氏謂十七篇爲完書雖未確而尚近理至謂五十六篇爲劉歆作僞則誣妄甚矣

駁凌氏廷堪鄉射五物考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謂因鄉射而以五物詢之如矍相延射揚觶而語之比不曰觀而曰詢則五物不在鄉射禮中甚明凌氏强據鄉射以說五物於周官本經皆多窒礙通人之蔽亟爲釋之

按五物一曰和二曰容和與容判然二物凌氏說爲第一次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則止一物矣三曰主皮謂庶人之射及卿大夫澤宮習射張獸皮而射之非禮射也記明云禮射不主皮凌乃以主皮爲鄉射第

二次射豈第二次非禮射乎射無不貴中之理故鄉射大射皆云不貫不釋然第二次云不貫不釋第三次又云不鼓不釋射禮自始至終皆以揖讓行之且先以獻酬終以旅酬無算爵是乃所謂貴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但中爲儁是乃所謂不主皮也不貫不釋貴中也非專主中也故不貫雖不釋而仍得復射主皮則專主中故不中則不復射淩氏强合爲一誤矣記既云禮射不主皮又別出之曰主皮之射者勝者復射不勝者降以見其禮截然不同淩氏乃

謂記補經所未備果爾則第二次射者豈能每耦皆左右鈞至第三次射失耦者必多何以經無司射更比耦之文而記亦不補且第三次射前三耦及衆賓各與其耦拾取矢所取之矢卽第二次射之矢其耦卽第二次射耦也取矢畢卽反位反位畢卽復射安得有不勝者降之事設賓主人大夫或不勝將復射乎降乎記本別出他禮而以爲補經誤之誤矣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淩以爲第三次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又貴其節比於樂按均是容體比於禮何以初分爲

二此又合爲一且如此則五物止三物矣容體比禮三射所同一言和容足以該之焉用重出如第三次須重出則第二次何獨不重出乎凡此諸誤皆因不審周官詢字之義而以五物强歸之鄉射又略取論語馬注之義然馬注與記不合鄭所不從以此益見鄭義之精且馬說主皮爲能中雖與記違委曲說之尚可互通淩說則不能通矣此等說在他家辨之不勝辨淩氏禮經大師其釋例至爲精密而有此漏失不得不亟爲刊改以就其正淩氏好以禮經說他經

不得已乃曲解本經以就他經千慮一失兩傷交瘉
故說經者必胸無成見一空依傍而後能得眞是也

出妻之子爲母服說

疏衰杖期章上云父在爲母下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唯妻及出妻之子爲母二條不言父在父卒則父在父卒所同也出妻之子所以爲母期者以子與母骨肉相連屬身體髮膚所從受有萬不能已之情故夫可絕其妻而子不可絕其母非惟子不可絕其母而已小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則女君固自服之是母亦不因已出而絕其子也蓋夫婦有離合之義故妻有過可出而夫不爲之服妻

既絕於夫亦不復爲夫服母子無中斬之情故母雖出而子仍爲之服母亦仍爲子服在子視其母固曰吾母也在母視其子亦曰吾子也經文上言出妻下言子言母固未嘗奪其爲母子也先儒有言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父母一也而謂可從父而絕其母乎哉故經文出妻之子爲母不言父在父卒明不以父在父卒殊也曰然則與父在爲母不出者何以異乎曰父在爲母期降也屈於父也出妻之子爲母期不絕也屬乎子也至親以期斷服

旣專屬乎子則知有服其母而已無容異也曰然則父沒何以不伸三年也曰三年者加隆之服也父卒爲母三年尊得伸也母旣出非復家之所尊且期者本屈於父之服故不容有異三年則幾與父並尊母旣出不敢復以尊服服之子統乎父也尊服不敢加親服無可絕也出母爲長子亦不三年以已與廟絕不復加隆于祖禰之正體服其親服而已曰爲父後者何以爲出母無服也曰與尊者爲一體爲宗廟之主服則廢祭不敢從父而絕其母之服者更不敢因

母而廢其父之祭故但心喪而已或曰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父在父不服出妻則子亦不敢服出母曰是不然夫父所不服子亦不服者謂從乎父而降也父本有服而不服之故子亦本有服而不敢服之義統於父也今母已出則父本無服并非父之所不服之謂而子視其母則固母也母不可絕則固當服之此母爲子一人之親母之服爲子一人之服於父無與不服則是自絕其母非從乎父而降以父與母已爲路人父之爲出妻無服非降也絕也非服之絕恩

義之絕也父已無此親而子猶執父所不服之例而謂已不敢服是絕己之當服之親而於從父之義蔑如也禮爲從母小功舅舅之子從母昆弟妻之父母緦皆子一人之服於父無與不聞以父所不服而子服之爲嫌今妻已出親專屬於其子父之視子之爲其母服也亦曰子自服其當服之親爾蓋母於父已非妻而於子猶是母所謂親者屬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後人以降屈之服例此而謂父在不敢服則似母已出者於父猶有親非專爲子一人之親而爲

父所厭降者非經意也經云出妻明妻非復妻也云出妻之子明子猶其子也云子爲母明母猶其母也言出妻以絕於父言爲母以屬於子名正言順仁至而義盡矣傳於無服者必備言之今傳言外祖父母之無服及爲父後者之無服而不言父在無服則不論父在父卒皆爲出母期明甚檀弓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明禮所由廢故云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凡記言自某始者皆爲失禮所由始子思所云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云云施諸嫡母繼母則可

施諸生我者則不可經云出妻之子爲母固母子之也江氏永釋記文甚是胡氏引以證父在爲出母無服則非記意檀弓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諸廟夫已爲嫁母如此其重豈使子爲出母如彼其輕孔氏爲萬世禮宗子思又大賢豈或不善於禮檀弓傳聞異辭學者取其義勿泥其事可也又案母子至親無絕道母爲子一人之親則不敢加尊服而親服無可替卽使母自絕於子子終不可絕母故子思聞嫁母之喪終哭於他室爲得禮鄭注謂嫁母齊衰期

明母雖無母道子不敢不母之凱風之詩有自責之辭而無責母之意但聖人不爲無義制禮故空其文以親者屬一語括之可耳鄭志謂繼母出則不服以非親者屬也則繼母嫁更不服矣鄭志趙商問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否答曰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案兩繼字皆譌當爲己經云慈母如母謂如己母也趙商何緣以如繼母爲問繼母嫁者不服從之乃爲之服耳又案父在爲母期以父與己皆有服也大夫之子爲母大功公子爲母練冠以父與己皆有親

也故皆從父而爲之服出母則己一八之親並復父之親何從之有此禮以義起權制者也

駁胡氏申敖繼公爲人後者爲本宗服說

古者大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明非臨以大祖之尊無離人父子天性之道也故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必立後者大宗者尊之統敬宗所以尊祖故不得已而離己之父母以後之後之者與所後者爲父子而持重於其宗也旣與所後爲父子矣如仍爲其父母服本服則是貳斬也旣持重於所後之宗矣如仍爲其高曾祖父之爲小宗者服本服則是貳統也故聖人就其本服而降之一等以明所後

大宗之尊傳言其義曰不貳斬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服斬之義出於持重大宗不貳斬之義出於降其小宗大宗惟一小宗有四所謂五宗人有備五宗者有不備五宗者備五宗者而爲人後則大祖之宗爲大宗而己之高曾祖父皆爲小宗當降不備五宗者而爲人後則或高祖爲大宗而曾祖父皆爲小宗當降或曾祖爲大宗而祖父皆爲小宗當降或祖爲大宗而惟父爲小宗當降金氏榜云所後之大宗親疏不定則所降小宗世數多寡蓋不齊

矣又云爲人後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已下本親者故喪服經於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金氏明乎降其小宗之義故其釋經意如此蓋小宗對大宗言大宗爲大祖之宗則小宗兼高曾祖父之宗傳言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不言受重於所後者降其父母斯誠探制降服之精意而爲本宗諸降服見與不見者總釋其例也明乎此而經文止見父宗之意爲專著其有定者信矣繼公乃謂本宗降等之

服止於經所見之三人然則傳直云降其父母降其昆弟姊妹可矣曷爲云降其小宗乎又謂三人之外小宗之正親旁親悉以所後親疏爲服不在此數夫旣謂之小宗之親則於所後無與爲人後者爲小宗之親無不降等爲所後之親無不若子傳記之明文也何得謂小宗之正親旁親不在降等之數乎更何得以降等服竄入若子中乎且所後或在疏遠則此親皆致無服斯言也陽尊其所後陰絕其本親無益於大宗先沒其小宗果何心哉其所以持其說者則

竊取馬融一體之義而反用之不知一體之義傳爲世叔加服及昆弟無分言之言禮意非言禮例禮之大例首重尊尊其次親親故高曾三月之服雖天子不敢降而昆弟姊妹之服則大夫降之矣安有昆弟姊妹旁親尙爲降等之服而高曾祖正尊反無服者哉且傳於無服者每謹識之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之類是也設經意果謂本宗降服已盡見無遺則傳必明言此外諸親之無服且發明所以無服之故以曉後人今傳辭乃云降其小宗則是總補諸親

之服非惟不言其無服而已繼公之説非背經反傳不通之極者乎柰何後儒不審降其小宗之義竟舉謬説而堅信之以爲非是無以尊大宗也不知尊大宗之道有二曰爲大宗服若子曰爲小宗服降等經之言降等服也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父母本三年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期也父母期則祖大功曾高小功可知何以不見也以所後或在親屬則即爲大宗正尊不降也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昆弟本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大

功也昆弟大功則世叔父大功從父昆弟小功可知何以不見也以所後或在親屬則卽爲大宗旁親不降也殤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昆弟長殤本大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小功也此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姊妹適人本大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小功也姊妹適人小功則姑適人小功從父姊妹適人緦可知何以不見也亦以所後在親屬則卽爲大宗旁親不降也是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親其爲小宗之親大宗之親未可

定其服之降不降更未可定而惟此三人則小宗本親降服之有定者經之專著其服也舉服之例而無礙乎服之用也因而悟經於爲人後者爲大宗之服止見所後父而不見餘人其意亦猶是也何者出後親疏不定設後於世叔父則本宗之服由重而降者惟父母昆弟姊妹大宗之服由輕而加者惟所後父母及姊妹耳餘皆如其本服無所加降而母統於父言所後父則所後母可知爲人後者又無所後親昆（古者立後多於死後公議立之弟故無親昆弟後世則容有之）昆弟不見則姊妹

例不獨見故服之特加而當見者惟所後父一人耳經於爲人後者爲大宗之服著其無不特加者於其爲本宗之服著其無不特降者而其餘或加或降悉可準此以推此非喪服條理合一終始相貫不使降等若子兩服相妨之精意哉傳記言之矣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明大宗之親或不降或特加（祖父母如即本宗祖父母則不降非本宗祖父母則特加妻以下皆特加之服）皆準乎加所後父服之義以服之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明小宗之親或降少

或降多皆準乎降父母以下服之例以服之也記曰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兩服對舉明經有降等若子兩例而其服多不見以其人屬彼屬此不定也其人苟屬本宗兄弟則卽爲之降等其人苟屬所後兄弟則卽爲之若子兄弟謂旁親期功以下該四小宗之親在內而別乎下所後之親言之也兄弟之子謂旁親之子行者繫之所爲後者亦別乎上本宗之親言之也此卽兩服不相妨之旨也傳記之達經意釋經例補經服如此然

則經之著其有定空其無定以待人之反三隅者不獨於降等服然卽於若子服亦然苟謂經言降等之服止於父母昆弟姊妹三人而此外諸親不一及不得援以爲例則豈不得謂經言若子之服止於所後父一人而此外諸親不一及不得援以爲例乎援以爲例者非賈氏大功章疏之說也鄭注及六朝人禮議已然也亦非鄭注之說也傳記本乎經意而爲之說也傳明以若子繫之所後降等繫之小宗記明以降等繫之兄弟若子繫之所後兄弟之子劃分爲兩

無相奪倫則既爲小宗之正親旁親外親自萬無以所後親疏爲服而不以本宗降服爲斷之理胡氏但見傳記兩言若子何不察若子之上兩言爲所後乎爲所後之親皆若子爲本宗之親皆不若子而降等所以重大宗抑小宗尊祖明一本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故愛有差等今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非惟父母不敢貳斬即其餘諸親亦一一降之不敢稍同於若子之服其差等較然矣二者並尊之謂也胡氏乃以本宗諸親悉以親子服推之而降

一等爲二本夫此親之服非從今爲所後服親子服而推乃從其先爲本宗子之服而降義之前定者也何損於大宗之尊而謂之二本乎且既降一等則與親子之服輕重厚薄懸殊不知所二安在乎張氏錫恭云以服其本宗爲二本乎則爲其父母爲其昆弟姊妹何以不爲二本如云降其本服即不爲二本則於餘親之服鄭賈亦云降一等非如馬氏不降之說也且一本之義於父母爲尤切服父母不爲二本服餘親乃爲二本乎弼案此說甚是原胡氏之意蓋以

爲後與親子無異親子不當於己宗外別有正親旁親外親也然亦豈有於己宗外別有父母昆弟姊妹者乎而經何以不懼其二本乎如謂一體不可絕則親子亦豈有於己宗外別有一體之人者乎旣與所後爲一體矣又仍以其父母昆弟姊妹爲一體律以胡氏前後義何二如之然則服餘親爲二本則服一體亦爲二本服一體不爲二本則服餘親亦不爲二本且防二本義也顧一體情也義重則斷情今於餘親論義於父母昆弟姊妹仍論情是重大宗之義止

施於情之輕者也不足以言尊祖也是絕小宗之意非屈於義之重而棄以情之輕也其何以對本生高曾祖也說者謂臨以大宗之祖則本生祖亦其所統服以大宗一本之親爲斷卽本生祖無服亦爲心安理得然本生祖爲大祖所統本生父獨非大祖所統乎今服父而不服祖是名爲斷以大宗一本之親實則屏諸小宗一體之外矣名爲見厭於大宗之祖實則見絕於出後之孫矣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而謂禮意如是乎然則服則俱服不服則俱不服如胡氏

義則服父母昆弟姊妹亦爲二一本而一體之說適見其乖如經義則服餘親亦不爲二一本而一體之說全非其旨由是益歎經之止見三人服者固著其有定者以明例而使凡在小宗內者悉可準此爲服也先王所以尊大宗者在降其小宗不在絕其小宗所以明一本者在服之隆殺之差不在服之多少之數在服所後之親以親子之服不在服本宗之親以大宗親子之服蓋大祖者合族子孫之本也高曾祖父者各宗子孫之本也今以尊大祖之故爲後於大宗爲

所後之高曾祖父悉服親子服是以所後爲本矣以所後爲本故反爲其本宗高曾祖父不敢復服本服以與之爲二而干大祖之統此不二本之旨也經以不服本服爲不二本後人乃以併不服降服爲不二本且以爲父則服降服已爲不二本爲高曾祖則必從大宗親疏爲服乃爲不二本曾亦思高曾祖與父固同爲小宗也安有一服小宗服一服大宗服之理且降小宗所以尊大宗降小宗以尊大宗所以明一本若以小宗正尊入之大宗旁親則小宗沒矣降義

益沒矣復何以見大宗之尊而使人曉然於一本之義哉嗚呼木有本水有原人未有忍薄其高曾祖父者爲人後者之抑其本宗也屈於大宗一本之義而無如何也其抑之之法但取足以明大宗之尊則一本之義盡矣此降一等之服所以爲酌尊親之中而無遺憾也若既足以尊大宗而猶曰不可服則是徒爲無益於大宗之事以短其本宗之喪非惟後在五服外而此親無服者於心不安卽後在五服內而此親從大宗爲服者亦不安也況絕其降服則疑於本

輕降其本服乃見其本重見降者之本重所以益見降之者謂大宗之至重也後人不識先王之所以尊大宗者於是盡沒經文精微之意曲解傳記顯著之文而反譏本宗餘親悉當降等本祖無服於心不安之說此說出六朝人蓋禮家舊說爲狃於後世小宗立後之事而不明儀禮後大宗之義弼案傳明云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後世雖多小宗立後之事說經者決不至徇俗而背傳竊謂欲絕本宗諸親服者乃爲小宗立後之事所蔽者也何者後世無論大宗小宗皆爲置後

爲大宗後者爲本宗悉降一等爲小宗後者爲本宗亦悉降一等且有大宗之子後於小宗反降其大宗本親者大宗小宗無別甚非尊祖敬宗之義故憤世嫉俗之士不得已而求尊大宗之法於經見經於後大宗者爲本宗之服但著父母昆弟姊妹三八而餘服不著似與今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多少懸殊遂不暇更究其不著之故惟汲汲焉據之以爲古者專後大宗而極尊之之禮與世俗大小宗並立後禮無差降者大異之明文而欲使天下之後大宗者悉準

此禮絕其本宗餘親以立異於後小宗者而明大宗之尊是先執一後大宗不可同於後小宗之見以讀經而不知古無小宗立後之事則後大宗者爲本宗諸親悉服降服固無嫌也嫌謂嫌其同於後小宗者旣無所嫌而必絕之不已甚乎蓋周公之意以大宗與本宗論輕重故降本宗卽足以尊大宗後人之意以後大宗與後小宗論輕重故謂絕本宗乃足以尊大宗而不知小宗立後之事周公作經時固不及料是則正惟經所言者專指後大宗故知其爲本宗餘親必服降服

無疑也世世有欲明尊尊之義於天下後世者惟當明古小宗無後從祖祔食而不爲置後之禮以應經義不當削後大宗者爲本宗之服以違經制也至小戴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固足明禮經尊大宗之旨而於此義則不相謀蓋彼變禮也不絕父勢必將絕大祖故不得已而爲之也此常禮也服諸親無損於尊所後何莫之禁而弗爲也汪氏謂父尚可絕何論諸親之服得無擬不於倫乎雖然諸家之說失禮意而已其意實在尊大宗固君子之志足以扶

植世教者也惟始作俑之繼公則意在駁注而忍於絕小宗誣經旨背傳文無所忌憚學者以繼公爲有無親之心而後有非聖之說故力闢之以正人心

立後遺還爲所後及本宗服議

或問立後無遺還之道設不幸遭遺爲所後及本宗服當如何當如女子子反在父室否曰爲人後與女子子適人異女子有歸宗之道爲夫所出則與廟絕夫婦之義也爲人後者無還本宗之道立後者亦無遺還之理故經無爲人後者歸本宗爲父之服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卽父子之親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設所後父生子己不幸遺還殆不敢還也禮當如出子被出之子出子爲父與在家者同也其爲本生父仍

服出後子之服期心喪三年蓋奉父命而爲人後父知其出也不意其反也父知其受重也不意其不得持重也且所後父欲廢適本生父未嘗欲奪人之適也苟歸而爲父服重非惟陷所後父於不義亦非所以尊本生父之命而成其意也故被遣者之服當與不遣者同也至於祭祀則任後父所生子主之而已退處兄弟之列田宅更不敢與焉爲吳大伯不亦可乎曰設所後父遣之而本生父亦命之還柰何曰此情與勢不得不還者也還可也權也旣還則爲父服

三年而爲前所後者以本親親疏服之以仍爲本生父之子則於彼無父子之道也宋庾蔚之則以爲當期援嫁母爲例曰設所後既有子本宗欲其歸而所後不遣子若從本生則違所後命從所後則違本生命柰何曰始之後也受本生之命也君子不奪人之適今之欲己還非正命也爲後者謹守始之正命而不陷本生父於不義可矣

大夫尊降服辨

喪服諸侯絕旁期大夫降一等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得以見不服親服者之爲欲終之而不可得非莫之禁而弗爲也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言諸侯之不服旁親從乎其先君之臣之而不敢服也先儒謂不臣者服其本服其諸父昆弟爲之亦如本服臣之則君不服而

臣服斬夫諸侯之絕旁期尊降也而傳云不得不敢與厭降同文者蓋封君之孫以後之不服旁親非以己尊加於諸父昆弟乃因封君以尊降其子而不敢服是封君之孫以後之尊降義同於厭降而所以厭降之故則出於封君之尊降孝經曰雖天子必有尊言有父必有先言有兄先王制禮無教人以貴臨其諸父昆弟之理故雖崛起爲諸侯而不臣諸父昆弟服如其親惟於其子之不受重者乃別之不服以豫絕孽子配適骨肉相殘之禍而封君之庶子於封君

之子之嗣爲君者爲昆弟於封君之孫爲諸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皆不服非敢不服其諸父昆弟也不敢服其君之所不服也封君既以尊降其庶子則其子孫之嗣爲君與先君爲一體者不敢自以己親而擅服其先君所不服之諸父昆弟此子天父之義而其諸父昆弟既以子而臣於其父之爲君者卽不敢不臣於其昆弟昆弟之子之繼父而爲君者此父命之行乎子也此君臣之義所以出於父子也其臣之

也非今君臣之先君臣之也其不服也非今君不服
先君不服也凡封君子孫之絕旁期皆封君之尊降
其子此諸侯降服之義也夫諸侯尚不敢以己尊降
諸父昆弟則大夫可知然則經云大夫爲世父母叔
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虞喜以爲三世
爲大夫者是也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
以處其子孫大夫采地亦必適子世世守之故降其
庶子大功以遠別絕嫌大夫之尊降亦以父降其子
也不杖期章爲衆子注曰大夫遠別之謂之庶子降

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此尊降服之本也父降其子則子不敢不從父而降其昆弟子之子又不敢不從父而降其諸父是降服備者必三世爲大夫而後然幷敢降其諸父昆弟亦不敢不降父之所降也諸父昆弟旣以子而降於父己不敢不以子而從乎父蓋非父所降而降之是以貴驕父兄宗族也故崛起雖諸侯不敢降父所降而不降之是別異於父以自伸也故繼世雖大夫不得不降蓋降者父降其子而從降者子從乎父所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也經

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大功章曰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二服一貫經先舉大夫之子而後言大夫且陳大夫服首數條皆據大夫之子立文明乎備有諸降服之大夫乃其先爲大夫之子者而其降服乃從乎始爲大夫者之降其子而出以父之所降而不得服其親服也不然經著大夫服何不先言大夫而乃先言大夫之子乎言大夫之子明乎其從父之爲大夫者而降以大夫之子發端不以

大夫發端明大夫有不備此降服者上章既陳大夫之子下章乃陳大夫既明從降之義而後見大夫服明大夫從父而降乃備諸降服大夫雖不世官苟世守采地即用大夫之禮（經言大夫禮多據有地者言）此大夫降服之義也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服殷道親親兄終弟及法久弊生兄弟宗族或至相爭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賊恩害義敗國殄民莫此爲甚聖人人倫之至昔武王欲以天下授周公而公不受重遭二叔流言閔兄弟之失道故其制禮以尊尊保全親親有國有家

必嫡子世世守之庶子之服諸侯絕大夫降後世子孫悉體始封始爵者防亂保族之心以爲服嫌疑既絕然後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族食族燕公與父兄齒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而恩誼愈篤維持封建之義至是而盡矣或曰大夫爲諸親服降等而諸親如其本服厚薄無乃失均乎曰厚薄私也子統乎父公也大夫之爲諸親與諸親之爲大夫一從乎父而已矣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注曰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

夫爲之此言抉經之心必如是而後子天父之義明也或曰大夫之事世叔父母事兄使弟有以異於邦人乎曰無以異也凡降服與絕大異絕者臣之也降者仍親之也降服多矣厭降旁尊降出降不聞殊其服遂殊其親也凡所爲降者特以明始爵者宗廟祿位必適適相承之義大夫不奪宗雖貴富不敢以加於父兄宗族且大夫期降大功大功降小功大功以上親同財豈有大夫以降小功而疏外其親之理凡降服者皆心喪雖尊降亦當同之傳說降服皆以不

得不敢爲言鄭君謂降有四品愚竊謂君大夫之降其子父母降女子子適人者敢降者也餘皆不得不降不敢不降者也大夫降服先儒說者皆未得其理或謂宗子有君道則大夫不皆宗子也或謂大夫有君族之道則諸親非可得而臣也左傳夫子以愛我聞夫子雖尊稱然季札於孫林父叔向於伯有亦稱之蓋當時有此風氣不得以爲大夫君族之證或謂大夫不可曠職廢祭此說最爲近理可備一解然細思之亦非確詁則諸侯始封者有王事立五廟何以服諸父昆弟如邦人也或謂封建時大夫即治其鄉里非特尊不可以爲治則國

有常憲自可當官而行不當以門外之治混諸門內也凡此皆以意爲說難可據信今據傳文推經例說之如此

禮經會通大義論略

六經同歸其指在禮易之象書之政皆禮也詩之美刺春秋之褒貶於禮得失之迹也周官禮之綱領而禮記則其義疏也孝經禮之始而論語則其微言大義也故易之言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書之言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詩序之言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春秋盡章文武約以周禮賈服穎說所譏所善按禮以正之鄭志孝經開宗明義言至德要道要道謂禮樂論語言禮者四十餘章自視聽

言動與凡事親敎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陳氏禮說周禮儀禮發源是一儀禮疏序禮記則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禮記正義蓋聖人之道一禮而已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六藝殊科禮爲之體故鄭君以禮注易書詩孝經伏生以禮說書毛公以禮說詩左氏以禮說春秋公羊穀梁亦皆言禮而班氏白虎通義之論禮鄭君孔氏賈氏之注禮疏禮又皆以羣經轉相證明禮之義誠深矣盡六經之文無一不與相表裏今據鄭注附以諸家引

經之說條分科別以舉一隅學者因端推類可以見先王制度聖作明述同條共理合若符節炳若日星千歲一揆百世可知斷非非聖無法之徒所得以妖言邪說投閒抵隙壞防而肆亂也

易

易禮象也法象莫大乎天地伏羲定乾坤索六子立三綱敘五倫別人類於禽獸而禮之大本立八卦重爲六十四屯建侯以作之君蒙養正以作之師開物成務崇德廣業變草昧爲文明而禮之大用行易說

具之矣

書

孔子曰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禮者人倫也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周公之所以爲子爲弟爲臣皆立人倫之極以愛敬生養保衞天下生民立功立事良法美意仁覆萬世故書者聖人以禮治天下之實政也禮之所起遠矣自伏羲正人倫立王道以來至唐虞地平天成而後百姓親五品遜井田封建軍賦學校宗法喪服祭典皆至是而定故孔子删書

斷堯典自虞及周通變神化世有損益而大旨不殊故書可以見禮之源委至周公事爲之制曲爲之防而萬世之彝倫敘治本立知其義而敬守之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內順治而外無敵書之大用於是乎在一二事證特陳數之末耳畧就書說未及者錄之

詩

詩禮相通之義詩說已箸之夫詩感禮教之興衰而作也昔愚嘗讀南豳雅頌諸篇想見當時人倫之厚

禮俗之美蹈德詠仁由儀率性識其邦本深固可大可久及讀變雅傷人倫之廢憫王道之衰有不勝辛有被髮之歎而惓惓於告朔之餼羊者因是以求禮旣離其句肄其儀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情金聲玉色盛德之容忠厚藹惻之情不啻如或遇之信乎禮者人情之實以詩情求禮意非惟不苦其難將好之樂之知其爲吾性之所固有而安處善樂循禮忽不自覺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昔周公制禮詩爲樂章鄉飲燕射諸篇以歌笙閒合所用詩求之陶情淑性事

半功倍餘篇可類推之孔子純取周詩故禮經節文尤多合

周禮

周禮者聖人本人倫以立王道之實事度禮全經時事別爲篇周官之事當無不備而今不可考矣幸其猶有存者可以立孝弟忠順仁義之則而起天下合敬同愛之心以爲立功立事之本所謂有關雎麟趾之德意而後可行周官之大法周禮儀禮發源是一者學者可比類合誼以見指撝焉二禮一貫經禮曲

禮說發之巳詳其事證尤多錄其畧

禮記

二戴記之說禮大類有三曰禮曰學曰政曲禮檀弓遷廟釁廟冠義昏義朝事義等篇禮類也學記中庸儒行大學曾子十篇之等學類也王制月令夏小正文王官人之等政類也夫禮者先王正人倫以達天下愛敬之心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使天下相與講明其義而身體之心存之是之謂學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同

天下之愛敬合天下之智力以養欲給求禦災捍患而仁覆天下利濟萬世故學所以明禮也政所以行禮也冠昏喪祭聘覲射鄉人倫所由定克己復禮爲國以禮皆不外此中庸一篇言禮之精義始於戒懼愼獨擇善服膺終於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篤恭而天下平而其實在乎子臣弟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修身親親尊賢以三達德行五達道大舜文武周公爲天下國家皆由此推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焦里堂謂周禮儀禮禮一時之書禮

記萬世之書不知禮之所尊尊其義禮記之義皆依經爲說卽儀法度數以考誼理之存神而明之則忠孝仁義之心油然而生而萬事之根本立雖歷萬變而不離其宗禮記所說蓋示人以讀經之法而鼓動其興藝樂學之心豈可反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哉冠義等旣錄入要旨今輯鄭注以制度文句相證明云爾

春秋

嗚呼禮止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

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周之衰也夷身失禮厲始革典至犬戎敗幽王秦襄公列爲諸侯用事上帝僭端見矣是後諸侯恣行淫侈不軌晉作六軍大夫主盟而魏舒南面三家分晉之勢兆魯季氏八佾舞庭歌雍臚岱而昭哀出辱之釁啟陽虎不狃之患亦不旋踵孫林父公登亦登知衞亂之將萌公子圍二執戈前識楚憂之遽作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以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公不悟而田成子一旦弑君而盜其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大爲之坊民猶犯之短垣自踰其能久乎逆順大勢既已倒懸索隱行怪之人包藏禍心之徒遂乘分理不明之時公然倡蔑棄恩義殫殘聖法之說反易天常藏亂眾心其勢不至盡廢孝弟仁義率天下弱肉强食以成積血暴骨之敗不止是以孔子體天地好生之仁憂來世無窮之禍制作春秋以明禮教撥亂反正首誅亂賊亂賊懼而後天下知有君父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禮之大本也八

非天不生有君父則有三綱五倫有忠孝仁義有恩理政教有秩敘節文度數尊尊親親合敬同愛畢智協力以相生相養相保人事浹王道備而禮之大用行矣春秋義深於君父君父之際聖人加焉故凡變禮亂常之事必謹書之嚴辨之以塞逆源明順道以遏殺機保生理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孟子闢楊墨以閑孔子之道也孔子討亂賊以閑周公之禮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春秋作而禮達於萬世矣三傳說經皆言禮左氏傳可

以見禮教隆汚之殺公羊穀梁則孔子秉禮作經之精義存

左傳

觀於左氏而知周公制禮深根固本東遷以後綱紀法度日失其序而天下尙未遽爲戰國者有由然也劉子政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敎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

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袁彥伯曰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

迭興以禮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王伯厚曰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覩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

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由三子之言觀之雖賊臣篡子滋起之時天常聖法猶未得而盡泯也然考之左氏卿大夫論述禮政多在定公初年以前自時厥後六卿亂晉吳越迭興而論禮精言惟出自孔氏弟子此外罕聞蓋伏羲以迄周公人倫道德之敎至是而將絕戰國暴秦之勢已成開闢以來生民禍變莫

大於此嗚呼此孔子春秋所以不能已於作以存禮敎於萬世而豫爲之遏其亂開其治也昔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蓋魯號秉禮史法最備然以左氏所稱禮所稱君子曰及諸書法考之違義失正而襍以衰世之見霸國之制者亦多矣孔子修之而後天秩人綱萬世作則與禮經相輔爲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左氏所述禮皆識大識小其事其

文之類孔子所多學而取義者鄭君謂左氏善於禮故注春秋宗左傳而禮注多引傳爲證

公羊穀梁

孔子秉先王制禮大經大法以作春秋尊君父討亂賊善善惡惡正名順言故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晉趙盾不討賊坐之弒君許世子止不嘗藥坐之弒父晉趙鞅以地正國不待命而除君側之惡人則謂之叛推此類以繩當世春秋之義行

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其推見至隱見微知著魯文公未終喪納幣當時以喪畢始娶謂之禮而春秋深探其忘親之心譏其喪娶禮之所重在志也哀姜至大夫宗婦覿用幣春秋謹書之以爲般閔之亂自此始無禮必敗也凡公羊穀梁所述名言至理皆孔子據禮正事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杜漸防萌之精意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治世之要務也公羊後師有推衍禮文備時王制作之用託言春秋改制者考中庸之說春秋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君本

公羊義說之曰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作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足以正背經反傳之失矣禮喪服傳與公羊同出子夏故鄭注時有據彼定此者

孝經

周末文勝質衰行禮者屑屑焉習儀以亟而於先王承天道治人情經國家定社稷之大本茫乎不知文飾愈繁眞意愈漓危弱滋甚遂使說者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拔本塞原裂冠毀冕之邪說暴行横行無忌是以孔子作春秋正人倫明王道舉禮之大經大法

民所由生國所與立者正辭嚴辨以撥亂反正復作孝經以明禮之始俾天下知禮者人情之實冠昏喪祭聘覲射鄉與一切制度文爲非由外心以生皆出于天命之性由孩提愛敬之天良擴而充之以立三綱正五倫備物致用相生相養相保雖器物陳設儀節繁省之細莫非經緯天地綱紀羣類之精義所彌綸傳曰禮之所尊尊其義又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孝經者本禮之所以爲義以感動天下忠孝仁義之眞性情鼓舞天下合敬同愛之眞精神成就天下

養欲給求禦災捍患之盛德大業物恥足振國恥足興無亂不治無弱不強禮之可以爲國於是乎在述孝篇論之詳矣

論語

孝經推愛親敬親之道以愛人敬人以心言謂之仁以體言謂之禮禮者聖人所以仁其身以仁天下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仲弓問仁夫子告以敬恕樊遲問仁夫子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禮也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矩禮也鄉黨一篇皆動

容周旋中禮之效而終以時哉所謂孔子聖之時禮時爲大也八佾一篇歎息痛恨於禮之變而終以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制作六藝以禮敎仁萬世乾坤所以不息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子周流四方荅禮諸侯所謂君子之仕以行其義大倫所以不廢也人而不仁如禮何惡當時浮僞奢僭者之誣禮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豫防後世學非而博言僞而辯者之蔑禮也凌次仲謂論語言好仁不好學好知不好學以及好信好直好勇好剛不好學

之蔽而獨不言好禮不好學又言恭而無禮愼而無禮勇而無禮直而無禮之弊而獨不言學而無禮以是知聖人所謂學者禮也蓋聖人之仁天下萬世也以學而學之本在禮是以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卽言孝弟弟子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有餘力乃以學文賢親君友四者無憾則必謂之學此學之大本卽禮之大體聖敎王政皆由此出果達藝能皆由此成足民有勇知方勝殘去殺皆由此致蠻貊可行也百世可知也舍此而言學則博物多能而甚不仁幾何其不

爲虎傅翼以食人乎自古亂臣賊子曷嘗無學無才所患者學不由禮故才適以濟惡而滅禮耳聖人之道以禮爲學論語所載法言德行無非禮之精義豈獨鄉人飲酒射不主皮之等顯舉禮文哉

孟子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此禮之大本也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禮之精義也又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舜不告而取爲無後也君
子以爲猶告及對陳臻屋廬子受不受見不見之問
禮與食色輕重之辨此禮之大權也親迎不得取則
不親迎禮食不得食則不以禮此節文度數可得與
民變革者也紾兄而後得食則雖飢死而不可紾摟
處子而後得取則雖無後而不可摟此天倫人紀不
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性善禮本也集義禮學也不枉
尺直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禮行也井田學校禮
政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欲

與聚所惡勿施與民同樂禮情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深耕易耨修孝弟忠信則親上死長大國必畏禮效也周室班爵祿禮等也孟子闢楊墨無父無君而後世之無君父者或借土芥寇讐民爲貴君爲輕諸語以文邪說誣孟子不知孟子此言所以深戒人君俾體羣臣子庶民以經國家保社稷永無死亡篡奪之禍乃維持禮教之大者豈亂臣賊子所得而巧借誣衊哉孔子孟子所謂禮皆指曲禮正篇孟子引禮曰諸侯耕助在今亡篇中其說舊君有服王子母死

數月之喪義皆與喪服傳同

爾雅

周公制禮又作爾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爾雅者正名順言以爲成事興禮樂之本先王之世書同文行同倫士大夫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故六經之文自唐虞迄周千餘年其道同其文義訓詁無不同故爾雅可爲六經之通釋去古久遠俗儒鄙夫多不知爾雅辭言之義先王禮道既以不章而奇邪譎解之徒復以侏離轇轕之辭變亂積古相傳平正通達之文義

善野言而怪舊藝非關博采多識徒以炫奇飾陋浸淫不已將使先聖典文日就荒昧而人心風俗淆轂胥及溺之憂此安雅隆禮之君子所不能不以斯道斯文自任者也爾雅訓詁羣經皆賴以明而釋親一篇與喪服尤相表裏釋宮釋器等篇說禮名數亦多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曹元弼撰

卷五

駁汪氏中女子未嫁壻死從死及守志議

女子之嫁也其未嫁之先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納采問名昏姻之禮所由行也納吉禮所由定也納徵禮所由成也故女之繫身於夫自納徵始至於請期親迎則禮成之後所行之禮也此禮之行於女氏者也旣嫁之後其禮有三曰同牢曰見舅姑曰祭行同牢者夫婦之禮所由成也見舅姑者婦禮所由成也故夫之備禮於婦自見舅姑始至於祭行則禮成之後所行之禮也此禮

之行於夫氏者也禮行於夫氏者以見舅姑爲成禮故舅姑旣沒女未廟見而死者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本曾子問文則舅姑在婦于成昏明日已見而死者雖未祭行夫當爲備妻喪之禮明矣胡氏培翬周禮嫁殤說謂歸葬女氏之黨是專爲女之無舅姑者言之盡以廟見成婦爲重是聖人論禮之精也禮行于女氏者以納徵爲成禮故納吉後納徵前壻死者女視之爲路人不容有一日之哀也則死于納徵後者雖未親迎女當爲服夫死之服明矣何言之曾子問曰取女

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夫日有吉日則納徵以後昏姻之禮已成者也女服斬衰則以至尊之服服之也鄭云未有三年之恩不云未有斬之義斬重而三年輕故爲母齊衰之服父卒亦得三年而斬則惟君父夫三人有之爲之斬者以其爲夫也故孔子上言壻而此則正其名曰夫死也以爲夫而不爲之守更嫁他人是二夫也可恥孰甚焉（或曰夫死亦如之謂亦服齊衰夫服斬衰者猶夫爲未娶之妻服齊衰從其本服而殺其）

年月也妻爲夫豈有齊衰之服乎此服從何而制且不服斬則似爲改嫁地然改嫁則前所許嫁者爲路人豈有路人而爲服齊衰者哉亦悖乎婦人無外事之道矣經必不然 傳曰婦人不貳斬則既爲許嫁之夫服斬當爲父母服期無疑不嫌于薄其父母者以斬之服定于納徵納徵之禮父受之則昏姻之禮父成之斬之服卽父命服之不爲之斬是父所成者女初不以爲成也逆也且有異志也爲之斬而仍爲父斬是父所成者女不純成之也仍不免於逆也爲父貳斬且不可而謂可既斬之後棄若弁髦舍舊謀新如無前事其爲辱親不孝何如哉

汪氏不知納徵之重不思不貳斬之義乃謂禮必待親迎而後成親迎之先請期之後徵諸禮可以改嫁者凡四於戲昏姻之禮廢則淫辟之罪多斯言也得無誣禮而導淫乎請以禮正之士昏禮曰納徵玄纁束帛儷皮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是昏禮至納幣而成一成不變死生以之先王所以敎貞專而防淫泆也曲禮曰非受幣不交不親注有禮乃相纏固是納徵則相纏固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案相見謂親迎親迎繫乎納徵明納徵之

重也士昏禮曰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記女子許嫁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春秋僖九年伯姬卒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笄而字之解詁笄者簪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白虎通曰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是納徵則爲許嫁身繫于夫有從夫之端昏姻之禮成而夫婦之情固專心一志生死存亡始終不易所以爲徵也故陳氏

立曰六禮皆以納徵爲斷於是而夫死則爲之斬禮有明文周公制之孔子述之鄭君表明之不可誣也旣爲之斬則萬無改嫁之禮是故不改嫁而在家守志君子曰貞適夫之家事其父母君子曰孝敎育所後之子令夫有後君子曰慈從夫而死君子曰烈借曰不然則試問服斬何義納徵何禮繫纓何心貞一之節何在吾恐與未亡再醮相去無幾耳然則納徵後與親迎後有別乎曰有納徵後雖服斬旣葬即除親迎後則三年此其別也別其時不別其服斬服至

重傳云不貳斬不云不貳三年納徵後夫死服斬既與親迎後同則其不改嫁自亦與親迎後同無疑矣汪氏所以持改嫁之說者誤解曾子問之文耳案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毛氏

奇齡經問云既有吉日則昏義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皆已行訖而一旦遭喪則不得已而壻家有致命女氏有請壻家致命在既葬後蓋以解夫前此之告期者也然後女氏弗敢嫁謂不嫁此壻也至女氏之請在除喪後除喪可娶矣而哀尚未忘故又請壻弗卽取謂前期已愆儘可緩迎也蓋謙之也夫然後遲遲而嫁此壻焉其曰使人請壻弗取者本是一句（此從陳氏立白虎通疏證節引其駁注語及未妥處陳刪之甚是）盧氏云壻不娶者哀未忘不卽圖娶也而後嫁之卽嫁於壻之既已

納幣者彌案有吉日故當致命但納徵而未請期則有弔無致命也毛氏說畧同必致命者注云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不敢猶不敢安也謂有吉日則壻當如期逆女今壻有喪則女當待壻喪終而壻之伯父之意則有不敢安于使人久失時而嫁者蓋以是爲歉故不得置之不問而必致命女氏曰不得嗣爲兄弟言不得繼前言而爲兄弟所以謝己之始告期而今不娶且必積年累歲遲之又久而後娶也女氏順其意故許諾而不敢執前約以嫁之許諾者

明非急於成兄弟俾無以負約失時爲歉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者注請請成昏謂壻免喪可以成昏女氏以其前有辭來謝故今先使人請以答其意亦明初不以廢約失時爲意也請成昏之辭不曰取而曰弗取者毛氏所論得之所以遂孝子之心也旣請則任壻家哀益殺之後擇日來告而後嫁之蓋必女氏先請之而後壻家踰時得再告期故此請爲請成昏也經注之義如此故陳氏立謂鄭本無別嫁之說毛氏之解可詳所未備毛氏譏注讀請字絕句非也注蓋明

請之意耳然如盧氏解則請字絕句亦無不可者又謂注以嫁爲別嫁則甚誣矣故陳氏破之且汪文簡括毛說已該在其中若毛氏者所謂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但其解記自確適合注意故從陳氏取之

汪氏乃誤以不敢嫁爲不敢別嫁壻弗取爲壻喪後背昏而後嫁之爲別嫁他人遂援爲請期後可改嫁之證孔子論禮本意豈有是哉又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注奔喪服期案趨喪則服舅姑齊衰之服也此皆在親迎後若未親迎而女之父母死則服本服壻之父母死則

不服常也不可過也若未親迎而夫死女旣服斬衰則其後舅姑之喪當用從服之義服齊衰父母之喪當用不貳斬之義服齊衰期變也不爲過也汪氏泥常禮以論變禮而譏未親迎壻死從死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爲非禮是亦未之思也夫以常禮論之納徵以後雖身繫於夫而猶是從父故必待親迎而後移天從服舅姑降己父母以變禮論之夫身已死無復親迎身旣繫八靡它永矢卽當以聞訃之日爲移天之日創鉅痛深爲之服斬從

斬而推則爲舅姑期因斬而降則爲父母期義自相因而至矣爲之斬者爲之妻也爲子之妻者爲舅姑之婦既服斬而後事舅姑卽同牢明日見舅姑之義爲父之妻者爲子之母既服斬而爲之立後奚啻繼母配父子不敢殊之義生稱來婦沒稱先妣所謂以義起禮稱情立文者也至合葬之禮以未成婦者歸葬女氏相較似厚薄不均然由服斬之義推之則合葬無不可者吾因是而歎聖人論禮之精也有未成婦歸葬之禮而後子天父之義明明乎未見舅姑雖

已同牢而死子不敢私厚也有守志合葬之禮而後妻天夫之義明明乎已行納徵雖未親迎而死妻不敢二心也斯卽地無去天之義也汪氏以爲恥無乃恥所不當恥乎汪氏又譏其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此直背經反傳不待辨矣且旣受納徵之禮何謂無夫婦之恩恩未及三年爾旣服斬安得謂之無恩何謂於壻無因奉父母之命而服之何爲不孝繫纓卽牉合之義何爲失禮哉婦人以夫爲天夫死自稱未亡人未亡者待亡也所繫已隕生不如死以身殉之

良可哀矣郎有遺議亦不過以毀滅性以死傷生而已乃以未嘗事之而爲之死訾爲不仁於戲彼豈惡生而好死哉誠以身既繫之心郎事之此義無逃于天地之閒而又恐强暴之來侵辱以恫亡靈懼親戚之令改圖以傷苦志於是從而死之斯乃成仁取義守禮之至者矣汪氏又設非我大宗强爲之後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自殺之喻以譏之曾亦思彼二人者路人也此父母所許嫁之夫果路人乎路人而周公孔子令之服斬乎郞之戰魯童汪錡死焉魯人欲

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蓋嘉其爲君敵愾報食毛踐土之恩明爲人臣子之義不聞以身無官守不能避禍亡身辱親罪之也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明臣之已得爵者與有祿者同本注義則妻之已納徵者亦當與已親迎者同矣苟未有祿者一朝遇變而爲仇牧荀息之事將以狂易失心詆之乎記又曰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則不違者當與有祿者同服斬矣而何獨疑於烈女之殉夫乎歸氏至云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夫六禮不

備貞女不行者惡無禮也今夫死豈無禮乎昏禮記有有故不親迎者不以爲弃也況斬服已制夫婦之分已定而後爲之死若至其家者乎弃者聞彼有禮走而往焉此則聞彼身喪往而守焉一則禮在彼而不備一則禮在我而必行其相去奚啻霄壤如必強以相擬則豈聖人制此斬服乃妾爲君之斬非妻爲夫之斬乎且親迎禮也服斬守志亦禮也處其常而不待親迎是自獻其身無恥之甚者也處其變而不服斬守志是自背其天尤無恥之甚者也以無可親

迎之時而責其親迎是欲改嫁者之所藉口也儒者有主持風化之責柰何反爲導之目誣周公孔子以成其說乎女子受聘旣許嫁矣而謂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不明與經文戾乎事茍得乎禮之正雖父母不之許壻之父母不之許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皆不之許獨行其是可也以身死之可也此烈女之所以可敬可哀也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納徵繫纓服斬之明文不可沒曾子問諸節之精義不可誣而此禮斷不爲過斷不可廢也董子有言禮重於身春秋傳

曰違禮不如死汪氏所言袁之妹鄭之嫂皆深明大義篤守經禮明知其夫之不肖身之必死而毅然就之彼其心以爲夫者天也天可逃乎旣成之而復背之無義無命孰甚於此是以執一節而不回甘九死而無悔深合於納徵繫纓之義女有士行懦立頑廉周公孔子之禮敎將於二人是繫君子以爲非惟有不負恩之仁不二心之義且有知命達禮之知不陷父母舅姑於不義之孝焉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又曰烈女不事二夫夫旣受聘則即將與之齊而事

之故言後可以見前舉常可以該變觀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下即云夫死不嫁而曾子問取女有吉日節夫死之文與之同義可見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說禮亦然若執一端而不合全經以觀其通則壹與之齊謂同牢也必同牢而後不改則但親迎未同牢者亦當改嫁矣衞夫人柏舟之詩何以列於聖經哉見列女傳夫婦人未嫁天父既嫁天夫從父者女道也從夫者婦道也未許嫁之前惟其父母爲許嫁于人而已無與以從

父也旣奉父母之命而許嫁於是人則於是人生死以之以從父之義從夫也天父故天夫婦道卽女道猶人臣之以忠爲孝由子之能仕父敎之忠也若旣許嫁之後而猶有改圖則何異父敎子貳從之無乃辟乎從亂命而不從正命不得爲從父不得爲孝女道婦道一失俱失蓋當守而不守與不當與而與者其爲無禮同也則並非與而以爲與者其爲蔑禮何如耶而反以爲善耶父之禮而已與之故曰與己之禮而已守之何以爲與耶故名不可不正也汪氏近世通儒斯議必有激而發汪氏有與友人書極

論苦節撫孤之難深懷恤寡之志其心可知然而世衰道微人心日薄深恐一時過激之論遂爲後世廢禮之階故據經正之然則女子未嫁夫死必不可改圖乎曰禮固不許其改圖也然納徵後歿與親迎後有間能守與否在女之志爾有必守之志而强之改圖非也無必守之志而强之守志亦非也賢者之行不可概諸常人强人所難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此汪氏之所以有激而云也

經禮曲禮說

鄭君說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其義千載未發案經曲猶經緯也說文經織從絲也緯織衡絲也衡從卽橫直經之爲言直也則緯之爲言曲也織者先經而後緯經本直緯以交之一從一橫乃成爲曲故緯謂之曲古者凡治天下之事通謂之禮故曰爲國以禮春秋左氏傳自吉凶賓軍嘉而外凡刑法政俗一切得失皆斷之曰禮曰非禮二戴禮記於治天下之事無一不備然則禮者王治之通名析言則宗伯所掌

謂之禮統言則六典皆謂之禮故周官稱周禮度儀禮全經時周禮三百六十官所共之事當事別爲篇無所不備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氏禮書綱目據周禮補經實得聖人制作本法周禮儀禮一從一横交相爲用如絲之有經緯故曰經曲知周爲經儀爲曲者周禮天子所秉以治天下儀禮則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注曰典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是周禮稱禮經經與法同義古者禮統於官臨事則百官各揚其職以

共舉其事周官之文蓋各官皆載其一以爲官法三語本汪氏中而合爲一書則天子秉之謂之禮經其目三百六十故曰禮經三百禮經經禮倒文周禮爲經則儀禮爲曲經經也曲緯也經法也曲事也周禮官所守之法儀禮法所分之事法經也事緯也事必聯衆官爲之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及凡小事皆有聯以儀禮考之聘禮覲禮即賓客之事如禮書綱目所補則凡事皆有聯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三曰官聯周禮

以官爲紀官屬也儀禮以事爲紀官聯也官屬經也官聯緯也事統於官故儀禮每曰官具曰官饌曰官戒禮記說燕義則引庶子官說朝事義則引大行人小行人典命司儀諸官鄭注說鄉飲酒則引鄉大夫職說鄉射則引州長職凡儀禮中職官制度無一不推本周禮足徵周禮爲經周禮舉行事大法而節文次第備在儀禮儀禮全經其文必兼倍於周禮以司儀與聘禮較可見其曰郊勞致館將幣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之等卽儀禮分節之目鄭注周禮往

往舉儀禮實之盡必如儀禮所陳而後周禮之事一一措置曲當無毫髮憾故孔子曰經禮三百猶可能也威儀三千難能也此儀禮之所以爲曲曲者以言乎緯之盡善也周禮儀禮相經緯如此聖人之制禮也經與曲相輔而行周禮爲禮之綱領儀禮爲禮之條目也學者之治禮也經與曲相證而明周禮卽儀禮之目錄分章儀禮卽周禮之事類釋例也治禮莫要於釋例釋周禮之例當以三百六十官之事分類系聯之而儀禮固然則雖謂儀禮卽周禮之事例可

也愚初讀禮器鄭注以經曲分屬二禮求其說不得厥後沈潛反覆於二經有年又深考通解綱目之書確知二禮相經緯且周爲經儀爲緯乃恍然悟所謂經曲者卽經緯鄭注貫通二禮爲訓非薛瓚輩所能見及薛瓚注漢書說經禮曲禮與鄭異後人多從之非是而經之訓法曲之訓事訓屈曲皆一以貫之矣朱子江氏以周禮補儀禮蓋深知二禮之相經緯而其法其義實已自鄭君經曲之說發之明乎此而後二禮之文左右逢原同條共理旁推午貫豁然大通而後世排棄周官之邪說

亦不待辨而息矣天下之事莫不一經一緯相維持以經言之周官爲經儀禮爲緯詩爲經樂爲緯左史記事春秋爲經右史記言尚書爲緯以說經之書言之傳訓箋注解詁疏義之類爲經釋例及凡釋一事者爲緯儀禮有淩氏釋例周禮無書禮書綱目足以當之何也一經一緯也愚欲取江氏書檃括聯綴更考經文鄭注補其未備爲周禮作釋例專書抑亦聖人正名經曲之意歟若夫禮器下文所云曲而殺經而等雖通論君子之於禮而經曲之爲經緯則同鄭

注就喪服舉例謂正服爲經降服爲緯也鄭君注經

下一語每貫本末徹始終後人由之可以創通大義

開闢途徑所貴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

覆陳伯潛閣學論修禮書

伯潛大前輩閣下謹肅者元弼少讀書見經傳史志中忠孝志節名臣大儒雖曠百世心嚮往之旣受知座主瑞安黄漱蘭師每聞稱說　閣下正色立朝激濁揚清風義凛然私竊欽慕於今二十七八年湖山間隔道里遼遠不獲望君子之光從捧手有所受殊悵恨去歲辱手筆先施欲令以一知半解效壁露之添流飛塵之足嶽誠感誠愧時適困病屢閒屢劇輾轉日久心神恍惚用稽肅覆厥心罪疚不可言

仲夏以來幸漸瘥直家夔一從兄假旋相見即敬問
起居藉悉夙夜靖共動履吉豫爲天下慶禮家自古
聚訟　閣下一本
朝廷化民成俗之意折衷至當範我彝倫禮教之幸
天下萬世之幸也夫禮時爲大帝王質文代有因革
而大本大原則董子有言天不變道亦不變尊尊親
親長長男女有別此百世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孔
子所謂殷於夏禮周於殷禮損益可知而此則其所
因者也先王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因人父子慈孝

出人性而爲之定夫婦以正其本立君臣以會其極於是乎有三綱父子定則兄弟相親君臣正則朋友相任於是乎有五倫有三綱五倫於是乎有冠昏喪祭聘覲射鄉相見有冠昏喪祭聘覲射鄉相見於是乎有節文等殺制度名物漸仁摩義涵育薰陶而孝弟忠順廉恥信義深入民心鬬囂虣亂邪說詖行不戢自止合敬同愛聚百順以事君親合智同力立成器以利天下三代以上中國所以爲普天大地中至富至强至治至安之國者禮其本也嫚秦以來禮

敎陵夷士大夫於先王制作精義旣茫乎未窺而當代典章更漫不留意大失孔子從周之義民不興行非一朝夕之故邇來世變日亟莠民乘機拔本塞源裂冠毁冕至公然倡廢三綱之說勢將率天下之人而盡陷於禽獸鬼魅放恣黷亂弱肉强食以召禽獮草薙之禍

朝廷深惟救亂以禮之義廣徵方聞之士修輯禮書命宿德重臣理而董之因乾隆道光通禮更加釐訂

天語煌煌以移易風俗爲訓德意至深厚又奉

命與法部憲政館商議誠以禮爲政刑之本本禮以權憲政則太阿不至倒持而憸人不能僭竊威福以播惡斂怨於民本禮以定法律則天敍有典天討有罪互相表裏而敎戒明六親固四維張民志乃定禮部原奏及凡例十九條宣

上德厚民俗綱舉目張詳審精密愚竊以爲古禮可存者必存之可復者必復之非徒愛禮存羊將以明尊親之大義消逆亂之萌漸鼓舞天下忠孝之精神杜塞譎觚附會之藉口當此人心好亡惡定之時偭

規越矩擾亂天常所在而是其勢尤不得不大爲之坊此則天下志士仁人同仰望於　盛德君子而元弼所顧奉令承敎者也昔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道不絕惟鄭君注述三禮之功南宋迄明治日甚少而民彝不替惟周程張朱維持名敎之力古君子修禮於下成效如此況以

天子大臣集天下英才而爲之其效當何如而樸燎堙洪靖民氣而奠邦基緜周孔之敎澤以保黃顱之裔胄任重道遠更何如哉小子狂簡不知所裁率陳

固陋諸惟　幸敎元弼再拜

宣統二年月日

書從兄君直閣讀禮議後

右禮議二卷從兄君直閣讀在禮學館纂修禮書時所撰于時異言蠭起務亂舊章兄與張聞遠同年依據

祖制上溯禮經旁徵諸史正言力辯精確不磨余時主講吳楚存古學堂未克應禮館聘仍忝列顧問兄與聞遠每有論撰輒寄余余以錄入經學文鈔授諸生今讀是編喟然歎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自古亂臣賊子欲致難於君父必自飾邪說亂人心紊綱紀始故論語八佾一篇極論當時權臣僭禮歎息痛恨憂深思遠聖人之情見乎辭而七十子之徒記禮所由失雖節文之末器數之微必謹而書之蓋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履霜堅冰由來者漸辯之不可不早辯也先是

朝廷以中國削弱不忍萬萬生靈爲人魚肉變法興學以造濟變之才不幸邪說乘閒竊發離經叛道絕

綱斁倫驅赤子入陷穽卒人類爲禽獸如火燎原不

可嚮邇

聖人深識遠慮以亂之所生唯禮可以已之當陰疑

陽戰之秋反正經興民之本天禍中國

兩宮升遐

今上嗣位又不遺一老張文襄公俾輔

冲聖於是羣凶益無忌憚禮書未及進

御而大亂起矣嗚呼此豈獨我

朝之厄乃三皇五帝以來名教綱常之大厄而生民

之禍未有已也夫變法自强以圖存中國此何負于
天下
欽定學堂章程以聖賢經傳爲本以外國藝能爲用
又立存古學堂以專明古帝王聖賢經典文史大道
立禮學館招海內名儒釐定典章維持倫紀思患豫
防不可謂不至況
列聖厚澤深仁浹民肌髓至今元元流涕叩心顧瞻
周道思慕漢德而當日邪說惑人如飲狂藥禍亂猝
興如氾濫水何哉葢三十年來士大夫讀書不明大

義不務躬行好高者空言名理而不求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之實好博者記問之學以一字一句一名一物競勝而於人倫王道大本大原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百世不可得與民變革之故茫不深察甚者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在家則不順父兄下筆則痛詆先賢三綱淪于敎很之心四維絕于奔競之俗元氣旣虛妖氛中之正學不明邪說乘之是以不祥少年一聞非聖無法犯上作亂之說不知其逆天悖理而羣焉趨之被髮祭野其禮先亡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嗚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禮也使天生斯民自今以後遂同禽獸互相搏噬以至于種類澌滅也則禮道已矣如曰不然則必有剝極而復之時禮書雖未行而是編考正詳備學者讀之可以識朝章通經義明人倫令翰怡京卿刊而布之誠扶植教道之盛心兄命余一言余自惟不才蒙

先帝特達之知有

旨以所著禮經校釋發交禮部禮學館感激惶悚涓埃未答興言及禮痛不自支惟杜門省疚與伯仲兩

兄及兄同守硜硜之節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願共持此義以待天下之清而見聞所及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臣言忠與友言信本

先帝修禮之意以存人道於幾希天秩既明人心自正班孟堅所謂敦詩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者或終爲承平之治靈臺明堂統和天人之資卓茂桓榮當更爲兄望之

宣統八年丙辰七月

卷五

記

答秦佩鶴侍郎通禮疑問

自宗法不行族姓紛歧而又散處於四方士大夫家建立宗祠往往奉始遷祖爲始祖按此始祖非得姓受氏之太祖實亦分支之始祖也此宗子非大宗之宗子實卽小宗之宗子也自此以下或貴賤貧富之不同或盛衰分合之各異其分祠立莊及出嗣兼祧事所恆有而祭法服制閒有舊制所未詳宗族以此爭持親友以此質問見聞所及祇付存疑今設問如左願求議禮之君子示所折衷焉

一今設有一姓同居一處支庶日繁雖有宗祠而分
支以下之諸祖或未得並列於祠其子孫議分建
支祠自以本支爲主禮有支子不祭之文此支祠
中得仍祀始祖否

答曰支子不祭禮有明文宗祠支祠同在一處則支
祠但祭本支而始祖之祭族人皆就宗祠齋戒執
事禮也但古今異宜宗法久亡雖有宗祠而宗之
所以收族族之所以敬宗其道久廢不講或族人
衆多而不得皆與於祭必執支子不祭之文恐年

代久遠或謟數典忘祖之愆名爲明其宗記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實則棄其祖孝子慈孫思患豫防即於支祠中上祀始祖亦無不可昔程子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又曰禮支子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宗子祭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由前之說則得姓受氏之始祖非必嫡嫡相承之大宗而後得祭由後之說則古者支子雖不別立廟亦得爲位行事按程子之意蓋謂有故不得與則自

（於其家爲位行事其禮近於薦及壇墠之祭）今分祠中以本支爲主而上祀始祖於經雖無明文揆之爲位行事之義蓋無不合世道衰微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苟因時通變以義起禮使惻然追念木本水源而不敢長惰慢之習因尊祖而思敬宗非惟無害於宗法或轉可以濟宗法之窮且宗祠以始祖爲主而兼及羣祖支祠以本支爲主而上祀始祖並非漫無等差也

一今設有一姓傳二十世其第十世之諸子中最幼

之子一支或單傳至五世以外旁無期功之親此一支分建支祠自以十世以下之本支列祖爲主但十世以上本支諸祖雖有旁支承祀而並未別有支祠則此支祠中應仍奉十世以上諸祖之位否

答曰十世以上諸祖其嫡嫡相承之長房既無宗祠則最幼一支所建之祠當奉祀無疑始建祠與始遷始爲大夫義畧同其所奉本支第一代卽與古別子義同別子以上既無古者諸侯不敢祖天子

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祀之似無不可古者祖廟尊卑雖有多寡然鄭君祭法注謂大夫以上鬼其百世鬼者薦而不祭今之祭禮疏畧不過如古之薦程子謂祖豈可厭多本支百世追養繼孝義無可闕若他日嫡嫡相承之長房別立宗祠則支祠在先且親屬疏遠久無同宗合族之事祇得各自爲祠而互相歸胙修明譜牒以篤恩誼此支祠中仍當祭十世以上本支諸祖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一今設有一支兄弟四人其長次兩房均無嗣而三四房均只各有一子既以三房一子兼祧長房以四房一子兼祧次房矣而長房三房兼祧之子仍無子是無孫也又以四房兼祧次房之子所生一子爲之後則此一孫實兼承四祖之祀是於長房爲承重孫於四房爲本生之孫亦兼有承重義而於三房則爲兼祧嗣父由父而推之祖則亦爲兼祧父之本生祖惟於次房爲兼祧中之兼祧而不在所後爲重本生爲重之兩例其四祖二父已先歿應如

何奉祀次房三房之祖均稱兼祧否設四祖母二母俱存日後應如何持服旣承長房之嗣本生亦且從降矣於次房三房之祖母亦得從降期例遞推否

答曰兼祧之制古所未有

高宗純皇帝宏錫類之恩廣慈孝之道使一子得兼承兩房無後者皆得有後當時禮部奏准如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大宗皆以大宗爲重爲大宗父母服三年爲小宗父母服期如以

小宗子兼祧小宗則以本宗爲重爲本宗父母服
三年爲兼祧父母服期載在
大清律例按律所謂大宗非古繼別之大宗謂長
房也所謂小宗謂次房以下也今兄弟四人長次
房無子以三房之子兼祧長房此所謂小宗兼祧
大宗當以大宗爲重者也以四房之子兼祧次房
此所謂小宗兼祧小宗當以本宗爲重者也至三
房兼祧長房之子又無嗣惟四房兼祧次房之子
有一子而以此一子既兼祧次房又兼祧長房三

房則是一孫而兼承四祖之祀於四房皆有承重之義重者祭祀之重祧卽重也此孫於四房爲本宗承重孫於長房次房三房皆爲兼祧承重孫據父已沒言此兼祧義專屬孫長次三房之祖雖二有大宗及兼祧嗣父之本生祖而自孫言之則皆兼祧祖也長房與次房三房服異而名同次房與三房實異而名亦同四祖當一律奉祀其服則爲長房之祖以三年爲承重服爲次房三房兼祧之祖及四房本生之祖皆以期爲承重服祖父卒爲祖母亦然所謂不二斬也其爲父母則本生父以小宗兼祧小宗當服期兼祧嗣父

（三房兼祧長房者）以小宗兼祧大宗受大宗之重當服三年母服同亦所謂不二斬也總之四房惟長房爲大宗則此一孫惟爲長房持三年承重服餘皆期

一各姓宗祠或祇設列祖之位而不以祖妣附若義莊則限制尤嚴其義何據以言時王之制廟祔具有明文宗祠應無異義至義莊雖與宗祠小別然亦有卽是宗祠者何獨不一例歟

答曰宗祠祀祖而不以妣配此失禮之大者汪容甫述學有婦人無主答問篇歷引禮文駁之且曰葬

而不祭既餒其母祭而不配又鰥其父於五刑莫大之罪蓋無所逃焉其言至爲痛切義莊無配蓋世俗之見以官祭而闕之然以官祭爲榮而忍廢其母之祀亦悖於禮矣必欲兩全則宜於官祭處所但設考主如國子監及各省學宮祀孔子之比其後別設饗堂子孫自祭考妣主並設如孔氏家廟之比似於情勢兩合

一長子長孫而無後者例必爲之立嗣然其卒也或在中殤以下或在未娶以前則應立後與否以何

爲限

答曰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喪服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謂以本親之服服之不服爲人後者三年之服也據此則嫡子嫡孫殤死者但以庶子代之不爲立嗣但古者二十而冠冠而不爲殤既出殤限雖未娶亦當爲之立後立後與否但論殤與非殤不論已娶未娶也且古人亦有未及二十而娶者故喪服有爲夫兄之長殤娶必先冠既冠卽不爲殤卽當爲之立後此二

者一未娶而已冠一早冠早娶皆在應立後之例其中殤以下年過幼雖係長子長孫似無立後法然亦有變通之道温公書儀云見第二卷冠儀注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夫既知禮義之方則有成人之道既爲之冠卽爲之立後亦可總之喪祭之禮人情之所不能已苟有可以加厚者加厚可也先王制作禮疑從重我朝議禮尤爲誼美恩明世道衰微人心日薄敦本善俗以挽頹風是在知禮君子謹貢愚陋惟幸教焉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曹元弼撰

卷六

吳刻孝經鄭氏注序 光緒甲午正月

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本一榦而分愛莫重焉家人嚴君敬莫隆焉孝弟同體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昔者聖人通天律之本躬行至德流化於外以敬天下之爲父兄君者而天下之子弟臣說無犯上作亂之禍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也

愛敬四海之內則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愛敬一國之人則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卿大

夫士庶人愛敬其家則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自上至下皆兢兢焉爲子臣弟少之事雖天子必有父必有兄不敢驕溢非法以取亂亡是以天下和平兆民乂安重社稷嚴宗廟守祭祀保體膚禮教興行刑錯不用集天下和睦之氣升之天祖尊之至而事天明親之至而事地察大孝尊親嚴父配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生民之本盡終始之義備是謂大順周衰王迹熄諸侯驕大夫亂士庶人爭悖德悖禮不度于善倒行逆施禍患相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臣庶失忠與順覆家亡身其故皆由惡慢於人惡慢於人由不愛敬其親生不敬養沒不敬饗患氣日積災害並至是謂大亂孔子悼明王之不興懼人倫之絕滅乃述前聖之道論撰易書詩禮樂作春秋尊君父討亂賊明王道興太平而端本會極於孝經以曾子能通其道授之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君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又曰孔子以六藝題

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阮氏元曰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邦家然則孝經者孔子兼包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以大順萬世之民所謂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由此道耳孔子既沒之後禍變滋甚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而六國滅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

而秦族惡慢之極出爾反爾不孝不順其害至此漢撥亂反正聖道復光河閒顏貞始獻其父芝所藏孝經是謂今文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等傳之孔壁所出爲古文許君叔重撰具其說皆亡鄭君以明德上賢述先聖元意作六經注義孝經最在先其大義不同流俗者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禹三王最先者見釋文釋文此下云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子於殷配天故爲教孝之始此蓋陸氏申鄭語下云王謂文王也此別一義謂王肅以經先王爲文王與鄭不同也嚴氏可均孝經鄭氏解輯并引以附鄭注失之嚴氏校讐至精而有此大創足徵讀書之難 案洪範言鯀湮洪水彝倫

攸斁禹乃嗣興彝倫攸敘賈生言禹以孝立教天下聖禹而神鯀當堯之時天下未平禹敷下土民有攸居然後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後世禮樂制度取法虞夏之際喪服祭法悉定自禹春秋通三統中庸曰考諸三王而不謬至德要道百世不與民變革周因於殷殷因於夏三王道同言禹而湯文可知且孝經述禹之道德而嚴父配天特稱周公孔子自謂行在孝經禮記載子言亦以舜禹文王周公並稱孟子言天下治亂特歸撥亂興治之功於禹周公孔子論孔

子之功在春秋三聖同功春秋孝經同道孟子此說實出二經微言足明鄭義所本注又云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案廣至德章言孝弟廣要道章言孝弟又言禮樂而統歸於禮蓋孝弟皆須禮以行之樂與禮同體經文明以要道爲禮樂禮樂卽本孝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春秋傳曰孝禮之始也白虎通曰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後儒歧禮樂於孝弟外是不知禮樂且不知孝弟矣注義深通如此其

他經緯聖典感動人心者甚多非鄭君不能爲徒以文句較他注易明以便童蒙敘錄家偶佚其目遂致後人疑難百端雺圜卞載直至通儒陳氏澧據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孝經注定爲禮堂寫定之文聚訟始息但鄭注雖累世積疑而唐陸氏德明釋文孔氏穎達正義皆以鄭爲主自明皇好事改作新注是非雜糅元澹作疏而鄭注孔疏漸亡釋文亦爲妄人所亂矣豈不惜哉夫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孔子篤行至孝德參天地躬備聖王之道爲禮樂之宗言爲世

法行爲世道受命制作宣教明化以愛敬天下生民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是以崇聖之祀尊及五世衍聖之緒流慶萬年德爲聖人尊爲帝王師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爲生民未有所謂行在孝經故大訓垂世日月並明曾子事親養志常以皓皓是以眉壽修身愼行忠實不欺患之小者毫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二十四字阮文達語）故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授之業鄭君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故依經立注爲學者

宗若明皇之治有始無終禍亂儹興唐宗幾滅德不足以庇百姓言安足以訓後世耶自時厥後注解多淺近不足觀惟明黃氏道周孝經集傳融貫禮經根極理要其言曰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禮記四十有九篇大戴禮記三十有六篇儀禮十有七篇皆爲孝經疏義（此謂孝爲禮之本解孝經者當依據禮經初非不論時代讀者勿以辭害志）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于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

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至哉言乎與聖合契矣其書條列禮文俾先王順天下之道綱舉目張蓋孝禮一也大本謂之孝達道謂之禮孝以愛與敬禮以敬治愛鄭君而後見及此者黄氏而已學之至者殊塗同歸不當泥文句以論之也我

朝

列聖以孝治天下

御纂孝經注義窮理盡性顯道神德公羊子所謂樂

堯舜之知君子鄭氏所謂惟
聖人能知聖人也禮作於
上學修於下故臣阮元大論孝經明順道塞逆源有
功聖典然大義雖舉而微言未析其子福補疏又未
能宏深元弼不敏治鄭氏禮學十餘年夙興必莊誦
孝經竊歎冠昏喪祭聘覲射鄉無一非因嚴敬因
親教愛與孝經之旨融合無閒通孝經而後知禮之
協乎天性順乎人情以鄭君之注百世不易惜其殘
闕失次據近儒臧氏庸嚴氏可均輯本拾遺訂誤削

羣書治要僞文爲孝經鄭氏注後定因徧輯經傳周秦漢古籍各經師注涉孝經義者爲之箋而博采魏晉以來孝經說之有師法應禮道者貫以積思所得疏之約之以禮達之春秋合之論語考之易詩書疏文有所不盡則師黃氏之意而擴充之兼采史傳孝行足禆補經義者別爲孝經證往時敬以此書與禮疏經儒法則篇同於　先聖前立誓自任此書與禮疏相須成體功亦相亞禮疏成則亦成去秋余妹以刋孝經祈禱疾愈既效欲以余後定授梓以文字未

定先取臧本刊之讀孝經者必治鄭注鄭注世無專行本今而後可家置一編注文闕佚通人達士自當卽單辭隻義推見元文童蒙之流則成句可讀者讀之不成句不可讀者暫置之可也延叔堅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天性之恩劬勞之德卽至驕悍不馴之夫清夜思之亦當憮然於心親睦和順人之大利逆亂兵刑人之大患去患就利舍孝何以所望讀者因注通經以經反身躬行曲禮內則之事移孝作忠夙夜匪懈以佐

聖治不亦休乎

光緒甲午正月

吳刻孝經鄭氏注跋甲午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禮曰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吾家世傳孝友　曾祖考敬堂公仁孝忠信躬備儒行精醫理全活無算　祖考雲洲公率而行之　曾祖考卒哀毁得咯血疾幾殆夢

曾祖考與神送之還乃間　曾祖妣壽考　祖考與

祖妣陶太恭人色養烝烝承歡思媚　家大人又率　祖考之行與　先妣倪太恭人同心孝養馨羞絜膳皓皓愉愉無私財無私貨無私好無私惡視

無形聽無聲事無大小必躬親之修身慎行　家大
人正己以率人　先太恭人推情以恕物教子女以
禮兩昆皆賢著德成卿之不才亦染濡義方而免于
戾伯姊溫惠淑慎早卒妹孝弟篤誠好禮樂善在室
時　先太恭人疾刲肱和藥進之卽愈既適吳氏事
舅姑如父母不幸喪所天以婦道兼子道左右就養
無微不至銜恤撫孤强飲食言語以慰其舅姑及
家大人心既而孤甥殤以夫兄子為後妹每遭凶禍
心摧氣絕痛不欲生終以舅姑及　家大人故不以

死傷生孝敬彌篤去秋其舅以積悲之後感受風寒患瘧甚厲妹日夜嘗藥祈禱百計罔效余往視之形容枯槁神志昏瞀泣而言曰先夫以養舅姑委我我不死代先夫也今舅若此余固慰之泣不止視其額紅腫有血痕問之曰因叩頭求神卒不效也柰何余重憂之一日復往妹曰舅疾有加無已吾計無所出擬發願刻孝經每年多印廣送庶幾藉聖人之靈勸孝之義挽回萬一余觀其神色倉皇不暇深論姑應之曰善閱日余復往則欣然有喜色出曰我草疏告

神訖還視舅已得汗頃刻之間渙然流離痯遂止余乃大驚歎孝感之速有如是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信哉信哉妹無私財即出簪珥屬余立鬻之爲刻印資刻竣余將大書其事于後妹固止之余曰妹之事可格于神不可聞于人乎孝者明德非隱德余將以激發天下爲人子婦者之天良爲讀經助也妹侍疾狀余初懼家大人憂未敢以聞既而白之　家大人歎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吾女不忝所生矣妹好讀書侍奉之暇即莊

誦五經孝經論孟深惡小說家言無疾言遽色無側視傾聽嘗謂余他日學成當編婦禮以貽來者嗚呼妹之有是賢行也豈獨妹一人所爲盡得於詩禮世澤者有由來也其舅姑忠質慈祥治家有法妹壻諱章澧好學有雅才著兩漢韻珠余爲之傳備書之妹志也

孝經脈絡次第說

孝經大例有二曰脈絡曰次第一經一緯徼如繹如其本皆出於首章首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德者愛敬也愛敬及天下謂之至德孝弟是也道者所以行愛敬者也愛敬一人而千萬人說以興愛興敬謂之要道禮樂是也廣至德廣要道章明之曰以順天下至德要道出於天命之性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治天下不別立法但因人心所固有者而利導之是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三才章明之曰民用和

睦上下無怨民愚而不可欺賤而不可犯術馭勢迫倒行逆施則怨而以詐相遁術窮勢竭而禍亂遽起惟因人心之所同然順而行之則合敬同愛而上下安協智同力而災患息君民一體父子相保是謂大順孝治章明之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者愛敬也教者敎愛敎敬也至德要道元出於孝愛敬之本由于父子天性因嚴可以敎敬因親可以敎愛聖人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愛人敬人使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不被吾愛敬告成功於天祖尊之至而

事天明親之至而事地察不過盡孝之能事聖治章明之而感應章申述之反是則本實先撥枝葉必傾悖德悖禮亂臣賊子以私恩小惠要結徒黨遂其逆節將使生民塗炭積血暴骨災害禍亂莫知所底是以春秋誅大逆孝經明大順皆以絕惡慢之原立愛敬之本教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聖治章明之而五刑章極言之曰孝之始孝之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敬親孝之始不敢惡慢於人以保守天下國家身名者孝之終天子不毀傷天

下諸侯卿大夫不毀傷國家士庶人不毀傷其身文武之道天下後世爲法反是則幽厲之名百世不改殷周有道則長秦無道則暴諸侯以下皆然故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天子至庶人五章明之不幸而有不能終始於愛敬之道者則子必爭臣必爭友必爭俾不及於失天下失國家失身名之患諫爭章明之曰夫孝始於事親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後能事其親紀孝行章明之事生者易事死者難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喪親

章特明之曰中於事君聖人所以生天下萬世之人者在敎孝而所以使人各保其父子以遂其孝者在敎忠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事君章明之盡忠匡救君臣一體存亡休戚與同忠焉能勿誨乎諫爭章互明之曰終於立身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君子也者人之成名成身則成親必至立身揚名而後不敢毀傷者爲眞無所毀傷廣揚名章明之孝始於事親則家治中於事君則天下治終於立身則萬世賴以治反是則不事親者非孝無親矣不事

君者要君無上矣不立身者非聖無法矣要君非聖非孝三者相因皆不孝之罪事親事君立身三者備乃完孝之行故曰夫孝德之本也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此孝經之脈絡也首章言孝之始孝之終因陳天子至庶人行孝終始之事故天子以下五章次之天子至庶人皆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愛人敬人以保其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身體髮膚有慶無患孝道之大如此非聖人强以教人乃本於乾元坤元繼善成性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故

三才章次之聖人則天順民因性立教則人人興孝興仁上下各致其愛敬之實以興利除害相生相養相保不敢有一人之惡慢以災及其親故孝治章次之夫如是則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升中于天配以父祖仁人事天孝子事親之能事畢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其所因者本故聖治章次之聖人愛敬天下之極功本於愛親敬親教愛因親教敬因嚴孝之大義既畢乃陳事親守身

之節目故紀孝行章次之失其身而能事親者未之聞孝始於守身不孝始於忘身充忘身之極則無惡不爲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包藏禍心悖德悖禮勢必殫殘聖法無父無君爲生民大患聖人愛敬天下所以不得已而用刑故五刑章次之罪莫大於不孝行莫大於孝惟孝故順民如此其大而爲禮之始聖人以孝弟禮樂爲教禮之大義尊尊親親長長而其所以爲教則躬立爲子爲弟爲臣之極本諸身而徵諸民故廣要道廣至德章次

之孝弟忠順之行立則身修而名自立於後世故廣揚名章次之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孝道備矣復陳諫爭之義以結天下國家身名而感應章長言永歎孝弟之至繼以事君章亦事父事兄事君相次而喪親章終焉此孝經之次第也三才章則天因地以順天下以天治人也聖治章因嚴教敬因親教愛以人治人也廣至德章非家至而日見之以己治人也三才以下三章由己達之天下廣要道以下三章由天下而反之身聖人立言從心所欲左右逢原從容中道

脈絡分明而往不息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學者沈潛反覆自覺天㫜發不可遏一若春陽生乎方寸而和氣塞乎天地閒者肫肫焉淵淵焉浩浩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也或曰今之十八章固孔子之舊次歟曰今文相傳無異本古文簡札有複重雜亂劉子政以今文正之不聞先後異序也其文首尾貫串如繫辭中庸豈有後人更定者哉

述孝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者天地也父母也天地父母能全而生之於始而不能使各全其生於終聖人者代天地爲民父母以生人者也故曰產萬物者聖聖之言生也聖人將爲天地生人必通乎生民之本而順行之故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他順其性而已性者生也親生之膝下是謂天性惟親生之故其性爲親而卽謂生我者爲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親則必嚴孩提之童其父母之

敎令則從非其父母不從也父母之顏色稍不說則懼非其父母不懼也是嚴出於親親者天性嚴者亦天性也親嚴其親是之謂孝是孝者性也性者立敎之本也水之性流掘地而注之可以達於海火之性烈鑽燧而取之可以燎於原使人而本無性也者人之性而本不親嚴其父母也者則悖逆詐僞爭奪相殺固其所而聖人將無所施其敎今人之性旣親嚴其父母若是則順而推之可以無所不親無所不嚴無所不親之謂愛無所不嚴之謂敬試觀孩提愛親

少長卽知敬兄由父兄而推之凡在天屬無不親也其尊長無不嚴也是卽率性而順行之親嚴可以教愛敬之明效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禮智之端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矣苟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何也人少則慕父母者性也及其長而好色也妻子也仕也嗜欲攻取天性日漓親者疏而嚴者忽矣何怪乎事君不忠誤國殃民犯上作亂覆家亡身以災及其親

乎卽或本心無他而不達於道以爲吾親則愛之非吾親則不愛吾親則敬之非吾親則不敬不敬則慢不愛則惡惡人者人亦惡之慢人者人亦慢之居上則亡爲下則刑在醜則兵毀其身危其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其得爲孝乎若此者非無性也無敎也無敎則逆其性逆其性則失其生上古聖人有生人之大仁知性之大知知人之相生必由於相愛相敬而相愛相敬之端出於愛親敬親愛親敬親之道必極於無所不愛無所不敬使天下之人無不愛吾親敬吾

親確然見因性立教之可以化民也推其至孝之德
卓然先行博愛敬讓之道而天下之人翕然戴之以
爲君師於是則天明因地義順人性正夫婦篤父子
而孝本立矣序同父者爲昆弟而弟道行矣因而上
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宗族而親親之義備矣博求
仁聖賢人建諸侯立大夫以治水火金木土穀之事
富以厚民生教以正民德司牧師保勿使失性勿使
過度上下相安君臣不亂而尊尊之道著矣聖法立
王事修民功興則有同講聖法同力王事同即民功

者謂之朋友而民相任信矣三綱既立五倫既備天下貴者治賤尊者畜卑長者字幼而民始得以相生且賤者統於貴卑者統於尊幼者統於長而民不得以相殺於是敎以孝以敬天下之爲父者而子說敎以弟以敬天下之爲兄者而弟說敎以臣以敬天下之爲君者而臣說子說則孝孝則親愛弟說則弟弟則禮順臣說則忠忠則居官理治且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愛敬四海之內則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愛敬一國之人則得

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卿大夫士庶人愛敬其家則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自上至下皆兢兢焉爲子臣弟少之事雖天子必有父必有兄不敢驕溢非法以取亂亡是以天下和平兆民乂安重社稷嚴宗廟守祭祀保體膚禮教興行刑措不用集天下和睦之氣升之天祖尊之至而事天明親之至而事地察大孝尊親嚴父配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生民之本盡死生之義備是謂大順大順者順其性也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知者詐愚勇者

威怯強者陵弱衆者暴寡泯泯棼棼散無友紀至難治也而聖人能爲之建極錫福達禮定分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尙辭讓去爭奪一道德同風俗者亦順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以利爲本利者順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何事之有蓋人之性莫不愛親敬親故可導之以愛人敬人所謂順也非強之使愛人敬人乃以各遂其愛親敬親所謂孝也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

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養不足懷於人者人亦懷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傷其身卽傷其親故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君子之所謂孝者愛人以愛其身愛其身以愛其親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親沒而名立是故有弗言言思可道有弗行行思可樂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是故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

信戰陳必勇是故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又能敬親之朋友又能帥朋友以助敬也是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故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在家和睦無怨是故天子以德教光於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和民人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士以守祭祀爲孝庶人以謹身爲孝地以平天以成封建以固井田以均軍賦以出學校以修人才以多官方以飭禮俗以成民

氣以樂冠昬以時喪祭以嚴朝聘以尊處則有備出則有威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而天下莫敢有越厥志是故天子以天下養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卿大夫士庶人之祭也與宗族外姻朋友樂之是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其鬼神歆其禋祀其民人享其土利是故上好仁而下好義事有終而財不匱上之使

下如父兄之畜子弟耳目之役手足下之事上如子弟之衞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爲天下得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四方有患必先知之至明也作內政寄軍令明恥教戰信賞必罰將帥協和少長有禮說以使民民忘其死無事則順治有事則無敵至强也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地無餘利人無餘力家給人足養生喪死無憾至富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知者創物能者世守博師萬物精益求精黃

帝用蚩尤之五兵武王收肅愼之楛矢通其變神其化至巧也天下卽有卒然大患而上下相親人心固結合天下之謀以爲謀何詐之不破合天下之力以爲力何强之不服天下人人出其財何用之不足天下人人竭其巧何器之不利天子勞心以拯生民之災庶人效死以急君父之難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殺鬼方之師昆夷之患不能病是故勞勤心力耳目而不必爲己餙用水火財物而不必藏於己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窮民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天地位萬物育矣此順之實也孝之至也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葢聖人者爲天地生人者也人非父母不生亦非君不生何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苟無君焉爲之興利除患養欲給求人之類必滅欲既得矣飲食則有訟訟則有衆起人人有賊人自利之心横行無忌之勢苟無君焉爲之區處條理勞來鎭撫人之類亦必滅故君者生人之大者也天下一日無君則猛虎長

蛇人立而摶噬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非無邦也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邦無人也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謂民爲赤子赤子離父母而能生者未之有也故曰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所以生人也故孝子事君必忠君臣之義與父子終始相維持天下君君臣臣而後人人得保其父子上下各思永保其父子而後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則天下相愛相敬以相生養保全永無奔亡篡奪生

民塗炭之禍是之謂孝治夫天下至大也治天下至難也以一孝順之而千萬人之心如一心以千萬人之性本一性也能盡其性卽能盡人之性故謂之至德要道三皇五帝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由此者孔子兼包其盛德以爲孝經而仁覆萬世矣

孝經會通大義論畧

易

伏羲正夫婦以定父子爲敎孝之本而愛敬之政推行無窮孝經之義本自伏羲以來余於易說論之詳矣

書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堯之舉舜以孝孔子作孝經所謂祖述堯舜也明王孝治天下德敎政令莫備于書大義已具書說

詩

孔門之學出于詩書孝經引書特稱甫刑將以王室衰微欲扶其主以刑亂賊與春秋同義歟抑以刑肅俗敝欲返之於德教歟其引詩精意首章稱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開宗明義即舉文王之詩明示萬世法祖尊王且孔子潛心於文王也聖治章稱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儀法也則也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愛人敬人是以其民則而象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孝經大學義正相符蓋詩之本義也廣至德章

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强教之悌以說安之以證教孝教弟教臣子說弟說臣說員詩之古訓也感應章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文上云鎬京辟雝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本於聿追來孝也精密曲中如此而謂孝經引詩書非出自孔子哉詩著愛敬之情也先王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其變風變雅亦皆忠臣孝子至誠惻怛所爲故學詩可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說詳矣

禮

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中庸言舜大孝武王周公達孝而繼以九經三重即孝經與禮一貫之大義述孝篇詳之明矣文句相證其一隅耳

春秋

孝德以知逆惡惟孔子行在孝經故能誅亂臣賊子春秋之文微後世亂賊欲誣春秋而不知孝經已顯揭大義豫燭神姦讀孝經而後知春秋之所以作而後知孟子說春秋淵源所自來愚論之詳矣文武之

道未墜于地賢者識大不賢識小夫子焉不學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故孝經論語之訓多與左氏所載賢卿大夫之言同

論語

論語極聖人仁天下萬世之情而其發首言仁曰孝弟不好犯上作亂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然則仁者孝弟忠信而已所謂學者學此忠信者孝弟之實著于言行達于政治子臣弟友求乎人者責乎己言顧行行顧言天下歸仁邦家無怨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孝經論語同條共貫孔子行在孝經之實備在論語學者熟讀而力行之默識心融觸處洞然矣

孟子

孔子曾子之學傳於子思以及孟子故孟子之言純乎孝經之義孟子時諸侯放恣爭利去仁義率土地食人肉而惡慢之禍徧於天下處士橫議無父無君充塞仁義而惡慢之毒將流於萬世孟子哀民倒懸懼人相食明王道稱仁義道性善發人良心良知良

能孩提愛親少長敬兄所謂性善者在此孝經所謂父子之道天性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孝經所謂至德也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孝經所謂要道也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則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民親其上死其長四海之內仰之若父母仁者無敵而愛敬達於天下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楊墨之言息孔子之道著有王者興必來取法而愛敬被于萬世嗚

呼自伏羲至孔子所以治教天下以爲相生相養相保之道者愛敬而已愛敬本於父子而立於君臣天下之所以治以有人倫也天下之所以亂而可復治以人倫之教未絕於人心也周之衰而彝倫斁孔子作孝經以明大順作春秋以誅大逆春秋作而亂賊懼懼者以天下尙知父之爲父君之爲君也卽亂賊亦自知亂之爲亂賊之爲賊也有邪說以反易天明惑亂人心爲悖德悖禮者藏身之固而亂賊且不懼天下弱肉强食窮凶極惡何所不至乎孟子稱堯舜

學孔子而積血暴骨焚書坑儒之後後王尙能尊孔氏崇仁義以理天下延及千載之遠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法不爲奸逆所誣故善承孝經春秋之學者莫如孟子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孝始于事親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中于事君也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終于立身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孝經愛敬之說也橫逆自反無一朝之患不驕不亂不爭不敢惡慢于人患不及身也舜人也

我亦人也天地之性人爲貴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立身揚名而後全乎爲人也義之相應如此豈獨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與嚴父配天相表裏舜往于田數章爲論孝之極致哉

爾雅

漢書藝文志以孝經與爾雅同類蓋孝經爲六藝之總會爾雅爲六藝之通釋訓詁舉大義學者治經莫先於此昔伏羲作八卦又作結繩八卦人倫王道之始結繩文字訓詁之祖其後周公制禮又作爾雅孔

子制六藝作孝經又以古文書六經教弟子以孝弟學文蓋識文字知倫理爲聖教王治第一事所以使民仁且智以相生相養相保也孝經言明且淸無待訓釋然庶八章患不及古義皆訓患爲禍明皇易之遂忘思患豫防之義訓詁之繫於經術世道豈不大哉

孝經闕疑序

孝經無疑義間有一二嘗考語在要旨解紛流别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經之義不難于知而難于行孔子之所以愛敬天下萬世爲生民以來未有之聖者行在孝經也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曰若不如此卽不成人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讀東塾讀書記孟子卷示兩湖書院諸生

東塾說孟子大義二三子之文章鉤元擬要發揮旁通旣宣之矣抑又有說焉古者言性必及命綜核經傳命之說有二一曰祿命曰德命書召誥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卽德命命吉凶命歷年卽祿命也性之說亦有二一曰情性曰德性召誥節性謂情性西伯戡黎不虞天性謂德性虞鄭訓度謂忖度之阮文達附合召誥讀爲節度之度非也德性原于德命情性之得不得則祿命實主之性與命本一物德命

德性宋儒謂之義理之性祿命情性宋儒謂之氣質之性据孟子明以味色聲臭與仁義禮知對言卽告子未能純徹性命之理亦以食色與仁義劃分則宋儒之說固合乎古故陳先生云性中有仁義禮智又有氣質也雖然斯二者塗殊而歸同未分而本合義理之性善矣氣質之性亦不可謂之惡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卽氣質也董子曰物疢疾莫能爲仁義惟人能爲仁義能爲仁義者氣質也氣質之性氣也義理之性亦未嘗不出於氣孟子曰形色

天性也言形色有自然之理易傳言性命之理曰仁與義而禮記有義氣仁氣之文鄭注中庸天命之謂性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然則仁義禮知信乃五行氣之神者耳氣之神者有條理故謂之理先生引楊氏說謂此氣自有條理是也氣不能盡神故董子謂氣有治亂其治者理也理與氣一而二故趙邠卿謂氣與義雜生鄭君謂人兼氣性猶言性兼理氣也性之說莫明乎易易大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六爻皆陽陽者氣也性也初三五得位氣之

有條理者也理也性中之善也二一四上失位陽性欲升動而之坤乃得位才之可以爲善也得理者善未得理者可化而爲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未得理者與得理者同謂之氣同謂之性而不同謂之理此經傳言性命所以或據理或據氣不同而宋儒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所由分也君子之於性也順其理以節其氣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命中不皆理而聖人作易則以順其理易言性多據理如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曰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皆是中庸發明易義故所言性皆據理發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卽性命之理仁義禮知也故率之卽爲道孝經所謂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也聖人以人治人修其道以利導之是謂教孝經所謂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也下章言性之德言尊德性義更明矣孟子傳中庸故道性善人人性中皆有理所謂善也孔子子思孟子之言循而考之若合符節如此夫性爲天所命理與氣皆性也卽皆命也命受於天則當敬當順當俟性生於

已則當節當虞當卒此三代古訓也世衰道微人心陷溺滔天自恣乃專以情性為性而不知其有命且以德命誘之命而不知其為性如此則滅天理而窮人欲天生斯民盡為鬼魅滄海橫流伊于何底孟子救之曰味色聲臭世俗謂之性君子不謂性也聽命而已此所以守死善道不為利疚不為威惕也又曰仁義禮知世俗誘之命君子不謂命也在我而已此所以困知勉行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故孟子道性善漢儒莫不言性善董子雖云性未善而

其所以爲說仍是性善漢儒所以爲得七十子之大義也宋儒言氣質之性君子弗性宋儒所以能變化氣質克去私欲卓然爲君子儒也性善之說明而後天下有人心有人心而後有人才孟子曰爲不善非才之罪性善才則所以爲善天之降才使爲善非使爲不善爲善則能盡其才不善則不能盡其才盡其才者謂之才不盡其才者謂之不才古之所謂才皆德也八元八愷五臣十亂是也所謂不才皆不德也四凶是也後世才與德分甚且以不才爲才而貪詐小人遂得

怙才以亂天下孔子所以推名不正之禍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然則如之何而後爲才曰充仁義禮知之心踐忠信廉潔之實勇猛精進以爲學堅苦卓絕以立身以聖賢爲己任則治經必求其大義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道而破碎滅裂守文滯固所不屑也以天下爲己任則古今之治亂民生之休戚興利除弊之要務敵愾禦侮之遠猶無不講求有素貫徹本原而後一旦舉而措之裕如也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孝爲臣極忠功利不以動其心死

生不能奪其節如是則撥亂反正命世之大才矣不二三子之望而誰望乎二三子術業有淺深而持論一歸乎正作者既懷任重道遠之思閱者不勝助我起予之歎研鑽勿替日進高明是所深望

論征商

昔人謂征商猶征農此通論也而其義未盡蓋在上古農粟女布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國旣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矣更何以征商爲其在後世服賈之民判於力穡貿遷之利倍蓰耕桑征農而不征商本末倒置將何以均壹萬民而定其志哉賤丈夫壟斷而罔市利爲商人居奇貨之始夫惟有奇可居也故從而征之文王治岐以民憔悴於虐政甚故弛征周公制禮當太公立九府圜法之後商通財阜日久故有征

孟子欲去關市之征以蘇戰國之民正文王發政施仁及周官凶札去征之意漢高帝既定天下令商人倍算而不爲虐則時勢有不同也先王以公心理天下導民有功然後斂之崇本利用務以便民於農於商一視同仁故民之視上謂子實生我而不謂浚我以生若有意困之甚而與之爭利秦漢以來有之豈可以語周官乎嗚呼三代以上通商有政恤商有仁後世則征之奪之而已三代以上國家救敝扶衰惟薄征爲首務不獨文王之政孟子之言即春秋列國

轉弱爲強與民更始靡不自薄征始後世謀國者皆爲不終日之計用不足則加征力屈貨殫民窮財盡天下遂至於大衰而不可振今度支之絀爲前古所未有勢不能薄商人之征裕國之道惟有篤信力行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義與周官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無靡者使微之法懲奢淫治詐僞以去害羣之馬立信義通情志以收投叢之爵廣興實業以濬不涸之源嚴塞漏巵以挽不返之流官與商爲謀主保障則庶幾哉商業日興而國用賴之耕而

後稷獵而後饗萬事皆然豈獨征商也哉

與存古學堂諸生論小學

鄭君周禮序曰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漢師發疑正讀之要此數語盡之就其原文者同一字而前後數見義不必同當各順其上下文義而爲之解不泥字訓以窒辭意所謂不以文害辭也字之聲類者古人字少多叚借聲近之字爲之旣推尋其上下文義凡用此字之形而非此字之義者必於其聲同聲通聲轉之字求之然後知某爲某之叚借段氏周禮漢讀考序云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

就其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此言最爲精明簡當周禮古文叚借尤多杜子春二鄭及鄭君作注言讀爲讀曰皆順文義求聲類得之其法實出於詩毛傳陳南園毛詩本字借字同訓說言之綦詳所以知某爲本字某爲借字者就其原文考之也所以知某爲某之叚字者就其聲類考之也以此讀毛傳遞及鄭箋周禮注與漢人一切訓詁之書無不豁然貫通六經周秦諸子無不可曉之辭卽無不可達之意矣

存古學堂策問

問孔子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論語言仁最詳仁出於知知出於學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而夫子以爲未知焉得仁蓋謂其質美而未學不足以拯天下蒼生之戹管仲之功夫子大其仁今讀管子書具體周官則其學可知子夏稱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果强未學者而謂之學乎抑竭力致身非學不足以效其能乎古之學者於民生日用之實養欲給求樂

次捍患之道無所不貫周官教典以十有二教六德六行正其本而又教之六藝自農政商政軍政以及鳥獸草木之政無不有教卽無不當學如此爲學故足以濟國保家上安君親下利民物諸生潛研古訓啟發新知其原本經義推論時政以見道濟天下之志

問學無所謂新舊三綱五常六經諸史萬古常新無時而舊制器尚象變通趨時其事則新其理則舊若以除舊布新言則有精神爲新無精神爲舊果能治

經史通大義明體達用坐言起行爲子則孝爲臣則忠居官則理任事則勇推之治新學行新政殫心竭慮實事求是師敵所長不爲所蔽積誠生明積明成强若而人者舊乎否乎反是而心術不正古學不明并無新學之實而徒竊新名以爲植黨營私攬權攘利之計甚至裂冠毀冕瀆亂天下視往日舊染之污更十百千萬之若而人者新乎否乎是故眞知古學者必能新眞知新學者必明古否則守舊祇以守弊作新乃以作亂二者貽誤家國皆由有形式而無精

神之故中庸言至誠盡物論語言溫故知新其會通
而精發之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曹元弼撰

卷七

光緒戊申秋八月丁祭率存古學堂諸生至

府學敬謹行禮先期告戒文

宣統五年二月上丁釋菜告

先聖文

子鄭子非馬融弟子考

蘇省當遵

旨專設諮議局不當附屬常局議

光緒戊申秋八月丁祭率存古學堂諸生至府學敬謹行禮先期告戒文

啟者今年二月丁祭師範學堂監督鄒詠春先生率諸生至府學行禮各學有聞風應者此月上丁仍踵前規存古學堂敦典秩禮守先待後諸生束身圭璧學有本原實天民之秀傑國家之元氣將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

聖世贊隆平

先聖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允當竭如在之誠嚴拜下

之禮嗟乎滄海橫流春秋以作大道既隱慨思三代之英私淑諸人渺極千秋之望執豆籩而駿奔走周禮猶存覩車服而久低徊文琴若接僾愾致尊親之意觀感堅誦法之心初三夜子半鄙人謹齋肅到堂從諸君子禮服步行至

大成門鵠立排班隨官長後行禮謹將鄒監督原啟并附短見宿戒同學謹啟

宣統五年二月上丁釋菜告

先聖文

維宣統五年二月戊子朔越十日丁酉分部郎中曹元恒河南開歸陳許鄭兵備道曹福元翰林院編修曹元弼謹致齋釋菜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在天之靈曰昔周綱淪替魯道陵夷井田封建之制將湮縱橫焚坑之禍不遠

上天至仁篤生

夫子垂百王典則活萬世生民是用九疇彝倫呂政

不能滅息六經傳記漢代資以隆平自唐迄明屢亂復治我

朝

列聖合契

尼山前旣

欽定七經近復特尊

大祀不意蒼生多難亂賊橫行遭陽九之奇災蔑在三之大義自知名教所不容遂棄肆祀而弗答大河曾卻嫚秦之玉岱岳何須季氏之牲日月奚傷聽其

自絶星霜易變倏復經年元恒等際斯人塗炭之時存大道干城之想謹諏上丁吉日虔申釋菜微忱采南國之蘋蘩式昭忠信擬西山之薇蕨敢望仁賢仰

矚瓊霄薦苾芬以上達遙瞻

闕里冀荆棘之重開齋粟悚惶伏維

降鑒尙饗

卷七

二一

子鄭子非馬融弟子考

余讀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馬融傳盧植傳儒林傳皆言先師子鄭子爲馬融弟子心竊疑之蓋先師學行實聖八流亞本江叔澐先生說非融所可同年語而諸經注中又往往顯駁融說與范書言受學者相戾詳後既得世說新語注所引鄭君別傳但言就融參考同異而不言師事融深以爲得其實因據別傳以正范書并刺取各經注疏證成厥誼焉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鄭君別傳云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此下當有脫文）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一字句說詳後）記春秋傳（下有脫文或引不備並當依范書本傳補）按曰師曰就受則鄭君是二君弟子也又云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某（遇先師諱一以某字代之從江氏尚書今注音疏例）往從之參考同異按下八字當作一句讀從猶就也（上云就東郡張恭祖范書作從東郡張恭祖可證）此就義與鄭志就盧君之就同言往造之考論彼此學術同異也就之考同異與就之受經大異而後漢書鄭君傳乃云事扶風馬融誤矣又云季長后戚嫚

於待士某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旣因介紹得通按時盧君子幹在融門下盧鄭相友善則所起精廬在融左右者取與子幹近也按鄭君戒子書曰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則西入關時所與考論同異者必多特住融左右者正欲近子幹耳精廬者經師講學之舍也後漢書儒林傳論曰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注經生博士也精廬講讀之舍按范意謂博士所處從之者不遠萬里講學之舍暫建贏糧歸之者動有千百也鄭君欲博訪通人未得即歸又當時必有從之受學者故自起精廬爲教授地乎上云不得見下云自起精廬則鄭君不在融門下明矣旣已也言已而因紹介得通也據此則聞某善

筭召見樓上之說謬矣又云時涿郡盧子幹爲門八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某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女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某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按此言得通後事也蓋得通後相與辨論融必有得所未聞者又七事融不能得一而鄭獨得五融負一世之望方以爲大道在已及見鄭學遠出己上乃歎曰大道東矣蓋謂鄭學爲大道深推服之也子勉之臨別殷勤之辭也安得有三年在門使高業弟子傳授之事乎然則鄭君與融嘗參考

同異而融且深折服於鄭從融受學之事可決其必無也別傳誠信而有徵矣別傳未聞誰作然言皆合理必是據漢魏閒記載之文

右申釋別傳以明子鄭子非馬融弟子

後漢書本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某在門下三年不得

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某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某善算迺召見於樓上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按范氏此說蓋惑於末俗誣鄭之言而不能深考其實也漢人受經者稱師鄭從第五君受京氏易公羊春秋從張君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則六經皆通矣禮記二字當分讀禮者經十七篇也記者戴德所傳八十五篇戴聖所傳四十九篇是也唐以前人無舍經而先讀記者周官禮

記合爲三禮所少者費氏易毛氏詩穀梁春秋論語孝經而已鄭志云後得毛公傳則毛詩鄭明謂自得餘經當亦同也本傳詳言鄭從第五君張君所受經而不言從融受何經與儒林傳自相違蓋必承用漢魏間記載之文足據信也然既非受經則何得云事三年門下將何所爲融高業弟子所傳授者安在如謂高業者指盧子幹則盧鄭本相善不待融使且亦並無傳授之事鄭學淵深博極融實弗如遠甚其弟子除子幹外誰足以比擬鄭君萬一哉誣說滋熾深

可忿疾范氏不察可謂誤矣吾道東矣別傳作大道東矣且爲融面語鄭之言非謂門人之言蓋大道東者融推服鄭之辭謂鄭學爲大道鄭東歸則大道亦東也假如范書所說則是融謂己之道得鄭而東辭氣絕不同范豈以融告子幹語誤合爲一耶案別傳云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某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女皆弗如也蓋鄭之行輩後於融融既自慚不及又因子幹亦思得三乃襲聖語而爲此言隱有忌鄭而欲抑之之意此固爲其門人言耳若

大道東之語則是臨別執手時自申其推服之本心彼此豈容混一至從質疑義一語則又變參考同異之文以成其師事之誣說者也

馬融傳與本傳誤同

盧植傳少與鄭某師事馬融案此誤亦與本傳同盧君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據此語是盧君嘗師事融矣鄭君則未聞有此也下陳八事疏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某之徒亦並不言鄭與已同師夫盧鄭二公學貫天人皆能誦先

王之法言行先王之德行者盧氏尙書章句三禮解詁雖亡然君子之言必能達先聖元意遠勝其師可知也鄭注精微廣大百世典型以融殘傳較之實相去懸絕且注中顯駁融處甚多詳後如是而謂鄭學本馬吾不信也

儒林傳云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某某作易注案鄭君注易始用費氏學箋詩注禮所引易義皆用京氏學鄭戒子書云年過四十迺歸供養考此時在桓帝永康靈帝建寧之間建

靈二年黨錮事起唐會要引鄭自序云遭黨事起逃難注禮則注禮在鄭四十後當靈帝時而融死於桓帝延熹九年去此時已三年鄭此時用京不用費則鄭之信用費學去融死時遠矣箋詩在黨禁解後亦見唐會要所引鄭君自序　尙用京也倘早從融受費易并受其所作傳則禮注詩箋引易處何皆不用費義直至晚年注易始宗費爲主平蓋鄭學深通多由自得觀鄭志答炅模之言可見矣

又云馬融作周官傳授鄭某某作周官注按本傳明

云從張恭祖受周官何得復從融受且融果以所作傳授鄭鄭周官禮注何但稱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說賈侍中說亦引一條而獨不及融說乎駁五經異義云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案末句是馬說豆當爲斗是融之前經師破此字融善其讀故申說之周官注但云豆當爲斗不引下七字又不稱馬季長說是知鄭經注絕不引融說也或謂鄭從張君受周官何以亦不引張君說不知張君所傳者經也非傳也若以傳授之則固當引及矣又本傳不言從融受何經而儒林傳言融以易傳周官傳授鄭蓋一則承用漢魏閒記載之文一則

惑於魏晉閒誣謬之說也

或問范蔚宗極尊鄭學何至惑於誣謬之說以誣鄭君乎曰此說當由來已久爲當世所共信故蔚宗習焉不察耳考漢末鄭學大行魏小人王肅力詆之而借賈馬爲援三國志肅傳所謂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是也肅好攻鄭先儒皆云肅忌鄭名猶謂鄭君經注明君臣父子之綱立忠孝仁誼之則肅爲魏臣而黨於司馬氏春秋所謂亂臣也鄭注正深觸其忌故不得不力攻之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肅之心也於時師法猶重肅之奸智以爲鄭與師說背則其非不待言於是誣鄭爲馬融弟子而攻其異於馬者鄭與馬異處不可勝數肅

固見及之也是卽僞造古文尚書孔傳及家語孔叢之意也然當日鄭小同雖亡而鄭氏弟子如孫君叔然之等實爲肅所憚鄭君事蹟又當世所共知故肅此說不自出諸口而陰使其徒傳之俟鄭學衰後始出其說俾人莫能難亦猶僞古文實肅所作肅死後乃出者以當時逸十六篇尚未亡自知其書苟出必敗也是說之出其在晉初乎後之爲鄭學者無高見卓識不能考此說之所從來謬說相沿衆口一辭范書遂著之本傳亦猶僞書見信於世至唐孔沖遠等作正

義而其書終古不廢矣所幸別傳之文尚在天壤間可據以正千載相傳之謬爾

右辨後漢書以子鄭子爲馬融弟子之誤

世說新語及注誤與後漢書本傳同

經典釋文周易三禮注解傳述人郎引後漢書儒林傳爲說三禮注解傳述人又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某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案小戴四十九篇之本師師相承久矣詳臧氏在東說盧馬篇章

未嘗與前有異如陸氏說則所省去者必非一二事而已何以他書絕無所見惟盧氏嘗上疏請於東觀考禮記失得鄭君注禮記自云就盧君則盧鄭當有商定經本之事商定者商其字句之異同非去其繁重之謂於馬無與盧君雖自云從馬融受古學然校定經本多由心得如曲禮記不離禽獸釋文云盧本作走獸已與馬本異矣鄭本亦作禽獸不與盧同者盧鄭商定經本容有各從所安者君子不尚苟同也然鄭本亦非即盧本也

史承節碑誤與後漢書本傳同

右辨釋文及諸家說之誤

鄭君周官序見賈氏序周禮廢興稱南郡太守馬季長稱其官不稱師與上稱杜鄭衛賈一例若融是鄭師則以上數八鄭不及見亦鄭師耶書贊亦衛賈馬並稱若是師當殊異之矣

禮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注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釋曰舊讀謂鄭君已前馬融之等按此鄭破融說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妾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別之按此文舛誤當依胡氏考定以下言以下二十一字爲注文而移經下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居其上合此文共五十三字皆爲傳下注

在此不辭之上文義乃順賈氏經下釋曰此馬融之輩舊讀如此按此駁融說義尤嚴切以融讀有害於經義也據此則知喪服小記孔正義之誤矣（辨詳後）禮檀弓記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按此即盧鄭商定經中文字之證也徧檢詩箋禮注未有引馬說者則鄭學無與於融明甚且鄭引諸家說極多而於融說絕不一及蓋深鄙其人也然周官注稱劉子駿者以子駿巳前學者不習周官其人雖周官之罪人其言實有開鄭賈諸儒

之先者萬不得已而引之猶禮記之用小戴且子駿博學多識可取者當極多而所引止此亦可見絕其人之意矣季長人無足取學又不逮故無稱焉書贊周官序駁異義稱引之者駁難序論之文輕於經注亦不以人廢言耳以此坊民後猶有舍行而言學者月令記命太尉贊俊傑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正義謂俗人馬融之屬按漢時最重師法豈有稱其師爲俗人之理觀此則鄭非融弟子斷然明矣

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正義曰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案通典云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爲父爲長子斬者以其爲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經用之據此則五世之說是禮家相傳舊訓鄭君依經立義實違衆而定之特以此說傳之已久故不欲以己之是顯駁先儒之非耳豈爲融故而依違哉果如孔說則喪服經大功章女子

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注何獨不以師說而依違言之乎蓋范書既行之後經儒鮮不爲所惑矣

駁許氏五經異義兩引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亦稱其官而不稱師或云賈景伯是許叔重師見許沖上說文解字表何以說文稱賈君但云賈侍中不云師乎曰許例引先儒說皆稱名惟賈侍中特尊稱官是其師可知鄭例引先儒及當時經師說多稱官若字則於其師當更有特尊之詞今但稱官及字故知非師

也鄭注引董仲舒說稱名者漢書本傳不載其字古人質容有卽名爲字者也

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見詩燕燕正義南陔等篇序正義又禮坊記正義引稍略按本傳謂鄭從張恭祖受禮及記則先師者張君也若謂是馬融則盧是融之弟子鄭當先言先師後言盧君今於盧君下言先師則先師非盧君之師可知先師亦然四字是別出之詞二人之學必是各名其家惟此說則彼此皆同耳詳味語意先師定非謂融且鄭於融旣屢稱南郡太守馬季長則非其師明矣豈有此處又忽稱先師之理哉

鄭君注經與馬異者不可勝數而皆遠出馬上今約舉數事見其例融易傳今亡就諸書所引觀之知不過隨文訓釋而已鄭則以爻辰闡天道以周禮範人事本張皋文先生說精微廣大與融傳相去懸絕是鄭易學異於融也尙書開宗明義在稽古一語鄭注特明同天之義非融所能見及大誓三篇有殘闕而無僞託融疑之而鄭信之是鄭書學異於融也融作毛詩傳凡融解經之書范氏皆云傳陸氏或云注當從范鄭作毛詩故訓傳箋鄭注詩宗毛爲主而以三家說及己誼補之融則竟舍毛

傳而自作傳矣鄭箋詩先錄毛傳注易不先錄費說者費氏本無章句故也生民首章融臆說誣經鄭則本史記古說信而有徵是鄭詩學異於融也周官則疏中時引融說俱非鄭所取禮則融注喪服鄭注全經禮記則五帝融謂人帝鄭謂天帝與周官合是鄭三禮之學異於融也論語則融治古文鄭兼取古魯齊三家臧氏琳經義雜記曰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則鄭本論語參合古魯齊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從其義長者是鄭論語之學異於融也凡異於融者無不遠勝於融此其大略也柰何後人不察反謂鄭學出於融乎

右據鄭君經注經說以證成鄭君非馬融弟子

之說并辨疏家之誤

統而論之鄭學冠絕古今非融所可同年語鄭君有與融考論同異之事而蔦無從融受學之事別傳之文經注之語明白可驗范書以下不足信也或謂融學既遠不如鄭盧君何以從之受業曰鄭君嘗以衞賈馬並稱又謂其雅材博學則鄭雖鄙其人未嘗廢其學融之學雖遠不如鄭方之衞賈當十得六七衞賈既沒之後海內治古學者融爲最著賢士大夫實

多從之然盧君之學後當自得者多矣於戲盧公忠義之心感天地動鬼神鄭公淸風亮節奮乎百世之上故所作章句解詁箋注之等與日月爭光全與不全皆學者所當謹守誦而法之者也融不能殺身成仁當時已爲正直所羞其說雖不能廢其人實無足論後人不察乃猶尊爲先儒致使謬妄誣惑之徒皆議漢學弼竊悲之久矣故作此篇以釋向來之疑又謂近人輯漢人逸注黜王肅猶存馬融今當併去融說其是者存諸疏中而終不得列於注俾當世知能

言不能行者子鄭子所謂俗人不得爲儒也盧君上疏稱融爲通儒者但論其學且尊師之意言各有當也陳蘭坡先生撰漢儒通義不取融一字有以也夫

此光緒丙戌年作忽忽三十餘年矣錄存之以見平生之志惟恨總角聞道白首無成耳尙志敦行確乎不拔願與吾黨交勉

宣統丁巳五月記

蘇省當遵
旨專設諮議局不當附屬甯局議

傳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余讀某某二君徵集意見書主蘇屬諮議局當附合於江甯之說竊怪二君誤信一孔之言不復深計遠慮而智出某某諸公下也夫此議之發其出於某耶某耶抑更出於他人耶姑無庸論而其拂於蘇紳全體之意見且爲理之所必不可行事之所必不能就則某某二公固知之不然蘇人自聚其鄉而求屬於甯甯紳歸斯

受之而已矣何必婉拒而明示之曰蘇人意見是否承認耶夫諮議局所以樹立憲之基而中國之立憲係君主立憲與共和民主政體判然不同光緒三十三年特降

旨宣布君主立憲大義

天語煌煌中外共聞又三十三年九月

上諭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諮議局凡地方應興應革事宜議員公同集議候本省大吏裁奪施行

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欽遵

諭旨詳訂章程於光緒三十四年進呈
御覽奏云爲川之道固不可使之壅塞而不流亦不可任其泛濫而無紀必也寬予之地俾其暢行無阻而仍遥築隄防不容溢出於界域之外議院者予水暢行之地也規則者不容外溢之隄防也欽奉
明諭令各省均在省會設立諮議局必使下足以裒集一省之輿論而上仍無妨於國家統一之大權又曰所謂民權者言之權而非行之權又曰言與行之界限尤須確切訂明不可稍有踰越疏上奉

上諭該王大臣擬呈各項章程詳加披閱尙屬周妥應照所議辦理卽著各省督撫迅速舉辦實力奉行又云凡我士庶均當共體時艱同攄忠愛於本省地方應興應革之利弊切實指陳於國民應盡之義務應循之秩序竭誠踐守勿挾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氣以紊成規勿見事太易而議論稍涉囂張勿權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

聖訓昭垂凡所以集思廣益思患豫防者至周至備各省諮議局皆當恪遵

天憲謹守局章罔敢踰越歟
欽定局章諮議局應辦事件凡十二條皆就既設局
後應辦之事言而局所之設在何處不與焉
上諭明云各省督撫均在省會設諮議局局章明云
各省諮議局設於督撫所駐之地則督撫所駐之地
均當設諮議局出自
聖裁督撫即當舉辦奉行無庸諮亦無庸議非所議
而議即
上諭所謂紊成規越權限近於營私武斷為紳民所

不當出夫吏所萬不敢徇者局章第一章旣云各省諮議局設於督撫所駐之地第二章卽云各省諮議局員以左列數目爲額其下備列各省局目曰奉天曰吉林曰黑龍江曰順直曰江甯曰江蘇曰安徽曰江西曰浙江曰福建以下而記其員數明明江甯江蘇分言與順直之併爲一者絕不同則督駐之甯與撫駐之蘇當各設諮議局甚明上下文義人人一覽而悟無可穿鑿曲解甯蘇分局出自局章已經

欽定督撫惟有謹遵斷無改議今議者欲以蘇局附

合於甯局列數說而申駁之其駁主分之說一以爲局章分計甯蘇議員因甯蘇漕糧多寡不同不便統計故未足爲分局之證不知甯蘇並爲省會並當立局故各就學額漕糧分計否則兩屬雖漕糧多寡不同仍嘗如各省之學額合全省統計及兩屬各府之漕糧合一屬統計無庸區別今甯蘇既各就所屬分計則明明各有區域以屬計糧以糧定員員數之多寡取盈於足供兩局之用是分定員數正以爲分局地且準甯蘇學額合計八十九名尚多於安徽十六名

以充一局員數足矣所以必更就漕糧增加者正以當分局故局章夫人而讀耳目恐未可盡塗也一以爲甯蘇藩學分設皆非初制取便職務不足爲分局之證臬司又不分甯蘇不知藩學之職務皆由省會統攝各屬官制以當王爲準二十二行省現在藩學所駐有不在省會者乎蘇屬戶口至繁漕糧至多海防至重其爲省會也久故自明代卽有巡撫御史臺而順治間移江甯之右布政使駐蘇州至乾隆朝而甯蘇布政使分列之制遂定

朝廷重視蘇省特設兩省會俾督撫分駐而藩學臬諸大吏其職務尤繁者則分置之各駐其省會稍簡者則合設一官皆受成於督撫蓋省與省會有別省以地言如江蘇全境是也省會以督撫所駐言如江甯省城江蘇省城是也不得因藩學之分設而謂非一省亦豈得因臬司之合設而謂非兩省會乎且臬司在蘇不在甯說者獨未之知乎諮議局者督撫及諸大吏所賴以釆訪輿論深悉民閒利弊撫藩學臬並駐蘇而可不特設諮議局乎一以爲局章言督撫

所駐之地設諮議局者謂督駐之地或撫駐之地設之各省或有督無撫或有撫無督江蘇雖督撫分駐究不得分一省爲兩省旣爲一省但當設一局不知上諭明言各省督撫均在省會設諮議局局章明言各省諮議局設於督撫所駐之地其下卽以江甯江蘇與安徽江西浙江諸省局並言是明明以甯蘇並爲省會當各設一局絕不如議者所解江蘇督撫並設與各省不同若當合設一局則局章必明言之以免牽混豈容按屬計員反爲分別之辭各省與督同

城之撫皆已裁撤而江蘇以不同城並設如故誠以甯蘇並爲重地江防海防太湖督撫並肩其責庶無鞭長莫及之患往時同城督撫或以督兼署撫撫兼署督惟蘇撫從未以江督兼署其蘇撫署江督者本缺必別有署理護理蘇州地近海濱交通尤劇故各督撫祇存其一而蘇省必並設

朝廷設官精意昭然可見督撫分駐行政區域尚不隨之而分割諸議局分設行政區域反慮隨之而分割乎局章合順直爲一分甯蘇爲二甚明

上諭言督撫均在省會設諮議局初非不計省會而限一省設一諮議局尤至明以官制言江蘇巡撫統轄江蘇一省兩江總督兼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以諮議局章言則江督駐甯就甯屬設諮議局蘇撫駐蘇就蘇屬設諮議局謂局之分設由一省中有兩省會則可遂指爲橫劈一省爲兩省則不可局之設以省會爲斷既有兩省會而謂不當設兩局乎此議者駁主分之說之不可通也其申主合之說一以爲就行政區域江蘇省合甯蘇兩屬而言當合設一諮議

局統觀章程全文斷不可於一省中有兩局不知諸議局以省會分江蘇統甯蘇兩屬而可置兩省會反不可置兩諮議局乎章程全文自統各省而言並無甯蘇不可分設局之意不然章首明以江甯江蘇與各省局並列又蒙督撫均於省會立局之文豈自相矛盾乎甯局之事督諮之甯紳而議之蘇局之事撫諮之蘇紳而議之蘇甯合一之事督撫互咨而各諮之局而議之一而二二而一何待併設一局而後爲本省完全之義務乎且局章每言本省者謂諮議局

所議係本省地方之事對資政院所議係國家之事而言按語中分晰甚明初不足爲兩省會設兩局之難一以爲就行政權言蘇撫於蘇松常鎭太各屬尙無完全之權不知江蘇安徽江西江督皆得行其權甯蘇兩屬蘇撫皆得行其權如議者所云是誣歷任江督以侵官誣歷任蘇撫以失官其視蘇撫幾如附贅懸疣何有何無之數何以

朝廷詳議官制各省與總督同城之巡撫皆撤而蘇省獨否乎則必曰以不同城故旣不同城而不可撤

則其關係至重

朝廷視之固與督並

朝廷重視蘇省特留蘇撫議者反輕視其鄉而謂一

諸議局且不當設乎且

朝旨明以毋越權限爲戒督撫之建設

朝廷之權也諮議局之設立督撫之權也皆非議者

所當議如議者之言充類至義之盡則必撤蘇撫而

後爲統一蘇撫既撤則蘇城不復爲省會而藩學臬

糧道皆隨之而撤而省城中如師範高等學堂及四

十區小學堂撫標新軍督練公所以及各局凡屬省城制度皆隨之而撤官吏士民無不失所地方立見擾亂重鎭旣撤鹽梟光蛋蜂起而乘之城鄉下邑風鶴皆兵世家大族先受刦掠於是飛電汽車倉皇求援於江甯奔命雖速亦須一日援至而蹂躪已不可問江督責任本極重又貽之以累蘇城居業本安樂忽盡撤其藩將可乎哉殆必不可議者其果蘇人乎當不至讎視其鄉而好亡惡定苟知此理則蘇城之爲省會固必不可撤而諮議局隨省會以設尤必無

可議矣或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議者但謂諸議局當合設耳未嘗議撤蘇省大吏以撥亂治安也曰余所言固充類至義之盡然即諸議局不設於蘇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何則諸議局所以發公論聽輿誦非議長議員二數人之意見也傳曰諮於故老詩曰詢于芻蕘議員而賢則有益於地方之事必與眾籌之議員而不肖則有害於地方之事眾得言於大吏而阻之若設局在甯則賢者欲博訪周諮而苦其不便不肖者欲營私蒙蔽譸張爲幻以莫予覺而

甚樂其便及事已施行而令出反汗則已遲緩或難挽回諮議局與地方人民身家子孫有至密極切之關係興利除弊類情通志愈速愈善旣爲省城之人世世有應得便利之福而顧舍徑就迂一陳請一商度必奔走於甯而後可耳目旣違上下其手莫可究詰始基一誤他日恐有爲法自斃之歎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議者可謂不恤其後矣前日初聞此議遇鄉里耆老十數人會而言曰是議也卽往日立局上海之故智也立局上海則江督蘇撫皆不便監督

甯蘇各紳自日馳驟於上海數人外皆不便過問用款無從稽攷衆情任其顛倒及甯蘇兩屬官紳皆不允於是始變爲合局設甯之說且彼所謂合者非合也附也如果合局則當合兩屬議員而但設一議長兩副議長更不得於甯屬議長副議長之外別設蘇屬議長副議長今觀其意特以蘇局附設於甯並非以蘇局合併於甯故其言合議之外仍有分議不然則一局之事何分之有以蘇局而設在甯江督監督之則政衡事繁可冀其不暇深詰蘇撫監督之則越

國鄙遠尤樂其易於遁情甯紳以局外不能問蘇紳以往返不易問於是肆行其橫議之力以殫竭鄉里之脂膏語未畢而髮指余從旁解之曰是未必然議者之失不過誤信諞言未必拒絕羣論與其深文周內不如忠告善道是區區所以不能已於言也抑更有說焉議者以爲江蘇一省必立一統一機關夫天下之理一也苟得其理而當於衆心督撫互咨兩局互商共爲地方公益自無不統一之慮否則一局之中且恐互爭意見地方之利害謀猷之臧否在議員

之賢否不在議局之分合議者舉安徽爲比例不知
國初劃安徽爲一省未聞是省治安之不逮明代淮
軍之起實佐中興曾文正以得安慶爲克復金陵之
地安見其踴躇而不可設施世變方殷亂黨滋起安
徽爲省會重鎮尙易有叛亂之事若無大吏以資鎮
壓燎之方揚誰或滅之江督不更疲於奔命乎此又
可與蘇屬必立省會對鏡而明者也治安富強地不
必改闢民不必改聚在得其人而已矣苟非其人雖
合江督所轄三省之地爲一省又增倍之何益苟得

其人則

朝廷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固已盡善督撫分職而治而公誠明達好惡同民初何慮疆界之分當時曾胡諸公且聯絡數省為一氣而何有於兩省會諸議局之分乎江南江北之合在兩屬皆統於督撫其分在督撫各有所駐之地初不係乎諸議局之分合諸議局有言之責無行之力議者有衆建力小之說不知以督撫言乎以諸議局言乎以督撫言則總督兼統三省巡撫兼統一省無所謂衆建力小也以諸議局

言則雖合數省之諮議局爲一而不足以言力凡所
設施督撫主之非諮議局主之
上諭固已大爲之坊矣嗚呼滄海橫流人閒何世
鼎湖登假率土呼天
沖聖之煢疚方深
公旦之綢繆孔亟詢茲黃髮圖共濟於津涯保我黎
民庶無溺於水火彼下旗尙致友邦之敬忍鬩牆自
生同室之嫌凡我同人務當激發天良廓淸私見恪
遵

朝章力謀公益擇善而從聞過則喜以誠心公道感孚上下天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厚

國脈而贊中興勿以毫末爭權攘利之私開鬭囂暴亂之漸此則愚陋之見不敢不爲愷切之言而又萬不忍爲深刻之辭不獨爲諸議局言而特於諸議局發之我知賢者必能憬然悟豁然解而不膠執於一偏也若有言不信尙口相窮或如近日惡風以鄙倍之辭氣相詆則荀子有云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鄙人

素不與事當守孟子仁禮存心究竟之說而已矣是非之心不甚相遠度諸君子必不至此也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曹元弼撰

卷八

君直從兄三儒從祀錄序

光緒三十二年
特詔尊
至聖先師孔子爲大祀三十四年又
詔以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從祀
孔子廟庭所以敎忠孝厚人倫發潛德崇正學爲萬
世規於是內閣侍讀臣曹元忠恭錄
上諭兼輯諸臣議奏具其本末爲三儒從祀錄
今上御極之二年以示編修臣元弼元弼讀而稱曰

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大哉
聖人之迪民垂敎也自天地剖判以來圓顱方趾直
題横目之民所以能相生相養相保而不相殺燦然
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緜緜延延以至于今
者曷恃乎恃有倫紀而已倫紀之大莫若君臣父子
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有君臣而後天下人人
得保其父子故資于事父以事君君臣之義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苟君非桀紂臣非湯武則冠履定分萬
萬無倒置孟子曰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

紂者也然而孟津之會八百諸侯不謀同辭伯夷叔齊猶以爲不可卒不食周粟而死而孔子以求仁得仁稱之嗚呼君臣大義如此其嚴也故君子之事君也平日盡忠補過務引以當道志於仁危急存亡之秋則有死無二一臨大節而不可奪萬物皆變金石不流陵谷有遷彝倫罔斁天經地義持於不敝則上下辯而民志定天下皆曉然於犯上作亂爲極惡大罪天地所不容故自漢以來治化雖不能比於三代而一朝之興三四百年之間君有常尊民有定奉强不

得陵弱衆不得暴寡知不得詐愚勇不得威怯休養生息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治可使無亂亂可使復治此則儒者維持君臣之功而乾坤所以不息也明季君荒政僻逆閹擅權荼毒宇內流賊縱橫四海崩離及莊烈帝殉國

王師應天順人爲明復讐救民水火有鼎新而無革故故國遺臣宜可無恨而三儒者以一命未與之臣貞百折不回之節始則力圖恢復繼見

聖德天覆薄海昇平知天生

聖人作民父母仍堅守不事二姓之義著書終老繼往開來
朝廷高其義而全其節及
高宗時表章故明死節之臣悉予易名之典而三儒書均收入
四庫謫法釁序
國史儒林褒然居首道光咸豐同治閒胡羅曾左諸臣私淑其學卒戡大憝光輔
中興光緒十二年廷臣請以顧黃二儒從祀雖暫格

吏議而三儒並祀卒定於
聖裁蓋三儒之論定而萬世之爲君臣者定使萬世爲人臣子者皆志三儒之志學三儒之學則亂臣賊子必無所容於天下而弱肉强食糜爛生民積血暴骨之禍何自起哉當時廷臣或謂顧氏無可議王黃則有可議其意甚善而理未盡惟大學士臣張之洞碩學深識仰契
上旨孔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故孟子於君臣之分辯之至嚴嘗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他日又有土芥寇讐之喻民貴君輕之說蓋所以深戒當時暴君而救其危亡也是正愛君之深志也且孟子以土芥寇讐告齊宣而去齊之後燕昭王聘之則曰受齊王厚恩辭不往王黄二儒之言若原君等篇蓋有爲言之不然何以泣血孤忠拳拳故君與顧氏同一艱貞不拔如此哉三儒志在抗

本朝而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表章倍至蓋天下之理一也彼

明人固當盡節於明也明人而貳於

本朝此

國史所以立貳臣傳垂戒萬世也人非父母不生非

君不治子各私其父臣各爲其主天理人情之至也

故三儒當明亂政亟行民不堪命權奸秉國賊害忠

良之後猶伏節守義不知有他況我

朝

列聖厚澤深仁比隆唐虞近數十年來雖國家多故

而
宵旰憂勞恤民不倦二百數十年從無纖毫病民之
政耕氓野老謳歌
上德不衰使三儒生今日其所以竭忠盡誠持危扶
顛者當何如而無良之民或借王黄一時有爲言之
之說誣其用心反其行事飾邪說倡暴行背君親爲
不義以貽萬萬生靈無窮之禍此則三儒之罪人萬
世之罪人而已矣天之方蹶民之無祿區區微忱無
裨

朝廷有愧昔賢謹與臣元忠恭繹

聖旨推論大義著于篇

宣統辛亥　月

重刊太上感應篇惠氏注序

昔溫城董君有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惟聖人能見之易道尙矣書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春秋傳引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春秋傳云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云神福仁而禍淫論語云畏天命又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凡此皆聖人所以警覺斯民使之敬天修身臻仁壽而去鄙夭者也降是則許君說文解字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福備也禮履也禧禮吉也禎以眞受福也禍害也鄭君禮

經注云賢者恆吉禮記注云禮主於敬慢遊之道所以自禍趙邠卿孟子章指云改行飭躬福則至矣亦皆所以闡明天人相與之故俾民不迷聖人言天道之旨用以益章由此義言之人事感於下天道應於上天無常福之人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則福之亦無常禍之人傲很明德以亂天常者則禍之高高在上日監在茲或誘其衷或奪之魄自取之也道藏中有太上感應篇者言善惡吉凶相應之事以勉人遷善改過與抱朴子內篇所引道戒多同實勸善書之

最古者其語又皆平易近人實事求是合乎儒書之旨乾隆時吾吳大儒惠松崖先生以注此書祈母疾愈於神得應遂注之行於世弼於先生之學好之深習之有年而是注獨至乙酉之秋始得錢唐許氏重刊本讀之旣卒業藏之篋中今年夏　家慈抱病弼與兄妹日夜嘗藥憂懼因思是書感應之速昔有明效謹卽禱於神祇發願將此本重梓比年印百餘部分贈同人以廣其傳不數日　母疾卽愈刊旣竣乃畧論其意曰是篇名感應者孝經有感應章言天地

明察神明彰宗廟致敬鬼神著又言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又禮樂記言姦聲感人逆氣應之正聲感人順氣應之感應之理誠捷於影響不爽毫釐者也其始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者令人知所以應之之由也其終言勉而行之者欲人慎所以感之之道也中間所陳無非以禮坊民俾中人以上得由斯以進於道中人以下亦鑒於禍福之不爽而不敢爲非世道人心實賴以維持焉注文原本經術參證史傳闡發精蘊無復遺義讀是書者苟能惕然自省奮

然自立痛改已往之非力行可爲之善且進而博考聲音訓詁典章制度以得六經之微言大義存之心體之身克己復禮立人達人而上接乎周孔曾孟毛董許鄭之傳如惠先生其人者一旦得志則奉唐虞三代之道鄒魯召陵高密之教左聖天子以化民成俗俾孝弟睦婣任恤之選升於朝和親安平康樂之風徧於野上感天和膺以嘉祥斯大儒之效也因端擴充是所望於當世之好德君子

光緒十有三年八月

丁氏重脩族譜序

嗚呼世變之亟民生之窮人心之好亡惡定至今日而極矣而孝弟忠信慈祥之士遵式古典敬宗收族養老慈幼述祖考之彝訓以貽子孫之謀猶往往不絕於鄉里則天命民彝之未嘗一日絕於人心而國家至教深仁浹民肌髓雖當風雨漂搖危急存亡之秋而禮俗未壞人心可恃深根固本堅樹不拔於此見天下事之尚可爲而撥亂反正之必有日也昔余自京師假歸友教四方往來江海之濱自度愚陋無

葢當世惟是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臣言忠與友言信以冀維持世道於萬一而比年以來目擊不祥少年裂冠毀冕拔本塞源邪說詖行怵心駭耳不勝惕惕以懼悁悁悁以悲聞儕輩及後進中有孝友睦姻任恤者敬敏有學者則喟然喜歎不自已以爲此國家元氣也太平始基也

列祖

列宗教澤之所留貽也先聖先師靈爽之所式憑也物每聚於所好故邇來孝行節義之傳宗族譜系之

序鄉黨中多以屬余余亦以見餼羊之猶存碩果之不食而私慰於心泰興丁君吉庵余妻之舅之子其人質直好義惠施不倦余夙心敬之往者嘗以其先世南橋公古園公事狀示余俾志之用是知丁氏世有令德勇於爲善前年又以重脩族譜屬爲序并以古園公自序見示余讀而歎曰公之創此譜也在嘉慶全盛之時四海乂安民得離於明季逆闖之威虐流賊之荼毒者百五六十年矣休養生息既富且教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人人有君子長

者之行上好仁下好義親其親長其長樂其樂利其利以敬祭祀以序宗族誼美恩明和睦無怨何其盛也蓋我
朝德澤惟周之盛時可相比擬昔周公制禮尊事者長養老乞言設爲五宗之法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以長和睦是以常棣之詩糾合宗族行葦之詩莫遠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親及疏自近及遠罔不一氣貫通一家如一身

一宗如一家一國如一宗天下如一國相愛相敬相
生相養相保相救故寇賊姦宄無自起而蠻夷猾夏
有與禦降及衰季猶有七姓從王九宗迎翼周禮九
兩宗以族得民其效如此及秦廢井田封建而宗法
與俱亡後世重氏族隆門蔭稍有宗法遺意亭林顧
氏嘗慨論其效及唐之亡而氏族又廢宋范文正公
始創義田後之仁人君子多踵而行之而民力之足
人心之厚莫盛於我
朝康熙以來至於道光之初其世家大族述修祖德

培植子弟之效至於今未變豈非保世滋大與國同體者乎丁氏自立義莊後於今且百年宗支蕃衍故須脩譜以詳世次吉庵有子五人其仲曰文江孝弟篤誠聰穎特達年十七能屬文有英氣今年遊學日本歸過余議論純正深明忠孝大義屏絕邪說少年遊學而能如此豈非本正源清世篤仁義之效與余於是慶丁氏有子且慶國家有人才也公之序以蘇明允族譜引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兩語發端夫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公以孝弟教其子孫故子孫能

明移孝作忠之義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者何忠孝而已矣否之九五曰繫于苞桑言澤民深也澤民深故人心不死人心不死則人才奮興於其中而否可泰矣傳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因序丁氏譜而發此義曷哉丁氏子孫其敬守家法不負國恩常如今日以無虛余言所深望焉

此篇之作約在光緒辛丑以後臣精消亡記憶不審偶檢舊稿得之不勝今昔之感

鄒芸巢前輩倚溝詩家集題辭

吁嗟乎薄薄之地非以載愁蒼蒼者天孰云可問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四海倒懸三綱橫決將非五帝三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耶倚溝詩辛壬集者前輩煊綠先生感時傷亂無可奈何而發之嘯歌以當痛哭者也其深識遠慮當舉國醉夢之時早知禍至之無日同周嫠之恤緯哀有君而無臣及事變猝起萬衆心死衣冠化爲猿鶴蘭蕙漸於糞土炎黃之苗裔文武之遺黎周孔

之後學一旦將盡舉而魑魅罔兩之自九黎窮新以來生民之禍劇目怵心莫甚於此先生獨毅然以一身擔萬世之名教存人道於幾希所惓惓不忘者

君所怵惕惻隱不忍漠視者民所違衆而獨抱者道一意孤行纏綿固結鬱積磅礡而震發於詩其心苦故其辭危其義正故其氣壯其情眞故其言之感人也深其特立獨行信道篤而自知明故青蠅點素紅紫亂朱而不惑疾雷破山狂飇震海而不懼浩氣塞天地淸風灑六合上招靈均中揖靖節近呼亭林

相與聲應氣求於千載上下以俟百世之知音故雖日慘雲冥風瀟雨晦而手探月窟足躡天根乘雲氣遊海表超超然與造物者爲徒其殆所謂姑射神人者非耶昔莊周目覩田常六卿之變段干木田子方號爲賢者亦仕於魏慷慨發憤而爲窮大超軼變幻之辭以洩其無窮之悲故韓昌黎曾湘鄉皆以莊騷太史並稱而予亦謂蒙叟爲周末第一氣節士先生之詩沈痛類騷超曠類莊其歸一也予學識不逮先生遠甚而志趣夙同兄弟借隱希蹤壘胎每讀大易

謂天運周流數千年往往一大變自唐虞迄周末二千餘年其閒洪水猛獸夷狄之禍不一而莫甚於春秋之亂賊橫行戰國之楊墨塞路以至於秦而有焚書坑儒積血暴骨之敗漢撥秦亂迄今又二千年矣天乎天乎其又將變乎抑有萬古不變者存乎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此所以能孕坤息復也六十四卦終未濟而孔子之彖傳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言未濟之可以濟也雜卦傳於歸妹女之終未濟男之窮下繫之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夬息則復爲乾於此見天經地義萬世不能與民變革假使横目之民一旦盡變而爲蹏迒則衣猿狙以周公之服吾知其不可若猶是戴天而履地也則聖人之道斷乎其不終晦也宣王之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前漢之末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弟言依於悌唐李謫仙詩稱其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又曰騶虞不虛來鸑鷟有時鳴今觀先生之詩民彝物則庶幾用晦而明而善氣所感或能使翩彼飛鴞惠我好

音也仰觀穆清俯視域中願與先生靜以待之

宣統四年壬子五月

陸申甫廉訪暨德配唐夫人六㪍雙慶頌辭代門下士作

皇帝三十有三年命江蘇督糧道陸公升任按察使

六月

萬壽前五日爲公與夫人周甲令辰屬僚有司搢紳

先生揚觶洗斝慶

朝廷任賢錫福庶民詩以言志昭民說之無疆祝純

嘏之無量屬吏某辱公知冒昧抒胸臆竊以爲孔子

有言仁者壽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人以天地生物

之心爲心方寸間如春陽之溫膏澤之潤至誠惻怛

施於有政愷以强教悌以說安上培國家之元下造蒼生之福生機洋溢元氣絪緼爲善最樂和理日濟集上下之麻嘉以完固其神明是用介純嘏丕萬福來求天道助順人道助信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曰報施其理然也伏維我公以道德學問文章受主知歷職清要儒林宗仰以爲山斗洎賦政於外實事求是勤民恤功舉世尚新奇而公持正舉世尚操切而公平恕大江南北自士大夫以及耕氓婦孺皆知公學道愛人恤民不倦被澤如和風甘雨仰德如

景星慶雲僚屬接盛德之容受慈惠之教者莫不感激奮勉願爲良吏拯末宦之潦倒庇寒士之歡顔推公之心直欲使岱雲崇朝而潤天下醴泉一飲而起沈痼鳳凰之竹實下分螻蟻嵩鳩之葦茗無驚風雨培本於末撥遏亂於無形夫然則公之所以壽國脈壽民命者其量正無窮而其所以自壽與天之所以壽公者亦豈有極哉公治家以禮教子以義方夫人躬儉節用秉德勤禮協於采蘩采蘋之義與公之行政忠厚如行葦愷悌如泂酌實內外相成公

子皆賢著德成長君被服儒行練達政治敬養介祉亹亹忘劬仲叔遊學遠方識趣遠大雖登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者不自以爲榮艱苦卓絕勇猛精進蓋本公與夫人能仕教忠之訓以備異日濟否扶屯之用孝友光明瑞氣盈溢公孫振振麟師鳳儀其在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天被爾祿從以孫子曾子立事篇曰復宜其類言成教之始於家也曰類宜其年言積德之及於久也夫惟

國家深仁厚澤保育黎民二百餘年天方以艱難啟

聖主中興篤生純賢將使以忠信慈祥消宇宙之患氣作砥柱於中流嘉績懋勳日增月盛保茲
天子式是百辟備錫祉福蕃衍滋大俾熾而昌俾壽而臧德善如衛武燕喜邁魯僖公之壽也國之慶也民之福也昔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鄭君康成書注以伯夷爲堯之老臣周之時召公聽訟甘棠之化被於南國其後爲太保壽且百數十歲今公按察江蘇其所以明倫弼教哀矜庶獄種德孚惠者士大夫咸喁喁引領望他日允升大亨致

國家於唐虞成周之隆則公之眉壽遐福必與夷召
後先媲美其時文學公卿大夫士吏樂
聖世之升平而所以爲公與夫人壽者又何如哉某
不敏欲爲詩歌而言之不足長言之又不足永歌之
又不足不自覺其舞蹈流溢放筆而爲頌辭公或者
哂其野嘉其樸而爲舉一觴乎

書張相國奏立湖北存古學堂摺後

南皮張相國奏立湖北存古學堂疏所以維持聖道拯救人心培養師儒教忠孝遏逆亂者意至深遠元弼蒿目世患獨居一室方不勝怵惕惻隱之心及讀相國疏乃喜躍而起曰天下之福也蓋國於天地必有與天地俱起者以生養保衞其國之人於永久不敝仁義聖知引伸擴充保世滋大雖歷萬變罔敢失墜是之謂古古存則道存道存則國存國存則民存反是則道亡而人心死國不可問分崩散亂他族吞

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我爲魚肉人爲刀俎直題橫目之民其肉將爲萬牛臠炙其血將爲萬甕行酒至是而始呼天呼父母椎心泣血自悔其逆亂謬妄不早激發天良以保國而自保嗟何及矣存古者所以存道也所以存國也所以存民也存古學堂曲突徙薪以防燎原也疏瀹決排以救滔天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知順善之心人非父母不生非君不成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三綱五常乃天生烝民所自有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在此人之所以相人偶相生相養相保以勝萬物者亦在此上古聖人先知先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爲之政爲之教別人類於飛走變草昧爲文明由是後聖法先聖後王法先王故上世法天後聖法古古卽天也故曰稽古同天又曰天爲古此古之原始昔伏羲氏繼天而作象法乾坤別男女以爲夫婦而父子定推父子相愛之心以同天下之心合天下之力俾賢者勞心不賢者勞力以相生相養備物致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食人上下各永保其父子而

君臣定父子定則兄弟相友君臣定則朋友相任合敬同愛禦災捍患利用安身如是爲吉反是爲凶如是爲息反是爲消如是爲君子反是爲小人學術治術皆由此始其道至簡易極千萬世之變易而歸於不易堯舜因之以盡君臣之道畢愛敬之能事知人安民平地成天烝民乃粒教以人倫平平無敎夏商周禮咸遵其業而潤色之文王周公立臣子之極爲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冠昏喪祭聘覲射鄉以及六典八法八則井田封建學校宗法軍賦教農通商考

工凡所以富而教之以奠安天下之父子君臣者無
不備是用化行俗美男女貞信孝子絜養忠臣盡心
雅頌歌詠政和音樂天下無一人之獄四海無一夫
不獲蓋自伏羲以來因人受天地固有之良心以立
人倫興王道除天地之裁定天下之業者至是而極
矣迨幽厲之後明王不作簒賊滋起爲開闢以來未
有之世變孔子懼三代良法之敗壞不救糜爛不收
而人倫將絕滅也於是本伏羲堯舜以迄周公之至
德要道大經大法作春秋討亂賊作孝經明順道以

仁萬世微言大義著在論語孟子繼之正人心息邪說而萬世之下得據以撥亂反正是謂中國最古之道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者自是而下六經孔孟之文注於漢疏於唐闡繹於宋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惟鄭氏禮學是賴五季之衰民彝泯亂而綱常名教宋以後愈明惟周程張朱子之功是謂經學伏羲八卦結繩卽文字肇端倉頡作書契爲普天大地中文教之始六經之文皆由此興古者八歲入小學卽學六書天下無一人不識字故道易明

智易開事易立化成天下法垂萬世文字聲音義理三者相兼古文存於說文古義存於爾雅古音存於詩三百篇而條理略見於切韻古文古音古義明而後古經明經明而後道明是謂經學中之小學自虞史伯夷述典謨周公史佚作周書而後世詔令奏議之制興焉堯典禹貢洪範周禮繼作而典志之學興焉春秋正襃貶左氏國語記邦國成敗而編年紀傳之學興焉左氏品藻而論贊興焉昭明德而慶幽昏興亡治亂之迹逆順忠佞之判古今世變之異典章

經制損益之宜靡不燦然分明前監不遠後事之師是謂史學昔孔子學禮從周古者樂正四術皆用當代之禮樂以深入教化於民我

朝德澤深厚爲前古所未有薄海臣民日處高天厚地之中而不自知苟士大夫吝於故實爲民陳說雖至愚頑之人當無不感激涕零逆節亂萌不戢自止自古通儒靡不講習朝章國典經世切務故授政能達措正施行是謂掌故之學與史學一貫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而後世忠孝節烈仁人

義士惻怛悲壯之文由是生焉左氏善序事理多識前言往行通萬方之畧而後世名臣良史博物君子序記議論之文生焉易傳禮記通天人之奧極深研幾窮理盡性孟子知言懼仁義充塞不得已而辨而後世經師大儒學問義理之文生焉周禮王官之守源遠末分春秋戰國秦漢以來高材秀士各隨其學所得純駁著書而諸子窮知究慮述情析理之文生焉考工記敍三十工窮極微妙而後世器械度量圖象之說興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苟足以達義之

至也通倫理達政事百工萬品莫之能離是謂辭章之學古者鐘鼎彝器所以表德隆禮用之朝覲燕享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用之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銘辭爾雅深厚明臣子之義裨忠孝之教文字奇古足以證六書明經義漢以來碑志名臣良吏事蹟可補史傳遺闕動百世興起之思小篆分隸與說文石經相表裏迨北碑南帖書派漸分去古稍遠於今適用名賢遺翰高山景行由近古可以通古由藝可以達

道是謂金石學書法學凡此諸學其本出於中國古先聖人則天地而立民極先萬國而闢屯蒙倫常秩序德行道藝政治禮俗涵濡積久枝分流衍所以維繫世道人心者至深至固故三代以來其盛也順治無敵其衰也雖弱不亡其亂也易於反正德成藝成同條共貫一有不存道即不備中國之文理辭章存而後經史存經史存而後道存道存則愚可明也弱可强也貧可富也蓋經學存則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而逆源塞矣事親竭力事君致

身仁爲己任伊尹之堯舜君民孔孟之悲天憫人念
釋在茲每飯不忘凡所以尊主隆民振衰禦侮之術
無不精心遜志以學而人材出矣史學存則古昔明
君良臣講道修政之精論德刑之善制良將之方畧
循吏之條教以及制度之因革郡國之利病山川之
險要物產之豐耗博觀盡識而知足以窮萬變慮足
以防百弊矣辭章存則讀屈原枚叔劉子政以下諸
人之文而忠君愛國之心勃然興起固結不解讀賈
誼董仲舒韓退之以下諸人之文而輔世衞道之心

毅然奮發卓然自立且也讀于令升之晉紀總論而知綱解維絕之害讀庾子山之哀江南賦而知水火猿鶴之痛（此類至多略舉一隅）變雅哀音驚心動魄發聾振聵雖欲不追天未雨求免危亡力學猛進而有不忍不敢矣夫然則古存而新從之天下之善爲新學者莫學古者若也由古而新新乃有用與古爲新新乃無弊蓋新與古非有二理譬諸草木根本古也枝葉新也譬諸流水源古也委新也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古道也新器也非道不能用器譬諸五材皆能生人皆

能殺人存古則生人而不殺人譬諸百藥善用之起死爲生誤用之助病速死存古則善用而不誤用自生民以來天下無一日不新無一事之新能離古伏羲作網罟神農新之以耒耜黃帝堯舜新之以九事而其道固伏羲之道也唐虞定歷法別九州新也而順考古道周公設官分職新也而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言監明堂五帝之道存古也三代封建秦新之以郡縣郡縣非不可治也秦所以亡焚書坑儒不存古也漢武帝功業制度後世莫及新也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存古也秦所以亡漢所以興在此也隋文帝制度法令唐初多因之然隋祚不永而唐多歷年所文帝無術業闇大道太宗重儒學行仁義一存古一不存古也今環海各國政事藝能日新一日而皆有保存國粹之義互相師法而皆以本國語文爲重是以其人之遊歷他國者無喜新背本棄同即異之患蓋存古者古今之常道中西之通義況中國古學其大端皆所以法天明倫崇仁厲義尤粹之粹者西人且多誦論語尊孔子況中國士民乎往者相

國作勸學篇內篇正人心言存古也外篇開風氣言日新也元弼杞憂嫠恤每苦口勸士友誦讀而遵守之相國體國之公忠行己之淸正恤民之愷悌興利除弊之勇思患豫防之愼上自

皇太后

皇上深知之重任之下而公卿大夫與凡中國士民外至東西各國無不知之信之敬之無待贅言其學問深博精純宏通篤實本原至正識慮至遠當廷論盈廷之日而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凡今日舉行之新

政十年二十年前皆已豫備之當横議沸騰之日而
中流砥柱屹然不動故無父無君之毒徧流各省而
湖漢之閒講明切究忠孝大義爲中國正氣所聚定
識定力萬物皆變金石不流葢相國之學無日不新
新皆歸本無日不古古皆達用奉
旨釐訂學堂章程詳審精密本末賅備循是行之必
能造就通才永無流弊無如邇來喜新厭故非聖犯
上之莠言學識未定之人多爲所惑各省學堂自省
垣外竟有顯背

欽定章程輕蔑中文廢棄經書者充其類將使天經地義日就淪滅彝訓雅故莫能通曉詖淫邪暴煽動日易蔓延日廣人盡鬼魅家爲亂賊而非我族類者遂因利乘便推亡取亂禽獮而草薙之謬種流傳必有橫決糜爛不可收拾之一日其故由於管理教授多不學無術躁妄之徒初不知人倫道德爲何事聖經賢傳爲何用學術不明師道不立世禍亟矣此相國所以特立存古學堂不得已而爲扶危防亂急救之良策也嗚呼古學之不存久矣豈一朝夕之故哉

俗儒鄙夫鞶帨是工科第是求凡經傳中訓詁名物制度微言大義漢師遺訓宋賢精意茫乎不知史漢通鑑杜馬之書終身或未寓目何論諸史歷代事蹟天下大勢昏昏如長夜閒有博聞强識之士捃摭蒼雅弋釣書部而識趣卑陋無志聞道無心濟世徒以炫奇矜博不求修己治人明體達用文辭誕漫無裨教道或傷風化蓋中國古學名存實亡其經師人師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通率計之數十年之久數千里之遙落落無幾人需才如彼其急也興學如彼其

廣也師道如彼其衰息也下無學而賊民興小雅廢而中國微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是用邪慝乘閒而發少年無識靡然從之非堯舜薄湯武毀周孔甚至有大逆無道臣子所萬不忍聞之邪說而亦惑之者嗚呼何其悖義昧勢拂性之極耶嗚呼是皆人不知古因蔽以生惑積迷以階亂也夫百人無主不散則亂君臣之義與天地並天下一日無君則弱肉强食猛虎長蛇人立而搏噬吾不必以久遠論請以近事論洪楊之亂北極之朝廷未改西山之寇盜旋平

然東南各省被害已極慘酷殺人盈野暴骨如莽積血成川至今父老痛定思痛言及官軍莫不尸而祝之頂而戴之謝天恩謝

皇恩庚子之變雖村嫗牧豎往往涕泣恐懼如痛私禍誠君民一體安危同之故古之名義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伏節守義有死無二苟君非桀紂之暴臣非湯武之仁則冠履定分萬萬無易置從來有大功德於民者皆歷世永年享天之祿非有大無道之主大刻於民之政人與爲讎家與爲敵民不聊生天之所

棄則斷無能傾覆之者卽天下無道强弱大小相役反易天常如秦政魏丕以下之逆取亦必共主贅疣萬方輙裂龍魚鼠虎變化已成然後能以不仁得之以義若彼以勢若此考之前載歷歷可覩從未有累代深仁厚澤二百數十年無纖毫虐政視民如傷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敷天率土民心固結而可以邪說變亂黑白顚倒順逆蕩衆心而遂逆謀者亦未有朝廷宵旰憂勞勤求吏治振興軍務內外兵力足以弭亂而跳梁嘯聚能使楝橈瓦解者考之西國亦從未

有君明國安政無大缺而亂黨能逞志者古今中外理勢昭然彼昏不知何好亡惡定蹈河赴火不自量之甚耶天地生人何獨不予以仁與智之性耶

祖宗教養之澤中國禮義之邦而忍自外自賊耶此古聖人作易所不勝憂患作春秋所不勝懼者吾甚怪之憤之悲之憫之至滿漢種族之說則尤迷悖可駭夫元氣生人因地而別自其細別言之則周禮所謂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一家之人分處

百里之閒數碁十稔卽有小異豈有遽分畛域之理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豈外舜文於中國古皇子孫或遁荒野依媯蠶妻諸姓受國蔚方禹益經畧北至肅愼凡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皆神明胄裔之所分遠近雖異統緒則一禹貢山經國語史記相爲表裏滿漢同族源流可知自其大別言之則今西人分大地之民爲五種髮膚之色判然迥異其說雖創而明確不易滿漢皆黃種一望而知正足證明古經傳不讀古書亦不能確知西說之是耆矣古

者聖人有教無類蓋人之受形於地有異而受性於
天不異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唐太宗時有赤髮綠睛之人入朝爵以右屯
衛大將軍太宗嘗曰中華夷狄朕愛之如一故諸部
落皆親朕如父母　國初西人湯若望等以明天文
官欽天監當時中國兵力天下莫强茍少存疑忌遠
人之心驅絕之至易而
聖量天覆懷柔倍至一長必取蓋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中國聖教王道固然異種且一視同

仁況同族乎我

朝定鼎之初無故無新惟仁之親所謂滿漢不過如周人之言夏虛殷索所設駐防不過如康叔之監沬土畢公之里成周以視元得天下之後民之苦樂相去天淵所以髮匪之亂中興諸將皆漢人蓋上之澤民深故下之報禮重何意今日而有背君親爲不義者乎嗚呼明季逆闖之威虐流賊之屠戮生民之禍慘毒極矣國亡主滅豺狼徧地磨牙吮血殺人如麻稍遲無救周餘黎民尙有孑遺乎我

世祖章皇帝出萬萬生靈於水火而登之衽席起死人而肉白骨自是以來

聖

聖相承煦嫗覆育以有今日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之閒四海承平民人富庶樂業風俗茂美獄訟衰息試考書契以來自唐虞之際成康之世而外雖漢唐宋極盛之時能如是之長治久安乎道光以後外侮洊至

國勢雖弱而愛民之深二百數十年如一日雖以今日財政之窘而去年江浙等省偏災立發帑藏

大霈
恩施爲人臣子宜如何感奮圖報而反以撫我爲讎
覆載尚能容乎傳曰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假使平
敵之人有脫其先祖於虎口者且世有恩意以相任
恤而子孫一旦忽反顔推刃則人情必同惡其無良
而共棄之況君臣乎嗟乎天地生人乃生禽獸耶
祖
宗養士乃養虎耶誰無父母生之鞠之長之育之拊
之畜之顧之復之而忍以全受之身犯天下之不韙

爲天下僇耶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而忍一旦喪心逆天自取誅殛自獨其父母自煢其兄弟自寡其妻自孤其子悠悠蒼天獨何心耶幸而不濟

聖恩高厚惡惡止其身萬一不幸而果如其禍心大局土崩中原雲擾則環伺各强國必將乘勢趨利風馳電掣伸討賊大義於天下奮其兵力一舉而撲滅之遂將中國瓜分豆剖爲其役屬而西人種類之見甚深印度前事可鑒中國之人將盡爲奴隸盡爲牛

馬鞭撻唯命屠割唯命而黃種無遺類矣是則妖言
惑衆姦囘不軌之徒將使我　國我民同歸澌滅乃
本朝臣子炎黃裔胄不共戴天之讎而其所以忍爲
此者豈皆其人之性惡哉古人有言不通春秋至乃
比於弑逆蓋不通經則不知君臣父子大義所以生
養保衛天下蒼生維繫至重一日廢墜民莫得其死
不知史學掌故則不知古來興亡之故理亂之迹與
本朝仁政超越前古國事艱難之日正臣子效命圖
報萬一之時不明辭章則永無通經史之日明倫理

之日昏迷狂悖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赤子匍匐將入井豈赤子之罪哉故先聖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此我

皇上所以奉

皇太后懿旨尊　孔子爲大祀而相國所以本

詔旨之意專設學堂以存古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存古學堂設則天下多沈潛古學深明大義之人以爲各學堂之師則各學堂之士皆明倫

理作忠孝所學聲光化電等皆以濟　國濟民而不以濟惡天下雖有逆行之人必無響應之助矣相國嘗曰有經義千餘條以關其性識養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叛道之患至哉言乎夫經義不明則是非無正姦姦詐詐不可究詰尤可怪笑者今日邪說或竊取明末諸賢遺說爲口實不知史閣部黃忠端諸公明之大臣也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諸先生明之遺老也當天命已去之時猶鞠躬盡瘁以身殉國或志在恢復不食周粟萇叔違天千年血碧忠之至也

故我

朝

列聖下詔褒揚賜謚封墓收錄其著述入　四庫全

書以爲萬世人臣之鵠與　國史立貳臣傳之意相

表裏一以爲法一以爲戒明人忠明則

本朝之臣當忠於

本朝君臣之義一日不可假借豫讓曰既已委質爲

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

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此言凜凜日月爭

光明末諸賢之事在當時則忠臣義士也今日而爲之則亂臣賊子也明社已屋諸臣尙守死不二今天下安全無恙而亂賊乃欲傾覆我國家悖亂如是直明季諸老之罪人使諸老生於今而爲執法之吏必首誅之矣論語稱爲人孝弟不好犯上作亂凡不君其君者必先不父其父不兄其兄不師其師不長其長禍始於家以及天下且三綱八倫大本相維相繫男女無別夫婦禮廢孰辨父子父子道輕遑顧君臣邇來風俗敗壞禮義廉恥掃地而士大夫或起穢自

梟不知其非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存古則道德浸灌仁義生心三綱明四維張非惟保國且爲天下之人保家保身學堂章程旣令於經史諸子辭章各專治一事以致其精深又博綜廣攬以觀其會通且算學地理及各西政西藝皆令通知大要又以餘力兼習西文使本原純正學術深邃之人皆知時務悉外情則他日施政立事必能以忠孝行智勇不爲迂疏寡效所誤不爲譸張爲幻所欺且師道旣盛枝繁流廣馴至全國之人皆識道義之畧知 君父之

恩則我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四萬萬臣民治安之福實基於此存古學堂早設一日則人心早正一日其義多明一人即邪說少陷一人元鄙往年在鄂主講兩湖書院經席從相國問故捧手有所受嗣承相國命編十三經大義以明正學距詖邪知小力薄任重道遠八九年來閉戶著書每聞世事悲來塡膺今讀此疏將以仲尼元氣顏子春生消宇宙之患氣不覺踴躍鼓舞爲

國家慶爲生民慶遂率抒胸臆染濡淋漓振筆書之
此篇屬草就朱竹石師亟刊之尋刪其要別刊於
湖北存古學堂今據錄焉天之方蹶民之無祿存
古立未三年而相國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離騷
哀郢匪風思周禹別九州復淪蹄跡契敷五教盡
變蠻髦四海倒懸三綱橫決悲夫痛夫亭林先生
曰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往事既不忍言矣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公羊子
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剝極則復理有固

然守孔孟之道以存天經地義天之未喪斯文也是後死之責也

宣統九年二月記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曹元弼撰

卷九

與樊介軒提學辭江蘇存古學堂經學總教書

答某撫辭江蘇存古學堂經學總教文

贈江蘇存古學堂畢業諸生言

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

中堂閣下元弼自九年前承命編輯十三經學體大物博任重道遠不自忖量發憤覃思閉戶論撰非惟尋常人事一切屏絕并不敢數數奉書以瀆函丈左右蓋事君子者以誠不以辭以情不以貌公以名教綱常之任責元弼元弼卽以闡經義閑聖道事公區區此心日夜思竭其愚陋檮昧仰高鑽堅惟力是視寢食俱忘晷刻必爭冀速撰於成以副大君子正經興民崇正黜邪之意而心長力絀目眚體羸欲速反

遲涼燠九移書僅過半正汲汲皇皇愧負知己而今秋七月蒙電招命爲存古學堂總教誨諭殷勤倍至益知君子之知人明而與人壹略其迂疏寡效之失而取其精專有恆之心與人爲善片長必錄此眞宰相佐

天子陶鎔鼓舞天下人才俾庶明厲翼萬事得序之道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者於末學淺闇尙如是周禮冢宰廣大之心實於公見之

八月初敬率學堂諸生恭送旌旗自時厥後日延頸
企踵遯聽風聲想望篤棐亮采勤施明光每聞士友
閒稱述忠言嘉謨深正大原統籌全局培養元氣維
繫民心忠格於
天誠孚於人
兩宮倚重純臣四海瞻仰師保思患豫防遏亂無形
是用八九月後各省莠言漸寖亂黨漸息蓋
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公在鄂則邪說詖行不得至於
鄂在樞府則犯上作亂息於天下公之行也兩湖士

民眷戀係仰不置元弼謂公竭忠濟國雖在兩湖而所經畫者皆關係天下之大今
朝廷命公以福兩湖者福天下天下蒙福而兩湖在其中矣元弼拜送後情形前月中初至舍以有微恙不能動心授意學友代草一啓并在豫所印拙書大疏後十冊寄京由家兄元恆轉呈書辭略不盡意今齋宿復自竭固陋以聞元弼八月三日夕自漢皋返省越三日見節盦廉訪鮮盦提學商榷授經詳細章程謹將尊定學堂經學教法不揣愚昧爲之注以往

復商論未定未卽寄呈元弼在堂每與教授管理諸
同人慨論學術人心之弊挽回補救之閒不容髮謂
孔子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今日世
變開闢以來所未有拯衰起廢撥亂禦侮莫急興學
學正則人識君親家作忠孝積誠生明積明成強人
才多國勢昌不正則藉寇兵資盜糧養虎貽患召亂
速亡禍水滔天烈火燎原民莫得其死湖北學堂所
以甲於天下者以我相國教澤涵濡專久而美多精
研經史被服仁義之士以爲之師君子行事爲可繼

也今各省學堂風氣敗壞已極有綱淪法斁之憂相國特立存古學堂以急救之關係至重吾輩同有以道覺民之任人心邪正聖教絕續人才成敗民生休戚任大責重一念之惰一說之偏天下蒼生誤於其手不可不慎人情不甚相遠各省學堂之壞豈必皆學生之過大抵教授管理之失其道耳苟教者管理者愛學生如子弟則學生自視師長如父兄苟至誠惻怛期之以聖賢教之以忠孝則彼亦自動其天良精進學術以忠臣孝子濟國安民遠大自期斷無因

微嫌細故鬬鬨譟亂及爲詖淫邪遁誘惑之理天下無不可教誨之人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諸同人皆然之時學生考錄尚未齊元弼無事省家兄福元於汴梁及由汴返鄂學生尙未上堂因月朔謁先聖屬諸生而語之曰天下治亂視人才盛衰人才盛衰視學術邪正昔周之衰亂臣賊子作孔子定六藝作春秋制孝經而君臣父子之道垂於萬世後之王者據以撥亂反正自漢以來雖屢亂而卒能復治三綱五常乃天生烝民所自有由之則生不由則死

由之則治不由則亂與天地俱起與天地無終極是之謂古今中國所以弱者由古學名存而實亡西國禮俗雖異而立國之本未嘗不得中國古道之一偏得其偏猶富強況得其全而實行之乎今欲強中國必自深明古學大義始明古學大義而後知三綱五常所以奠安萬萬生靈而後能力學猛進以紓君父之憂濟生民之命而後能措正施行有利無弊易危爲安轉弱爲強君民同慶存古學堂之設實相國謀國之至計救時之苦心所以保全我

列祖
列宗德澤涵育之臣民所以慰我
皇太后
皇上惻隱赤子入井之仁所以保羲農堯舜周孔以
來相傳之至教所以保五帝三王神明之裔胄諸君
勉之尊主隆民扶屯濟否非異人任也昔羅忠節胡
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諸公砥礪道德敦勉實學卒能
宏濟艱難光輔中興湖南人才之盛爲前古所未有
後胡文忠公撫鄂銳意欲造就湖北人才而未果及

相國以文忠高第弟子光大師傳教訓二十年而湖北人才蔚然極盛諸君素服相國之教其各沈潛經訓實事求是躬行心得以備他日達政致用爲國爲民禦災捍患諸生皆然之凡所陳說皆本公立教宗旨故能同聲相應受命如嚮絕無牴牾足以告慰元弼在汴將拙撰書後付印又家兄福元有正宗旨以祛學界流弊說一篇請而印之回鄂并以示諸生又舊作原道述學守約三篇略加删改付印印就當寄呈家兄殫心防河今秋中河驟生大險幸先事豫防

屆時奮不顧身飛馳督率員弁竭力搶護化險爲夷
否則直灌省城全城爲澤國矣豫中土瘠民貧家兄
每見屬僚懃懇告誡以察民隱淸庶獄興實業明倫
理禁科罰懲警貪惏慰勉循良激厲廉隅以冀吏治
日有起色家兄夙受先文達師知又往年在京辱承
訓迪至今不忘夙夜兢兢求所以培元氣厚民生以
期不負盛教所撰正宗旨說謹附呈又近接家兄元
恆書悉在京時獲晉謁仰見盛德光輝神明篤固天
錫純嘏元老克壯國之福也民之慶也元爾前所呈

寫定三經義現有兩經存節鈔處稍遲當詳具序例

寄呈訓誨餘經亦以次奉上編書教學當並行不悖

學堂中事與馬君季立相助為理每日按時程功竊

取藏修息游之義勿蹈進銳退速百事俱廢之覆轍

庶幾精力能支告成轉易是否有當伏乞指示元錫

再拜

光緒丁未十二月　日

上南皮張孝達相國書　光緒戊申正月

中堂閣下元弼聞大易卦氣正月息卦爲泰劉子政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爲泰泰者通而治也今聖主任賢相典樞機綱紀天下此君子道長而天下將泰之日也元弼聞士大夫之言僉曰公入朝後密勿贊襄竭忠盡誠兩宮倚重至深凡所建立大議深識遠慮超越尋常萬萬大有造於天下爲外間所聞知者約有四端一曰明君主正憲本邇來喜新厭故之徒不學無術不

顧天經地義不察中外情形往往誤信浮言輕議變攺充其類將使桀惡土豪公然魚肉鄉里陵弱暴寡假公聚斂上不能制民不堪命而闖獻洪楊之禍立起夫所爲立憲者將以公是非達民情使吏不得虐其民而民知與國爲體也非以壞法亂紀倒置天澤定分也君主立憲之義明而後上下辨民志定上下交民志通我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四萬萬臣民治安之福實基於此此大有造於天下者一也一曰開經筵迪

聖德我

朝

列聖以堯舜周孔之道治天下我

皇上奉承而敬行之

聖主典學日聞經史則敬

天法

祖知人安民勤政防患之道精益求精三綱五常孝

弟忠信之義自

上孜孜講明切究則天下咸知學問政教之本各學

堂風氣士民議論皆翕然歸於正無復犯上作亂悖逆不順之邪說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風行草偃晛出雪消四海之乂安兆民之忠順於是乎基之此大有造於天下者二也一曰保言路存是非夫言路國之元氣也下塞上聾國其殆矣自古執政多與臺諫爲敵不肖者既惡其害已力翦除閉塞之以成上下相蒙之勢卽有賢者亦往往好同惡異好諛惡直予智自足偏執門戶意見以小嫌誤大謀歷觀古大臣惟

諸葛武侯眞能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今於公見之非體國公忠秉心精白而能如是乎言路存則舉朝有嚴憚天下有是非清明之氣擴而充之可使朝廷百官萬民無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干其間者明目達聰多聞擇善謀無遺諝舉不失策必於是乎在此大有造於天下者三也一曰維人心固邦本夫民國之本也鄭司農曰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今日天下事勢雖急百姓愛戴

朝廷合志同力固結不解乃

祖
宗深仁厚澤所留遺
兩宮宵旰憂勞所維繫順而導之達其神智善其謀
慮固其毅力可以轉弱爲強易危爲安若逆而折之
民心一去萬牛之力不能挽千駟之足不能追且弱
者沮喪渙散強者憤激生變黠者飾口實以蕩衆心
天下事尙可問乎昔管子以令順民心霸齊王安石
以不畏民怨禍宋充不畏民怨之心則征斂日暴吏
治日壞國家元氣所存幾何而力摧剝之不亦難乎

公切切以維持人心爲務則內勤勞來外籌補救因其忠愛發見之端力圖固本捍患之計繫于苞桑雖否必泰此大有造於天下者四也其在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眉壽無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方今攝提貞於孟陬東風解凍萬物懷新乃我相佐

天子調元正始布新令觀萬民之日世俗歲首飾辭相賀元弼於公不敢爲尋常頌禱之辭惟以

國之泰民之盄爲公慶率就所聞推說以致係仰欽

佩之私謹再拜

光緒戊申正月　日

上唐春卿尚書師書

尙書夫子閣下謹肅者竊元弼以末學淺闇辱大賢國士之知治經二十餘年不敢隨俗爲破碎無用之學以忝師傳覃精研思惟求通大義致實用足裨補國家萬一而目擊世變滄海橫流烈火燎原不勝杞憂嫠恤之情以爲今日國步艱難人才敗壞浮言胥動民氣囂張岌岌乎陰疑陽戰不可終日安危治亂之幾間不容髮非有公忠體國正學匡時深識遠慮之君子陶鑄天下智勇辯力之士激其忠君愛國之

良範以違邪歸正之路不足以收羣策羣力濟否扶屯之效竊維夫子正色立

朝學爲儒宗自經史百家囊括網羅博極淵深而又周知四國之爲深悉當世之利病通達萬變若網在綱而統之有宗往者督學江蘇大江南北豪傑之士翕然嚮風今以

天子命總持全國學務木鐸天下師保萬民海內志士仁人莫不延頸企踵仰望盛教以爲學術之興人心之正人才之盛國勢之轉弱爲强於是乎在矣夫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生民以來立法施事與時變易何可勝數而大本大原則在乎正三綱明五倫尊尊親親長長使天下之人相愛相敬各竭其聰明才力以相生相養相保而不相賊害用之於禮義則上下相安君臣不亂用之於戰勝則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中國經史文章之學在此各國富強之本亦不能外此痛乎甲午乙未以後外侮日迫異能之士圖救弊扶衰講求新學夫新學誠濟時急務也然以心術正學術正之人治之則取彼之長

補我之短否則棄我之長從彼之短甚至包藏禍心變亂是非顚倒彝倫非聖無法創爲古今萬國所未有之邪說簧鼓雷動舉國皆狂革命流血排滿種種逆天悖理臣子所萬不忍聞者孳喙爭狺流爲大禍丁未之夏盜殺安徽巡撫以叛履霜堅冰可爲寒心朝廷見亂賊橫行憫無知吏民被其詿誤表章正學以塞禍源

特詔尊

先聖孔子爲大祀立曲阜學堂迭次興學

諭旨皆以閑道黜邪爲訓於是張文襄公　奏立湖北存古學堂陳伯平中丞繼之　奏立江蘇存古學堂民俗士風始稍稍歸正近憲政館議令各行省徧立存古尤深得立憲大本夫存古非存舊也有時而倣者謂之舊無時而倣者謂之古度量器械如人衣服宮室本不求舊此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六經之教三綱五常如天地日月江河萬古常新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時文試帖等往日科舉之學有時而倣舊也聖經大訓歷代史志成敗法戒無時而倣古也

往者日本變法之初黨禍蠭起幾不國矣及采三宅雄次郎保全國粹之議而後民志定國勢日强存古關係即此可見蓋變法危事也有存古以奠其根本而後奸人不能猾亂名教以蕩衆心立憲創業垂統可大可久之計也急培存古之人才使天下多通經術明於大誼者孝弟忠順之道固結於心邪正義利之辨持一不惑而後能竭誠濟國不借公益以圖私利不越法律以撓

主權實事求是興利除弊內有與安外有與禦故存

古者立憲之本也夫如是則反側子何由逞其志以傾覆我國家今聞諸道路洶洶有欲廢存古之說此乃與亂賊之甚而爲憲政之大梗者鄉里一二賢者太息扼腕爲世道人心懼元彌以爲上有經師人師提倡風教深固

國家根本之計莠言決不能行試思存古當日爲何而立則今日欲毀之者是何居心不問可知此等橫議如浸淫上聞不獨大君子立燭其奸即大部各堂司諸君子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想亦均不願聞或者

以爲京師有經科大學文科大學則各省存古可以不設不知經科文科所收錄有限且教員多於現在京員取之勢不能盡天下之名儒徧得天下之英才而聚之一兩校之中各省存古則各就一省中德行最高學問最深之人隆禮敦聘卽就蘇學而言史學總教葉鞠裳侍講純粹深通究極篇籍洞達治體年高德盛最爲老師詞章總教鄒詠春侍講博極羣書文章卓犖廉介正直見義必爲風節凛然餘亦皆樂道研精不求聞達之士鄂存古諸師儒亦皆行高學

深有太邱之範元禮之模元弼對之肅然心敬其教士也懃懃懇懇如父兄之於子弟一言一動足資準式學者由此可以立身可以達政而其自處則師嚴道尊不降其志此易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禮所謂鄉先生君子書傳所謂仕焉而已者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者也孟子所謂輔世長民莫如德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者也就而謀之猶不輕應來學則可往教

則否存古與各學堂通則不能盡同以須得各省登
峯造極之人以爲學堂程度最高之師師以道得民
由一學而推及一省漸薰其德而善良他日教成之
士又爲各學之師登於
朝則善治處於野則善俗教忠孝遏逆亂敦品節達
政事存古建立愈廣人才愈多則憲政推行永永無
弊此豈經科文科兩校之所得而包且以學堂階級
論之存古畢業當送入經科文科遞升通儒院若各
省無存古則他日經科文科之士將於何取之今日

尙有舉貢可收若存古不立他日將無一能深明中文之人語以經史茫乎莫辨是不但廢存古直欲并經科文科通儒院而盡廢之將國文國粹而盡廢之三綱淪九法斁而亂賊不可復制此豈非名教之大厄爲李斯坑焚以來未有之奇禍乎東西各國無不以國文國粹爲重若中國立憲而反蔑棄古學舉憲政館已定之議而廢之行善如反汗背本如弁髦甘盜言而自踰短垣不且爲萬國所同笑而其輕自侮以速人侮乎元弻有以知當局者之必不出此矣或

又以爲各省存古固當設而蘇省存古則宜改設於江甯此尤無理妄言夫蘇甯提學既分爲二高等師範皆蘇甯別設則存古亦當兩省埒分設如欲合一則蘇省已先設兩年半蘇甯兩屬皆江督蘇撫政教所施無分畛域江北績學之士來堂肄業已久況蘇州省會爲經學極盛之區顧亭林惠定宇沈果堂江艮庭陳碩甫諸先生皆蘇人也流風未沬師說猶存往時南菁書院薈萃江南北高材親受夫子培植教誨者今皆在此堂中日就月將娓娓不倦元弼及葉

鄒二總教隨時敦勉見其尙志立行進德修業皆不失師法蘇提學樊介軒前輩敬教勸學甚得士心優柔厭飫相與有成譬如爲山已及九仞豈可中道變遷以廢其業而紛其志敗壞人才莫此爲甚且蘇郡地近海濱邪說詖行易於煽動丁未以前無父無君之說沸騰已甚自存古立後名師良士昌明正學流言始息經正民興成效昭然今無端變置愚人之所驚亂人之所喜且蘇學經費至省若遷至甯勞民傷財以作無益毀成功甚無謂也爲此言者蓋出於素

無學術習染腥垢挾亂心而妬正學不知
朝廷尙有耆德大臣大部羣賢與憲政館諸公必當
同持正誼蜉蝣撼樹鬼蜮射人欲以搖動蘇學爲阻
梗各省之計由此塗民耳目逞其猖狂怪誕之說逆
節亂萌莫之能遏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夫子以天下
人心萬世名教爲己任元䖏旣有所聞恐譎觚奇衺
滋蔓難圖不敢自外以負裁成輒抒愚陋上達淸聽
伏望奮春秋之筆塞逆亂之源維持蘇學倡率各省
俾正道大光賢才蔚起學優而仕勷相中興固

皇祚於億禩尊華種於環球晉孔孟之教於五大洲

於千萬世盛德大業永垂不朽我國我民我道幸甚

幸甚元彌再拜

上陸鳳石相國書

鳳石中堂年丈閣下謹肅者前年迭荷善誘俯啟檮昧銘感係仰與年俱深邇維

天錫純嘏

帝眷優隆亮采惠疇輔翼成化休休有容不大聲色而以道氣德度戢天下浮競之風固

國家根本之計海內仰望泰斗星雲中國元氣藉以維持引領下風曷勝頌祝元彌滯迹家巷撰述自娛頻年與蕖菊裳鄒詠春兩前輩同習存古學堂教事

兢兢惟不克勝任是懼世衰道微邪說暴行作非一朝夕之故自丁酉以來吳中不祥少年奮其奸智變亂是非顛倒綱常殫殘聖法蜩螗沸羹羣喙狂猖風俗敗壞有載胥及溺之憂及戊申之春陳伯平朱竹石兩先生建立存古敦聘師儒講求正學士風始翕然知歸當創建之初衆邪側目幸定力堅持克以有濟兩年以來諸生學業蒸蒸日上凡往日南菁書院學古堂高才積學之士皆歸其中造詣精純立行端謹計各省各學之實效平心論之蓋無過此今議者

多欲廢存古尤欲廢蘇省存古夫存古爲各學之標準蘇存古諸生治經者眞能通經治史者眞能通史治詞章者眞能識文章流別譬如爲山已及九仞且當今革命流血排滿種種逆天悖理之說簧鼓雷動以蕩衆心言僞而辯註誤滋蔓正由古學廢棄聖道不明之故存古則所守者仁義所志者忠孝又推本六經大義歷代治亂得失之迹參考時事利病中西政治異同温故知新權衡常變其才識足以兼新學之長其道義足以塞亂黨之源此乃亂賊所深忌而

國家之至寶觀日本采三宅雄次郎保全國粹之議而黨禍始消國勢日盛可見立憲圖强莫此爲急若謂財政艱窘則所見殊小况蘇學經費至省何苦而毁已成之局敗將成之才揆之中堂教忠遏亂培植天下人才愛惜鄉里善俗之心當必不忍聞此謬論幸唐尚書師學爲儒宗三吳英才夙被教澤如中堂晤語時轉達蘇學情形息邪崇正當有同心名教綱常實嘉賴之元弼黜陟不知理亂不問惟斯文絶續所係不覺言之慨然邇來秋高氣爽風物宜人農乃

登穀可 望豐收燮理之餘惟綏福珍衛元弼再拜

與張次山前輩書

次山大前輩閣下謹肅者元弼自三千里外聞大君子莅存古學堂幸教後進望風引領不勝爲世道人心欣喜今天下滔滔事變日亟邪說詖行萬喙一沸綱淪法斁岌岌不可終日　國家元氣先聖道脈一髮引千鈞顚木有由蘖惟於存古乎賴之往者執事辱臨敝省與陳伯平師經畫蘇學導揚儒風大江南北學有根柢之士響臻景附自丁酉戊戌以來不祥少年譎觚奇衺之說應時衰息於今三年學業蒸蒸

日上不獨惠江孫洪錢段王阮諸老墜緒復續而沈潛經訓推合世用且多有志行卓犖識量遠大慨然以陸宣公范文正顧亭林三先生自期者經正民興執事提倡之功巳大彰明較著今復以訓三楚子弟舉平生博學爲政正色立　朝道濟天下沈毅蘊積發而未盡者因湖漢英靈所鍾聰穎特達出羣之才深正其本於天經地義前聖典文涵濡乎道德反覆乎訓義奮發乎文章磨礲乎事業激其忠孝仁義之良養成智深勇沈之器溫故而知新通經以致用他

日多士成德達材本所學以抑襄陵之浸撲燎原之燄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而天下受其賜也爲何如哉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天下治亂視人才人才盛衰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本立而道生人心正則九流百藝皆治天下之資也否則智巧辯力皆亂天下之具也挈萬物者莫疾乎風學術人心必視一二人之倡率爲轉移昔羅忠節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諸公砥學礪行闡明義理維持禮教探究歷代治亂郡國利病豫見四方之敗籌挽救之方聲應氣求師友

極盛卒能以儒術率子弟兵戡夷大難而張文襄師
親得文忠之傳明體達用竭忠濟國其學統乎經史
政執其指歸乎尊親富教苦心孤詣旋乾轉坤歷天
下之至變而常執其貞濟滄海之橫流臨大節而不
奪正學昌明英才輩出前事可覩矣文襄前作勸學
篇以明綱教忠繼立存古學堂以存國粹遏亂源此
楊墨交亂時之孟子李斯坑焚時之伏生魏晉清談
將作時之鄭君唐佛老盛行時之韓子任重道遠關
係至大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今得名德大師主持存

古與績學通儒馬君季立及在堂諸君循循善誘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彪蒙養正必爲傾否反泰成既濟之本惜弼也久疾初痊精力虛憊不獲常追隨石經閣與聞大論亙拙編易書詩文鈔暨孝經學聞已由鄂學重印茲寄呈周禮文鈔兩冊　國朝經師說周禮專書不多考覈制度或碎義不急甚者翻新炫奇務勝前人奪學者體驗經文通達治道之功開妄人叫囂不馴非聖無法之漸鄭子尹所謂夫人而言鄭學而鄭義轉無一是駁鄭不已進而毀經凡此之

類今皆不錄又專說訓詁典章不論大義者別入經

學叢鈔故所取爲隘是否有當幸教正之元弼再拜

與張次珊前輩書 宣統辛亥正月

次珊先生大前輩閣下客冬復之日奉盛教過辱奬借且感且怍今消息直泰矣君子道長與時偕行想光霽天懷怡渙綏福惠訓不倦輝光日新春木之芘時雨之潤譽髦斯士養正彪文引領望風曷勝欽頌元弼自去年十月間因蘇省諮議局議廢存古不自量其才力懦怯上維天經地義堯舜周孔以來數千年名教綱常

列祖

列宗深仁至德涵濡二百餘年風俗人心次念歷代經師大儒名臣學行政教所以維持天秩民常於不墜以及先師張文襄公提倡正學陳伯平先生整飭江南士風我公同力經營繫千鈞於一髮者不忍及我身而見其敗壞不救糜爛不收奮身不顧起而爭之幸學部唐尚書師力持正誼此校得以綿延至今現已開學足慰大君子創辦之心然予室翹翹風雨未定綢繆牖戶拮据孔艱計惟有以壘守待輸攻殫心竭力百折不回至於天之將喪斯文與未喪斯文

則蒼蒼者自有權衡雖聖賢不敢必而况於駑下乎惟自顧精力本不如人近益告瘁比年鄂學經課僅寄講義實深愧歉雖張文襄師見招時本云但請發明大義指示綱領不必常川駐堂而越時過久心終不安去年本欲辭謝因從者莅棱尙思作江漢遊接盛德之光討論學術啟發愚蒙并與季立諸先生敘飢渴悃且以邇來讀書所得口授諸生今蘇學如此勢難分身度今年又不能到鄂日征月邁伐檀之誚於何可逃不得已敬縷述鄙情辭謝經學總教一席

非敢自外實求少疚否則心懸兩地愈久愈歉制府
前望轉達謝忱同人及諸生前望達歉忱其拙撰講
義仍當隨時寄奉非獨以補曠課之愆亦庶幾不負
文襄師之殷勤付託而并以答公及季立先生相契
之深與二三子向學之誠且不爽區區保存民彝補
救世變屬望英才之素志也方今時事多艱奸人乘
機鼓煽邪說裂冠毀冕拔本塞源直欲驅天生斯民
盡爲鬼魅而後已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又云風
雨如晦鷄鳴不已鄂中存古有公與季立及諸君子

勵精擴充人才日盛天下之福此間弼亦當與諸同志盡力爲之發明正道造就通才聲應氣求以公爲法去年曾託季公轉奉禮經文鈔三冊想鑒及茲復寄呈禮記文鈔兩分一請是正一請鑒定後付印分授諸生春意漸濃生物氣象盎然可觀諸維爲道珍重元弼再拜

宣統三年正月　日

與樊介軒提學辭江蘇存古學堂經學總教書

介軒提學大前輩閣下昨荷枉顧述中丞殷勤垂念甚厚甚感存古學堂於元弼有邱山之累無纖毫之益將以爲名則羣疑衆謗之所叢也將以爲利則元弼生平知義不知利三年來所得脩金皆用之學堂公所知也無益若彼爲累若此徒以身受國恩讀聖人書數十年當此洪水滔天猛獸噬人之際不憚以一身當衆難之衝爭四海之惑冀天秩民彝存什一於千百方事之殷迄今半載有餘百計規

盡心力交瘁今大部章程已頒布三月餘孟子所謂
兆足以行矣區區之力所以佐賢大吏保存國粹者
至此已極清夜自問可告無罪於
列祖
列宗
先聖先師此後事勢倘有阻難應如何維持當局自
有權衡弼也不才無能爲役謹援鄒葉二公例所有
擔任之經學總教一席請以此次放假之日爲止此
月脩金亦不敢受請并以助賑若天之未喪斯文以

中丞之提倡我公之主持預算決議擴充辦理亦乞
別延通儒理董其事弼之志則蒙之初六用說桎梏
蠱之上九高尚其事閒雲野鶴海闊天空脫然無累
還讀我書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世事茫茫風
雲擾擾鄉鄰有鬬閉戶可矣校中諸生雖未及大成
而學派已傳若干人其處心行己皆深明大義恪守
禮法絕無囂張惡習此則賢長官之政化與校中諸
先生之教思弼因之獲免於戾耳中丞前望公代達
謝忱或即以此函轉呈諸瀆清神無任感悚元弼再

拜

咨某撫辭江蘇存古學堂經學總敎文

江蘇存古學堂總敎翰林院編修曹爲咨呈事照得江蘇存古學堂於光緒三十四年由前撫部院陳

奏准設立并

奏明延訂本總敎擔任經學一席所有職任一如湖北存古學堂經學總敎提倡正經興民宗旨指授各經大義經師家法俾學者不入歧趨不惑邪說督率經學分敎分年授經須發講義評閱試卷接見學生考察品行對答疑問原本經義推論世務養成經明

行修通經致用之材以備國家任使本總教受任以來深維時局艱危人材消乏夙夜兢兢講明切究有本有用之學諸生頗能感發興起日精月進計三年來經學班如劉生偉畢生人麟張生士衡朱生祖華等已得優拔貢程生紀侯陳生祐孫丁生玉山等雖以事不能竟學而所造已深杜生肇綸詩禮之學已卓然經師宋生翬丁生蓬山童生佐良陳生國柱學識亦足與相亞其餘學有淺深而比較歷次課卷進境均不爲遲文史兩班經前總教翰林院侍講葉前

農工商部侍郎唐湖北知府王翰林院侍講鄒先後主講諸生均有成績全堂均無絲毫囂張惡習又本總教所編講義有孝經學經學文鈔毛詩譜講義均經排印隨時送呈學部及貴撫院其答問各條及學生每次首選課藝尙未及付印凡此皆三年中經學總教職任內事謹以聲明再本總教往時承前大學士張屬編十四經學十餘年來晷刻鮮暇又秉性孤介不願與世酬酢此校開辦時總教一席本不樂擔任因前撫部院陳造門敦請至於三四不得已應命

仍援孟子仕不受祿之義招士友及門弟子四五八將十年前在湖北與兩湖書院監督梁同緜之經學文鈔按照目錄鈔寫校勘爲學堂講義所得每月脩金悉以爲鈔校各友之費及捐助學堂購書酌給諸生獎勵之用今年四五兩月脩金特以倡率校中師生助賑現在上學期已滿本總教因編纂事繁不能兼顧前已函致提學司樊聲明辭謝職任所有六月閏六月兩月脩金更無再領之理已繳還學堂請學司一并助賑因咨明辭職坿聞此後該校應如何接

續辦理之處統候貴撫院核奪存古經兩次
奏案部頒新章通行各省旣爲已設省分似無中輟
之理貴撫院維持此校夙具苦心蘇省正紳均渴望
速請監督選定教員認眞辦理俾斯文一脈不至墜
地無任翹盼之至所有經學總教辭謝職任以本年
上學期爲止理合備文聲明須至咨呈者
春秋之義凡亂臣賊子未討者其名不復見於經
明當誅絕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傳曰君子
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孟子曰諸侯惡

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辛亥六月廢存古九月遂
以蘇城叛自是衣冠淪爲蹏迹蘭蕙噺於糞土天
秩人倫掃地盡矣悲夫

贈江蘇存古學堂畢業諸生言

國家深仁至教養士養民二百餘年今時局艱危外侮內憂相逼而來朝廷乾惕震厲爲民禦災捍患此正志士仁人發憤報禮之秋也諸君子相處三年所講者仁義所習者聖法日夜孜孜激勵忠孝討論時政經術文史悉歸實用所造有淺深而立身行己粹然一出於正當此晦盲否塞之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篤信好學相與唱和於寂寞之濱其可愛可敬絕無而僅有奚啻如

祥麟威鳳景星慶雲耶古之人有言曰仁人贈人以言僕不敢竊仁人之號敬附此義願吾同人自今以往定識定力永貞不渝强立不反守先王之道如性命肌膚之不可移入孝出弟言坊行表爲父老子弟

陳

朝廷德澤爲鄉里後進說孝經論語勿以善小而弗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淑愼其身廣大其心淸明其志氣深沈其智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深維

廟堂宵旰之憂宏先聖斯人吾與之懷懼同類萬族

一命之禍本天經地義六藝大訓歷代忠臣孝子行事以權衡百代興亡之故列强政治之得失中國民生之利病如有用我持此以往撥亂反正濟否扶屯遠如葛陸范馬近如林曾胡左安必不於諸君子見之耶嗚呼世禍亟矣交涉之難賠款之多民窮財盡因之以饑饉亂黨蠢動所在而是而心術詖邪識見暗劣之徒又復安危利菑樂其所以亡撓亂天常拔本塞源假公益以便私圖專小利而不顧大難爲國歛怨助敵自攻充其極將使民不聊生中原鼎沸外

患乘之哀我數萬萬生靈其肉將爲萬牛臠炙其血將爲萬甕行酒孟子所謂率獸食人其禍至此而極病將危而不知醫者以狂藥投之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揆厥由來蓋由於質性謹厚者不求實學不知時務而涉獵新說者非設心叵測卽知識未定之人救之之道惟在以心術正學術正之人講求當世之務使國家有可用之人才儒者有濟變之方略不於諸君子期之而誰期耶鄙人早衰道與時違不願與世往來將閉戶著書以卒平生之業然區區之心豈能

一日忘天下哉語長心重書不盡言

復禮堂文集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曹元弼撰

卷十

與張君立京卿書

君立京卿世長兄禮席歲月不居如駟之過隙自
中堂夫子薨逝忽忽將一年上而
朝廷卿相下而海內志士仁人學子以迄武夫工商
婦孺外而絕域殊俗莫不思諸葛而誦司馬弗衰而
況弼也辱知辱教尤深者乎蒲柳之質望秋先凋久
疾輾轉幸而獲痊瞑眩憔悴中感往事而思來者任
重道遠懼負平生之言何日不依依惻惻以念我
師又何日不惓惓於執事乎賢昆季邇來氣體如何

痠痛慘怛之餘尤望愼涼燠善攝養以慰在天之靈而爲他日移孝作忠世濟盛美之地夫天生哲人以爲社稷其規模宏遠容保无疆豈曰沒身而已　夫子以天下爲己任憂
國忘身當陰疑陽戰之時定旋乾轉坤之策深討遠慮經緯萬端直欲固
皇祚於億禩光聖敎於兩曜尊華種於環球執事秉承家訓淵源深大才高而學純他日紹業箕裘當不但如曾惠敏之於文正而　師傳緒餘鄕也粗聞其

略往日承命編十四經學會面呈其三而定稿過半餘未成者當竭力爲之多病之軀其成也天也其不成也亦天也而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則夫子固信之於平日而今日在天必鑒之者也去冬曾奉一書諒鑒及茲奉上拙著孝經學經學文鈔及書夫子奏立存古學堂疏後原道述學守約三篇各兩分乞教正千里相望書不盡言諸維加珍敬問起居元弼再拜

與張君立京卿書

君立京卿我兄禮席旬日前奉一書度已垂詧拙著孝經學經學文鈔書　中堂夫子　奏立湖北存古學堂疏後原道述學守約三篇如有謬誤教正是幸憶丁未之秋　先師重招至鄂面呈書後一篇及周易禮經孝經學三種　師覽書後篇一周深加獎許三學均約略賜覽嘉其得經意不負指授仍發還命將各經學次第論撰俾可速刋以正人心孰意諸經定稿僅過半三學授梓未竣而微言遽絕就正無從

耶追維往事悲何可言泰山頽矣梁木壞矣哲人萎矣已矣無謂爲善矣惟　夫子知我他日諸書其能有成乎其將無成乎卽有成孰從而鑒定其離合是非而弼又何所樂於其心適懷夙昔增忉怛耳前所呈孝經學係排印本其刻本及周易禮經兩學刻本今年可告成當爲序例以發明　師說闕意眇指告海內學人屆時續奉弼多病早衰耽著述而安山野絕意不出戶庭末由望見淸光雲山渺渺我心悠悠書不盡言諸惟珍重敬問起居元弼再拜

覆陸申甫中丞書

申甫中丞老前輩同年閣下昨者旌旆辱臨錫之盛教頃奉手書以𢻱粗識名義授以庚子紀事詩諷籀之下肅然以敬愴然以悲來教謂自來以死殉國者無不旌卹獨庚子之役殉節之無人稱道者甚夥實由不死之人不願旌卹以自形其醜卓識至論實秉春秋誅心之法昭大義於千古與昌黎書張睢陽傳後並足樹臣子之防執讒邪之口以此坊民名教綱常庶幾不息易曰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世

道日非人心陷溺初以死節爲不足道延及於今至有奬洪楊而詈曾胡者悖亂至此幾何其不上干天怒而速禽獮草薙之禍耶我公表章此書由存古以徧及各學俾諸生觀感興起不忘　君父之恥而又深識時勢力籌挽救之略奮勉學問激發忠孝正人心强國勢將於是基之嗟乎隕楚騷之涕雖三戶而猶興侑越王之觴歷十年而遂霸公此舉豈獨發潛德之幽光已耶爾雖不敏敢不奉令承敎以與後進英髦相勉謹再拜

覆梁節庵前輩書

節庵我兄老前輩有道先生閣下亂離世界憂病殘生萬念俱灰一靈不昧哀人道之窮痛天理之滅茫茫四海戴天履地無愧色者此心宗仰惟公一人每得手教再三盥誦五體投地涕泣愧汗神馳心醉不知所出君臣之義本同父子況當創鉅痛深呼天罔極之時誰非人臣而奔走

陵寢崎嶇往復殫心竭力百折不回中國四萬萬人中有一个臣而已精誠之至卒成

大禮奉
命守護窮冬風雪鐵骨獨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必如公者乃可當之彌讀聖賢書平日自期忠孝
蒙
先帝特達之知涓埃未報去年奉安竟以連年困病僅於家中服衰九叩竟未能奔赴哭臨淸夜自思不可爲人今讀來教益深悲感乾坤正氣賴公以存千
聖彝倫賴公以立萬乞仰體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并爲先聖先師道脈之重勉自珍愛
去冬蒙賜室人輓聯神筆浩氣足以辟羣魅而達天
閶非獨增光泉壤而已叩頜感謝室人行事其他不
過婦人之常惟　先慈病時刲肱和藥及辛亥之亂
相約以完名全節有死無二其言凛凛頗有生氣於
我公襃獎之義差有合耳曾撰哀辭一篇刻成郎寄
上自顧生平鰥寡孤獨萃於一身名教綱常悵望千
古愧負君親緬懷知己悽惻之懷萬言難罄引領請
風依依何極元弼再拜

又

先后周年大祭頒賜臣僚祭品蒙我公分寄餺餑十件棃三顆於今日由局寄到拜領之下卽望

陵寢設香案敬謹九叩退薦之先臣以昭

神惠且明公高義嗚呼微臣苟延殘喘於今三年矣死餘生自頂至踵無非

天恩心骨悲痛曷其有極

又

再元彌三年中悲痛疾病死喪非復人境此心動則

如亂絲靜則如頑石舊學荒落已極感公垂念擬勉定心氣一二月後再續前稿仍遵張文襄及我公所示條例惟當此禮教淪亡爲數千年未有之奇變擬竊取孟子好辯之意專明大義偏重明例要旨會通流別四門其餘祇約略說之俾成書較易倫理藉以發明萬一而垂死餘氣來日苦短或尙不致半途而廢然此世此身無日不可以死成與不成究未能必幸公教之在家恒杜門不出偶有往來惟朱古微鄭詠春葉鞠裳三前輩三君志節皆皭然不滓松江張

卷上

聞遠艱苦卓絕至爲可敬附聞

致秦佩鶴侍郎書

佩鶴侍郎年老前輩先生閣下十年久別八表同昏風雨如晦言念君子敬維動靜綏吉履道堅貞發少陵忠愛之思頤褒德神明之壽以待天心旋轉而植名教防閑驤首德輝馳企何極弼俯仰身世百感悽惻披尋經訓姒王之疇敘已淪籀繹史篇漢官之禮容如夢望太陽之迴光哀蒙氣之四塞悲深楚客惓惓靈修痛念周黎煢煢遺子重以今春東朝上賓北望雨泣長夜漫漫何時能旦心痗形瘵

三年於茲望秋之柳先零驚弓之鳥易墮哀心所感沴氣乘之今年四月室人舊疾復作延及七月之杪遂以不起追維當日侍奉　庭闈服勤不懈二十八年同辛共苦一經回首悲來塡膺歷溯生平未壯而失怙失恃將艾而靡室靡家黃鵠悲哀旣同守寡赬魚憔悴倏又成鰥卷施之草傷心轉恨未死苕華之音變徵不如無生末所自解者惟幸伯仲兩兄康强逢吉二三知己砥節靡渝倘堪慰耳前日家仲兄見示手書辱承垂念意氣懃懇感且不朽五月間承詢

禮文五則心緒煩亂不敢率對稽遲累月慚歉殊深
茲謹定心細繹原文參伍錯綜極深研幾非好禮君
子何能慮及當滄海奔鯨之日來空谷鳴鳳之聲此
碩果不食剝極而復之幾也爰根本禮意參酌律文
準以人情一一奉答學識固陋不知所裁如何折衷
還祈賜教鞠有黃華歲亦陽止傲霜勁節珍重凊寒
元弼再拜

與人書

易者聖人教人寡過之書剝之初失位而凶凶忽於始也復之上得位而亦凶迷於終也惟復之初辯之早辯不遠而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以元吉自非聖人孰能無過過有大小能改則皆復於無過六十四卦自既濟外皆有失位之爻失位有多少而皆可以成既濟雖以未濟之六爻失位一反之卽爲既濟弼也世緣既絕心地漸瑩鏡古內省疚歉良多惟勸人多讀經書敦行孝弟周恤窮乏之苦陳由

中之言維持名教於一線以爲補過之地足下其有
同心乎耿耿私衷伏維鑒察

與陸賡南書

賡南仁弟閣下鄙人不幸憂病交攻重以悲慘一年有餘百事俱廢屢得手書知吾弟於風瀟雨晦中獨抱遺經研究終始此讀書眞種足以爲天地立心爲聖賢傳道碩果不食復亨成泰正人心挽世運將於執事乎期之江先生禮書綱目囊括大典有條不紊以此治禮若綱在綱如裘挈領每類二戴記所說之義融會貫串讀之使人孝弟慈良之心油然而生秦文蕙五禮通考徐健庵讀禮通考采輯疏義各家之

說下及歷代史志尤爲詳備惟其閒論說得失相參善讀者根據古義斟酌天理人情擇而取之可耳鄙人年未及艾而精力消亡睠言家國悲從中來數十年讀書心得急欲傳諸其人非執事而誰歟天之方蹶周餘黎民僅有孑遺我輩惟有躬行孝弟仁義勸人多讀經書周恤貧乏之庶以挽殺運而迎生機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矣嗜學如弟當有同心也

擬設法收惜字紙以重文教而挽劫運啟

謹啟者中國文明開闢最早歷代聖賢作君作師所以立人倫施政教覺世牖民使人類別於禽獸者惟文字是賴地之相去或數千萬里而文字可以通之時之相去或數千萬年而文字可以傳之公卿大夫士農工商兵無一人不賴文字之用即不識一字之人亦賴識字者爲之區畫條理況古聖制字具有至理如子承老爲孝二人相偶爲仁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止戈爲武背厶爲公隨舉一字皆有精義存乎其

間天下由之則治不由則亂積字成句積句成篇章而經天緯地之治出焉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獨以記名姓而已數千年來世運有隆替而人心尊重聖教愛惜文字未敢或異近十餘年間邪說流行非聖無法無忌憚之小人以敢穢褻字紙爲能蚩之氓從風而靡厲氣所積遂成大亂神州鼎沸生民糜爛申浦報紙尤多字紙狼籍塡街盈路目不忍睹夫不惜字紙則不尊聖教不尊聖教則我中國五千年來立國之本盡蹶孝弟忠信棄若弁髦賊人自

利何惡不爲上干天怒殺運將無有已時言念及此不寒而慄歷考史傳及所聞見不惜字紙以遭天譴全家疾疫後嗣斬絕者甚多然一人作惡禍不過一家若大衆如此必成彌天浩劫昔諸侯去籍暴秦焚書卒有積血暴骨之敗洪楊諸賊逆天悖理見字即污窮凶而滅天網不漏昭昭可覩今值戰禍初弭人心漸知孔子之教爲大濟生民之本西國通人亦多讀經尊聖剝極思復或有轉機賢人君子急宜提倡惜字以醒世迷而消民孽由此人識正道天降祥和

所繫實非淺鮮謹擬辦法如左

一通達事理之人務望互相勸勉無論在家在外見字卽拾勿任包物棄地

一上海各里均有看里門之人宜於里門前後多設洋鐵字紙簍凡房主與租戶及收租人均宜隨時責令看里人見字卽拾并收里中各家字紙如該看里人漫不經心一次可扣工食之半兩次全扣三次撤換如偶有失誤或以後果能實力奉行下次工食准其復舊

一各善堂宜按日收買字紙每斤幾文尤宜雇人負擔分段收取字紙按期焚化送之河面最大處既惜字紙又惠窮民似屬一舉兩得

一各善堂宜多製竹字簍分送各家按期用潔淨大簍收取焚化

一圖南等里已首先收惜字紙各處倣行實為上海造福

一火車電車輪船及各棧各店均宜各置字簍派人收取事理非字不明中外所同故與穀食並重中

國敬惜字紙尤關係人心風俗愼勿視爲緩圖
一字紙染污穢者須用淸水輕輕洗之勿任遺落洗
淨後置之簍中
以上各條但舉大略商之吳君硯農更加數條
庶臻詳備業已登報并排印分送好善君子如
硯農所列條目勤而行之禦六沴求多福正人
心維世教此其權輿愁憫餘生不勝殷望

爲湖北存古學堂公祭黃仲弢提學文

維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某日存古學堂經學總教馬貞榆曹元弼史學總教楊守敬教務長王仁俊暨各教員管理員率諸生敬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提學黃公之靈曰嗚呼噫嘻謂天無知奚其於世衰道微篤生經師人師以木鐸於天下兼海外而聲施謂天有知奚其於千鈞一髮絕續最急之期短志士仁人之氣而使莘莘學子失聲以哭於斯嗚呼世禍烈矣撥亂反正天下日夜夢想以幾何五行之沴氣

使君子道消而公竟于羅公之學問識大識小囊括靡遺公之行誼正學匡時淡泊明志公之至誠折衝遠人强於六師公之翼教推明孔氏日月重離公之誨人忠信慈惠惻怛訓詞吾不知日星河嶽積幾何精華而始生此純賢而又不使之康强期頤何天心之茫昧安得直亟咸之下降借靈均而問之將修短自有定數而周公有鬼孔子來告亦無可如何而悲傷眷戀於斯文之在茲嗚呼公之學行公不敢自爲而悉本於先公之貽及鮮民之痛惟盡瘁報國以酬

蓼莪之思忠孝完人名教軌儀公之體羸敦誨不已
楚學之緐海內無儷力疾從政病以不治以死勤事
百世祀之況在親炙悲何可支何以報公敢誓一辭
告於公靈公其聞知教者思公秩敘倫常是扶是持
崇仁厲義距詖息邪惟力是視學者思公進德修業
激勇發智天下自任先憂後樂濟否扶危學派淵源
發榮長滋揚公所孝保公所忠公死不死兩廡俎豆
千秋蘋蘩以告來禩江漢長流公教永垂神之格思
鑒此涕洟嗚呼哀哉尙饗

祭葉鞠常前輩文

維宣統九年歲在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翰林院編修世晚生曹元弼敬致祭于

誥授通議大夫世丈前輩葉鞠常先生之靈曰嗚呼

公何往乎我知其在

玉皇香案

孔子講堂而聰明正直之氣與星日而爭芒公何往乎我不知其上觀霄漢下視滄桑而古往今來之感能無成虧之兩忘何蒼蒼者之不弔不惜此千鈞一

髮而使哲人以遽亡況後死者之檮昧其能負任重道遠之責而振墜緒之茫茫嗚呼公實知我教之誨之謂書種其在茲比鄭門之張逸與趙商自成童而捧手承提命之精詳知必言而必盡任蠡勺乎學海之洋洋敬書紳而銘座更三十年而未敢忘逮存古之講學復歷劫乎紅羊每相與歎息痛恨如荀卿之賦成相尋破涕而相慰冀迴光乎太陽惟先生之貞志凜凜乎崑玉與秋霜譬長松之千尺鬱起乎閬風龍門之高岡宜大年而褒德姬杜春與卓康何斯願

之未酬孰與式人紀而維天綱嗚呼自古皆有死公之行誼惟忠惟孝夷淸惠介立名教之防公之學問既精既博正誼明道發聖文之光公之教澤遠而隴右近而邦鄉他日必有經師大儒聞風興起學派儒效源遠流長曠古今如此者幾人應無愧乎兩廡之馨香我毋庸爲公悲而內觀諸身外觀諸世有無窮之感傷痛逵人其日少豈若公飄然長往朝冠玉佩而覲

先皇且遠求周孔許鄭程朱諸聖賢近訪校邠操敎

文端芸巢諸師友乘雲漢而徜徉我心蘊結可告惟
公而公往矣其何能已於千行之淚而解九迴之腸
維神來格鑒此悲涼嗚呼哀哉尙饗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講甘肅學政葉公墓志銘

國朝儒林自亭林顧先生以孤忠大節守先待後明體達用垂世立教海內學士接踵蔚興東南大師繼起尤盛吾吳惠松崖江艮庭陳南園馮校邠諸先生皆推明絕學立言不朽然諸先生際乾嘉全盛同治中興之日其學雖足羽翼聖經而重任道遠之責未爲危且急也長洲葉公承二百數十年上教下學斯文極盛之緒囊括網羅斖泫澄深不幸丁綱常墜地禮樂分崩之厄獨醒獨清身教言教高風亮節竝軌

亭林方之漢儒蓋顧先生爲伏生而公爲杜子春矣公諱昌熾字鞠常晚取莊子爲善無近名緣督以爲經之義自號緣督里主人性純篤穎悟成童遊庠通六經文章高卓氣息逼漢魏事校邠先生深見器異與故太傅陸文端公管申季明經王芾卿部郎道義切磋同佐先生修蘇州府志先生又命公與管王兩君校正說文解字段氏注刋改漏失致多光緒丙子舉於鄉令聞廣譽闇然日章潘蔚如吳愙齋兩中丞汪郋亭侍郎師先後敦聘商榷政治學術多所禆益

所過山川考求地理民俗殘碑斷碣罔不參稽既而
曾子心痛千里馳歸啜菽飲水愉愉色養父病衣不
解帶目不交睫五晝夜遭喪哀毀骨立得肝疾發輒
累旬癸未潘文勤公居憂在籍延課其弟文勤丰裁
峻整閉戶讀禮絕賓客惟與公時時論禮教古義考
金石目錄推服甚至時元弼年十七八就公問故公
深執謙讓然知無不言無不盡自蒼籀訓詁詩書
禮典章易春秋義例經師家法微言大義有叩斯應
剖析窮根元弼於是知經神學海淵源深大而德盛

禮恭尤不可及乙酉以弟歿尋遭毋喪痛不欲生高柴少連致哀盡禮君子難之丙戌故蘇藩子壽黃公甫下車即造廬商論政學己丑會試以魁選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公卿提倡古學冀得國士而上以正求下以詭遇侵淫不已槜札許鄭土苴程朱爲世道憂惟公文章爾雅深厚一出於正在 朝恪居官次夙夜匪懈纂 國史考古今治亂暇則與故祭酒王文懸公陸蔚庭太守黃再同編修討論石刻文字深鄙弋譽干進之習張文襄公密疏

薦當事沮之循資平進　賞侍讀銜充會典館幫總纂　國史館提調遷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撰文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　賞戴花翎加三品銜升授侍講辛丑奉　命督甘肅學政清介勤愼與諸生講求經義政治激發忠愛深正大本力塞亂源老師宿學識拔靡遺關隴故接壤涇邠閒多唐宋元古刻公校士之暇兼訪古蹟屬邠州大佛寺僧拓石室碑碣爲邠州石室錄三卷論次考證多於無文字處鉤稽而出推闡史事於衰亂之故歎息痛恨弔古傷

今情見乎辭又纂錄涇州回山王母宮石室古刻未
就尋科舉廢引疾歸里守道彌篤丁未戊申間　朝
廷開禮學館博延通儒修明禮典以公充顧問官故
蘇撫陳伯平中丞故蘇臬朱竹石廉訪立存古學堂
以維風教敦請公總教史學公指授治史途徑一本
經術提要鈎元治亂興衰典章經制兼綜條貫而於
忠孝大義濟變要務口講指畫尤深切著明時元鄉
隨公與鄒詠春侍講同掌教事殫心協力扶植綱常
而經史詞章惟公尤能一以貫之自戊申至宣統庚

戌凡三年學派流傳大江南北成就漸多及辛亥變
後公悲憫天人艱貞自矢新都竊柄假修漢史招徠
耆舊歆豐之徒思浼糞鮑公毅然峻拒之守死善道
渺與世絕忠憤沈鬱震發詩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
焉公校勘學冠當代初與管明經同鑒定瞿氏鐵琴
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嗣爲蔣薌蓀太守校鐵華館叢
書精埒黼黻爲潘文勤校功順堂叢書傳習藝苑又
櫽括歷代藏書源委爲藏書紀事詩七卷示學者讀
書津逮論列古今石刻發凡起例創通大義成語石

十卷兩書皆獨有千古然在公學問全體猶一斑耳以公經術之深而未有說經專書蓋先輩愼重經義惟以聖賢成訓立身教人不敢輕言著述也最後劉翰怡京卿延校宋本四史然公注心 魏闕舉目河山至痛在心積病深矣如何不淑哲人遽萎三綱解紐六經去籍一髮千鈞誰與繫之公生道光己酉九月十五日以宣統丁巳九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世居浙之紹興曾祖諱永源祖諱秀荃始遷長洲考諱震榮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妣李氏世德累

徽篤生純賢祖考皆　贈如公官妣　贈淑人
配王氏同治甲子經魁鼎元女　封淑人先公卒
子恭說邑庠生能承家學早卒公弟昌言無子準禮
文　國典以從弟昌駿子嘉穟奉公喪祭俟嘉穟生
子爲恭說後女子子一適王茂才立勛公弟子闓達
居多同里潘仲午部郎得公指授精目錄校勘爲公
刊詩文集皆六藝之英華忠孝之軌範也宣統戊午
某月某日嘉穟奉公葬吳郡天柱山峨九嶺下元弼
承公教三十餘年悉公學行卓乎經師人師涕洟操

觚爲斯道痛銘曰

六藝羣書統宗會元奚元奚宗曰明人倫公之盛德

春陽之温節高天下秋霜貞現時曰無忝至孝以敦

時曰得仁卓立孔門世有眞儒不息乾坤無絕無乖

大義微言靈均問天巫陽招魂孤忠上訴雨泣潺湲

皦皦龔鮑皤皤申轅　國史儒林雨廡蘋蘩教澤學

派支流衍繁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天柱之麓松柏盤

根清風萬古式是高原

妹壻吳伊耕明經傳

昔司馬子長歎七十子之徒夫子獨推顏淵爲好學而卒早夭將天之報施善人固不可知耶抑士君子之所以自壽於天地間者別自有在不以脩短論也吳明經伊耕者吾妹壻也績學絜行而不永厥祿余重傷之爲次其事君諱章灃伊耕其字孝友深摯敏而好學師事同郡名儒管申季葉鞠常兩先生盡傳其業自十四經諸子史志無不析其條流心知其意尤精治說文毛鄭詩及班范二史出其餘緒著兩漢

韻珠十卷條例詳善勝於宋人兩漢博聞親師取友若恐不及余初與君兄研農交旣識君相見恨晩嗣又重之以昏姻考核經史日相過從君穎悟絕人發一義輒令人驚服余竊幸斯道之有傳人也君年十七遊於庠明年遂以優等食餼十九吾妹于歸伉儷閒能敬以和有詩禮遺則越一年生子華柱余又幸吳氏之積善餘慶天將以富貴福澤厚君之生也而孰意事有大謬不然者歲在庚寅病魔入室屢閒屢劇卒不起年二十有一耳嗚呼天旣生君才何必靳

君壽既不予以壽又何必虛生此才嗚呼君儀度溫雅貌恭言從砥名礪行樂善不倦家本素封力能蓄天下奇書苟假以遐齡俾充其學出則奉先王之道以流化於民處則隱脩經業詁釋聖言達神指以曉學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而今若此天乎何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誰爲爲之孰令使之而竟至此將咎君耶而君二十一年中嗜學履道何辜於天將咎他人耶而吳氏先古及吾淸卿孀丈皆忠厚待人世濟其德吾妹孝弟仁淑勇於爲善又不當

罹此慘禍也天耶命耶將有數以制之而耆耆者亦無如何耶方君之卒也若有神引之者又言陳碩甫先生至其家噫君固南園三傳弟子也先師有靈豈不願傳道有人而弗之救歟君則爲天際之翔矣其如生者何方君之卒也我兄弟三人懼吾妹之有不測也苦口勸勉慰以撫孤孰意越一年而孤甥又殤造物不仁荼毒無藝覆巢之下竟無完卵至是而吾妹無復生望矣吾兄弟亦無可置辭矣幸而吾妹深知大義慨然曰夫亡矣子亡矣吾而從之將如舅姑

何未亡人不死而子死是先夫之靈欲以未亡人侍舅姑也於是茹哀飲痛強作言笑凡所以曲體堂上心者無弗至嗚呼此禮中之禮也其殆天所以報君歟今年秋研農生一子爲君後名華鑄研農痛其弟之不祿爲刻其遺書余三復讀之恍見吾兩人縱論古今便章同異時也嗚呼此數冊者豈足以盡君然君卒年才二十一成書尙在前二年上下千載撰述之早鮮有若此者精光靈氣自不得磨滅於天地之間吾妹好學知禮明六經大義嘗謂余他日當呆集

各經傳記子史編婦禮一書垂法後嗣華鑄少長將
承母訓以讀父書而篤祖慶行見
旌門樹楔之日以兩書並呈于
朝
天語褒嘉昭垂不朽君靈在天其亦可以無憫也已
論曰異哉吳君之優於德而絀於壽也君年甫逾弱
冠足不出閭里而卒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焉則君之
爲人可知矣昔甄子然臨孝存以學行知名早卒國
相孔融恨不及之命配食縣社觀君之好禮說道其

今之子然孝存乎而文舉無人矣嗚呼

此篇光緒壬辰癸巳間作

欽旌節孝陶母黃太恭人傳

太恭人姓黃氏曾祖丕烈乾隆戊申舉人刑部主事世所稱蕘圃先生也祖堯堂考美銘國學生太恭人生有道之家漸漬世澤幼而好禮學女事姆教不勤年十八歸吳庠生陶先生孝本字道生贈公諱懷玉之孫潼川府知府桂門公諱文潞之長子也陶故德門潼川公以純孝聞天下道生先生帥而行之太恭人之歸王舅舅姑皆在堂夙夜思媚重親致歡謦欬絜膳紉箴補衣必躬親之接叔妹娣姒和且敬先人

後己讓善歸過戚黨交稱無閒言數年遭王舅及姑
沈太淑人喪哀毀踰禮又數年太恭人年二十九道
生先生卒天崩地坼痛不欲生以潼川公年高身爲
嫡婦供養之主子治元年甫八歲女年甫五歲匪敎
匪誨奚以成立於是抑哀就禮以孝以慈然至痛在
心自是致肝疾矣潼川公官於外委太恭人以家事
太恭人持家有法勤而恕儉而惠上下各得其歡心
親授治元經業篝燈課讀寒暑無渝機聲書聲遞相
續也稟潼川公訓敎以禮飲食坐作必後長者雖極

愛憐之有過不少假借以爲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故治元既長恂恂篤謹無口過怨惡於人奉母敎也庚申之變蕩析離居太恭人挈子女避難造次必於禮艱苦備嘗卒復邦族而潼川公次子繼之先生及子福元竟以城陷駡賊死賊平後潼川公引疾歸太恭人曰吾家世傳孝友禮兄弟之子猶子也況於國殤而可無後乎請於舅以治元兼後叔父義也潼川公爲淸白吏家無餘財菲飲食薄衣服太恭人每以紡織所入私致薓苓諸補之物潛和飲食中進之

不令覺時起居承色笑惟謹故潼川公雖連慟喪子
而皓皓眉壽神明不衰固明德之期頤亦孝養有由
然也及潼川公卒太恭人年五十三矣猶哀慕不已
命治元紀祖孝行循政達於 朝奉
旨建專祠鳩工庀材親爲經畫以蕆厥事光緒三年
大吏以太恭人節孝入告
恩准建坊壬午治元中式副貢戊子中式舉人選授
陽湖縣訓導請迎養太恭人曰我雖老在家猶得濯
溉祭祀汝宜以不溺職爲養孫乃嘉爾臧及孫女二

皆教以禮督之讀書及女功之事不以愛而姑息也
太恭人生平勞勤心力節用財物慈惠困窮時以省
約之餘周恤姻族貧乏者尤好禮事陶氏同宗數百
人及異姓老者尊之幼者慈之己行先之有喜喜之
有憂憂之疾病問之必數餽遺之由親及疏接之粲
然有文雖戚屬之臧獲至必飲之食之乃聽去故內
外上下靡不稱賢迨治元名成咸謂潼川公之宜有
孫太恭人之宜有子也每朂治元堅苦勵學正直持
身以無負　國恩無忝所生孝之道以祿養不如以

志養自初寡至耆艾未嘗羞肉食晚雖子婦承歡諸孫繞膝而數十年悲傷勞瘁之餘積疾遂不治光緒癸巳八月二十五日竟以肝疾卒年六十有七初太恭人以舅老奉佛貧福及疾革神明湛然自知西歸端坐而逝云

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陶氏忠孝義行備矣太恭人以艱貞之節爲之保建家室俾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天道助順世澤其未有艾也元弼先祖妣陶氏也治元又我舅之子之壻與余兄同舉於鄉太恭人於

彌篤毋行累世姻舊得悉懿行嗚呼賢哉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

皇清誥封宜人晉封恭人先室唐恭人哀辭

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倫也人之所以自樂其生者亦倫也元弼不天年二十三而 先妣倪太夫人棄養二十九而 先考榮祿公棄養鮮民之生偷存覛息服闋一年餘哀痛未盡而我

欽旌節孝適吳氏妹歿悲以重悲自後十年深受教誨之師切磋道義之友凋謝太半迨宣統辛亥以來神州陸沈泣血孤臣破膽驚魂不知所定今又喪我

先室唐恭人悲夫人生到此天道奚論人之大倫有

五自我兩兄及二三有道知交幸無恙外缺憾如此
其甚而追念曏昔我生之初未冠以前安樂之境先
室皆不及知我生之後旣娶以往二十八年中危苦
憂懼天崩地坼心折骨驚無一不與先室共之而又
不能偕老同死故自唐恭人之歿歷八十餘日始能
抑哀定心氣次其行事爲之辭以抒吾悲恭人姓唐
氏江甯六合人曾祖以上世敦儒行祖父薇階公諱
嘉德以翰林觀察湖北廉能愛民政聲卓然伯父歡
愰先生諱毓慶咸豐己未舉人刑部郎中研精理學

志行純潔父右惺先生諱毓和同治癸酉拔貢歷任
蘇州元和吳縣學訓導樂育後進學中老儒至今不
忘恭人天性純篤婉娩貞專年八歲母丁太孺人歿
終身以為痛十歲許時在外家一日見外祖母坐而
假寐形神可疑亟起抱持之果昏暈將顛墜轉危為
安閒不容髮其事尊長細心體察類如此光緒辛巳
故兵部侍郎江蘇學政瑞安黃公試蘇郡余總角
與試時右惺先生以元和訓導監場先生性愛士每
收卷必略閱之遇筆誤字輒指示令自改及得余卷

心器之因介鄒芸巢前輩爲蹇脩以恭人既室時余新入學年十五恭人年十六鄉黨姻族豔稱爲文字因緣癸未余食餼甲申雋拔萃科乙酉舉於鄉時先君子甚康健　先太夫人雖積瘁已久尚能支持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國恩家慶皓皓愉愉兄弟嫂妹歡然宴笑回首生平惟此數年最樂而恭人雖字未嫁未及知也丙戌冬恭人來歸婉愉恪恭幽閒貞靜　先君子　先太夫人深喜之合巹次日余即以先君子艱苦卓絕手創門楣　先太夫人純孝篤

慈克己恕物及老年積病之根實由余初生時家計艱難殫力侍奉風寒入骨所致一一爲恭人告恭人惻然以同心孝敬交勉是冬余病恭人憂不知所出既愈猶惴惴過慮終身如一日丁亥　先太夫人患寒疾劇恭人與我妹皆潛刲肱和藥進疾遂瘳時妹歸吳已有日而事多未備恭人慮時促　太夫人心煩力任絺繡並亟出簪珥等適宜者供用戊子　太夫人又病恭人自泰興省外祖母歸竭誠侍奉與余隨兄嫂日夜視湯藥抑搔按摩委曲溫藉　太夫人

體瘠畏寒衣袖小恭人手削約入袖中回旋極得宜
先君子曰是天生婉約之質以事姑耶　太夫人
爲解頤時恭人來歸未久六合音與吳語多異未能
盡通然未嘗不曲中　太夫人意　太夫人性勤儉
整潔恭人於侍疾稍安閒時則拭几席位置器物條
理井井以博慈顏歡一日檢假紒見　太夫人所常
用髲因病久不用亂不可理懼慈懷感傷卽於牀側
且言且笑悉心理之　太夫人甚悅及棄養後仲兄
自　京師奔喪歸夢　太夫人如平生兄問何所需

太夫人曰有一髮係三息婦所理可焚化之醒問
余固有之嗚呼　太夫人豈戀戀於一物哉特愛憐
子婦之心示此機緘耳恭人事　太夫人依依如弱
女下氣怡聲先意承志能識微眇己丑夏秋間因憂
勞兼阻涼熱病幾殆少間即力疾晝夜侍奉及　太
夫人棄養呼天搶地痛不欲生我舅我從母晃而深
悲之一日我叔母至見之流涕曰嗚呼我姒孝女也
庚寅春　先君子患瘍劇初起日作瘦甚恭人伏地
仰而盡力按摩自朝至暮不息其後與兩嫂更迭終

夜不寢侍湯藥半年有餘四月間恭人患瘧證幾殆
且咯血少間即强力侍疾不懈其秋余患傷寒瀕於
死恭人刲肱和藥衣不解帶五十餘日卒瘳壬辰恭
人隨祖母許太夫人之喪歸六合先是許太夫人嘗
疾篤恭人亦刲肱得效癸巳恭人奔外祖母之喪如
泰興自是益深凱風寒泉之悲甲午余會試中式以
目疾未與　廷試其冬歸恭人每清晨起爲余舐兩
目各百冀益余光明乙未余蒙
恩用中書六月歸自庚寅秋冬間　先君子疾雖愈

然往往小有反覆是夏精神意興獨勝往年余與恭人私相慶何天不弔鞠凶薦臻其冬余在金陵得家中電稱病篤星夜馳歸已不及見椎心觸額呼號無從喘息略定吾妹爲余言　先君子病時恭人晝則隨兄嫂理藥佐食夜則與妹焚香祈天今孤露已十九年追憶當日昏迷情形恍恍惚惚如幻如夢嗚呼父母在不遠遊　先君子病非倉猝起也而余以昏惑遷延自貽終天之恨明人詩云定省妻所職喜懼君自量如何爲人子而反不如婦耶悲夫悲夫倘忍

言哉尙忍言哉自　太夫人見背後　先君子益憐
恭人顧念體恤無微不至恭人亦依恃眷戀出於至
誠兩遭大喪創鉅痛深終喪後祭祀思其所樂思其
所嗜齋敬其之雖今年病劇猶强起拜跪追念慈愛
終身不衰丁酉戊戌余應　閣師故大學士張文襄
公聘主講兩湖書院兩年恭人歸六合己亥吾妹歿
余痛怛不自勝自恭人之歸至此疾病憂危死喪悲
慘相繼而其間又有妹壻吳君章灃卒孤甥兩殤余
與恭人百計撫慰吾妹余憂亦憂余悲亦悲此前十

四年傷心之境恭人與余共之者也庚子春余患痟首疾甚恭人憂急累月其後世變日甚悲天命而憫人窮區區愚誠不能自解而師友徂謝心喪之痛宿草之悲往往積年累月欷歔歎恭人每以憂能傷人爲慮戊申余蒙

德廟天恩特授編修感激惶悚力求所以自效而其冬

兩宮賓天攀號慟哭心膽摧裂宣統己酉自春徂秋又疊遭師喪恭人懼余積瘁不能支孰意余無恙而

禍移於恭人乎是冬十月恭人病咳逆阻氣寒熱勢甚厲伯兄亟治之得愈十一月又作益甚是月望夢太夫人惻然曰汝憊矣因卧其旁撫摩之是夜甚安其後雖屢閒屢劇卒能轉危爲安緜延數年豈非舅姑在天之靈默佑之耶庚戌夏扶病歸六合辛亥反蘇其秋大亂作蘇城將陷避地上海余懼乾坤之息傷人倫之廢杞人憂天日夜戚戚及十二月杪

驚聞我

皇上致政詔下心摧氣絕飲恨吞聲恭人常密防余

余問何故對曰主辱臣死君素志也但自裁無益守死善道以存書種效貞苦節婦何如余長太息曰天乎與子偕隱矢死靡它而已壬子夏四月自申歸六月外舅右幄先生卒伯舅懼恭人悲慟或半途病發使使以疾告恭人至家大駭自恨不早歸甯未侍疾未視含斂痛憤欲絕志懣氣盛連數晝夜繞室而行伯舅又相繼逝悲益甚其冬舊疾大作今年春少閒四月二十日以將歸哭奠靈座氣阻疾又作二十八日力疾抵蘇伯兄視病勢已殆亟調治屢閒屢劇仍

痛念外舅不已一日竟不夢而見之恭人事父善體其心年四十餘猶作嬌癡嬉戲狀事繼母董太孺人如親母每歎遠嫁離多會少及遭父喪悲思益深病遂不可治七月中自知不起理身後事有條不紊若將歸而治裝者一日天未明余起視之謂余曰妾死於君之手且有兄嫂及諸姪姪婦在無所恨妾去後侍　祖先舅姑暨父母歡然相接得所歸依君不必深悲人生如寄四十八年夢今日醒矣君未有子宜續娶於禮法舊家勿以妾故而虧大義又不可納賤

者爲姬侍世風日衰欲求令德於小家㝡難家無主
母恐傷禮義君幸自愛余嗚咽不能答自是日甚一
日至三十日未時遂卒恭人病起至歿出入五年崎
嶇險阻重更創痛今年四月以來初患咳嗽氣逆遂
成中滿迨咳止腫消而精力亦已盡矣此後十四年
傷心之境恭人與余共之以隕其生者也余少體弱
既冠　先君子　先太夫人猶視若嬰孩成昏後諄
諄以屬新婦恭人調護食息寒煖至纖至悉自奉極
約而供余唯恐不至雖比年病甚猶力疾爲之不少

休每歸寗必先爲余安置妥貼七月閒自理後事并慮及余他日嗚呼天長地久此心何窮辛亥之亂倉皇出走恭人以弱質久病於萬人鼎沸中奮力護余其後歸滿目淒涼前避猛虎後避長蛇流離相保艮可悲也余性易怒恭人每忍受旣而婉容相慰初嫁時略有資贈悉余購書盡之余好濟人急倉猝或無以應謀諸恭人卽出首飾鬻之不少吝二十八年中凡所以慰余心防余疾以曲體　舅姑之心者其行至庸而其事甚難能也嗚呼恭人今而後可告無憾

於　舅姑矣而我獨何以爲情乎余好著書近十餘
年來非悲天憫人廢書太息即下筆不休夫婦每日
接語商榷時甚少有事承閒乃得言黽勉室勞莫遑
顧問余以爲彼此向非衰年故不措意早知其如此
我何至若是之不近人情乎而今已矣雖俸錢十萬
營奠營齋曾未足以相報而況桑榆待盡之年薇蕨
安歸之日乎恭人好禮明於大義初嫁時　太夫人
亟稱新婦有禮今年且艾矣容止言笑未嘗或苟余
接人簡易恭人輒以恭則不侮之義微相規諷生平

料事談言微中而絕口不言人短聞有攻發人陰私者輒默不應或譬解之令勿言余十餘年前嘗有事欲爲人排解而事不可行恭人力阻之余不從卒以兩兄言而止世俗議昏往往探聞舅姑易事與否恭人深非之曰是非爲婦也每聞卑幼背呼尊長之字或稱非所稱輒歎禮俗之衰比年天步艱難民彝泯亂余涓埃無補深自愧憤惟以匹夫不可奪志扶植萬世綱常爲己任恭人夙有同心每遇危難相約以百折不回完名全節無毫髮兒女子俗見去冬外舅

與伯舅同時葬六合陋俗拘忌凡長少兩柩同行者輒以少居先恭人曰我父與伯父終身友悌今乃紊長少之次使先靈不安耶必不可其引正大義類如此恭人與兩嫂恂恂婉婉能敬以和與諸姪姪婦親愛敦睦歸甯與弟婦友而讓從未有一語掉磬一事爭執人有不平來告者迎機勸導之化有事為無事不求人知每言忍字最難能忍須臾人己俱安臧獲年老者厚之僕婦能守節者資之雖一草一畜不忍或傷而多愁多病歷百苦以夭其天年豈非命也耶

豈非命也耶唐氏故禮門兄友弟恭與余家風相似其外家丁氏又積善之家更習見　先君子直義先太夫人篤仁之行故恭人敬讓慈祥其待人接物必曰吾聞諸　先舅吾取法於　先姑如此幼讀女戒毛詩既又習孝經論語孟子列女傳唐宋人詩樂道忠孝節烈事敬惺先生琴學至精以授恭人操緩光熟者若普庵咒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平沙落雁陽關三疊良宵引等曲每靜夜焚香鼓之不自知身在紅塵間每言琴韻深處能使心平氣和百慮俱清

又言凡人好怒貪得皆濁氣用事少頃淸氣升本心見無不憬然悔悟者人能使淸氣常升則去聖賢仙佛不遠矣恭人疾革前十餘日半夜忽自言行矣余亟問何往曰適夢一老母衣服古雅容貌辭氣至仁慈甚親愛我我亦甚親之謂我曰汝可唯我是從遂敬諾嗚呼生寄也死歸也恭人生有自來今其歸乎而余尙以塵劫未盡淹留濁世生離死別悲何如之然逝水流光曾不轉瞬衰病侵尋曷云能久恭人侍舅姑於天上安意以待我其幾何離耶恭人諱淑

貞既歸余取梁鴻夫婦相字之義名之曰志禮字之曰敬怡又號梅眞女史生於同治五年丙寅十二月初六日子時卒於宣統癸丑七月三十日未時年四十有八恭人有兩弟長志岳丁太孺人出廩貢生次志愈董太孺人出恭人疾革時甚念之時難路塞志岳至而恭人已小斂矣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生猶悲之況死別乎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余非溺情閨房者流惟以數十年患難糟糠一旦離別當日孝事舅姑恩義尤重哀哀蓼莪之痛悽悽萇楚之悲睠

言身世萬感集於一心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俾世之君子憫其天窮後之讀者因恭人行事憮然動孝敬之心增人倫之重則恭人爲不沒矣爰以淚濡筆而爲之辭曰

圓覆幽邈兮理數難詳鮮民之生兮迭逢百殃晻言往事兮黯然神傷成童結髮兮文定厥祥卜者有言兮偕老相莊　慈親欣欣兮謂余孔臧弱冠授室兮姻族唯光善心爲窈兮孝敬純良蘭蕙方華兮忽遭嚴霜危樓刲臂兮淚血淋浪婉孌侍側兮以慰　尊

婥祈天永命兮願寸草長依乎春陽如何昊天兮纔三年而卒降喪弱息何以生爲兮乃心般般田田如壞牆北堂既永悲兮冀乾蔭之猶長何沴厲之相尋兮憂心終夜其旁皇幸服勤而有瘳兮祝訢訢其壽康柰重禍之薦臻兮皇穹不鑒此心香覩皋魚之泣血兮風木同此悲涼十歲爲婦兮酸辛備嘗蓼莪既廢兮桃李何芳況陋質之多疢兮又累淑儷以憂惶

承

慈命而調護兮二十八年年年日日時時長無忘自悲班之永逝兮獨抑鬱乎中腸重逢世之多難

兮相對漆室而鼠思以痒積悲積憂可使金銷石泐兮曾血氣而不消亡念當日之枯攸兮望江樹而涕沾裳嗚呼生有自來兮歷塵刼而返瑤閶珠光玉氣兮上騰文昌神保是格兮壽宮迴翔事　舅姑父母於天上兮奏玉琴而膳瓊漿下視塵寰兮何夢幻泡影之足量唯繫心於賤子兮願天長地久永爲鴛與鴦慟哭兮殯宮俟我乎芝之岡哀蘜淸酤兮珠淚流觴夏日冬夜兮同穴歸藏精氣相合兮雲漢徜徉幽明無閒兮矢心有常倫紀增重兮德皦彌章胡舒我悲

夘照彤有芒

宣統癸丑十月